

# 温州文献丛书

## 温州历代碑刻集

金柏东 主编

梅頭山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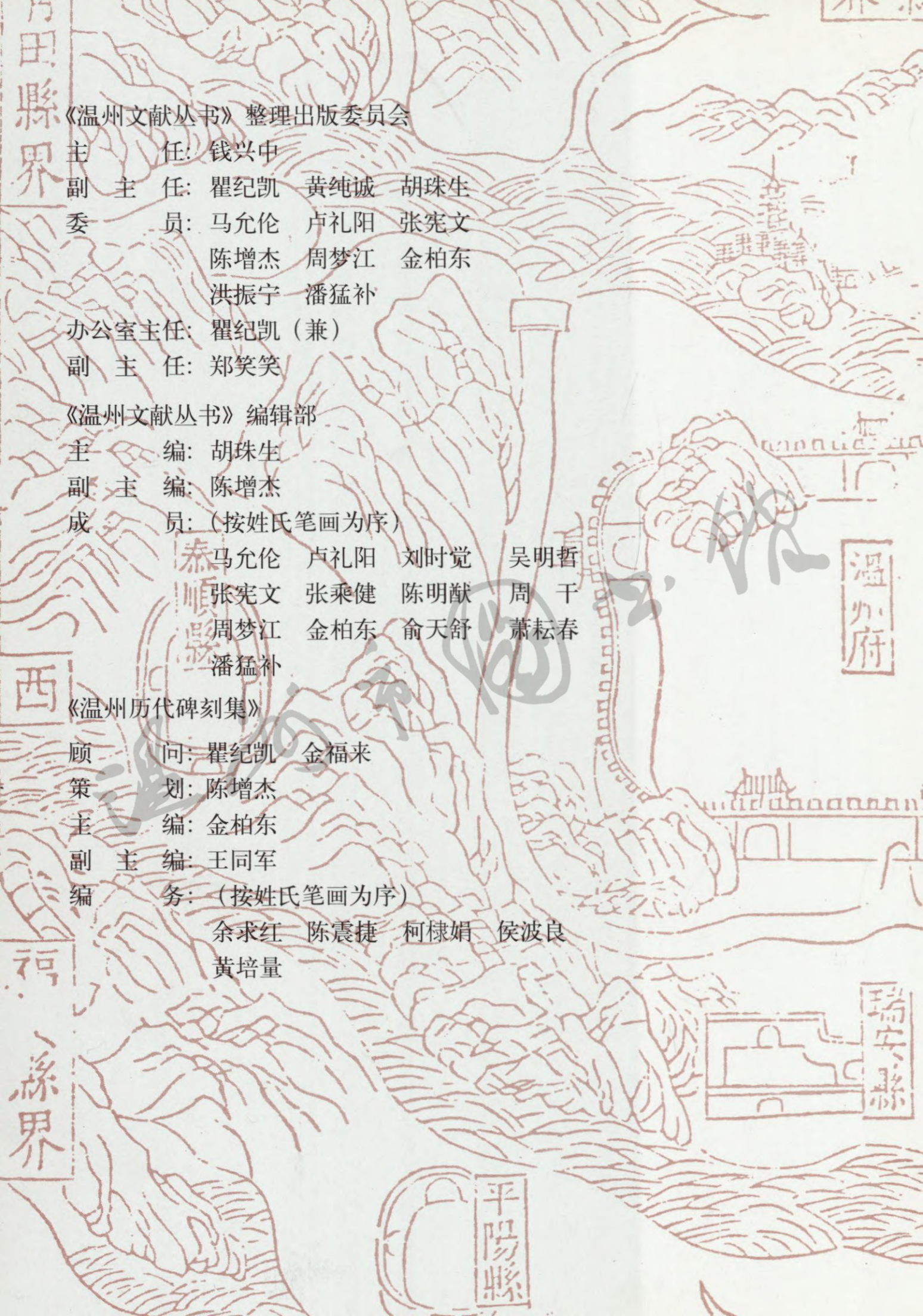
主任：钱兴中  
副主任：瞿纪凯 黄纯诚 胡珠生  
委员：马允伦 卢礼阳 张宪文  
陈增杰 周梦江 金柏东  
洪振宁 潘猛补  
办公室主任：瞿纪凯（兼）  
副主任：郑笑笑

《温州文献丛书》编辑部

主编：胡珠生  
副主编：陈增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允伦 卢礼阳 刘时觉 吴明哲  
张宪文 张乘健 陈明猷 周 干  
周梦江 金柏东 俞天舒 萧耘春  
潘猛补

《温州历代碑刻集》

顾问：瞿纪凯 金福来  
策划：陈增杰  
主编：金柏东  
副主编：王同军  
编务：（按姓氏笔画为序）  
余求红 陈震捷 柯棣娟 侯波良  
黄培量



温州府境圖

# 温州文献丛书

金柏东 主编

# 温州历代碑刻集

東

寧村所

永嘉坊

梅頭山

永嘉縣

海門街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温州古称东瓯,历史悠久,宋代以来名家辈出,人文荟萃,地方文献之盛冠于浙东南。温州市图书馆收藏大批稿本、抄本和刻本,市博物馆和其他部门也积累了许多珍贵文献。在建设现代化新温州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

近代温州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十五种二百五十二卷,民国四年如皋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十四种二十二卷,二三十年代永嘉黄群刻印《敬乡楼丛书》三十八种二百八十九卷,抗战爆发之前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四百零二种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嘉惠学林,功绩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依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两浙作家文丛、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等先后入选温州名贤著作若干部,其著名者为《叶适集》《习学记言序目》《宋宰辅编年录》《林景熙集校注》《永嘉四灵诗集》《真腊风土记校注》《高则诚集》《刘基集》《礼记集解》《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宋恕集》等;民间自发刊印者包括《王十朋全集》《陈傅良先生文集》《董每戡文集》《苏渊雷文集》等数种。1992年温州师院语言文学研究室计划编印地方文献丛书;1996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辑刊《孙诒让遗文辑存》《陈虬集》的基础上,发起设立温州先贤遗作征编委员会及基金的提案;1998年胡珠生先生等提出关于整理出版《温州古籍丛书》的倡议,限于

经费和条件,未能如愿。

随着温州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温州文化升位计划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倍受领导关注。2001年,钱兴中市长亲自召开座谈会,共商地方文献抢救事宜,成立《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拟订五年规划,抽调人员,设立编辑部,拨出专项经费,并得到温州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温州烟草公司等捐资赞助,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温州文献丛书》宗旨: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着眼于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的营造和提升,积极推进温州两个文明建设,向文史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一整套完备而有新意的温州地方文献的基本资料,以供阅读参考和分析研究。在力求出精品的同时,努力造就若干热心文化事业、尊重学术规范、钟情文献工作的青年学人,达到既出书又出人的目的。

本丛书要求:

- (1) 所收诸书性质上限于温州相关著作和温籍人士著作。
- (2) 地域范围以现行辖区为准,即鹿城、瓯海、龙湾等区,瑞安、乐清两市,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县。
- (3) 时间以成书于1949年前为限,个别选题酌情下延。
- (4) 内容以文学、历史学、哲学、科技等方面的重要古籍史料为主。
- (5) 步骤:以抢救挖掘稿本、抄本、孤本为重点,兼顾整理文集类及零散资料汇总类,优先安排有全国性影响、学术价值较高、富有原创性的著作。
- (6) 整理方式:包括编校、标点、注释,并撰序言,编辑附录。要求认真严谨,底本应选择较早较准确的刊本,尊重原著的

标题、卷次及文字,注明资料来源或藏所。

采用横排、简化字形式出版。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2002年7月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历代碑刻集

温州市

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藏

## 序 言

温州位于浙江东南部,濒东海,居瓯江口,“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郡之巨会”。(梁·丘迟《永嘉郡教》)历史上曾是汉永宁县治、晋永嘉郡治、唐温州州治所在地。南宋时设立“市舶务”、“来远驿”,元时设立市舶司,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辟为通商口岸,是我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从东瓯王立国以来,历时长达 2200 年。三国两晋间,人文逐渐兴起,刘宋以后,永嘉山水名甲东南。宋代在学术上形成了事功之学,戏曲上首创了南戏艺术,诗坛上出现了四灵诗派。明代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被朱元璋尊为“国师”,清代孙、黄崛起,玉海楼藏书为浙南之最,此后名家辈出,人文鼎盛,地方文献极为宏富。

碑刻为地方文献首要物证,门类甚广,除历史沿革、宗教、祭祀、官府颁发的各种禁令、告示之外,还有农业、水利、商业、手工业、交通、军事、教育、习俗等。其中朱彝尊《东瓯王庙碑》追述东瓯王前史,郑刚中《忠义堂记》记述颜鲁公在温州的思想影响,赵谏《王右军祠祭田记》记述王羲之“晋穆帝时出守永嘉”“六月七日,实公诞辰”,王绰《先贤祠记》概括赞颂宋代二十多位名人的行谊与风旨,刘绍宽《重修文信国公祠堂记》记载祠堂从成化创建以来的经过,赵岷《温州通判厅壁记》简述历代温州吏职姓氏、叙述州郡诉讼、议政情况,陈傅良《温州重修南塘记》、叶适《永嘉开河记》说明宋代温州水利事业的发展,赵岷《海神庙碑》说明温州地方官员把预防台风看作重要职责,王叔果《孤屿记》记述了开发重修江心孤屿庙宇风景的史实,《永除苧麻内藏麻头苧壳并



竹标碑》表明温州市民对不正当商业行为的痛恨,《伞业重整条规示谕碑》反映了温州手工业的行规,《鄞江义冢记》杉木众商的名单反映了闽商在温州的雄厚实力。叶适《温州新修学记》是一篇重要的永嘉事功学派的文献,碑中论述永嘉之学的渊源和演变,“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行己)作于前而郑(伯熊)承于后也。”“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季宣)经其始而陈(傅良)纬其终也。”至叶适出,集永嘉事功之学大成,形成永嘉学派。长期以来,永嘉之学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由于碑刻资料提供了政治风俗、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原始记录,是地方历史的缩影和实物见证,其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极为重大。为了配合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深入开展温州史研究,特将城区碑刻资料加以整理、选录、编辑出版。

本集是温州旧城区历代碑刻第一次较完备的汇编,列入《温州文献丛书》首批选题。上起北宋、下逮民国,共选录碑刻 210 件。其中多份为罕见拓本和手录本。均著录其年代、出处、背景和作者介绍。首附图版若干,藉存其真。温州碑刻,就形制而言,有妙果寺张璠碑亭的嘉靖御制丰碑,也有嵌在江心寺圆通殿东壁上的宋高宗手迹“清辉”石额。就书法艺术而言,篆楷行草,各体俱全。就时间而言,有 1080 年的《海神庙残碑》,也有 1938 年的《温州循道公会六十周年纪念碑》。晚清以来,从孙诒让直至夏鼐,热衷于访碑考古,流传了许多佳话。温州博物馆所藏当地重要碑刻拓本,单是孙孟晋先生捐赠的就达 99 件之多。其中多份是地方志书所未曾收录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 1947 年返温州探亲,在海坛山麓发现北宋元丰三年《海神庙碑》时,就对残断石碑进行拼合,使这一珍贵文献尚可识读。

本集的资料源泉,一是地方志和其他史籍。光绪八年出版的《永嘉县志》,刊出了《温州金石志》中所录碑刻,除《朱弼墓志》等墓碑 20 份外,值得选录的史事碑刻就多达 130 件以上(其中

重复的 2 件,雷铤《鹿城书院记》见卷 4 及卷 7,侯一元《郡守杨公生祠碑》见卷 4 及卷 24)。二是原碑及其拓本,大多是温州博物馆藏品。所藏刻石,1961 年《温州文管会藏石考》录有碑文 45 件,近年续有增加,均已入集。所藏拓本,列入目录的有:碑帖 270 件,诗文画 76 件,敕命 23 件,题名 170 件,造像 148 件,寺庙 184 件,经幢 34 件,水利 21 件,墓志 606 件,其中属于温州本地的 423 件。碑刻《海神庙残碑》、《疏浚河道示禁勒石》、《忠靖王出巡安方路径》等未被方志所收录。《温州路重建庙学记》、《横山孚德庙碑》、《温州忠烈庙碑》、《告祭汉东瓯王文并序》等足以补正方志的脱误,其价值是不容低估的。温州墓碑数量众多,故另册予以出版。

本集在编选过程中,经胡珠生先生悉心指导,并无私提供部分手录资料,蒙温州博物馆、温州图书馆予以大力支持,并承伍显军、吕溯、谢作拳、夏艳萍、陈伟欢、董姝等同志协助校对。部分馆藏碑刻、拓本由王新宇同志摄影,谨致以热诚的感谢。

编者

2001 年 9 月 5 日

温州市

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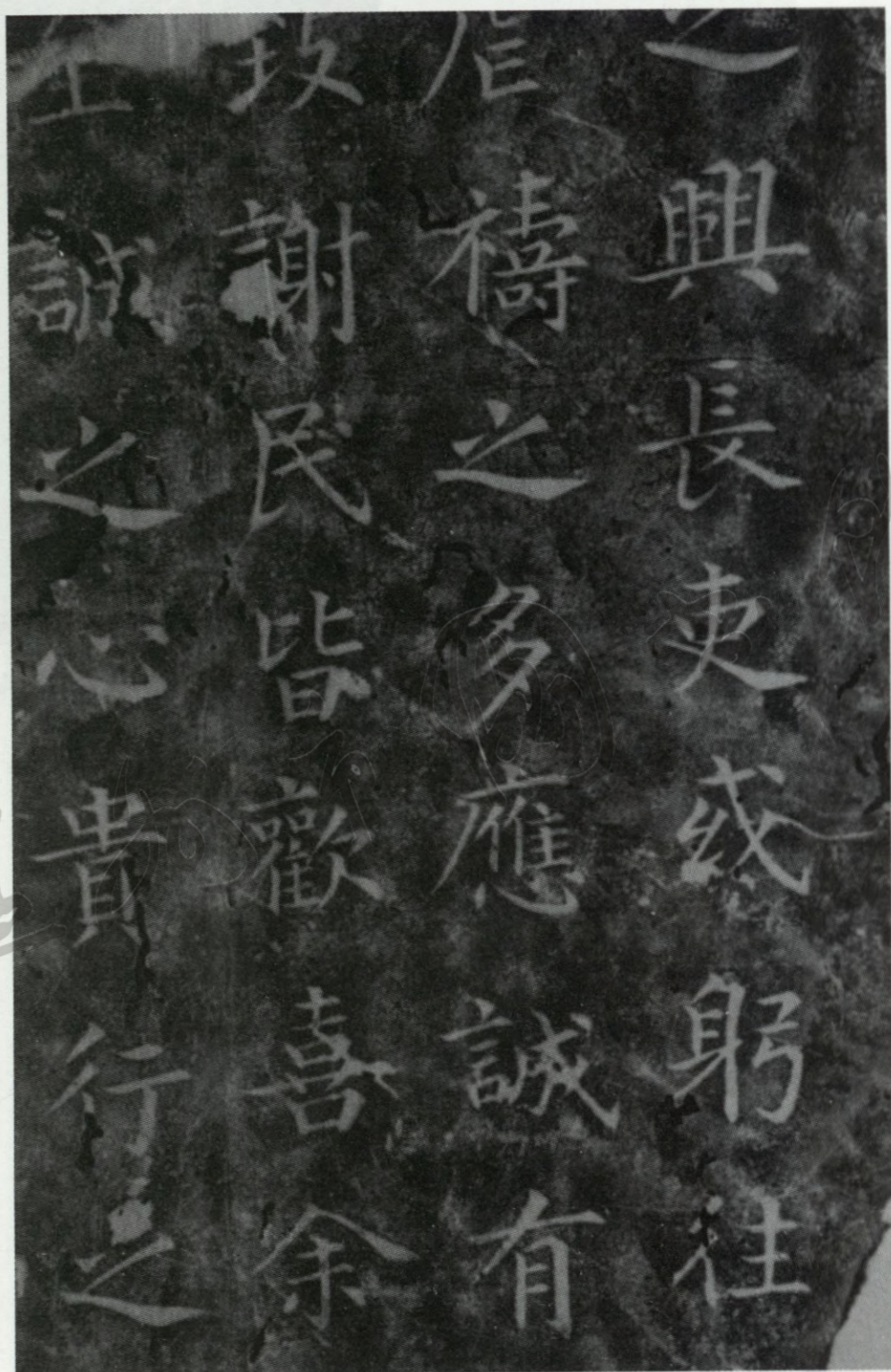
## 编 例

- 一、本编旨在为温州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开展地方史研究提供资料,所录碑文一般仅行分段、标点。其有题署者,按原次序排列,以存原貌。
- 二、收录碑文地域范围,以事关温州全局者为主,其属旧城区(建国前)者一并收录,城郊农村酌选一二以见梗概。
- 三、收录碑文时间,下限止于建国前,上限不拘,宋代以前碑文,迄今尚未发现,故起始于北宋。
- 四、收录碑文性质范围,限于传统碑记,墓碑(包括墓志铭、神道碑)及其他刻石除外。
- 五、收录碑文,由于分类内容多少参差不齐,故不依内容性质分类编排,而按宋、元、明、清、民国顺序排列。共收各类碑记210件。
- 六、篇末加“附注”,说明碑记来源及相应情况,个别疑难文字酌加诠释,有异说者则摭拾资料提供参考。作者生平则就力所能及略行介绍,生平未详者亦予以说明。
- 七、原碑中凡有碑额、碑名者,均行照录,原缺纪年者,由编者考订予以增补。其以干支年号纪年者,均于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为便查对,原文中同一干支、年号在每篇首见处注明公元年份。
- 八、原件因避讳所作抬头和空格,一律删除。作者站在官方立场对农民起义所加污蔑字句,碍难改动,个别宣扬神道文字,因属历史实物,不便删除,以存其真。

九、碑文缺字者,以方形□代之,有资料可依据者,经考订直接补入,并于“附注”中说明。

十、碑文中的误字,由编者酌予订正。

温州市图书馆



1. 宋 海神庙碑(局部)



宋 谢康乐像碑(局部)



2. 宋 谢康乐像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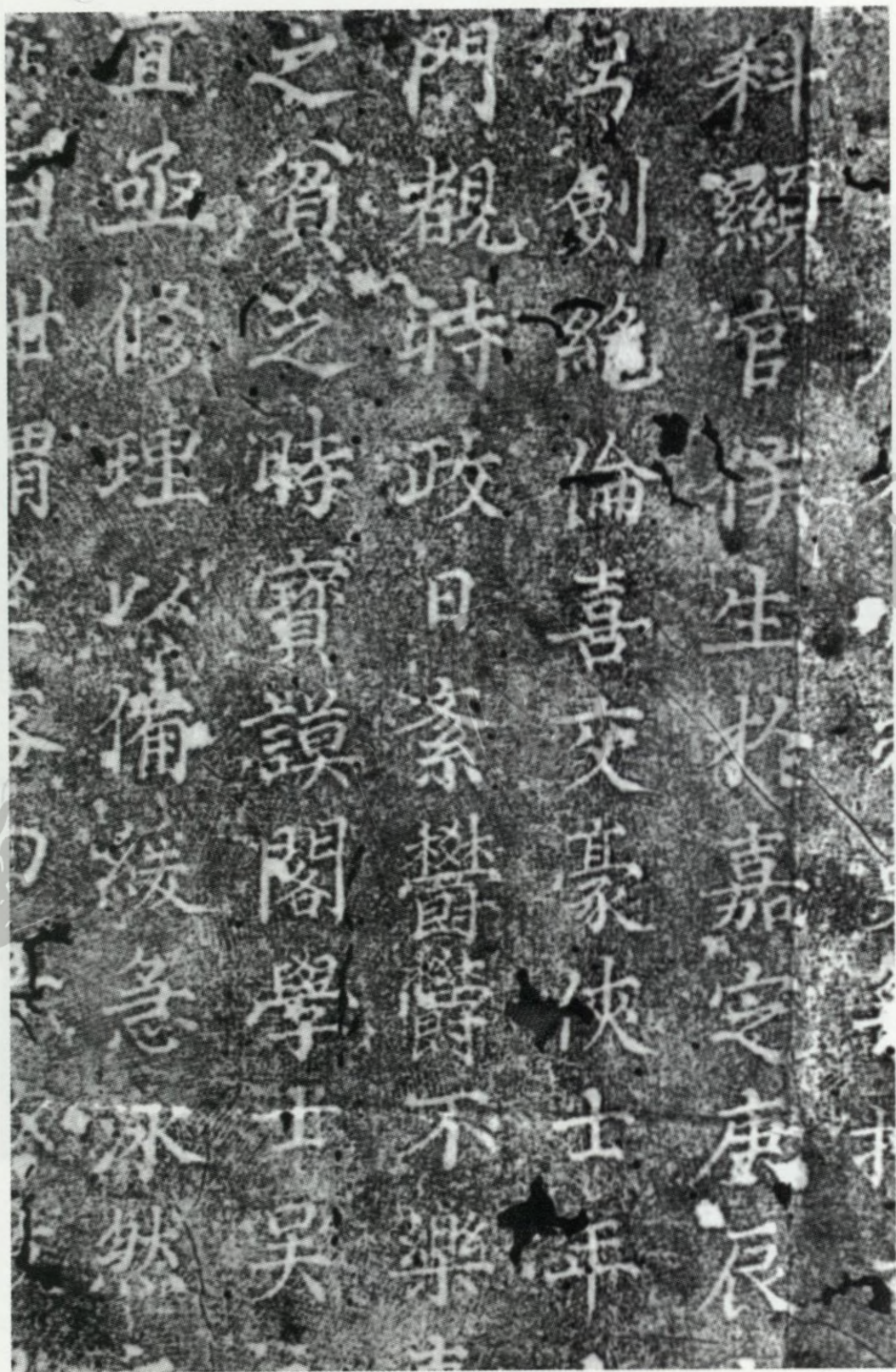


3. 元 温州路重建庙学记(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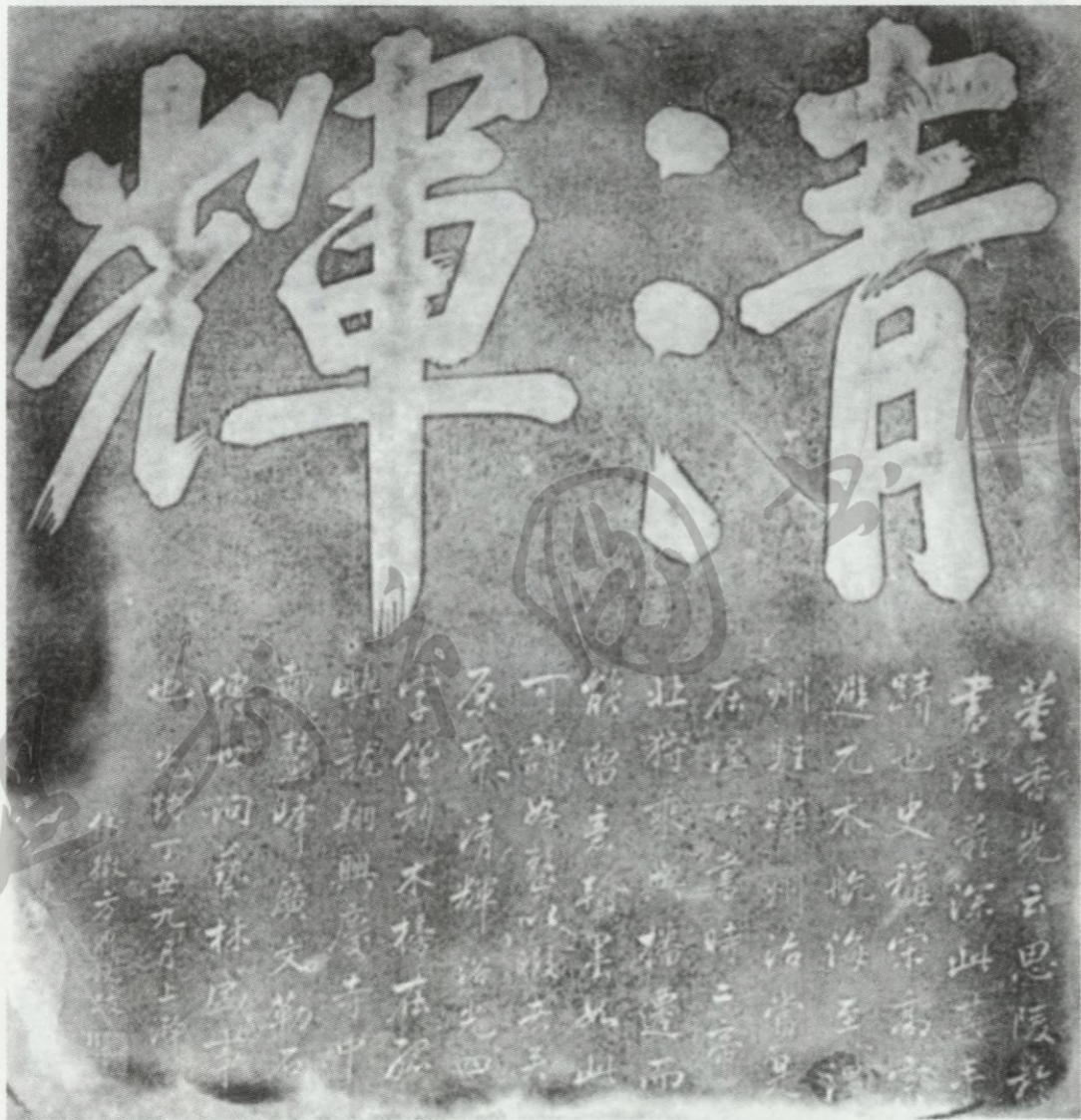


圖...  
庭雷陞...  
左右觸目具美不陋不吝既釋  
為之鐘舌故吾得上下變畫以  
乎迺使未請文表示學者蓋古  
雅肄三以夫人性本善而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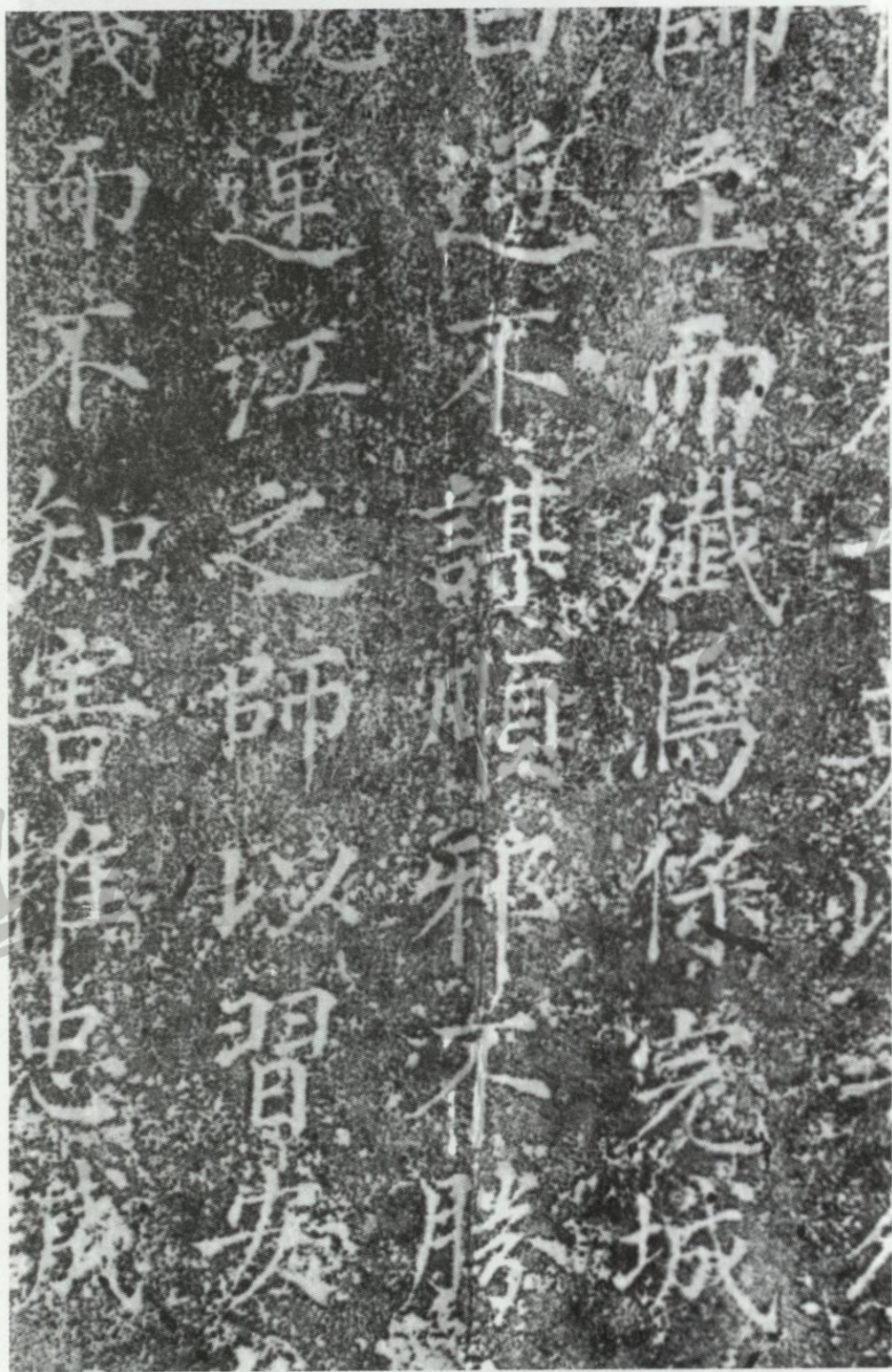
4. 元 永嘉县新学记(局部)



5. 明 橫山孚德廟碑(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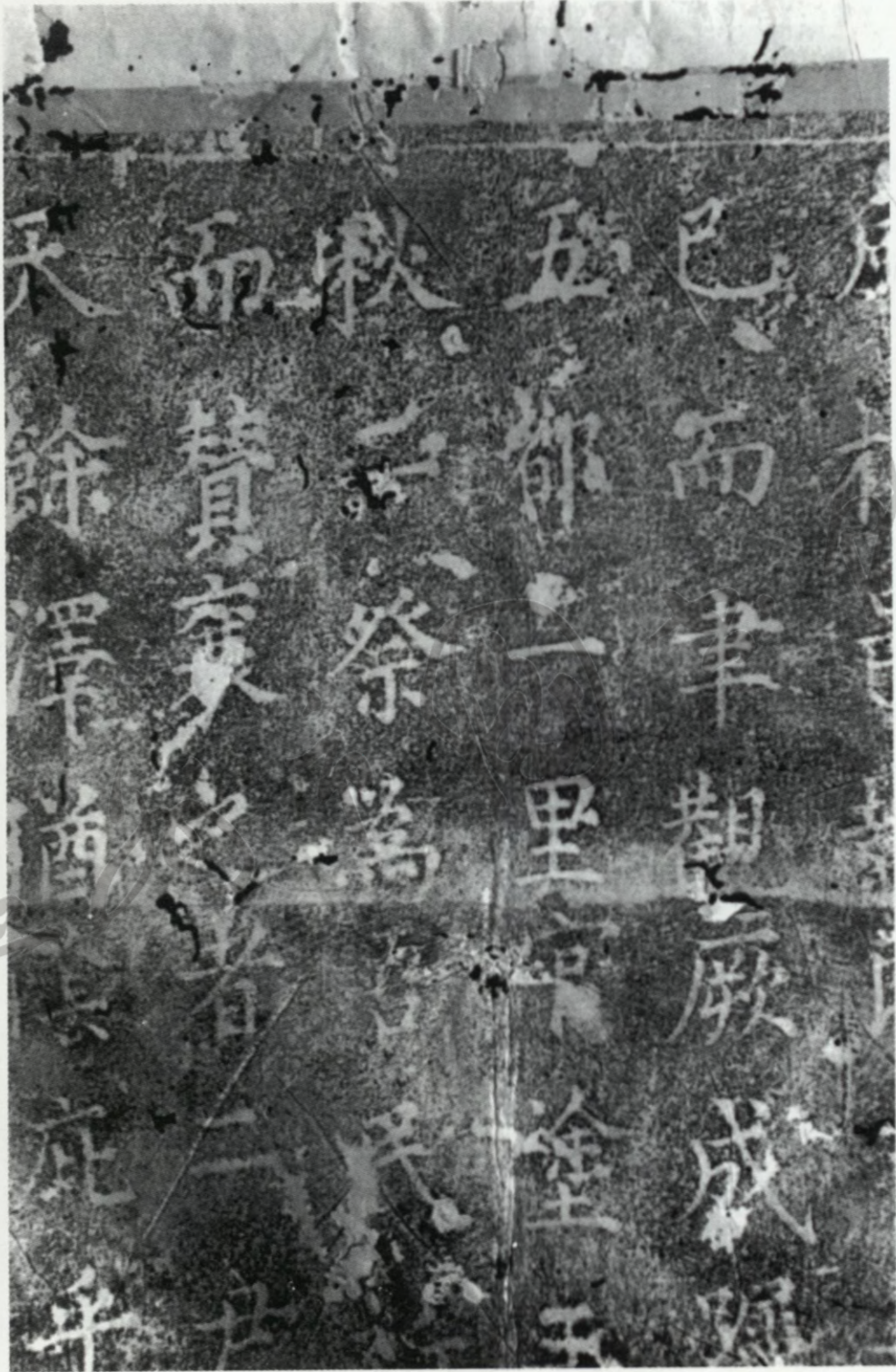
6. 明 江心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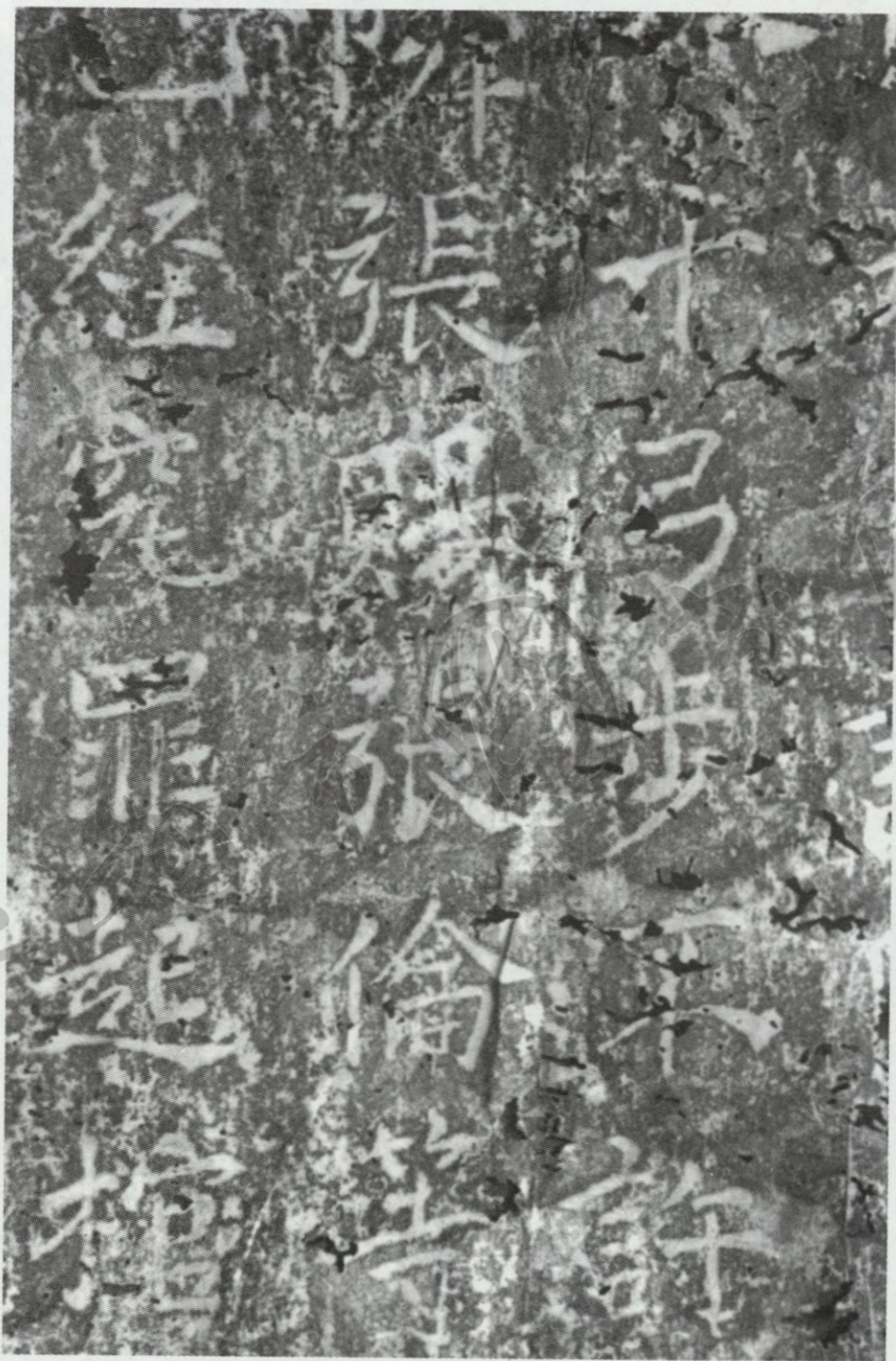
7. 明 温州忠烈庙碑(局部)

永嘉白塔寺重修寶塔募緣疏  
 伏以起廢扶顛快覩  
 仁人之在位揮金發粟樂須達士  
 老衲之膺言迺前修之鴻音齊心  
 之貞觀善修於趙宋之咸平福祚  
 國朝慶延今日代經我易歲閱千餘雖  
 函深耿耿靈光尚在星移物換較  
 頓首指日傾頽顛貧僧囊鉢之貧

8. 明 永嘉白塔寺重修寶塔募緣疏之一(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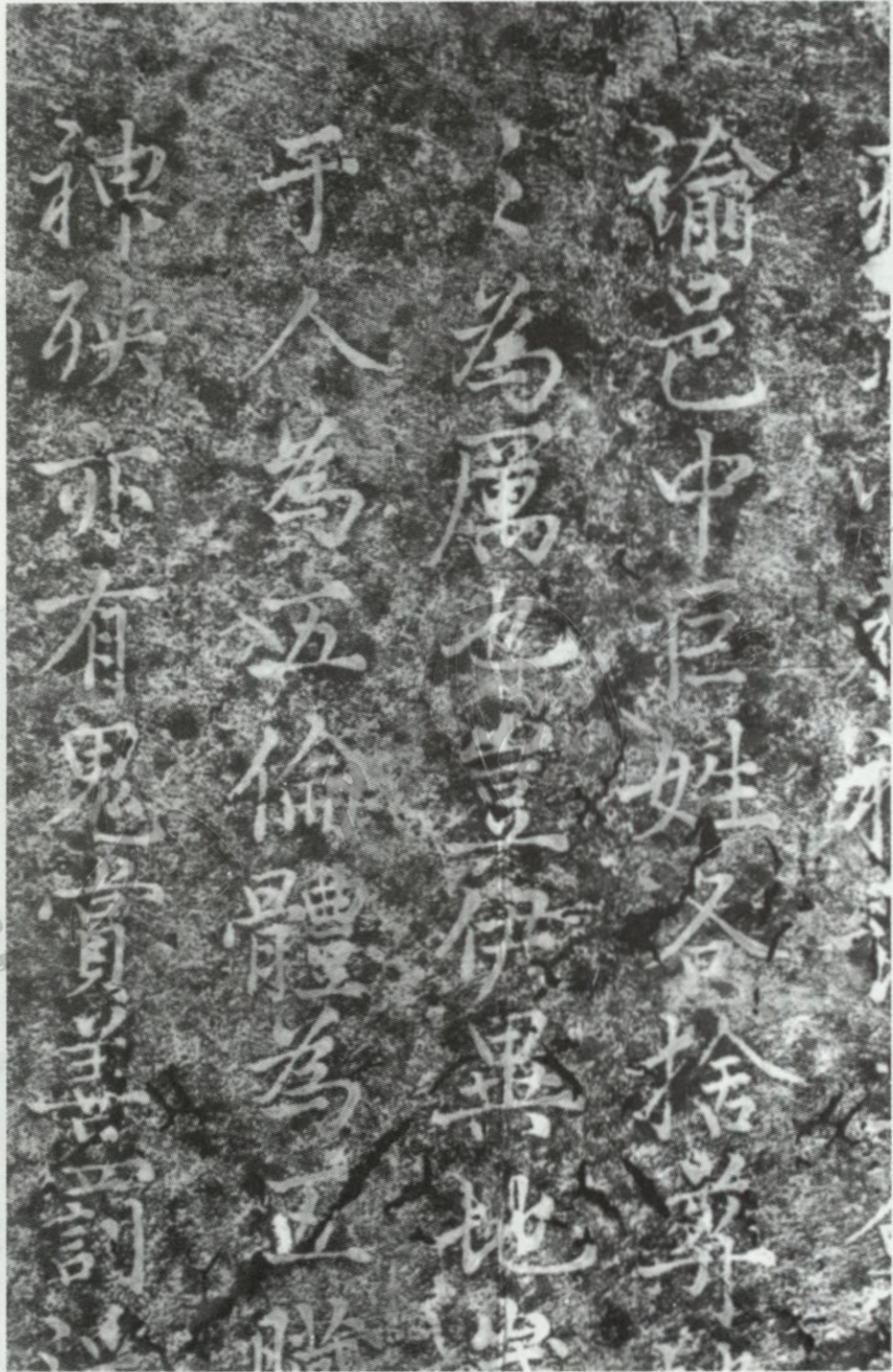


9. 明 祀大禹王碑记(局部)



10. 明 禁约盗墓碑(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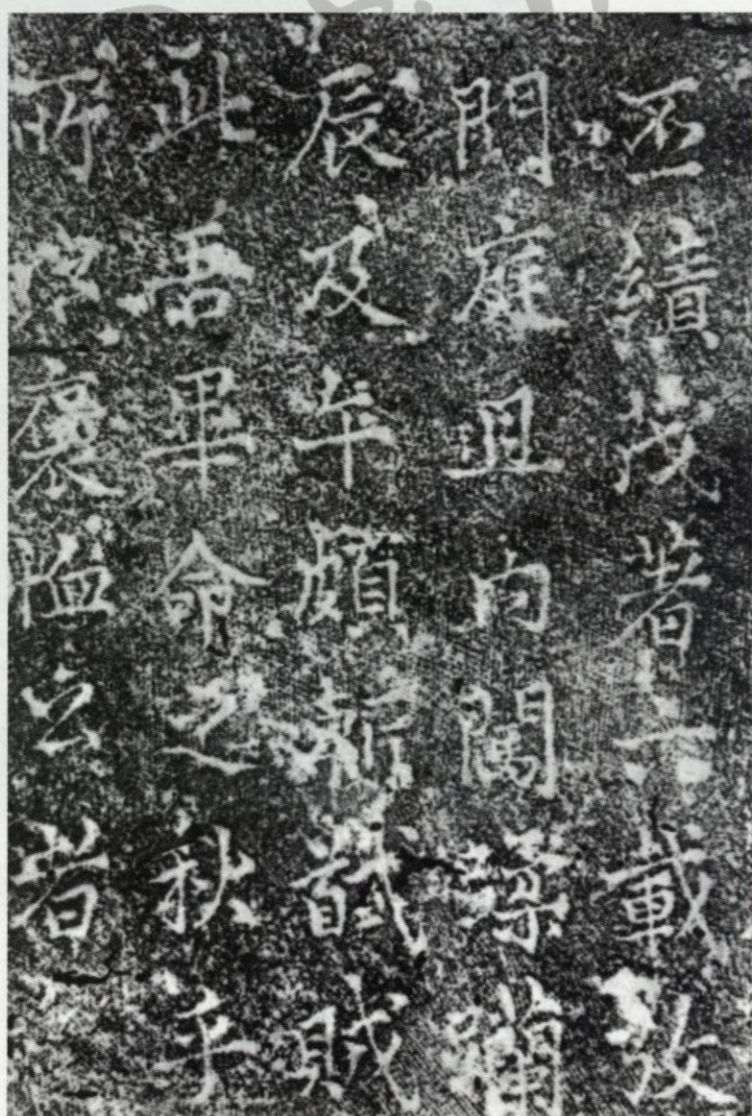
8. 明 永泰白塔寺重修宝塔碑之一(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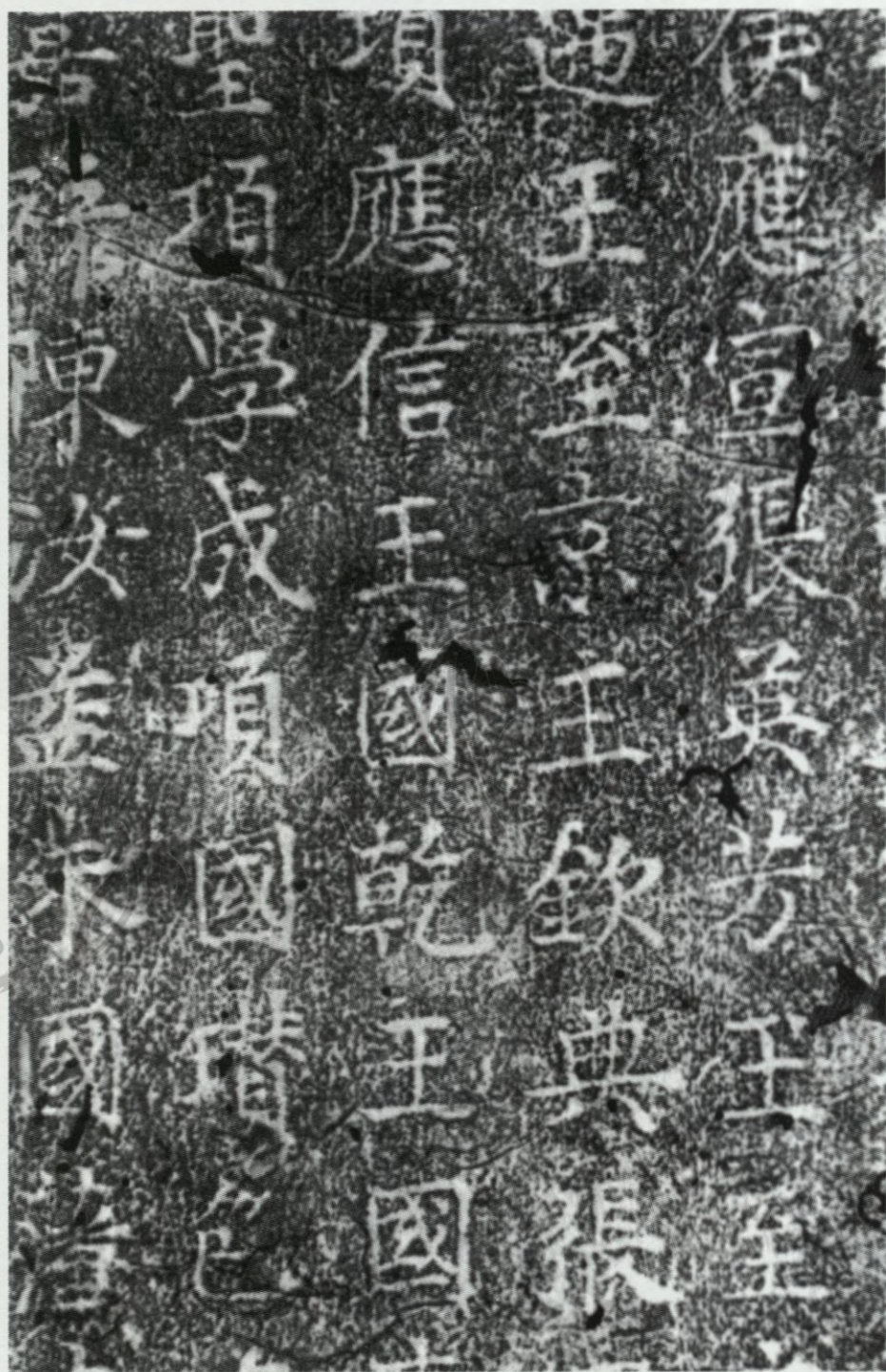
11. 明 建五灵庙碑记(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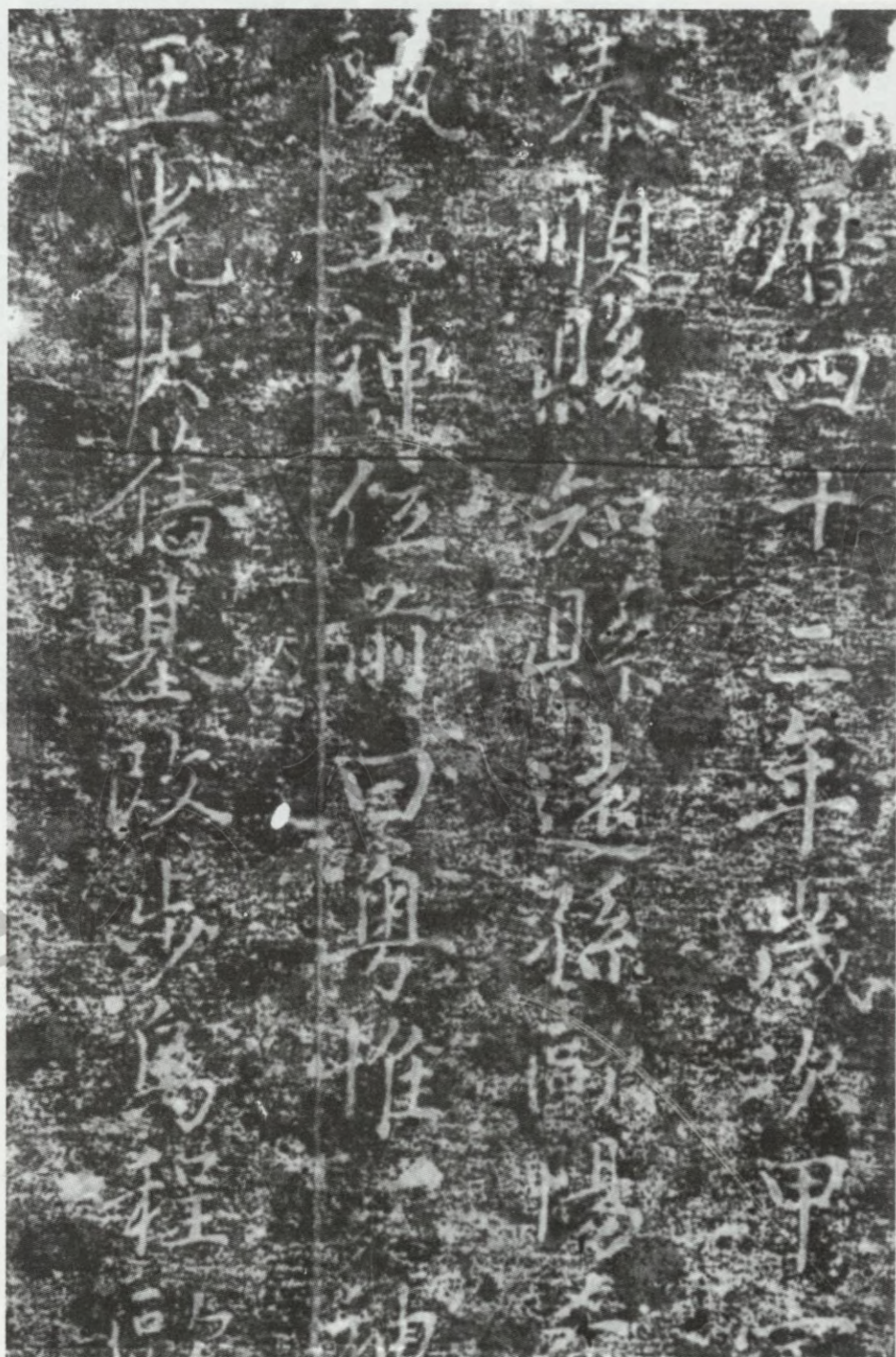
12. 明 重修表忠祠碑记(局部一)



明 重修表忠祠碑记(局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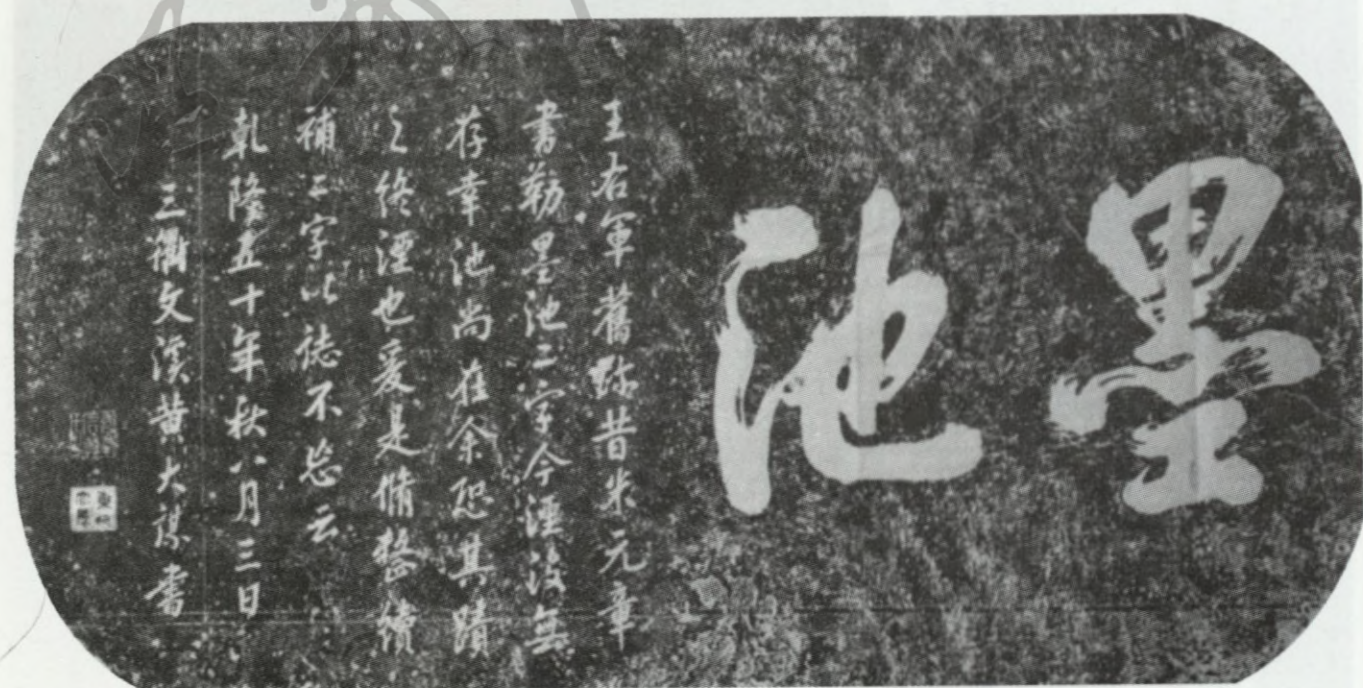
13.明 重建温州郡守古松陆公祠堂记(局部)



14. 明 告祭汉东甌王文并序(局部)



15. 清 东嘉郡守王公遗恩碑记(局部)



16. 清 “墨池”重刻题记



18.清 重建江心寺记(局部一)

稱東甌之叢林焉  
日月開揭天地具龍  
之繫乎人者其相須  
此家居也一織人

也江心寺在永嘉孤嶼中謝康樂詩  
有龍潭王忠文公嘗讀書寺中寺僧  
狀元無疑矣公善券與之龍遂不復  
可以常理推也歲乙未余就婚瑞安  
日榑栱瓦确散不可拾一寺僧卷伏  
十五年無過問者繾綣故蹟低徊於

温州

清 重建江心寺记(局部二)

生育祠記

悟了誦法華經至二十七品憬然悟  
慨然歎曰夫妙莊嚴王與王夫人淨  
德夫非猶是人之父母也哉淨藏淨  
眼二菩薩夫非猶是人子也哉而彼  
二菩薩者顧能具大神力卒使父母  
信解一為華德菩薩一為光照莊嚴  
相菩薩其亦可謂善化其親者矣夫  
此必欲化親之心同印信者所請受  
親而不忍忘親之道也乃自儒者加  
吾道以無父之名而吾道中憤憤者  
流亦遂自安隔膜而不知怪噫此豈  
佛之心耶惜未有以二菩薩之事告  
之也悟了俗姓蔣郡新河街人七歲  
喪父年十三母又遊不獲已與兄紀  
英天壽奉柩合厝於靈山之原既卒  
役乃祝髮於資福寺覺禪師為佛弟  
子惜悟了純根人略無神力求如二  
菩薩之化親俾得生而成佛蓋抱憾  
多矣雖熱力不可強心獨不可自盡  
乎爰本二菩薩愛親之心就其可自  
盡者而為之建生育祠三楹於寺側  
奉父母神主並置祀田五畝以供祀  
事之費亦曰不敢忘親已耳二菩薩  
有知或者其許哉乎是為記  
光緒七年歲次辛巳重陽節

僧悟了合十謹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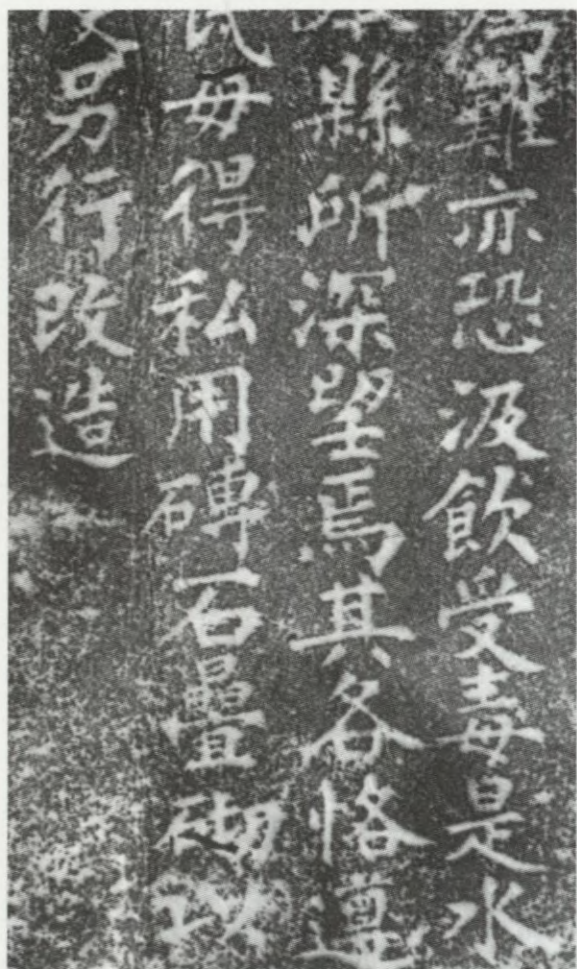
19. 清 生育祠記

生育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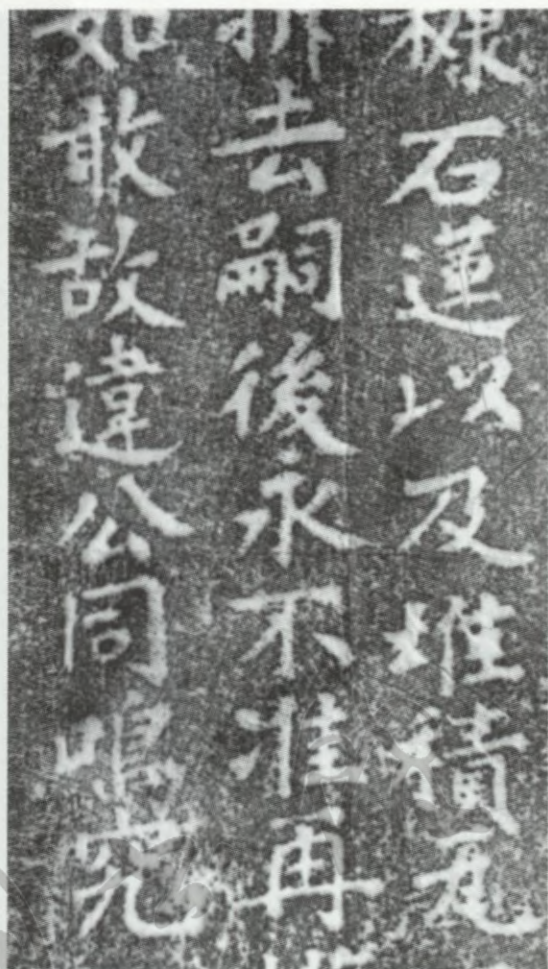
悟了誦法華經至二十七品憬然悟  
慨然歎曰夫妙莊嚴王與王夫人淨  
德夫非猶是人之父母也哉淨藏淨  
眼二菩薩夫非猶是人子也哉而彼  
二菩薩者顧能具大神力卒使父母  
信解一為華德菩薩一為光照莊嚴  
相菩薩其亦可謂善化其親者矣夫

溫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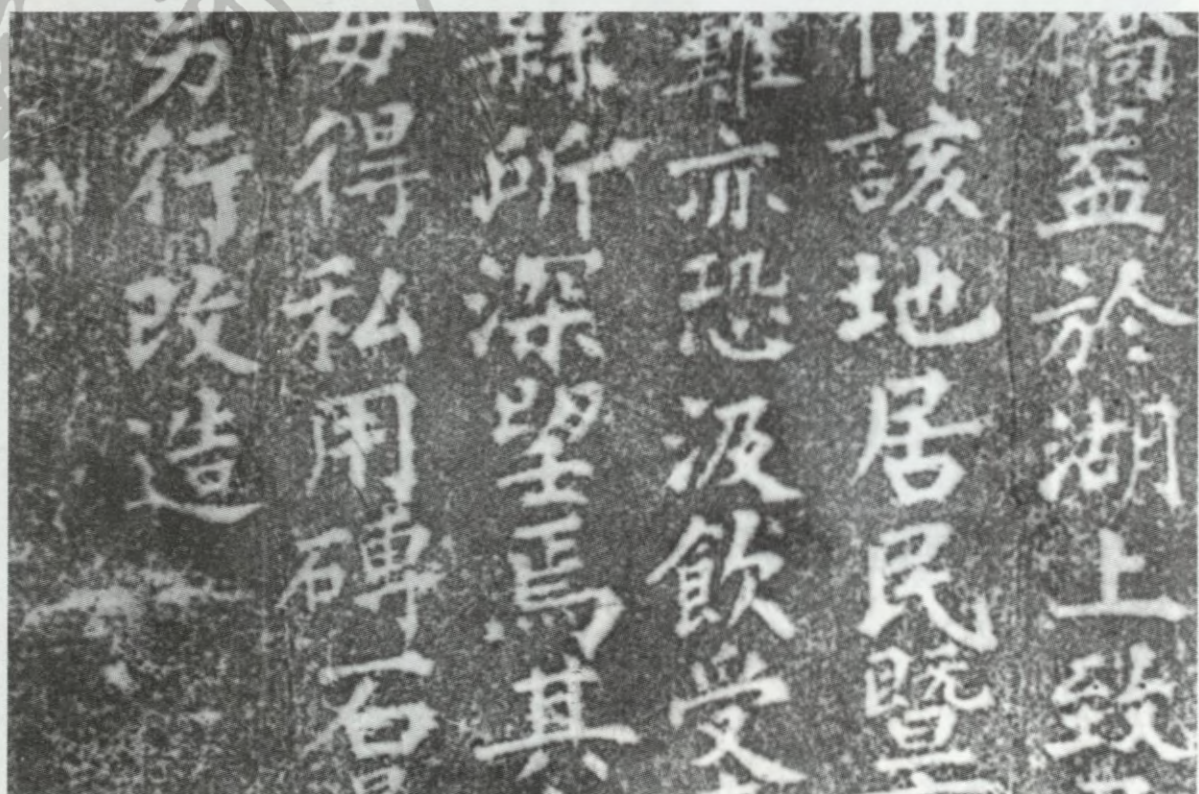
清 生育祠記(局部)



20. 清 疏浚河道示禁勒石(局部一)



清 疏浚河道示禁勒石(局部二)



清 疏浚河道示禁勒石(局部三)





重建卓忠貞公祠堂碑記(局部)  
年矣而吾邑先於嘉靖  
址也而郡城亦同時建  
信國公當宋祚已墜之

22. 清 重建卓忠貞公祠堂碑記(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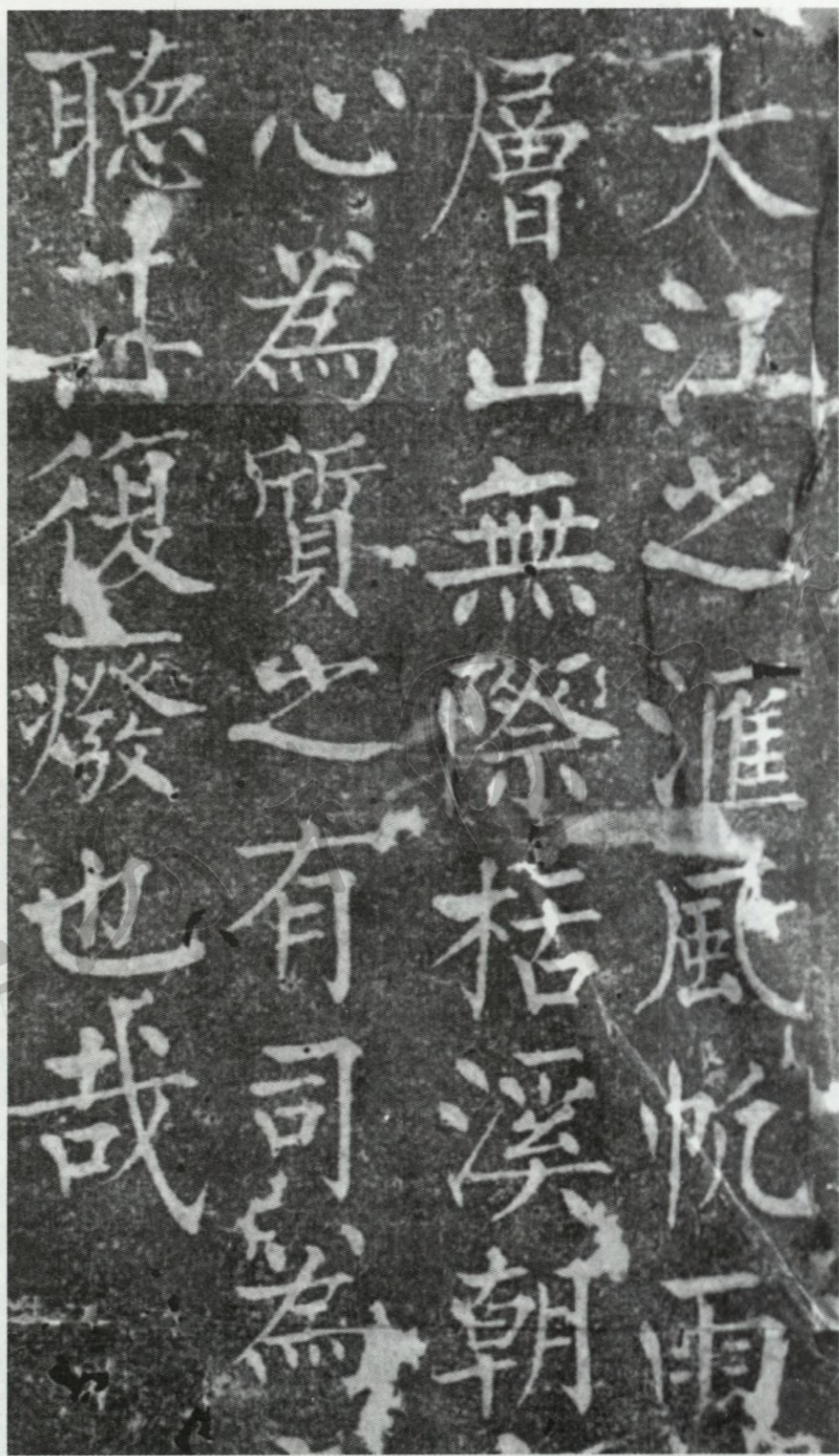
忠靖王出巡安方路径

23. 清 忠靖王出巡安方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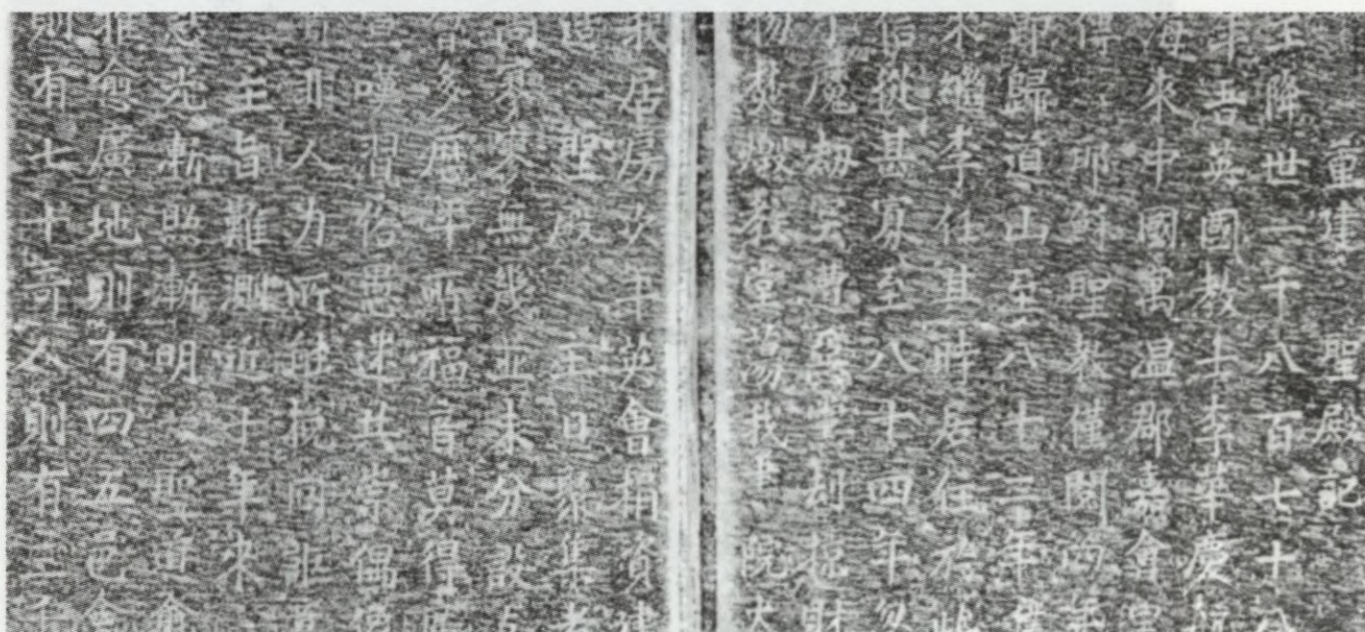
忠靖王出巡安方路径... 丁字橋... 瑞巷... 大王廟... 花街巷... 三角門... 過妙寺... 高橋... 任子巷... 至候街... 溫河

卷進丁字橋巷往大中  
池出里瑞巷進書堂巷入  
大王廟前到花街巷轉  
往三角門外過妙寺前  
高橋往任子巷至候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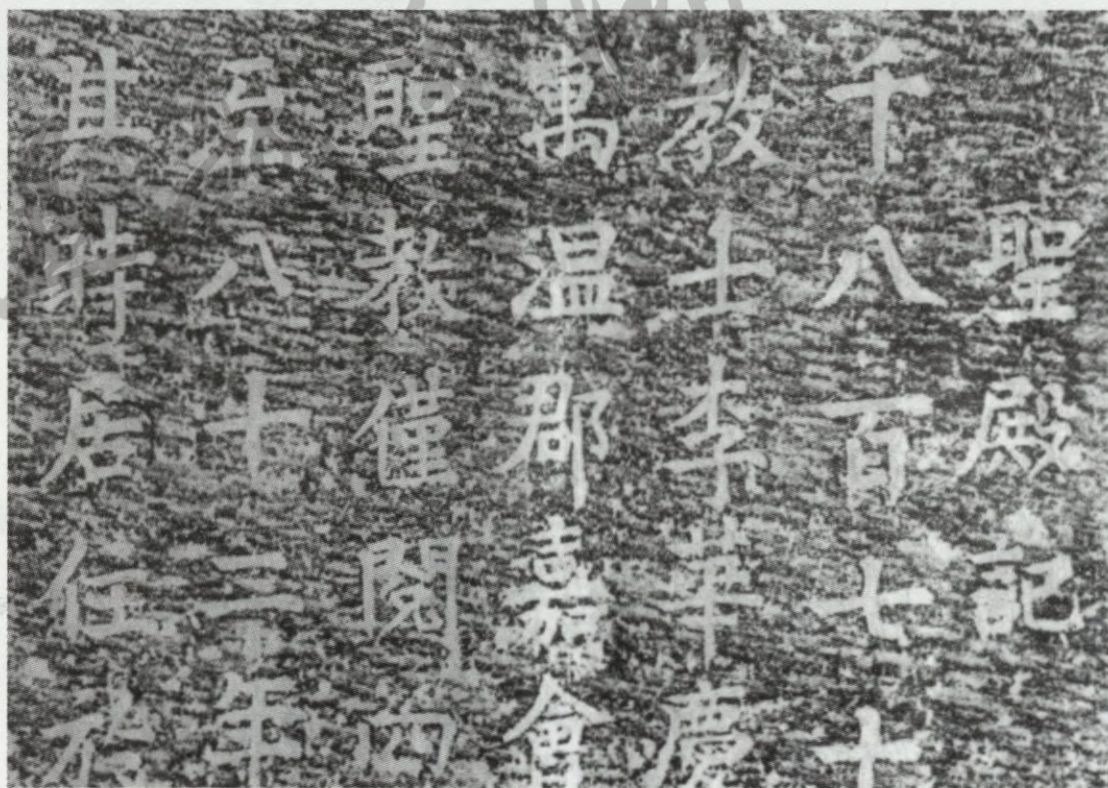
清 忠靖王出巡安方路径(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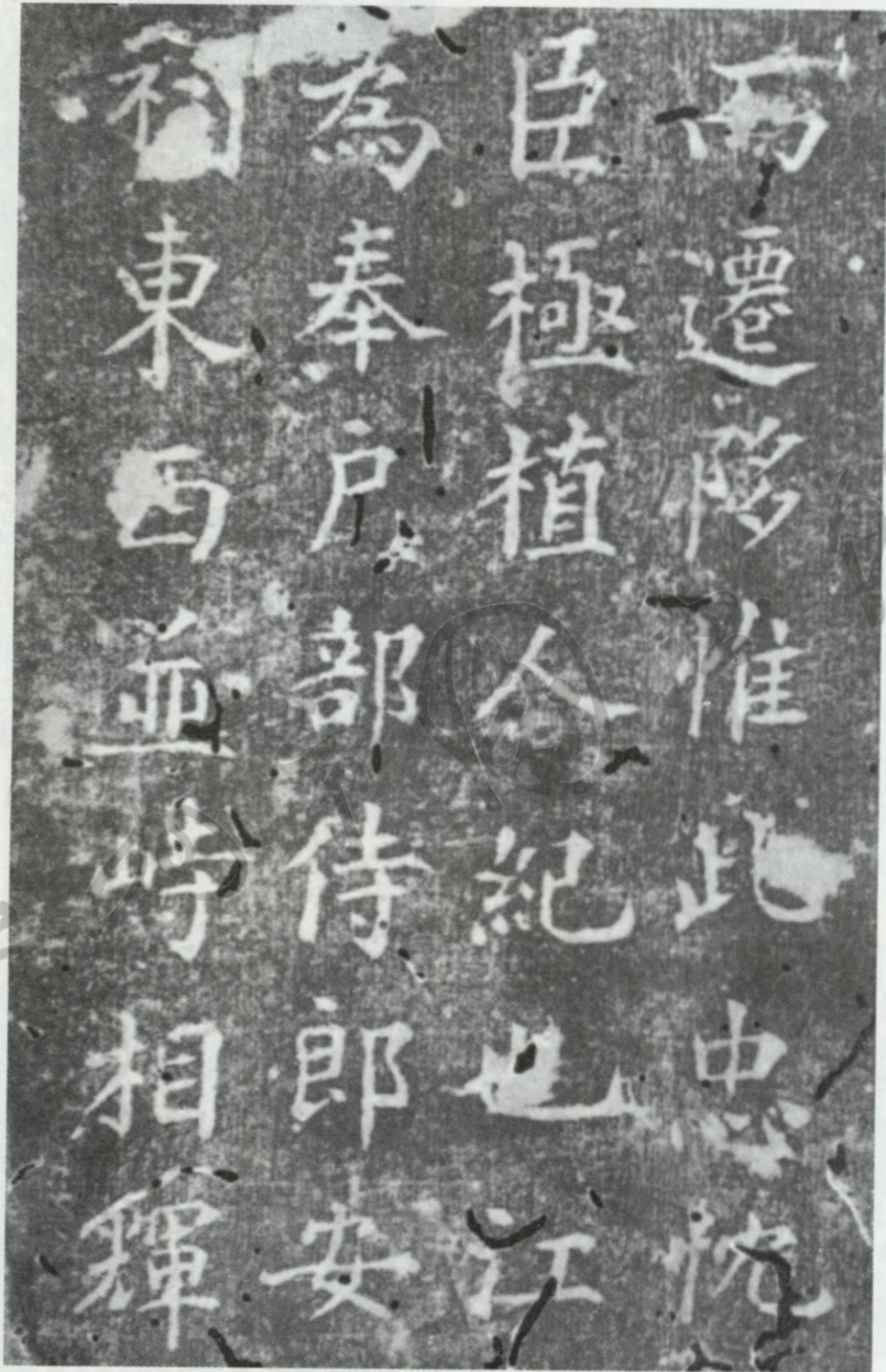
24. 清 回鵲山重建揖峰亭記(局部)



清 重建圣殿记(局部一)



25. 清 重建圣殿记(局部二)



26. 清 重修卓忠毅公祠碑记(局部)

出示曉諭事案准  
 商會公所移開捺傘業  
 申洋價目參差以致店  
 工舊價二百文折洋一  
 增加三分七厘合洋一

奉 憲 勒 石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  
 日

27. 清 傘業各司鋪重整條規示諭(局部一)

清 傘業各司鋪重整條規示諭

戶三檔幫工  
 核算永以為  
 價一百九十七  
 增加三分六  
 頭陳元海等  
 貼五厘餘遵  
 依食均已遵  
 所議章程

清 傘業各司鋪重整條規示諭(局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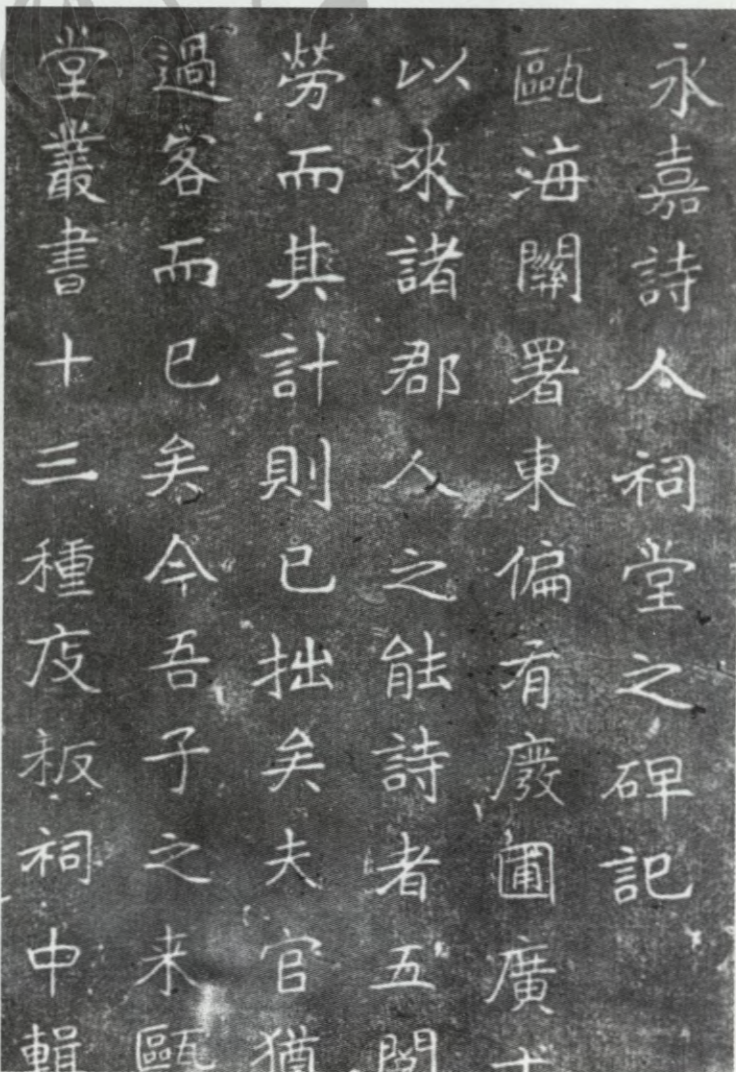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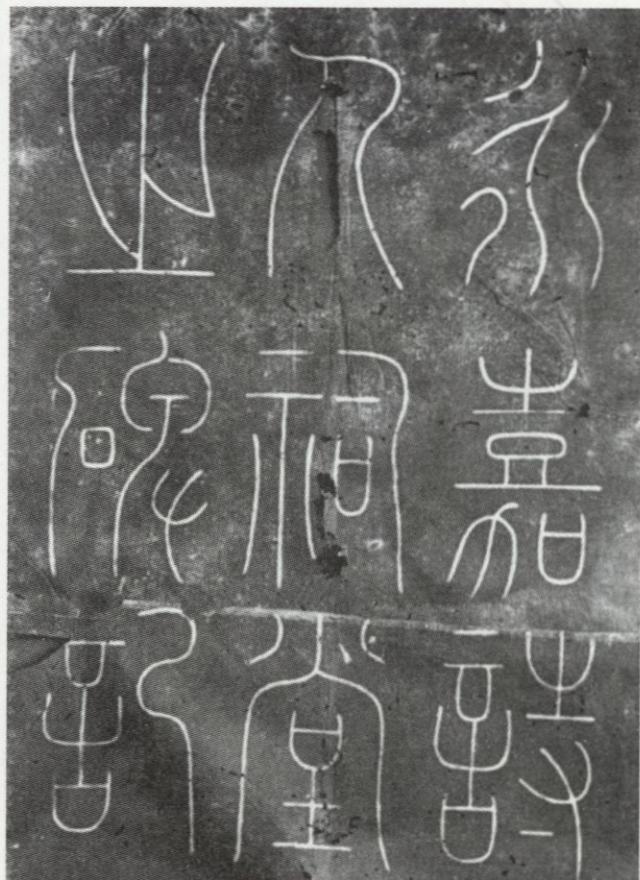
葉氏同仁堂紀功碑  
東甌西關外有葉同仁  
知其蟠根錯節巋然留  
業也孟賢君之言曰予  
曾祖錫鳳公力紹箕裘

28. 民国 叶氏同仁堂纪功碑(局部)



29. 民国

永嘉诗人祠堂之碑记额



民国 永嘉诗人祠堂之碑记(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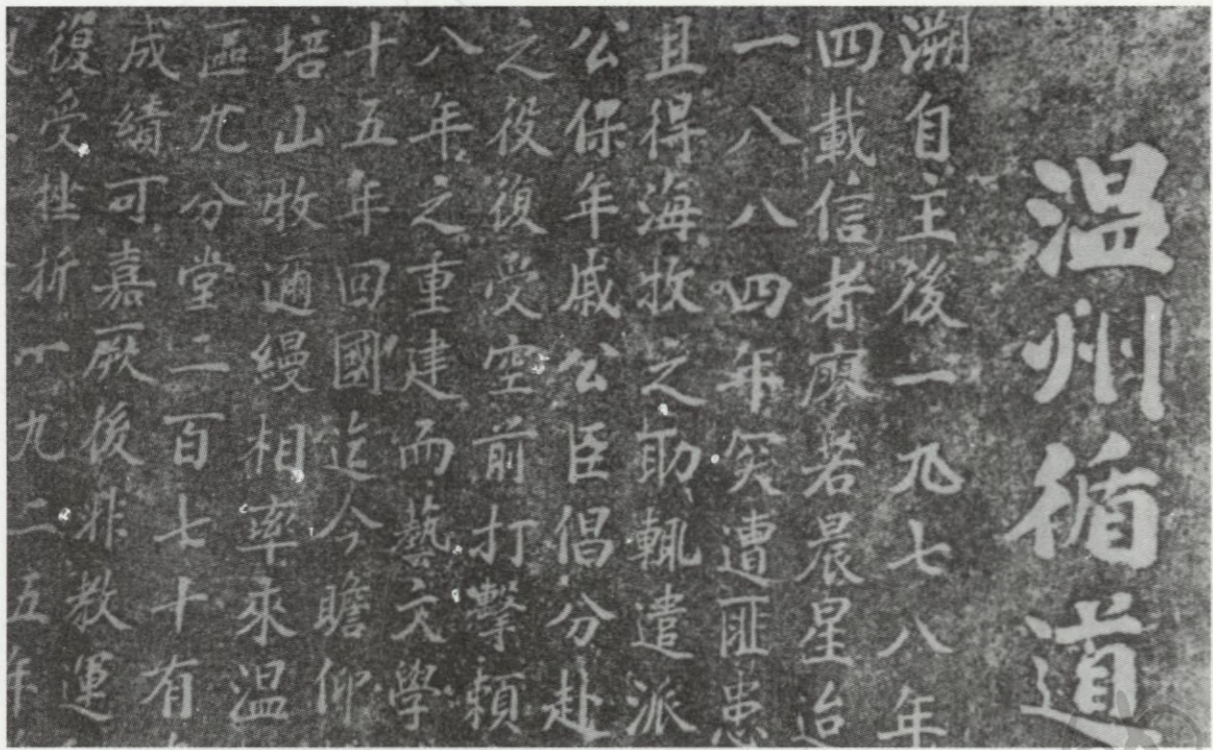
粵自神農使政伯嘗州  
剡藥丸伊尹創行煎劑  
是民乃得盡天率厥後  
昌明繇來舊矣清室中  
化最先特西人方設仁  
今中國醫家專務理想  
主持完務者數十

創  
立  
甌  
海  
醫  
院  
緣  
起  
自  
外  
人  
我  
甌  
舊  
無  
醫  
院  
以  
拯  
死  
生  
始  
識  
醫  
院  
之  
足  
以  
尚  
互  
異  
術  
唯  
精  
而  
病  
者  
求  
診  
因  
循  
延  
誤  
馴  
至  
創  
夫  
甌  
亦  
通  
唇  
口  
岫  
風  
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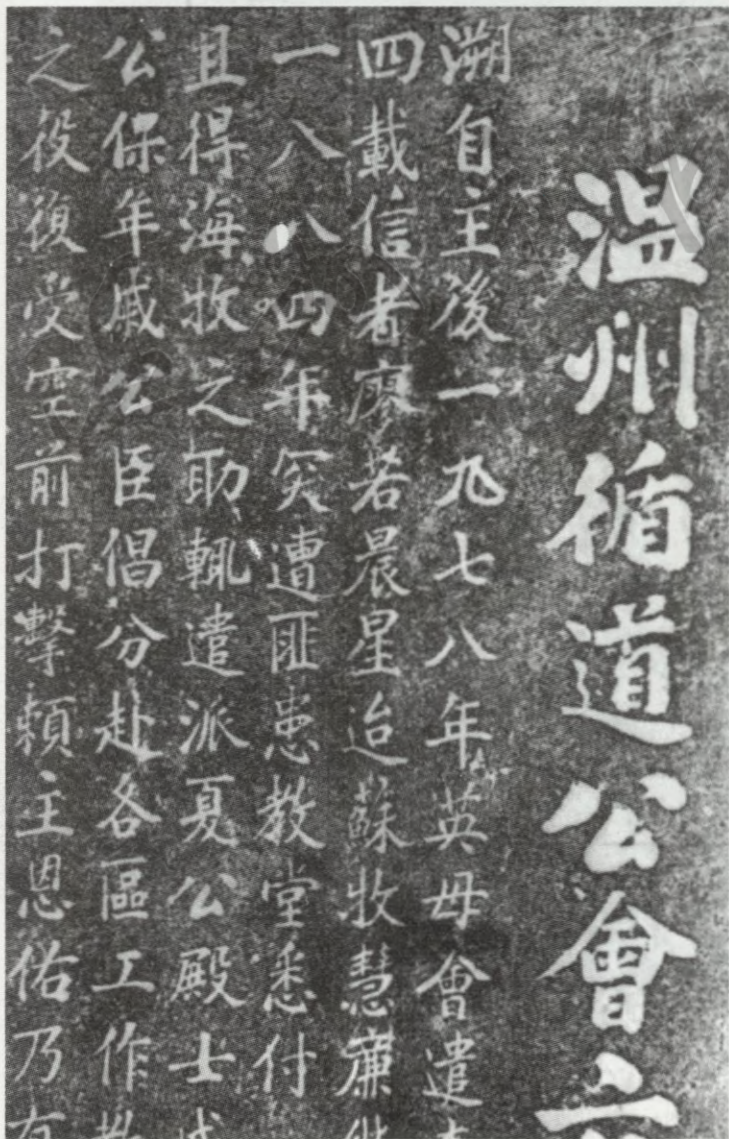
31. 民国 创立瓯海医院缘起(局部)

浙江第四監獄歷年建設紀實  
浙江第四監獄經始於民國十  
一年間中更事故作輟相循至  
十七年九月始告成立計建築  
費二萬元強多為地方人士捐  
助惟以之建築新監猶苦不足

32. 民國 浙江第四監獄歷年建設紀實碑(局部)



民国 温州循道公会六十周年纪念碑(局部一)



33. 民国 温州循道公会六十周年纪念碑(局部二)

# 目 录

## 宋 代

- 一、温州通判厅壁记(1080年) ..... 赵 岷( 3 )
- 二、海神庙碑(1080年) ..... 赵 岷( 5 )
- 三、忠义堂记(1136年) ..... 郑刚中( 7 )
- 四、东西塔记(1141年) ..... 刘 愈( 9 )
- 五、东嘉开河记(1177年) ..... 叶 适(11)
- 六、温州学田记(1187年) ..... 陈傅良(13)
- 七、温州重修南塘记(1187年) ..... 陈傅良(15)
- 八、醉乐亭记(1194年) ..... 叶 适(17)
- 九、温州开元寺千佛阁记(1208年) ..... 叶 适(19)
- 一〇、温州新修学记(1215年) ..... 叶 适(21)
- 一一、温州社稷记(1217年) ..... 叶 适(23)
- 一二、永嘉社稷记(1218年) ..... 叶 适(25)
- 一三、先贤祠堂记(1218年后数年) ..... 王 绰(27)
- 一四、重建三十六坊记(1236年) ..... 戴 栩(29)
- 一五、江山胜概楼记(1236年) ..... 戴 栩(31)

## 元 代

- 一六、忠烈庙记(1306年) ..... 林景熙( 35 )
- 一七、温州路重建庙学记(1318年) ..... 柯 谦( 37 )

- 一八、永嘉陈氏世德碑(1318年) ..... 刘 赓(40)
- 一九、养源堂记(1318年) ..... 赵凤仪(43)
- 二〇、医学记(1318年) ..... 赵凤仪(44)
- 二一、稽古阁记(1318年) ..... 赵凤仪(46)
- 二二、东岳行宫碑(1319年) ..... 章 嘉(48)
- 二三、温州路总政堂记(约1320年) ..... 赵凤仪(50)
- 二四、永嘉县新学记(1332年) ..... 柳 贯(51)
- 二五、永嘉重修海堤记(1332年) ..... 黄 潘(54)
- 二六、温州新建帝师殿碑铭并序(1335年)  
..... 柳 贯(56)
- 二七、思远楼记(1343年) ..... 林泉生(58)
- 二八、温忠靖王庙碑(1355年) ..... 宋 濂(60)
- 二九、重修温州路谯楼记(1365年) ..... 林彬祖(62)

## 明 代

- 三〇、温州横山周公庙碑(1375年) ..... 宋 濂(67)
- 三一、重修西塔记(1378年) ..... 王 渊(70)
- 三二、开元教寺斋田记(1383年) ..... 王 渊(71)
- 三三、报恩光孝天宁禅寺大佛殿记(1383年)  
..... 苏伯衡(73)
- 三四、温州府开元教寺兴造记(1384年) ... 苏伯衡(75)
- 三五、历朝纪事碑铭(1384年) ..... 释智翁(77)
- 三六、永嘉县儒学新修庙学记(1396年) ... 张孟仪(80)
- 三七、重修温州府庙学碑(1409年) ..... 刘 覲(82)
- 三八、孚惠王灵佑庙记(1424年) ..... 王时中(84)
- 三九、重建永嘉县治记(1428年) ..... 黄 淮(86)
- 四〇、温州府学重新从祀碑(1434年) ..... 潘 畿(88)
- 四一、重修永嘉县儒学记(1434年) ..... 范 忠(90)

- 四二、何公文渊画像碑(1435年)  
 ..... 徐参 朱谧 林湜(92)
- 四三、谢公亭记(1437年) ..... 何文渊(94)
- 四四、重修永嘉县庙学记(1437年) ..... 黄淮(96)
- 四五、温州府重修庙学碑(1438年) ..... 黄淮(98)
- 四六、温州府新建戒石亭碑阴记(1440年)  
 ..... 黄淮(100)
- 四七、重修温州庙学碑(1461年) ..... 李匡(102)
- 四八、乡贡进士题名碑(1467年) ..... 邵铜(104)
- 四九、谢康乐像碑(1477年) ..... 佚名(110)
- 五〇、温州府儒学新立名宦乡贤二祠记  
 (1480年) ..... 章纶(111)
- 五一、江心寺记(1482年) ..... 周洪谟(113)
- 五二、永嘉文信国公祠记(1482年) ..... 谢铎(115)
- 五三、旌表程奕尚义碑阴记(1483年) ..... 钟清(117)
- 五四、永嘉县令祠堂记(1483年) ..... 谢铎(119)
- 五五、永嘉县令祠堂第二碑(1484年) ..... 刘逊(121)
- 五六、永嘉县令刘公画像碑(1486年) ..... 赵谏(123)
- 五七、王右军祠祭田记(1486年) ..... 赵谏(124)
- 五八、温州府重修庙学碑(1486年) ..... 钮鉴(126)
- 五九、新建社稷坛斋居记(1498年) ..... 文林(129)
- 六〇、怀胜楼记(1498年) ..... 文林(131)
- 六一、重修梦草堂碑(1499年) ..... 高宾(132)
- 六二、重修温州卫治记(1499年) ..... 谢铎(134)
- 六三、温州卫军器局记(1500年) ..... 王瓚(136)
- 六四、温州忠烈庙碑(1501年) ..... 汪循(138)
- 六五、重修文丞相祠记(1502年) ..... 赵宽(140)
- 六六、鹿城书院记(1503年) ..... 吴宽(142)



- 六七、重修永嘉县学记(1504年) …………… 李东阳(144)
- 六八、永嘉县学奎光阁记(1506年) …………… 李东阳(146)
- 六九、文林德政碑(1513年) …………… 夏 辂(148)
- 七〇、新建浩然楼记(1521年) …………… 刘东星(150)
- 七一、墨池记(1521年) …………… 叶 式(152)
- 七二、重建文文山先生祠记(1522年) ……… 叶 式(153)
- 七三、重建尚义碑亭记(1531年) …………… 徐廷杰(156)
- 七四、永嘉白塔寺重修宝塔募缘疏(1533年)  
…………… 成 钦(158)
- 七五、重修温州府学记(1535年) …………… 王 激(160)
- 七六、横山孚德庙碑(1383年) …………… 吴 沈(162)
- 七七、龙渠书院祠记(1541年) …………… 洪光世(165)
- 七八、遗教堂碑记(1542年) …………… 侯一元(167)
- 七九、重建东山书院记(1553年) …………… 孙 昭(170)
- 八〇、永嘉县拨补学田记(1555年) ……… 赵廷松(172)
- 八一、新建温州府中军营记(约1566年) … 汤日昭(174)
- 八二、江心寺复香灯田碑记(1574年) …… 侯一元(176)
- 八三、庞公祠记(1575年) …………… 王 诤(178)
- 八四、巽吉山建塔记(1576年) …………… 王 诤(180)
- 八五、郡守杨公生祠碑(1576年) …………… 侯一元(182)
- 八六、玉介园记(1577年) …………… 焦 竑(184)
- 八七、旸湖别墅记(1577年) …………… 茅 坤(187)
- 八八、王谢祠记(1580年) …………… 王叔果(189)
- 八九、重建忠孝祠记(1582年) …………… 侯一麟(191)
- 九〇、重修府学记(1582年) …………… 李维桢(193)
- 九一、重修永嘉县学记(1583年) …………… 詹 莱(195)
- 九二、江心卓忠贞祠碑(1583年) …………… 焦 竑(197)
- 九三、重修汉东甌王庙记(1583年) ……… 王叔杲(200)

- 九四、县城隍庙碑(1584年) …… 侯一元(202)
- 九五、重修永嘉县学碑记(1584年) …… 侯一元(204)
- 九六、祀大禹王碑记(1585年) …… 叶承遇(206)
- 九七、叶文定公祠复田碑(1585年) …… 叶承遇(208)
- 九八、重修巾湖叶氏宗祠碑记(1588年) …… 叶世英(210)
- 九九、重修江心孤屿东塔记(1592年) …… 王典(212)
- 一〇〇、重修江心孤屿西塔记(1595年) …… 卢逵(214)
- 一〇一、重筑谢婆埭记(1595年) …… 王叔杲(216)
- 一〇二、孤屿记(1596年) …… 王叔果(217)
- 一〇三、重修白鹿书院记(1596年) …… 王叔杲(219)
- 一〇四、禁约盗墓碑(1596年) …… 刘芳誉(221)
- 一〇五、镇宁楼记(1597年) …… 刘芳誉(222)
- 一〇六、校士馆记(1597年) …… 王叔杲(224)
- 一〇七、建五灵庙碑记(1598年) …… 林应翔(226)
- 一〇八、邑侯林公建五灵庙碑记(1598年)  
 …… 张时(228)
- 一〇九、重修表忠祠碑记(1599年) …… 王叔杲(231)
- 一一〇、容成太玉洞天道院记(1601年) …… 王光蕴(233)
- 一一一、文昌祠义田碑记(1603年) …… 许宏纲(235)
- 一一二、重修永嘉县学记(1604年) …… 姚永济(237)
- 一一三、修建尊经阁文昌祠记(1604年) …… 陈公相(239)
- 一一四、重建温州郡守古松陆公祠堂记  
 (1608年) …… 王继明(241)
- 一一五、建永嘉县学文昌阁碑(1609年) …… 陆问礼(243)
- 一一六、告祭汉东瓯王文并序(1614年)  
 …… 欧阳希亮(245)
- 一一七、复江心寺赐田碑记(1617年) …… 刘康祉(247)
- 一一八、庄公去思碑记(1618年) …… 张德明(249)

- 一一九、温州府学重立学田记(1624年) … 刘康祉(251)  
 一二〇、陆公生祠记(1625年) …… 周应期(253)  
 一二一、重修信国文公祠记(1636年) …… 何 白(255)  
 一二二、侍御史郡侯阎公生祠碑(1640年)  
 …………… 李光春(257)

## 清 代

- 一二三、东瓯王庙碑(1663年) …………… 朱彝尊(263)  
 一二四、明大宗伯瑞屏顾公祠记(1668年)  
 …………… 陈圣治(265)  
 一二五、重建鼓楼碑记(1673年) …………… 许重华(267)  
 一二六、朱公祠碑记(1674年) …………… 林占春(269)  
 一二七、东嘉郡守王公遗恩碑记(1682年)  
 …………… 王锡琯(271)  
 一二八、重建双忠祠碑记(1695年) …… 宋 莘(273)  
 一二九、道宪芮禁约(1730年) …………… 芮复传(276)  
 一三〇、积谷山书院峰顶留云亭碑记(1732年)  
 …………… 芮复传(278)  
 一三一、宁海将军溢惠献固山贝子功德碑  
 (1740年) …………… 黄有才等(280)  
 一三二、重新永嘉县庙学记(1746年) …… 洪 勋(282)  
 一三三、温州府创建育婴堂碑记(1747年)  
 …………… 方观承(285)  
 一三四、重修鹿城书院碑记(1756年) …… 雷 铨(288)  
 一三五、奉各宪勒石严禁永除苳麻内藏麻头  
 苳壳并竹标等弊碑(1758年) … 崔 锡(290)  
 一三六、桂树记(1758年) …………… 崔 锡(292)  
 一三七、兴复东山书院序(1759年) …… 徐 绵(294)

- 一三八、兴复东山书院序(1759年) …… 李 琬(296)
- 一三九、珠浦岭义冢碑记(1760年) …… 徐 绵(298)
- 一四〇、整饬育婴堂碑记(1762年) …… 李 琬(301)
- 一四一、鄞江义冢记(1763年) …… 俞文漪(303)
- 一四二、中山书院碑记(1763年) …… 钱维城(307)
- 一四三、中山书院题壁记(1764年) …… 徐 绵(309)
- 一四四、重修永嘉县学庙记(1771年) …… 傅永綽(311)
- 一四五、重修江心寺西塔碑记(1775年) …… 傅永綽(313)
- 一四六、墨池重刻题记(1785年) …… 黄大谋(315)
- 一四七、宋文信国公祠造像题记(1794年)  
 …… 秦 瀛(316)
- 一四八、重建江心寺记(1795年) …… 伍拉纳(318)
- 一四九、勒石禁革永嘉县庄长告示(1795年)  
 …… 秦 瀛(320)
- 一五〇、东瓯镇海门外胡公庙碑记(1803年)  
 …… 李銮宣(323)
- 一五一、重修永嘉县学记(1806年) …… 杨兆鹤(325)
- 一五二、新修中山书院记(1809年) …… 杨 铎(327)
- 一五三、重建双忠祠记(1814年) …… 陈遇春(329)
- 一五四、孟楼秦小岬像题记(1816年)  
 …… 端木国瑚 林从炯(331)
- 一五五、孟楼李石农像题记(1816年)  
 …… 朱上林 端木国瑚 林从炯(332)
- 一五六、温州府重修试院记(1818年) …… 朱文翰(333)
- 一五七、忠义节孝祠碑记(1820年) …… 朱文翰(335)
- 一五八、浙瓯会馆记(1825年) …… 林培厚(337)
- 一五九、重建永嘉县儒学记(1828年) …… 朱士彦(339)
- 一六〇、飞霞观记(1829年) …… 贾声槐(341)

- 一六一、重修中山书院记(1832年) …… 孙同元(343)
- 一六二、永嘉育婴堂碑记(1833年) …… 刘煜(345)
- 一六三、重建护国寺碑记(1838年) …… 陈遇春(347)
- 一六四、重修永嘉县儒学记(1842年) …… 朱美镠(349)
- 一六五、重修汉东瓯王墓记(1844年) …… 张璈(350)
- 一六六、东瓯义塾碑记(1845年) …… 张璈(352)
- 一六七、重修先方伯公崇祀永嘉名宦  
专祠碑记(1846年) …… 庄葆诚(354)
- 一六八、重建关帝庙碑记(1850年) …… 庆廉(356)
- 一六九、重修忠义节孝祠宇碑(1850年) …… 张铤(358)
- 一七〇、重建永嘉县儒学记(1851年) …… 吴钟骏(360)
- 一七一、仓圣祠碑记(1855年) …… 金衍宗(362)
- 一七二、疏浚河道示禁勒石(1863年) …… 陈宝善(364)
- 一七三、惜字局碑记(1864年) …… 吴存义(366)
- 一七四、重修华盖山资福寺大观亭示禁  
(1867年) …… 戴槃(368)
- 一七五、杨府庙碑记(1867年) …… 戴槃(369)
- 一七六、重修四贤祠记(1867年) …… 戴槃(371)
- 一七七、重修中山书院并增广膏火记  
(1868年) …… 戴槃(373)
- 一七八、重修永嘉县学碑记(1872年) …… 裕彰(375)
- 一七九、奉宪示严禁偷割柴草(1874年) …… 顾德恒(378)
- 一八〇、温州米业副义仓碑记略(1875年)  
…………… 张卓人(380)
- 一八一、忠烈庙记(1877年) …… 戴咸弼(381)
- 一八二、重建卓忠贞公祠堂碑记(1878年)  
…………… 孙锵鸣(383)
- 一八三、生育祠记(1881年) …… 悟了(385)

- 一八四、忠靖王出巡安方路径(1885年) … 佚名(386)
- 一八五、回鹘山重建揖峰亭记(1887年) … 孙衣言(389)
- 一八六、文昌帝君遏欲文(1892年) …… 陈庆洲等(391)
- 一八七、重建圣殿记(1898年) …………… 苏慧廉(393)
- 一八八、温郡双门厘捐总局示谕(1900年)  
…………… 徐 某(395)
- 一八九、重修卓忠毅公祠碑记(1905年) … 朱寿保(397)
- 一九〇、伞业各司铺重整条规示谕(1906年)  
…………… 陈常铎(399)
- 一九一、温州四明公所附人上海分设宁波  
四明公所停柩之碑(1906年) … 郑一夔等(402)

## 民 国

- 一九二、叶氏同仁堂纪功碑(1916年) …… 王和之(407)
- 一九三、重修永嘉江心寺碑记(1916年)  
…………… 冒广生(409)
- 一九四、华山老和尚重修江心寺记(1916年)  
…………… 胡调元(411)
- 一九五、永嘉诗人祠堂碑记(1916年) …… 冒广生(413)
- 一九六、瓯隐园碑记(1917年) …………… 冒广生(415)
- 一九七、温属图书馆碑记(1919年) …… 王毓英(417)
- 一九八、永嘉南北货业公会成立纪念(1919年)  
…………… 林醒民(419)
- 一九九、三元宫旁禁止租堆什物示奉宪勒石  
(1920年) …………… 汪 莹(421)
- 二〇〇、瓯海医院碑记(1922年) …………… 黄庆澜(422)
- 二〇一、创立瓯海医院缘起(1922年) …… 吴钟谔(425)
- 二〇二、协济善堂碑记(1922年) …………… 吕渭英(428)

- 二〇三、重修华盖山诸工程记(1923年) … 符 璋(430)
- 二〇四、永嘉东山洞人祠堂记(1924年) … 符 璋(433)
- 二〇五、木排、木球经过永嘉西门遵照议定  
放运价目给付各班谕奉县宪勒碑  
(1924年) …………… 吴 涛(436)
- 二〇六、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1926年)  
…………… 叶木青(438)
- 二〇七、永善福购墓建筑碑记(1930年) … 方冠英(440)
- 二〇八、浙江第四监狱历年建设纪实碑(1931年)  
…………… 屠 濂(444)
- 二〇九、重修文信国公祠堂记(1934年) … 刘绍宽(446)
- 二一〇、温州循道公会六十周年纪念碑  
(1938年) …………… 佚 名(448)

温病下  
宋代  
不似

宋代 ▶▶



温州市图书馆

# 一、温州通判厅壁记

[宋] 赵 岫

始余至温，于厅事之壁间，欲寻记刻而观之，无有也。诘诸吏，吏曰：“昔倅厅在州廨之东偏，治平（1064—1067）初，温郡火，官舍皆煨烬，遂徙建于西隅。旧闻有壁记，后未见立之者。”余叹曰：“此可磨耶？”于是力求姓氏、官职与始至、终更之岁月而参订之，由李巽而下至钱德臣凡五人，则有簿书可考。自巽而上至施昌言凡十有四人，则得于世为胥吏者之言，由昌言之外则无自而推绎矣。

将琢石刻于左以告来者，因披《图经》，自晋太宁（323—325）之改元，号永嘉郡，至唐上元之二年（675），乃易州为温，我宋因之。然温之为州，旁抵瓯闽，最浙东之极处。濒海负山，冬无祁寒，夏不甚暑。其地岁贡姜、柑，而海道是错，细民或诱于牢盆之利，朝廷惧其窃鬻私贩，而盗讼以生，多设官以为巡警。又远近良材由之取道，于是漕运与诸郡之官舟实造于此，故文移牒诉比他州为繁。

幸而俗熙事简，四方之宾客非特有故者不至，所以燕劳稀阔，得为浮屠山水之游。其有志于吏隐者，去此未必不思，而挟其所有以急人知者，居此未必乐也。况佐郡之职，视昔为难，虽无所不当问，其或持偏见，恃虚气，可否、好恶与官长相反，则疑似、猜间之说行，民将无所告，而事且不治。惟平彼我之心，安上下之分，不曲从强止，而惟法是守，议政之暇，坦然露肺腑以笑语，咏歌于黄堂之上，则与夫睚眦而訾毁者，其欢戚岂不相绝也

哉！一郡之小可以况大，余乐兹地僻足以养愚，又爱其景胜足以自放也，并道吏职之概，资明者择焉。

【附注】

宋元丰三年(1080)刻。录自《瓯乘补》。赵岫撰。

赵岫，字景仁，衢州人，赵抃次子。由荫登第，神宗时擢监察御使。曾通判江州、温州，为判温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

温州市图书馆

## 二、海神庙碑

[宋] 赵 岫

温人自夏徂秋，常观云以候风。苟一二日间，其云气或黑或赤，低重凝澄，密而不散，则居民、海贾咸以为忧。方未风时，蒸溽特甚，而波涛山涌，若有物驱之，此邦谓之“海动”。既而暴风大起，其色如烟，其声如潮，振动天地，拔木飘瓦，甚惊畏者不敢屋居以惧覆压；风稍息则雨大倾，雨稍霁则风复作，一日之间，或晴或雨者无虑百数，此邦谓之“风痴”。其始发于东北，微者一昼夜，甚者三数日；已而复有西南之风，随其一昼夜或三数日以报之，此邦谓之“风报”。

风痴已可惧，然比岁常有；而风报或无，果有则势尤恶。熙宁九年(1076)，大云寺庐舍那阁成，费钱千有余万，其高广阔伟甲于城中间。是年七月所谓风报者起，此阁辄屡浮动，寺僧皆大呼佛。风定而视之，则柱离于础尺余矣。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万人足拟哉！至于官宇民庐往往摧圮，迄今修复尚未如故。稽诸郡人，乃云：“数十年来未见此风之比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为虑。凡风雨作则无雷，唯得雷而后测霁止之期。迨秋冬之交，莫不相庆，谓可无虑矣。其风之来，狂暴而喧阗不止，故谓之“痴”，二广则谓之“颶”，大率海滨多有之。韩退之《问泂吏》诗云：“颶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者此也。幸而有海神庙者，在郡城东北隅海坛山之上。风之兴，长吏或躬往，或遣僚属祷之，或验或不验，岂非情至与不至耶？不唯风尔，至于水火之灾，旱蝗之虐，祷之多应，诚有德于斯民者，列之祀典，宜哉！前日风，余

从太守石公祷于庙下，翌日风遂定。今晨来致谢，民皆欢喜。余以谓诚之至者，尤可以动无情之金石，况有德于民之神乎！孔子曰：“丘之祷久矣”。则至诚之心贵行之于平居无事之时，非特措之于仓卒之变而已也。

温州频年水，而又常苦风，虽莫不有数，意其为吏者，莫知兹神之灵，而不知来祷，借有祷之，或措诚于仓卒，而责应于必然，皆未可也。因笔以告来者。元丰三年(1080)八月十七日记。

判温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借绯赵岬记，朝请大夫知温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护军借紫石牧之。

### 【附注】

宋元丰三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参弘治《温州府志》卷19。赵岬撰。

海神庙在温州市区海坛山麓，唐咸通三年(862)建，宋崇宁间赐额“善济”。碑文最后一行“石”字下原泐二字，据所署官衔，推知应为“牧之”。石牧之，字圣咨，越州新昌(今属浙江绍兴市)人。庆历进士，试秘书省校书郎。后知温州。卒年七十九。

赵岬生平参见第4页。

### 三、忠义堂记

[宋] 郑刚中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义，前太守陈公之所建也。绍兴丙辰(1136)，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会稽李公来镇是邦，既见吏民，问疾苦、颁条教，约与清净之治。一日过其上，顾谓僚属曰：“是堂规模宏伟，而创立命名之因，无所稽考。吾闻鲁公、唐人之英，言忠义者莫先焉。后五世流落为温人。鲁公末年亲书告牒，其家传宝之，郡尝为刊于石。迺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乐清者一人，所以彰遗烈而播馥芳者多矣。虽鲁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遗迹流风之地。吾今求其像，绘置堂上，徙其石刻，列之两旁，使后人知堂名之有属，公等以为宜乎？”

幕吏东阳郑某避席改容而言曰：“真卿，小邾子颜公子友之后，自颜含为晋侍中，相传七叶皆以忠孝名世。至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门户并一，杲卿常山之名既凜如霜雪，希烈之变，真卿复能振显于后，天其以忠义集一门乎？尝考鲁公上世，凡能尽忠于国者，无不以孝行称，由是善为臣子者，于忠孝之道初未尝析。后世道德不纯，风俗凋落，臣子分两途，始以忠义为难事。至若鲁公处死之节，论者伟之。而识者尤以为不足道。观其平日议论慨慷，落落难合，唐旻诬之，李峒非之，李辅国、元载、卢杞辈怨恨切骨，而公盖自信，知爱君忧国而不知祸之已及，此盖能以事亲者事其君故也。忠义，天下之大闲也，偷生假息，固足以延乱臣贼子之命，而英声伟烈，常出于奸铁逆鼎之旁，二者惟人所自择而已矣。公为政之初，暴扬兹美，非但可以慰颜氏之精

爽，亦足以销杞、载、辅国千古粪壤奸人之气，其谁曰不宜！”

公曰：“众以为宜，则子为我记于石。”

【附注】

宋绍兴六年(1136)刻。录自《既乘补》。郑刚中撰。

郑刚中，字亨仲，金华人。登绍兴进士甲科，累官川陕宣抚使。治蜀颇有方略，威震境内。著有《周易窥余》、《北山集》、《经史专音》等。《宋史》卷370有传。

## 四、东西塔记

[宋] 刘 愈

我佛如来以历劫薰修，与诸众生大恭敬，彼诸天人及诸国王与诸比丘，于佛如来入灭度后起七宝塔以供养之。又多宝如来临灭度时云：“欲供养我者，应起一大塔。”由此观之，我佛如来亦欲众生观兹圣相，咸发美心，千万亿劫，无有已时。

龙翔、兴庆二峰之巔，旧有宝塔，其西建于后唐之末，其东建于我宋天圣（1023—1031）间。顷因兵火，与院俱烬，惟故址存。绍兴戊午（1138），有比丘净宣同愈瞻仰，悯其颓废，因率同志各捐己财而为之倡，鸠工修建，其西则加棊拱楹槛，盖砌而丹雘焉。以其旧筑耸固，无事改造也。其东则撤而筑之，凡形制严饰，悉与西塔等，资用之丰，无虑二万缗。

自废迄兴，阅年十八，既圆成，阖城内外作大佛事而发扬之，实绍兴十一年辛酉（1141）仲春也。无相居士刘愈稽首顶礼，称扬赞叹，而说偈曰：“梵王世尊，虽久灭度，以誓愿力，常在宝塔。诸人云何，不谛思惟，而生恭敬？若今有人，能生谛性，应当来世，住胜善地，获胜妙果，一切天人，悉皆敬仰！”

### 【附注】

宋绍兴十一年刻。录自《孤屿志》卷5。刘愈撰。

刘愈（1096—1166），字进之，永嘉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任温州州学学正。绍兴二十年（1150）大饥，以家产簿贷于州，得来五百斛归赈乡里。隆兴二年（1164）又饥，又协力赈救，全活甚



众。叶适少时在楠溪刘愈创办的学塾读书，薛季宣曾撰《刘进之行状》备加赞美。

## 五、东嘉开河记

[宋] 叶适

温州并南海以东，地常燥少寒，上壤而下湿。昔之置郡者，环外内城皆为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奕局。永嘉非水之汇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运输、达舟楫也，而以节地性，防火灾，安居、利用之大意也。其后承国家生养之盛，市里充满，至于桥水堤岸而为屋，其故河亦狭矣，而河政又以不修，长吏岁发闾伍之民以浚之，或慢不能应，反取河滨之积实之渊中。故大川浅不胜舟，而小者纳污藏秽，流泉不来，感为疠疫，民之病此，积四五十年矣。

淳熙四年(1177)，户部尚书韩公之来守也。其九月，即用州之钱米有籍无名者合四十余万，益以私钱五十万，命幕僚与州之社里长，募闲民为工一万三千有奇，举环城之河以丈率者二万三百有奇，取泥出甃，两岸成丘。村农闻之，争喜负去，一日几尽。毕事则天雨两旬，于是洒濯流荡，而水之集者，深漫清泚，通利流演，虽远坊曲巷皆有轻舟至其下。民既得以舒郁滞、导和乐，而公之治遂以清平而成。

盖先王之政以养人为大，生聚所资，衣食之有无，此上之责也。封疆道路、城郭沟池，其修补浚治之功，此民之力所能自为也；如使官亦为之，则费而难给矣。后世道失，乃以废官益民者为政之大，然吏惧其费而不复为之。或不知而一委之民也，而其劝之或不以其道，使之或不尽其术，则徒扰扰而已矣。夫上之于下，岂必与之较哉？民以为不能者，官自为之可也。民有四五十

年之病而上无一日之救，则非仁者之用心也！公之为是役也，可以知其仁矣。故州之人相与刻石记之，以载公之仁，亦欲使后来者知所考云。

### 【附注】

宋淳熙四年刻。录自《叶适集》，参嘉靖《温州府志》卷8、乾隆《温州府志》卷12和光绪《永嘉县志》卷2。叶适撰。《东嘉开河记》，嘉靖《温州府志》作《永嘉开河记》，乾隆《温州府志》作《叶适开河记》，光绪《永嘉县志》作《永嘉浚河记》，此从《叶适集》。诸本颇有异文，现以《叶适集》为主。

叶适(1150—1223)，字正则，生于瑞安城内，后居永嘉(现温州市区)。淳熙五年(1178)进士，官至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也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

## 六、温州学田记

[宋] 陈傅良

郡校官有赐田，自庆历四年(1044)始，于是宋兴且百年，上所以加惠学校之道备矣。崇宁(1102—1106)学制行，郡各置博士弟子员，费广不继，用事者文饰过当，至苛敛以贍之。中间多故，辄一切弛去。往往所在凡校官之人，不足以待学士之版。

直焕章阁司谏谢侯来守永嘉，下车才数月，修坠绪，平滞讼，人用艾和。乃以其暇访求里中士，宾致之学。又得公田民私以为利而不应令者，归于学有司，阖郡惊叹。方为吏者急他务，不暇有学政，侯顾独加之意耶！相与请于博士李君，求余文记之。余固乐道乎此者也。

盖宋兴，士大夫之学亡虑三变，起建隆(960—963)至天圣(1023—1031)、明道(1032—1033)间，一洗五季之陋，知乡方矣，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子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欧阳子出，而议论文章粹然尔雅，轶乎魏晋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华，一本于六艺，学者经术遂庶几于三代，何其盛哉！则本朝人物之所由众多也，余尝求其故，三君子者，皆萃于东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而漫灌培植，斯已勤矣。虽后生晚进失其师传，自为异同，不务相扶持，然要其消长，皆关于兴衰之数，非细故也。而议者但患官冗而举子多，厌薄而销沮之之说滋甚。吾州所生长，旁郡最有闻，则亦每在数中。侯于今加意焉，政何足以言之，是尤余所乐道者也，而况李君之请乎！

侯名某,邵武人,李君名某,庐陵人,田若干亩,著之碑阴。

【附注】

宋淳熙十四年(1187)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 19,参嘉靖《温州府志》卷 8、乾隆《温州府志》卷 28 和《止斋集》卷 39。陈傅良撰。谢侯名源明。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瑞安人。师事郑伯熊、薛季宣,传永嘉之学。乾道八年(1172)进士,官至宝谟阁待制。著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止斋文集》等。

## 七、温州重修南塘记

[宋] 陈傅良

自中兴,永嘉为次辅郡,其选守盖多名卿大夫矣。然境内有宜治者三:间岁贡士,郡试且万人,于浮屠宫中草舍托处,一宜治。兵与民杂居,颉颃市人间,要束不行而斗讼多,二宜治。州城外,南达瑞安,有石塘百里所,不知起何时,而岁积坏,倾者为嵌,陷者为汇,遇时潦,咫尺不得进,往往溺死;自闽山至于吴会,去来者病之,三宜治。而历年久,更太守几人,皆畏其役不敢议,议辄弗就。虽仅就,亦苟简复废者,何哉?

吴兴沈公治郡之明年,谓宾佐曰:“上方朝德寿宫为寿,加惠宇内,诏减算钱之半。吾属备数奉诏,何以仰称,而适无一事可以宣劳效能、广上意者?唯是郡之百废,终将累民,吾幸逢年帑有币馀而嗇其藏,失今弗图,以烦后来,将安取此也!”于是作贡院,于是作五营。盖晚而有以塘事告者,公与通判率两邑大夫即里居谋曰:“役复有大于此者乎?”奈何使吾民镢聚铢敛,窃自支补,甲前而乙却也!苟无愆时,工勿问庸几何;苟无乏事,石勿问价几何;舆匠肯来市,无强贾。自冬十月至今三月而塘成。

凡是役,邦人亟请于州、于部使者,前太守李公以钱三百万,提举勾公、岳公继以米四百斛,倡民兴之,民亦输钱累至四百三十二万,起淳熙十有一年(1184)而事不集。今靡钱一千一百万,而弛民钱六百五十馀万不取,邦人以是役为宜书,而属予焉。以予所闻于公者如此。

况州县官数易,事弥废。熙宁(1068—1077)考课又削桥道

弗拟，世相蒙习，以偷为得。间有兴作，则议者顾曰：是希进务以出名迹，则又曰：是一切厉民为美观耳；则又曰：彼将以为利。长吏虽欲自信而不得聘。公以法，从旧人起家为郡，且复用矣，向使过计收声养尊，安用事事？而独意乡不挠愈勇。以今较昔，难易淹速，是皆宜书。然公他所为便民者虽多，而其大者在石塘。水行御舳，陆行蹶踵，更相和歌，不争以贺。夹河老翁有年七八十者，携持小儿嬉戏于其上，不谓继今民免于死，或为诗谣，或香火以祝公，且乞田二顷嗣岁积之，盖欲公德与是塘为无穷云。

公名枢，字持要，前为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淳熙十四年（1187）三月记。

#### 【附注】

宋淳熙十四年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参光绪《永嘉县志》卷2、《止斋先生文集》卷39。陈傅良撰。据《永嘉县志》载：“南塘，在大南门外，直通瑞安东门，旧称八十里荷花，即此塘也。宋淳熙十四年郡守沈枢修。”

陈傅良生平参见第14页。

## 八、醉乐亭记

[宋] 叶适

因城郭之近必有临望之美,为其人燕纾往来之地,所以合众纪时,消烦娱忧,岂天固设之哉!

永嘉多大山,在州西者独纾而秀,十数步内辄自为拱揖,高不孤耸,下亦凝止,阴阳附从,向背以情。水至城西南,阔千尺,自峙岩私盐港、绿野新桥,陂荡纵横,舟艇各出菱莲中,棹歌相应和,已而皆会于思远楼下。士人以山水所到,斯吉祥也,益深其庵,百金一藏,赀匠施僧,阡陇交植。岁将寒食,丈夫洁巾袜,女子新簪珥,扫冢而祭,相与为邀嬉,城内外无居人焉,故西山之游为最著。虽然,地狭而专,民多而贫,外有靓炫都雅之形,其实无名园杰榭、尤花异木,邀者虽心竞不相下,然或举债移质,为毕事而已,固不能斗珍丽、穷水陆也!守长不察,曰:“噫!侈富甚矣!”贪胥所窥,暴令绳之,必逻捕以酒,夺其笑语,械缚挞击,破产纳钱,不如是,权利不数倍。嗟夫!以夔从奢,求一日之乐而贻终年之忧,不变者何也!

朝议大夫直龙图阁宣城孙公为郡之初,访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故,至清明节始罢榷弛禁,纵民自饮。又明年,宅西山之中作新亭以休邀者,名曰“醉乐”,取昔人“醉能同其乐”之义。公性不喜饮,其政不专为宽,盖通民之愿而务得其情,如此,亭成而民歌乐之。当是时,四邻水旱不常而永嘉独屡熟,殆天亦以其人之和者应之欤!

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佚游使从其教,节民之醉饱使归于



德。何者？上无所利以病民也。及其后也，因民之自游而为之御，招民以极醉而尽其利，民犹有不得游且醉，则其赖以生者日已薄，而人之类可哀也已！故余记公之事，既以贤于今之所谓病民者，而推公之志又将进于古之所谓治民者也。

绍熙五年(1194)五月。

【附注】

宋绍熙五年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 19，参嘉靖《温州府志》卷 8、乾隆《温州府志》卷 23 和《叶适集》。叶适撰。

叶适生平参见第 12 页。

## 九、温州开元寺千佛阁记

[宋] 叶适

始开元寺屋以里数门，阁高百三十尺，旁翼二台，千佛阁在其后，高又过之。钟梵隔云雨，栏槛罗网，阶陛门户夸耀甚，不独为一郡巨丽也。于是永嘉至僻陋，显官富民之居，俯肩而入，贿藏好赠不实于筐，而奉佛若此。余颇记僧清了者来，所过空聚落迎拜，金帛之献，舟衔舆曳，以先至为幸。造寺洪流中，不日月而成。盖薄其家而厚佛僧，自唐以来迄于渡江，其俗然矣！

绍兴庚申岁(1140)，火延烧，开元皆尽。其僧感愤激发，誓以复起，死则后至继之。然自是人益以施为难，鸟集其门，侧睨横出，漫不酬对，有终不捐一钱者。辛苦逾一甲子，犹未悉就；已就者，广崇之度与初寺相百也。所谓千佛阁者，居广实为之。广瞻智博习，能诵说，俗所信爱，施之差易。积至三千万，斧斤不绝声十年。方之昔为隘，视今华敞矣。顾他释老舍，兵残火毁，荒基芜础相望，十不能兴一二也，何论复旧美哉！

虽然，余观今之为生者，土以寸辟，稻以参种，水蹙而岸附，垆削而平处，一州之壤日以狭矣！异木别草争植于圃，隆栋深宇角胜于家，毳衣卉服交货于市，四民之用日以侈矣！然则以昔之厚佛僧者而自与，情之所便；抑异以安俗，退夷而进华，又义之所出也。虽然，将充夫先王之道，而一由于至顺，则固不以吝于人者为己利，损于外者为家侈；然后富教而德正，礼辨而俗朴，此三代之上所以为治道一而义理明也！故余因广之请，并今昔之变纪焉。

嘉定元年(1208)九月。

【附注】

宋嘉定元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36,参《叶适集》。叶适撰。开元寺旧址在今温州市公园路口,新华书店东侧。据《永嘉县志》载:“开元寺,在习礼坊,晋太宁三年(325)李整舍宅建为崇安寺,唐改今名。宋置藏院、御书阁、千佛院。”

叶适生平参见第12页。

## 一〇、温州新修学记

[宋] 叶适

学立于绍兴初，积久蠹毁。嘉定七年(1214)，留公茂潜来守，既修崇，食增田焉，告诸生曰：

“峙饰庐廩，苟厚其养而已；若夫本原，师友必纳诸道德，太守职也。

“昔周恭叔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绝，俨然如醉忽醒、梦方觉也。颇益衰歇，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

“薛士隆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诸生得无景行哉！

“夫学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虽曰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然则妄相融会者零落而不存，外为驰骤者粗鄙而不近矣。虽然，未至于圣人，未有不滞于所先得而以偏受为患者。孔子进参与赐，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贯之’，岂非无本末之辨，而欲合门人同异之趋哉！今观曾子最后之传，终以笱豆有司之事为可略，是则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贡平日之愧，终以性与天道为不可得而闻，是则疑而未达者犹在也。且道无贵而苟欲

忽其所贱，学无浅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

诸生侧听，转相语，自学官及其父兄皆请余笔授。

**【附注】**

宋嘉定八年(1215)刻。录自万历《温州府志》卷16，参嘉靖《温州府志》卷8、乾隆《温州府志》卷7和《叶适集》。叶适撰。

叶适生平参见第12页。

温州市图书馆

## 一一、温州社稷记

[宋] 叶适

社，土也；稷，谷也。非土不生，非谷不育。国始建则遽以祀，示民有命也。风云雷雨随地而兴，禾黍菽麦随种而生，神明之所由出，至严至敬，不敢忽也。怪淫诬诞之说起，乞哀于老佛，听役于鬼魅，大而龙罔，微而蝉蜴，执水旱之柄，擅丰凶之权，视社稷无为也。呜呼！岂民悖而不知礼哉？乃长吏导之非其义也。

盖温州之社稷，昔者莫能详矣。某自童年，见其坛陛颓缺，旁无四墉，敝屋三楹，饮博嬉遨聚焉。祭且至，徐薙蒹草，燔燎甫毕，已丛生过其旧矣。地气一不应，浮屠之普觉、行庙之祠山、湫渊之玉函、莆杓、椒邱之三王、海神，奔走拜伏，咒诵呶杂，社稷顾漠然无预也。夫莫尊于地，莫察于地，众灵群望环拱效职者也。何急彼而慢此哉？故曰非其义也。

嘉定四年(1211)，守杨简始加甃土上，于是灌莽尤盛，刺壮城卒专修平之。十年(1217)，守巩嵘伉其大门，改造斋房，筑墙百五十堵，具凡佩服、器用之须。杨公谓“守莫先于社稷”，巩公曰“吾寝处漏不补，它观游无用也”。二公知以义导其民矣。

夫山水之高深，像设之诡特，众灵群望托之以为神也；社稷无有，然则民之耳目虽新于一时而不能久于异日矣。古人必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郑康成曰：“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周人以栗。宰我曰“使民战栗”，以为恐惧不自安，非亲地之道也。永嘉之木莫宜于豫樟：豫，“雷出地奋”也；樟，章之也，皆美

甚之名也；数十百年，其大百围，其崇干霄，民无敢不肃也。然后知古之治其国者，社稷之臣；今之守其地者，社稷之守。

十二月。

**【附注】**

宋嘉定十年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参《叶适集》，乾隆《温州府志》卷9所载缺15字。叶适撰。文末提到“永嘉之木”，类似于近年的“市树”。

叶适生平参见第12页。

## 一二、永嘉社稷记

[宋] 叶适

晋析永宁县置永嘉郡,更名县曰永嘉。在隋唐间,其社稷步积之三千二百八十六,中容八坛,图籍转相授,所从来远矣。淳熙后,步失者二千有余,坛陛沦没,即于佛祠,令不能正也。嗟夫!岂其邑小、其民寡,不足与正耶?将其事缓、其效迂,正不正皆无益损而致然也?

山阴胡衍领县二日,骇怅愧惕,若疚负在己。按旧图就南补北,还得故步,垣千尺,砖之,用政和仪,崇五坛,坛石皆青,表之门道,敞之房宇。嘉定十一年(1218)秋,告新社成礼。然则果于行义可以为勇,复于已失可以为难,先有司之所后可以为敬,参而具者贤也。

君辞避不肯当,独推言之曰:“古民人、社稷常并称,有其实也;后民人、社稷虽并称,名而已矣。实则教之耕稼而养、沛霖润槁,皆神力也。名则视其耕稼而取,俄旱忽水,非神祸哉!州之取总其凡,犹窃民誉;县之取烦其目,惟聚民怨;县社之名仅存者,幸也。古之立国,左祖右社,严事如一,朝市均等,无相离也。后世或远或近,率意而为尔。自晋、唐置社,僻在大城尽处,今蕃庶,尚草莱杂,昔稀旷,人迹绝矣。野庐老圃,曷以寄葵韭,华榱巨栋,曷以托檐荫焉?永嘉之社,名几不存,可畏也!夫治术同异,吏宜考详,地势偏隔,人且自恕,令姑罪之免,奚彼敢议哉!”众又谓君思深之至此也,几于仁。

君役民甚简,不妄劳费,责输以时,不苟贷假,然则审其取者



养民之始，正其名者致实之渐也。故并记之。

九月。

【附注】

宋嘉定十一年刻。录自《叶适集》，参乾隆《温州府志》卷28、光绪《永嘉县志》卷4。叶适撰。据《永嘉县志》载：“永嘉县社稷坛，在迎恩门外，岁以春秋二仲上戊日致祭。”

叶适生平参见第12页。

### 一三、先贤祠堂记

[宋] 王 綽

古者国别土断，推其贤且哲者为人之师以宣政教、厚风俗、明人伦，春秋释奠之礼，固为斯人设也。偏方下国至合邻封以祀其师，或有且众，则列而荐之，其事著于经，见于礼，实治隆俗美之本。三代既衰，夫子有作，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以诏后世天下。前代亦既释菜：周公为先圣，夫子为先师，更又改祀夫子为先圣，邹兗为先师，七十二子列为从祀。乡国之贤哲不预，非古人立师为学之本旨矣。

夫蕞尔之郑有侨，僻陋在夷有延州来季子，文献相承，耳目所接，其则不远，是不可不师也！

永嘉为郡自晋始，山川所钟，风气所罩，岂无名贤明哲庶几如晋人者作？顾去京邑远，上之无以振励表章之，遗文旧牋莫可考证。我朝渡江之前，左丞许公偕博士周公、舍人刘公伯仲，亲承伊洛性命之传，其立朝大节，固已炳蔚焕耀，具在国史。天下闻望风采，顽廉懦立；薰其德，承其教，聆其警欬者，拔起衡茅，皆足以供世室、明堂之用，何啻家夷、齐人曾、闵也！间遭秦氏之变，诸老沦落，道学衰歇。詹事王公毅然以名节自励，挽一世而回之；龙图郑公修明义理之学为诸儒倡；寺丞薛公见闻挺异，本于家庭，未弱冠即讲切经制之务，如布棋行矢，疏密高下，皆可措之用而宜；中书陈公深造自得，昼讲夜索，源委会通，究弊极变；永嘉师友渊源，自是闻天下，比于昔邹鲁矣！

至于歧事理而弥纶之，合性命而究极之，经易史书脉络贯统

绪接，俾今人无异于古，古治可达于今，则龙泉叶公也。他如儒志王公、塘岙林公、敬亭鲍公、孝廉仰公、钱公、宗簿谢公之行修于身、德润一世，与夫忠简张公、待制、右史二薛公、育德蔡公、端明戴公、右史王公、侍读陈公之立朝大节，真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尧舜其君与民”者，后学至今尊之，世虽久，不能忘焉！考其行谊风旨，诚可并祠于学也。

夫学原性命，本理义，著名节，推之经制，事理不相杂，古今不相逾，后虽有作，莫能易之，有不待合邻邦，亦足以迪德达材矣。士患无其师与不知所师则已，表励尊显，于以追古人立师之义，附于公、谷以下诸儒，俾后学益知所竞劝，非先务耶？绰顷授此来，究观统绪，因前人已立之祠，扁而崇之，仍俾其后人奉祠事，庶久而弥光，学益成而俗益美矣！万斛之舟须水而后济，千寻之木，土气不接则槁而已，为之后者，宜如何勉之！

#### 【附注】

宋嘉定十一年(1218)后数年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参乾隆《温州府志》卷28、《东甌先生文录》卷4。王绰撰。

王绰，字诚叟，永嘉人。有气节，叶适之畏友。尚书赵汝谈在史馆，奏充编校，不就卒。著有《春秋传记》、《王微君集》。

## 一四、重建三十六坊记

[宋] 戴 栩

记曰,分画井廛,标表术巷,此政也,而有教焉。何谓教?示以好恶而著之风声,兴其视听而纳之轨物,斯为教矣。古者闾必有门,孝友睦姻,任恤有学,昕出夕入,实具而名未立也。唐人以在市为坊,坊门纵闭,水沴襁焉。然则唐之坊,古之间也。其后植以双木,结屋覆之,门不设而揭扁于上,为美名以志。名者教之所自出也,詎容漫漶而就湮、摧圯而终废哉!

永嘉州郭延袤十八里,较诸雄藩会府虽不及,视列城则过之。在昔民聚未稠,甲乙可数,比缙黄者称寺观,目姓氏者兼艺能,大略有以辨识足矣。质而俚、庞而未纯者弗计也。后乃文化浸成,藩饰聿至,《祥符图经》:坊五十有七。绍圣间,杨侯蟠定为三十六坊。排置均齐,架缔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趣。故摭其胜地则容城、雁池、甘泉、百里是已。溯其善政,则竹马、棠阴、问政、德政是已。挹其风流,则康乐、五马、谢池、墨池是已。否则歆艳以儒英,掖导以世美、梯云、双桂、儒志、棣华与夫扬名、裘庆、绣衣、昼锦云者,彪布森列,可景可效。而最切于防范,俾家警户省,则孝廉、孝睦之号,遗忠、遗爱之目,或旌以招贤、从善,或斲以简讼、平市,义利明而伦类彰,取舍审而操向正,有不说之教焉。

独慨夫风霜之剥泐,水火之荡毁,百二十余年,而沈守枢更建如杨侯之旧。又五十年,而焕章少卿史公实来,其规设益逾于沈矣。观其博栋竦楹,翼以榱础,飞榱延椽,被之藻彤。阡周陌

匝，绚焉如眉目之在人，出者入者，触名感义，一睹而三思焉。渠不知所以自懋哉！绍其续增者曰状元、袞绣、祈报、丰和，复其续废者，曰崇仁、荣亲，又永宁、饌酒、宝珠、井莲为一郡都会，撤而新之；还明伦曰登瀛，易浣纱曰鼎桂，总四十而仍旧称，以杨侯重也。

初，杨侯既名其坊，又什以咏之曰：“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至今稚髻弱变交口诵道，岂非以其人蕴藉而平易近民之效哉！今焕卿公以锐志恢永图，以余力辑小务，凡城郭途路役之至难者，既以璨然毕就，其于区坊琐琐，若不足为公纪。而郡人请伐石以侈之，盖公不独优于治办，而其礼贤下士有足多者。乡饮释菜，日与诸生周旋揖逊，士至歌而颂之，如鲁泮然。公于教思无穷之义，其必有得于政理之外矣！

#### 【附注】

约于宋端平三年(1236)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1，参《浣川集》。戴栩撰。

戴栩，字文子，永嘉人。嘉定元年(1208)进士，为太学博士，迁秘书郎。后为湖南安抚司参议官。著有《五经说》、《诸子辩论》、《东都安略》、《浣川集》。

## 一五、江山胜概楼记

[宋] 戴 栩

谢康乐守永嘉垂七百年。郡人始即城北门为楼。以康乐泛中川，涉孤屿，历览倦乎江壖，因取北亭叙别之诗，借楼以表之。

然晋之永嘉属临海，合三郡，户不满二万；今较以一县，何翅倍蓰。计其当时，荒凉寂寞，翳为草莽之区，与今之塵肆派列，阗阗队分者，迥不侔矣。以故市声湏洞彻子夜，晨钟未歇，人与鸟鹊偕起。

楼跨大逵，自南城直永宁桥，最为穰富，俗以双门目之，而罕以谢称也。独郡有大宴会，守与宾为别席更衣之地。酒三行，登车迎道殿诃，回集府治，往往快里陌观瞻而已。其在斯楼也，或牖扃弗启，帷帘复张，曾未覩江山之面，而詎能识康乐之心哉！四明史公以奎阁月卿藩宣我邦，尝按图牒登楼而玩之。病其庳陋不敞，且颓栋落楹，础没而瓦漂。慨曰：“江山信美而谁与领之？”乃辟旧址，乃鸠新材，两庑旁翼，三闳洞开，周以栏楯，临以罍罍。白漈界其前峙，罗浮接其右隈。斗山四缭，迭为崔嵬。大江横以东下，势欲去而徘徊。见夫云霞出没，景魄往来，寺塔映乎林壑，艘舶凑乎帆桅，于是江山之胜与目力不约而谐矣！榜曰“江山胜概”，以与众共之，而题康乐诗于屏间，然则康乐始独受是楼之名而不专其名，今同享江山之实而得全其实。公与康乐神契于七八百年之上，非所谓善学康乐者欤！

虽然，昔人论江山之胜者，以险持壮，以德持险，而观眺之胜不与焉。非以为不足也，先立其大者，而观眺之胜从之也。郡城

之十而隅居其五，盖屏蔽大江，便于守御。自郭山抵海坛，然后达于三隅，延袤十八里。承平既久，隳圯日增，公尝曲虑密筹，计丈尺，度土功，将请于朝，节郡费以新之。可谓得设险之政矣。

“双门”本唐名，后易为“望京”。郡俗侈外而窳中，高车大盖，填巷塞途，冠裳履服，士隶忘别，故公每欲辨名分、崇礼节，而民狃于故习，未遽革也。惟举善而教，使之见义而心服，闻过而意消，则人和之效又在于设险之先者，兹不亦政、德之两全欤！

夫合内外，具本末，公之为是郡也，允协于古道。则江山之胜，备吾观眺者，暇日从公而登之，可援笔而赋矣！

### 【附注】

约于宋端平三年(1236)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32，参《浣川集》。戴栩撰。

戴栩生平参见第30页。

温州府图书馆

-----元代▶▶



温州市图书馆

## 一六、忠烈庙记

[元] 林景熙

永嘉忠烈庙，在郡学东百步，虽故居库隘，英风劲节，与北斗相高，非他庙比。始建于宋太守王公定，重建于今县尹王公安贞。二公生不同世，居不同壤，惟尚贤敦化之心，根于秉彝者同也。而又同氏，不偶然已？

宣和间，睦寇猖獗，所至同恶响应。州连陷且五六，建瓴而下，荡摇我境。守贰将弃城走，教授霁川刘公士英愤激于衷，曰：“吾徒诵《诗》、《书》，讲逆顺，而俯首帖耳以事贼乎？”馆下生石砺慷慨佐之，划守御谋，行保伍法，出奇计数挫贼锋。于时海内狙安，郡无武备，而忠驱义感，独特人心为守，保全城以还天子。越五十六日，王师至，贼始惊遁，永嘉遂为秉礼义之邦。益信献俘执丑，古称泮宫，而真儒折冲，凛于百万之骑，有非武夫健将可同年语也。上赏功，刘通守太原，会金虏犯城，死于力战，卒全其节。石辞禄不居，以布衣终，皆毅然为鬼雄，赐庙固宜。

岁老，榱桷毁圯，奉神像迁于学。大德丙午（1306）八月庚申，庙成，乃迎以归。尹帅其属，张乐置醴奠焉。郡学掾阮琦尝赞是役，与诸生列拜祠下，咸曰：“耿耿乎休哉。夫受朝廷命以来为县，上扶教，次勤政，不教不政而私欲是营，下矣。”予虽未稔公政，闻其修孝子墓，建忠烈祠，系于风教者可书，政而孰大于是？故因邦人之请，为记以寿于石，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吾亦不自知其何心也。于是乎记。

### 【附注】

元大德十年(1306)刻。录自《弘治府志》卷19,参乾隆《温州府志》卷9、光绪《永嘉县志》卷4。林景熙撰。据《永嘉县志》载:“庙中配享有张理、包汝谐、林懋,从祀有丁仲修等,皆同时捍御有功者,多以三月望日致祭。”

林景熙(1242—1310),字德阳,号霁山,浙江平阳人。咸淳七年(1271)上舍释褐,曾任泉州教授、礼部架阁。宋亡不仕,隐居故里,教育生徒。著有《霁山先生集》。

## 一七、温州路重建庙学记

[元] 柯 谦

承事郎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柯谦撰并书

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索朵儿赤篆盖。

昔谢康乐守永嘉，招学讲经，则自司马渡江，有学旧矣。厥后沿革废兴以时，宋天禧己未（1019），改建于九星宫故基，即今址也。治平乙巳（1065）、绍兴庚申（1140），两延于灾，其重新也，必增美焉。嘉定甲戌（1214），遍葺之尤丽，水心叶文定公为记。

皇元混一，至元丙子（1276）冬郡灾，惟学独存。延祐改元，八月又灾，乃毁及之。时学帑赤立，士士<sup>多</sup>疹忧。总管忽辛公初视事，与同知朵带公慨然曰：“政无急此。”一志毕力，悉以养士租为度材鸠工费，不给则量儒<sup>人</sup>力助之，而郡僚又无不协相者。是年十一月，大成殿成。会总管奉檄经界江东，同知独任其事。四越月，总管还治，喜曰：“微同知力不及此。”于是廊庑、殿门、讲堂、斋序、庖廩为屋百有四楹。棂星门三，南为亭二，缭以周垣，百废具兴。又植松桧竹石，前后映带，以为章缝、藏修、游息之地。

是役也，经历孙德裕、府史王伟、儒生曹锡、陈杞、周习甫服勤程督，皆能殚力承意以相之。分宪按视至，喜，且趣丹雘之未备者，宏规伟观，视昔有加矣！既而，监郡脱帖木儿公至任，而朵带公书满，于四年之夏，同知秃孛歹公来代，诣学，顾瞻轮奂，与监郡咸叹曰：“是知急先务矣！不可以无纪。”文学掾孔文定、章坝前后一词来请记。余乃为之言曰：“嗟夫！人力之有功于学，栋宇可新也。人心之罔功于学，习俗有未新尔。东嘉学校士，自

昔文风为两浙最，当以时文进取，雕刻绮丽，惟以悦主司、钓科名为务，水心所谓‘兢省以御物欲，弥纶以通世变’者，‘自其身而推之天下’者，未免以逐末忘本、事外忘内坏之。今庠序复新于人力矣，洗人心而一新，繁谁力乎！克己工夫，是断是斫也。切磋问辨，度薨薨筑登登也。下学而上达，升堂而入室，百堵兴庙，奕奕也。其用力之方在己而已，由人乎哉！夫当延祐改元，奉明诏以德行举人，以经术试艺，词章次之。浮华所不取，猗欤盛哉！此作新人心一大幸会也。乃庠序之新亦在是年，天时人事得非有数存耶！东嘉士其钦承天子明命，惟新是图，则学之有功于人又大矣！

中议大夫温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脱帖木儿、奉训大夫同知温州路总管府事秃孛歹、朝列大夫温州路总管府治中杨彦祥、承信校尉温州路总管府判官萨的弥识、承直郎温州路总管府推官赵许、承直郎温州路总管府推官蔡汝霖、承务郎温州路总管府经历孙德裕、将仕郎温州路总管府知事陈天祺、将仕佐郎温州路总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发架阁王孝本、温州路儒学学正章坝、学录林槩、监造敦武校尉温州路录事司达鲁花赤忙古歹。延祐四年(1317)□月□日昭信校尉温州路永嘉县尹兼劝农事何玉、从仕郎温州录事沈圭、□□督□□□□教授刘景渊。(督修学职戴可大、王与□、陈潜、国永椿)

### 【附注】

元延祐五年(1318)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参光绪《永嘉县志》卷22。柯谦撰。据《永嘉县志》载：“右碑在府学大成门外左侧，篆盖者李朵儿赤，至元中曾为温州路总管同知。”“末两行自学正字起有改刻之文盖其上，录之如左：儒学正章大泽、学录林槩、监造敦武校尉温州路录事司达鲁赤花忙古歹、从仕郎录事沈圭。延祐四年仲春亚中大夫温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

事赵凤仪立石。府史金悦、温州路儒学教授刘景渊。”

柯谦，字自牧，仙居人。进士出身，授浙江路教授，迁翰林编修。官至浙江儒学副提举。

温州市图书馆藏

## 一八、永嘉陈氏世德碑

[元] 刘 賡

延祐改元之明年冬十一月，皇帝御嘉禧殿，制赠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宣政使延庆使鞏真吃刺思、曾大父中奉大夫秘书监护军谥安惠、大父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上护军谥恭禧并追封永嘉郡公，曾祖妣王氏、祖妣杨氏并追封永嘉郡夫人，考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追封温国公，谥康顺，母杨氏封温国太夫人，从宣政之请也。

距永嘉县不十里，有泉曰“虎跑”，陈氏坟刹所在，故世为温州人。安惠公讳景彦，幼颖悟，知读书，一目数行俱下，名重缙绅间，问遗殆无虚日。里社浮沉，未尝一人城府，居隐以终。恭喜公讳春资，质直，殊不乐进取，有乃父风，人或劝之仕，则应曰：“卿自用卿法，吾将行吾志耳，遗子孙以安，不亦可乎！”卒葬先茔之侧。康顺公讳自中，宋丞相宜中之母弟，博学高才，动为有用之学，顷刻数百言，下笔皆有理致，由郡司马擢太常寺丞。会王师渡江而罢。宋宝祐岁丙辰（1256），宜中住太学，率同舍生上书言丁大全，削籍安置。大全败，即召还，面赐廷对。宜中素有公辅之望，咸淳末，以知枢密院拜左丞相，其上世以宜中贵，官号封爵极其褒崇。宋亡，拥二王泛海，达广州，知力不能支，挟柁由占城之暹逻国，竟死于难。世皇闻其名，遣使旁求，不获乃已。康顺公亦以丙子岁（1276）薨，实至元十三年也。太夫人举家被俘，仓猝失所在。宣政公甫十岁，同其弟嘉孙至京师，近侍以闻，及人见，世皇爱其骨相异于常童，有诏给事裕皇，且命抚养之，风云

之会实权輿于此。居无何,帝师吃刺思八干节儿为之剃度,法号鞞真吃刺思,以秘密教经律论授之,洞若夙习,通解诸番译语,在帝师左右,一院之事悉以主之,曷止出纳经费而已。宣政公有至性,虽皈依佛乘,然默访庭闱,无所不用其极。二十年之久,孺慕益切,或传在顺州,辄以金币名马遣之,迎侍而归,一时文人咸作歌诗备记其事,朝野荣之。太夫人日思乡里,会其兄芹孙、女兄尼净戒至自暹、国宜中薨所,就侍太夫人还兰溪——太夫人父母家也。至大、延祐间凡五降玺书,大司徒银章三珠虎符领土蕃宣慰使事,加银青荣禄大夫、宣政、延庆、会福三院使,两奉纶音。护送帝师吃刺思八干节儿、相嘉思八舍利,建塔撒吉思城,大作佛事而还。司徒公逮事五朝隆福、兴圣两皇太后、二帝师,至仁厚泽,恩同覆幬,殫力竭诚,图报万一。乃因母夫人故业,卜于兰溪州创起佛寺,极土木之丽,上为国家祈天永命、僧众祝严之所。仍置帝师像于别殿,复以大德、至大诏书同赐杭、温、衢、婺、兰溪没人田宅资货,悉施本寺为常住。芹孙法名谨敦干节儿,实住持之。封赠制下,亦既焚黄矣,尚念藐尔诸孤无所肖似,母氏生还,兄姊远至,猥登三事,不失吾家故物,率从大庆得之。匪刻之金石,则曷以侈宠光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介翰林学士宋中奉季叔,恳以世德碑为言。呜呼,惟忠可以事君,惟孝可以事亲,士大夫之家苟获一焉,足以名世,矧兼而有之者乎!易名定谥,集议南宫,予实与焉。告第之书亦尝行其制词,故知司徒公家世为详。固所愿也!

铭曰:陈氏之先,永嘉著姓,乡誉蔼然,与物无竞。惟安惠公,早知读书,肥遁居贞,始终不渝。显允恭禧,有父之风。秉心塞渊,何事雕虫!躬不受祉,笃生二子,位总百揆。实维伯氏,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义重邱山,身等毫芒,命殒躯糜,曾无顾恤。万里沧溟,甘葬鱼腹。康顺奉常,礼乐是司。方将大用,世变风移。康顺捐馆,夫人俘北,昆冈火焚,奚分玉石。司徒来南,藐孤



童子。护侍裕皇，圣考睿旨。灌顶国师，与之剃度。头角嶙然，僧门独步。玺书踵来，宠绥稠叠。乐极悲生，席不霑助。言念母氏，益切孺慕。访求百至，岂期荣遇。将五十年，寿昌得母。我虽半之，功则倍矣。母也生还，谓可终养。花诰恩荣，遽尔云丧。袞衣绣裳，上及祖祢。森列三槐，郡国光启。致身为忠，竭力为孝。天道阐幽，无德不报。雁荡之山，象泉之水。源远流长，百世是祀。

延祐五年(1318)一月十八日建。

### 【附注】

元延祐五年刻。录自乾隆《温州府志》卷28。刘賡撰。

刘賡，字熙载。自少有文名。至元间荐授国史院编修。累迁翰林学士承旨，加光禄大夫卒。久典文翰，当时大制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为朝廷所推重。《元史》卷174有传。

## 一九、养源堂记

[元] 赵凤仪

余来永嘉领郡事，学之讲堂适成，遂以“明伦”名之。其后小堂三间，扁以“养源”，不忘旧也。荀卿氏曰：“君子养源，源清则流清。”善哉言乎！夫源泉初发，本体清澈，蒙以养正，圣功乃成。甚矣，源之不可不养也！游乎是者，必戒慎于喜怒哀乐之未发，兢省乎视听言动之或非，且之所存，毋为昼之所梏，凡此皆所以养其源。养其源，清其流，庶乎违君子不远矣。然则，明伦于讲贯之地，养源于游息之所，夫固各有攸当焉。二扁书法清洒，翰林待制赵公笔，其先辽太师卫国公，卢龙人。延祐五年(1318)春记。

### 【附注】

元延祐五年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参乾隆《温州府志》卷7。赵凤仪撰。

赵凤仪，曾任中亚大夫、温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

## 二〇、医学记

[元] 赵凤仪

圣天子好生之德，同符天地。海内偏置三皇庙，庙必有学，海人以医者之道，三载一试艺，拔其尤者官之，振古未有也。

余被命守温，承宣唯谨，作医学于惠民局之北偏。以延祐戊午(1318)八月经始，越三月落成，乃扁其堂曰“福生”，命儒医赵幼将为之师，且告之曰：“为师难，为医师尤难。曷难也？善则福人之生，否则祸焉而已！”

自轩辕以前，文字不传，以识相付，至雷、岐著《内外经》、《素问》之书，而后秦和述六气之论，越人演述《难经》，仓公传其旧学，仲景撰其遗经，皇甫谧列为甲乙，杨上善纂为《大素》。他如王叔和之《脉诀》，巢元方之《病源》，孙思邈之《千金备急》，王珪之《外台秘要》，其书汗牛充栋。学者采其博必求其约，守其约不遗其博，由其文字之传，而默契古人以识相付之妙。药焉而别君臣佐使，病焉而候阴阳虚实，证焉而详宣通补泄，治焉而备神圣工巧。明是四者，则虽以见五脏，察膏肓，涤肠胃可也。生人之蒙其福，真足以全天地父母不及之功。良医之道，岂小于良相哉！

然医道如海，或者徒酌其涓滴；医道如林，或者徒采其萌芽；以之为师，坐童冠数辈，挟方脉小技，抱膝吾伊于堂上，视景早暮，规升斗以自濡，而曰：“我师也，尔生也。”问其所以为医之贖，则曰：“我不知也。”异时挟卤莽之术以祸生人，其心病尚不自疗，况望拔尤于诸科之选耶？立学之意，岂其然乎？尔师生其勉诸！

幼将曰：“此素餐者之为也。”我则异于是，请寿斯语于石以遗后人。

**【附注】**

元延祐五年(1318)刻。录自万历《温州府志》卷16。赵凤仪撰。按：宋崔嘉彦撰《脉诀》，晋王叔和撰《脉经》，此云王叔和之《脉诀》，疑误。

赵凤仪生平参见第43页。

## 二一、稽古阁记

[元] 赵凤仪

郡学礼殿后旧有重屋，名“稽古阁”，藏书之所也。废久莫之省矣。余至郡之明年春，议重建，至秋落成，进诸生而语之曰：尔知所谓稽古之义乎？尧、舜以生知之圣，史臣首称其“若稽古”，禹以功成，皋陶矢厥谟亦称“若稽古”。傅说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而孔子自述曰：“信而好古。”教人曰：“好古敏以求之。”然则稽古之功大矣，由天子至于士庶，人不可一日不用其力者也。夫尧、舜、禹、皋陶以前载籍未有，至孔子而后垂世立教之具始备。自圣学不传，士之读其书者，不越乎记诵文辞之习，以为干禄钓名之资而已。先儒有言：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辞章愈丽，议论愈高，而德业事功之实愈无以逮乎古人，是孰使之然欤？为学无本，不知修身穷理以稽圣贤之心，而徒事纸上空言，以为古人之稽在是，岂今日建阁命名之意哉？

诸生曰：诺，敬受教。予惟永嘉学问，渊源自儒志王公，后有元丰九先生、淳熙六先生，俱以性命道德传程氏、朱氏之学，予既载之郡志，刊于学宫，以为此邦文献之徵矣。而稽古之阁适成，斯文一脉，倡和翕合，若有默相于其间者。顾予不敏，虽责在敦劝，安敢以扶植作成自任，惟私窃自喜云尔！虽然，登斯阁也，游焉息焉，斗列九山，湖前江后，草木生香，禽鱼乐意，造化之理，流动充足，固物物皆可书也。其所藏亦富矣，其所谓稽古，又切近而真实矣，道岂远人乎哉！

**【附注】**

元延祐五年(1318)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参乾隆《温州府志》卷7。赵凤仪撰。“皋陶”，原作“皇陶”，“矢厥谟”，原作“以谟矢”，据《尚书正义》卷4订正。

赵凤仪生平参见第43页。

温州市图书馆藏

## 二二、东岳行宫碑

[元] 章 嘉

温郡太玉洞天<sup>之</sup>西,旧有东岳行宫。郡人祈禳<sup>祭</sup>雩,应捷桴鼓。延祐甲寅(1314),毁于火,雨檐云柱,翦为荒烟断础者四年矣。郡人控吁无所。达鲁花赤中议公作藩之明年,属工诛茆<sup>凿</sup>山拓址,弘建殿宇。殿之前为坛,坛之前为池。翊以两庑,冠以山门,又为会岳楼于殿之东。金碧光灿,像设严整。入其门者神竦心骇,如游中天之庭。负秽者怵,虚警者警,顽且鄙者革面,临炙之顷,如睹象形之化矣。经始于延祐五年(1318)八月,迄明年正月而大备。公亲洒扁额以志敬,僚吏<sup>嗇</sup>夫旄倪相与谒余曰:“我公英锐奋迅,奉法莅民,以宽太子困穷,以威毅锄<sup>顽</sup>犷,勤课五事,夙夜殚力,年谷屡丰,倍蓰他境。听政之暇作此伟观,俾我侪小人惠徼福于是,盍为记之?”

余按东岳泰山为五岳长,位奠东方,于时为春,于行为木,于德为仁,于卦为震,生生化化之机,此其橐籥。古帝王受命,报功告成,必封必祭焉。《博物志》云:泰山,天帝之孙也。主召人魂魄,故知人命修短。盖皇皇后帝尊<sup>峙</sup>下土,鞠养庶汇,莫不欲使熙熙自造。然天高听远,或壅升闻,则有崇降威虐之崇,为我民疫疠之眚;僭<sup>暘</sup>逆降之崇,为我民乾溢之眚;郁攸<sup>燠</sup>怒之崇,为我民煨烬之眚;我民披肝抉肾,排闥叫阍,将焉攸诉?必有名山大川之神,代天而主宰之。其下则有凭托以宣烈者,驾飞龙,乘白云,秉彗旗,提霜剑,挥呵百灵,诘诛百怪,拥卫我民以遂其天。此东岳所以首于祀典而不可废者也!今公成民而致力于神,维

岳有神，既妥灵矣，则蒸香爇帛，击牲酹酒，上以祝丕祚之绵洪，下以跻民生于仁寿，于是乎在。由是而翼车驾，称东封，告太平，陟降皆帝休也。岂止树一方香火缘，使郡人动甘棠之思而已哉！

公蒙古人，珊竹氏，名脱帖木尔。相是役者赵繇琮等，凡十有二人。

### 【附注】

元延祐六年(1319)刻。录自《慎江文征》卷25，参《平阳县志》卷64。章嘉撰。

章嘉(1249—1320)，字德元，平阳人。工诗善文，博学多才，是著名的方志学者。著有《春谷集》，并编有《永嘉县志》、《瑞安市志》、《平阳县志》、《温州路志》、《东瓯志》、《台州郡志》等，惜均失传。



## 二三、温州路总政堂记

[元] 赵凤仪

总政堂者，府治视事所也。而名以总政者，古治国犹治丝然，纷者整之，散者一之，总之义也。夫彝伦纲纪，礼乐刑章，工作贡赋，词牒版籍，不可殫举！何者非政？必有总之者！

国家恢斥区域，温为浙左上路，领二州二县。坐总政者，有监、有长、有二佐，相继相续也，相助相规也，古今有异制而无异理也，大小有异守而无异心也，无群角也，无独欺也，领挈而裘振也，表正而影从也。噫！其总政之义与！故云“犹治丝然”。

堂始于至元庚辰(1280)，距今四十年，而兴创颠末，无一语以示厥后。余以延祐丁巳(1317)冬来守，询吏民，莫知所对。作而言曰：是余责也已！余闻自昔临民之地，非壮丽无以昭等威，非纪述无以垂悠远。稽于经，《春秋》一门一台之微，必书年、书时、书月，慎其事也。况府治坐临千里，以总庶政、达万民者乎！是宜书。然而至今始克书者，非余过也已！是余责也已！《虞书》曰：“同寅协恭，和衷哉！”又曰：“政事懋哉懋哉！”后之来者，尚监兹哉！

### 【附注】

约元延祐七年(1320)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参乾隆《温州府志》卷6(有节略)。赵凤仪撰。《乾隆府志》载：“温州府治，后晋至元，悉仍故址，至元年间重建总政堂。”

赵凤仪生平参见第43页。

## 二四、永嘉县新学记

[元] 柳 贯

温州治永嘉，今永嘉为上县，而温州为大府矣。府有学，县亦有学，犹党庠遂序之异名而同以化民成俗为义也。永嘉旧学在府城东陬华盖山下，延祐甲寅(1314)毁，明年，令何君玉作礼殿，又三年，令王君贡作门庑讲堂，基构粗立，而墜茨涂堊，未底厥功。越十四年为至顺辛未(1331)，令赵君塔纳字敬叔继至，谕于众曰：“县实有民庶而能教，则由教以之道，而学其器也。圣师临之，吾敢不飭！”于是择日授图，简材比物，士荐其羸，工售其巧，凡新作弦诵之斋十六楹，间而目殿及堂、门阙、窗琐之当髹饰者，庭溜、陛阼之当加髹者，咸考度以致其工。像绘合章，尊俎应式，宿有次舍，限有垣墉，族庖计廩，位置左右，触目具美，不陋不奢。

既释奠告成，君复谕曰：凡兹学功有贤府侯以为之莞禽，有县长贰以为之钟吕，故吾得上下受画以敦事于其间。今庠舍苟完，游歌之徒亦稍集矣，然则学岂徒器而已乎？乃使来请文，表示学者。

盖古者，学必有先圣先师之祀，自始入学而皮弁祭菜，学入官而宵雅肄三。以夫人性本善，而所以磨揉迁革，卒要其成者，犹有待于礼熔乐冶之功，则示之以敬道，而责之以为治，固必有其人焉耳。礼：五百家之党，万二千五百家之遂，有民斯有学，在党曰庠，有党正以莅教治。在遂曰序，有遂大夫以明有功。正岁之属民读法，所读者三物之法也。三岁之帅吏兴眡，所兴者三物

之能也。属之、帅之，其人则正与大夫，其事则学与教焉而已。政何适而非教，教何适而非道，士生斯时，见大节，践大义，出闻诗礼之训，入谨仁让之习，乐其事，劝其功，人人有尊君亲上之心，故曰：官先事，士先志。夫已仕之事即未仕之志，亦各有其职焉。惟不以政自为政，教自为教，则兴学以范民，无非道器之所寓。舍器而论道，是谓诬道，吾不谓之道矣。

赵君学古知方，笃于自修，其为永嘉甫期月耳。民既乐生，士亦趣业，君不以为泰而独汲汲焉惟学之为务，又欲征吾言以申儆之，然则世之尚观美、侈名誉者，以为儒者例不知政，何其谬耶！泮宫既作，而鲁侯之德以明，乡校不毁，而子产之仁益信，谓吾稔于赵君而溢于辞，岂知言哉！

是役也，县教谕信安沈元鼎实终始宣劳，法宜牵联得书。书之所以嘉善而劝来，壹是《春秋》之义也。明年至顺三年（1332），其岁壬申春二月甲子谨制。

府提调官通议大夫温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伯答尔，承务郎永嘉县达鲁花赤兼劝农事脱阿，承务郎永嘉县尹兼劝农事赵塔纳，从仕郎永嘉县丞曹洪，将仕郎永嘉县主簿梁玉，永嘉县尉季瑄，永嘉县儒学教谕沈元鼎。

文林郎前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东阳柳贯撰并书篆。王申之刊。

### 【附注】

元至顺三年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参乾隆《温州府志》卷7、光绪《永嘉县志》卷22。柳贯撰。据《永嘉县志》载：“右碑在县学大成门外。”《记》中“皮弁祭菜”、“宵雅肄三”，语见《礼记正义》卷36，“正岁，属民读法”（党正），“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遂大夫），语见《周礼注疏》卷12、15。

柳贯，字道传，东阳人。始用察举为江山教谕，仕至翰林待

制。与黄潜、虞集、揭傒斯齐名，称儒林四杰。有《待制集》、《字系》、《近思录》、《广辑金石竹帛》遗文若干卷。

温州市图书馆

## 二五、永嘉重修海堤记

[元] 黄 潘

温为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后，东与海合，直拱北门，枕江为亭，榜其额曰“四时万象”，候馆在焉。使指所临，长吏迎劳无虚日，亭之西为市区，百货所萃，麇氓贾竖，咸附趋之。江浒故有大石堤，延袤数千尺，舍舟登陆者阻泥淖不得前，其俗率于堤之旁为石路，外出以属于舟次，谓之马头。凡为马头者二，一以俟官舸，一以达商舶云。

先是江水遏为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流而上，势奔突莫支。堤数毁，缮治之费，公私交以为病。至顺二年(1331)秋，水暴溢括苍山中被郡，飓风激海水，相辅为害，堤倾路夷，亭随仆。永和盐仓亦圯。水怒未已，且将破庐舍，败城郭。永嘉盖郡之治所，县尹赵君大讷谓是不可缓，亟议兴作。俾大家之役于官者分任其事，或输以材，或荐以力，经画劝相则身亲之。以潮汐之盈缩有时也，投其隙而赋功焉。列巨木为柱，而设楸桷其上，内攒众木，围之三周；外施萁芒以泼浪，次填以石，次积以瓦砾，而实土其中；加横木，备其欹侧，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堤若路暨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复其故。始事于三年之春二月，迄役于冬十一月，费不益于旧而功倍焉。

伉来俾记其岁月。潘惟《春秋》之法有直书其事、具文见意者。敢窃取斯义，叙次梗概，不复效近人之记事，缪为谀言以乱其实，续郡乘者尚有考于斯。

### 【附注】

元至顺三年(1332)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参《永嘉集外编》卷8。黄潜撰。

黄潜,字晋卿,义乌人。延祐进士,历诸暨州判官,所至有治绩。累擢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致仕卒,追封江夏郡公。谥文献。著有《义乌志》、《日损斋稿》、《笔记》等。

温州市图书馆

## 二六、温州新建帝师殿碑铭并序

[元] 柳 贯

郡守得建帝师殿，像而祠之。承国制，重祠典也。初，西域圣师八司马以真智实慧，具一乘之解脱，究三藏之言诠，东来京师，为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阐扬妙义，流通教法，言出契机，尊为帝者之师。其隆礼备物，古无与比。而圣师亦自以躬逢极治之朝，愿效师心之学。乃依竺乾声韵，制为国书新字，录本上之。有诏颁行天下，且命官府符章、制诰、文檄，悉以新字从事。内而京邑，外而郡国，咸立字学，使承学小生肄业其中。至治（1321—1323）初元，天子申敕列郡，大建新庙，务极崇侈，以称国家褒扬振厉之意。

温州在浙江东，为大府矣。于时守臣祇奉德音，卜地城东华盖山下，群工子来，材良筑坚，庙成而穹殿中峙，门堂翼映，轩庑回旋，搏土为像，黄金之肤，五色之表，光采流动，如开睟盎。计其棖题之美，巫觋之华，岂止夸雄称丽于闽越之疆而已也。自其肇建逮今元统甲戌（1334），亦越十有五年，而门闾之饰漫漶弗治，长牧惻然，用图厥新。重惟一代制作之盛，侯邦毖祀之隆，不形篆刻，曷扬景铄。乃具石请诗。

诗曰：神圣有作，天锡珍符。龟呈禹画，龙负羲图。文以理显，数因象布。合而成字，声谐音具。篆籀之萌，子本兹滋。爰历六章，下逮师宜。散隶一变，真行再造。纪事载言，由兹有考。旁行敷落，异域之书。亦用义类，包括遗馀。火官教失，六艺残剥。离方遁圆，取便俗学。点画既舛，鱼豕日讹。资之策牒，其

谓斯何。不有神人，正名百物。曷究其徵，制为之律。元运龙兴，八表同天。佛慧灵明，示作几先。卓哉圣师，生知为智。以大辨才，为世利器。曰是六书，质之竺文。谐声一义，如陶在钧。字则有母，母四十一。反切而求，部居秩秩。叁伍乘除，其用无穷。譬诸律本，肇自黄钟。数周则复，气至斯应。何必窥玑，天时式正。玺符篆刻，号令发挥。庠讲序述，日星与垂。焕焉新书，形诸制作。元造同功，谁其橐籥。圣师成能，无位有名。恢弘像法，为世章程。天子念德，诏崇祠典。洁齐荐严，遍于属县。声教四渐，守尉所监。庙享巍巍，视瞻岩岩。于焉讲业，于焉设俎。若昔夔夷，祭为乐祖。永嘉古郡，际海为隍。仙圣所都，塔庙相望。有山华盖，川澄林观。乃卜新宫，以承明命。明命自天，承之在臣。我是藩侯，式宣式旬。衅庙礼成，佛日增焕。彤户霞舒，绣栊云散。肪流琼城，兽擢金觚。牖槛翠如，台门设树。宜新无敝，侈而大之。责在今吏，乃崇基构。乃涂丹青，闾辟六扉。上应灵星，郡僚趋庭。拜跽兴伏，祀事孔阳，不戒而肃。燎烟所升，结为香云。遍恒河界，苾苾芬芬。荐此明诚，为天子寿。天子万年，统有九有。九有承宁，四方底平。像教旁沾，里为化城。载稽往古，聿惟三重。制礼考文，非圣曷颂。天德作仇，人文褰开。圣师临之，皇猷显哉。泮水闾宫，保鲁所作。尚广德心，播诸诗乐。岂伊教父，与佛齐尊。祠秩昭垂，貽厥后昆。有石无辞，何以警后？礼官诗之，用戒牧守！

### 【附注】

元元统三年(1335)刻。录自《瓯乘补》卷11。柳贯撰。

柳贯生平参见第52页。



## 二七、思远楼记

[元] 林泉生

思远楼在永嘉郡治之西，冠山履湖，为东州胜地，以其思致幽远，故名。或曰为浮屠惠远者，非也。

旧楼毁于至正辛巳(1341)之冬，又明年癸未，太守西夏嘉议公广其故址，作崇台高榭，薨飞栋举，粲然加盛于旧。既成，太守燕客其上，遥望晴峰落日，长河流云，林园茂密，禾麦满野，蒲菰苕芡之属杂遯川涧，风帆烟艇，渔歌樵唱相往来，应合于空濛杳霭间，皆足以涤尘虑，发幽趣也。

宾有举酒属公者曰：东瓯佳山水，王谢之风流远矣。余韵所存，君子尚文，小人习于机巧妙丽，斯楼废而复兴者，众所欲也。公能与民同欲，以复其古，故其成易也。或曰：郡四封外皆崇山峻坂，溪流激湍，行者病其险。至郡境则平衍千里，江河环流，沃野气舒，故其民皆安土重迁，乐修其业，明公政行人悦，集事无艰者，因地之利也。余曰：不然。当瓯摇用兵时，锄耰棘矜，民不能以武事上，愿去此地，远从江淮不可得，虽有山林川泽之利，谁能利之？晋氏始置城郭，列郡县千有余年，混合日少，国小赋烦，君子难于治也。内附七十年，四方无事，海隅之民长子长孙，不识戈戟，诗书文物之会，邹鲁并也。盐橘织贝之贡，青扬匹也。酳渠行田之利，泾洛右也。国家海涵春育之辉，百姓日用而不知，良二千石与国共治者，当宣布德教，鼓之舞之，然后可以乐其乐也。公兴废起坠，而民欢娱，所谓鼓之舞之，以乐其乐耳。若后之登斯楼，必有踌躇俯仰，慨叹今昔，虽山川景物之不殊，而忧乐

感人异矣！然则斯楼之谓“思远”者，固不在彼而在此也。

公名阿都赤，字孝卿，由礼部出典是邦，政务长厚云。

#### 【附注】

元至正三年(1343)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略见乾隆《温州府志》卷23。林泉生撰。

林泉生，字清源，莆田人。元至顺元年(1330)进士。官至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曾任永嘉县尹，兴修水利，筑新河埭坝，时启闭以避旱涝。卒谥文敏。著有《春秋论断》、《觉是集》。

## 二八、温忠靖王庙碑

[元] 宋 濂

岁在阙逢(甲)涒滩(申)斗柄直寅其日某甲子,东嘉道士储祥曦,新作温忠靖王庙成。后十有一年,太史氏濂为之记曰:

太虚之间一降一升,而能橐籥于无穷者,非气母也邪?气母之所孕,其出无根,其入无门,而其应也甚。神人能察乎阴阳之变而不凝滞于物者,其知鬼神之情状矣乎!王姓温氏,名琼,字永清,温之平阳人。艾民望,尝中明经甲科,年毫无嗣,与妻张道辉昼夜吁于上帝。一夕张梦巨神手擎火珠自天门飞下,谓曰:“吾乃大火之精,将降胎为人。”张觉,赤光被体,中犹熹熹然,因有妊。以唐长安二年(702)五月五日午时生,其左腋有霆篆二十四,右半之。七岁习禹步为罡。十四通五经、百氏及老、释家言。二十六举进士不第,乃拊几叹曰:“吾生不能致君泽民,死当为泰山神以除天下恶厉耳!”复制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主地上鬼神。”言已,忽幻药义象,屹立而亡。蜀叶天师后用其符禳除疹气之为人灾者,仿佛见王衣赭袍,握宝剑,乘追风骏下之,劾召之家遂皆祠王以祈灵响焉!

王初封翊灵昭武将军正佑侯。其曰正福显应威烈忠靖王,则宋季之累加也。王之事行见于传记者如此。自荐绅先生言之,可谓怪神之极,殊不知气母之所孕,人奇出神,靡所不有。蜚龙感而异人生,元象应而神迹著,盖不可一二计。惟夫偏昧或足以病民,故必降刚明方直者而祛斥之,此亦天之恒道,非所谓怪也。古之圣神体天以训民,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故人川泽山

林，魑魅魍魉其能逢之。奈何气漓俗微，御阴阳通神明之术不传，方士之徒遂得窃其机权而用之，世之昧者不知出于古圣神遗法，咸归诸道家，往往鄙其诡诞不经，呜呼！是果诡诞不经者耶非耶？系之以诗曰：

南离有赤大火神，下土六气凌三辰。灵龙乘骈辅以云，披发下降瘴海滨。帝出乎震物以伸，约束百鬼主地门。神往从之势翩翩，豹鞞绛衫紫缠巾。七斗直剑火晕轮，岳祗渎鬼争骏奔。厉或凭人叱使泯，弼赞元化归一钧。东嘉之山翠嶙峋，作宫翼翼鸾凤骞。牲牢充腍酒郁煜，挺然正气扶乾坤。山明泽媚日曛暄。

### 【附注】

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参《宋文宪公集》卷41、光绪《永嘉县志》卷4。宋濂撰。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人。元至正中荐授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不赴，隐东明山著书，历十余年。明初主修《元史》，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宋濂学识渊博，散文简洁，有名于当时。著有《宋文宪公集》。明史有传。

## 二九、重修温州路谯楼记

[元] 林彬祖

从仕郎福建行中书省检校官林彬祖撰

集贤直学士亚中大夫兼皇太子赞善陈达刺麻实理书并篆额

至正二十有五年(1365),江浙行省右丞方公既新温郡之谯楼,士民鲍铉等以状请彬祖记其事。按谯楼建自宋之淳熙中,高六楹,左右翼各四楹,联以两庑,东西百步,累甃为址,下通广逵,上设更鼓,千里耳目攸属。延祐中,郡守赵凤仪尝一缮修,更历四纪,风雨彫剥,每悼其役,重因循弗理。公既分镇署郡治,顾而叹曰:是何得不葺,然不可劳吾民。乃遂出帑金治之,于是工师遴才,山泽出藏,陆输水转,远近毕达。陶人冶师,咸□子来,梓匠效能,出机若神。弱变为强,腐化而坚,仆者以植,欹者以贞。缺折以完,梁柱桓桓,栋危聿隆,巨细□能,因材庀庸。新故相赞,交致其功。屹如虎踞,翼若翠翥。周阿峻直,中通外飭。涂之丹雘,辉彩交烛。无异撤□旧而新是作。是役之费,白金以两计者二千有奇,诸匠以工计者二万五千有奇,役始癸卯(1363)冬十月,至是□功而民不知扰。郡属文武官吏与其民士环列仰视,莫不叹息而颂公之德,咸谓公之报国也忠,故其恤民也勤。

公之镇温也,内清山贼,外遏淮寇,岁督海艘转漕于京师。每念僭乱未平,寐不安枕,□游卒以为劲兵,斥浮费以充军实,礼贤任能,务农通贾,武备增修而功实益著矣。至正十八年(1358),公以行省都镇抚来镇,明年擢行枢密院判官,又明年升同佥。二十一年(1361),进佥书院事。公之弟元帅(文举)亦升

判枢佐,公镇□明年,拜闽省参政兼佥院,镇御如故,院判亦进秩同佥。二十三年(1363),公升江浙左丞,同佥升佥院。明年进公右丞,赐分省印章,佥院升副枢。朝廷倚任日隆,公报效弥至。公知邦本在民,故劳民之事惟恐及焉。况丽谯,政令所出,而□□无事治之充□□也,人其有宁矣。彬祖以己亥(1359)冬来是邦,凡士民所状,多亲见而知之者,又兹役之美,宜书以示后来者彬祖不文辞,乃遂载其事于石。公名明善,副枢名文举,是年岁在乙巳(1365),正月八日记。

荣禄大夫温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劝农防御事八十六。

□顺大夫温州路总管兼劝农防御鲍与俦、鲍与侃、士民蔡德明、何元叶、□□□□□□□、张友□、□□□、朱新福、林炳宗立石。

#### 【附注】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2。林彬祖撰。据《永嘉县志》载：“右碑在府学乡贤祠”，“瓯郡之有谯楼，《弘治府志》：梁开平初，钱氏始筑内城，又名子城。《名胜志》云：旧州治在谯楼大街正北是也，元至元十三年(1353)废为民居。止存谯楼门址，此文云谯楼建自宋之淳熙中而不及钱氏，疑南门内别有一谯楼，不然，学宫距旧州治里许，何以碑不立于彼，立于此耶？”

林彬祖，字秀文，丽水人。元至正五年(1345)进士，至正十九年(1359)任永嘉县丞。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府志  
卷之四  
明代



温州市图书馆

### 三〇、温州横山周公庙碑

[明] 宋 濂

记礼者曰：“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先王之制，非惟崇德报功以垂劝于方来，亦所以达幽明之故，而察鬼神之情状。盖受气之刚大者，决不随物渐尽。其能警动威灵以锡羨万民，乃其理之所有。学者多疑于鬼神，遽绝谓无之，夫岂可哉！有若横山庙神之事，其明效可睹已！

神讳凯，字公武，姓周氏，世居临海郡之横阳。生而雄伟，身长八尺余，发垂至地，善击剑，能左右射，博闻而强记。家虽贫，躬耕以养父母。及司马氏平吴，与陆机兄弟入洛，张华荐之。神知晋室将乱，独辞不就。时临海属邑曰永宁、曰安固、曰横阳，地皆濒海，海水沸腾，蛇龙杂居之，民罹其毒。神还自洛，乃白于邑长，随其地形，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东注于海。水性既顺，其土作义。永康中，三江逆流，飓风挟怒潮为孽，邑将陆沉，民咸惧为鱼。神奋然曰：“吾将以身平之。”即援弓发矢，大呼冲潮而入，水忽裂开，电光中见神乘白龙东去，但闻海门有声如雷，而神莫知所在矣。俄而水势平，江祸乃绝。邑长思其功，号其里曰“平水”，且建祠尸祝之。祠初在城之西郊，及更永宁为永嘉郡，郭璞相土迁之于西洋，遐迩徼灵者无虚日，神功益用赫著。

陈至德间，闽寇章大宝侵分水岭，其气势张甚，民争遁逃。神见天兵于云间，戈甲耀日，盗惊而溃。唐武德中，辅公祐为乱，其党人寇，民依华盖山筑城而拒守之。时当严冬，神降大雨雹，寇弗敢近城，因得不陷。天宝中，河决澶州，怒暴不可制。神见

黄旗惊涛间,河复故道。光化末,天台大饥,神化形为商,以米贷人。已而投杵于江,变为赤龙,骑而升天。宋景德初,契丹同其母萧氏南侵,丞相寇准、殿前指挥使高琼奉真宗亲征,东驾过河,幸北城,天际见力士数万,旌旗上仿佛有“平水王”字。虏惧,请盟而退。大中祥符初,诏营玉清昭应宫,取材于温之乐成。使者以重山不可致,走祷于神,忽风霆凌厉,龙湫震荡,巨石皆起立,大木斯拔,蔽江流而下。神之灵异或见诸记载,或相传于父老之口如此者,盖不一而足。今则粗举其概而已。

神初封于唐,为平水显应公,寻升王爵,赐袞冕赤舄。宋累加通天、护国、仁济之号,从祀郊坛,兼赐仁济为庙额。元复加以威惠,进号大和冲圣帝,遂易庙为宫。逮入国朝,壹以诚事神。以为数加溢美之辞,非所以敬恭明神。诏礼官定义,为横山周公之神。仍命守土臣岁修祀事。至于庙宇之建修,皆郡守任其责。可考见者,自陈毛喜,逮元左答纳失里,凡一十三人云。

昔者大禹当洪水横流之时,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民始得平土而居。千载之下,睹河洛者,必思禹功而勿忘。天衷民彝,其不可泯也如此!若神之为,悯生民之昏垫,奋身而兴,捍患御灾。蚩蚩之氓,得遂桑土既蚕而不混为鱼鳖者,果谁之力欤!夫禹之功在天下,神之泽则被于一州。虽有小大之殊,其惠利万民之心则一而已。庙而祝之诚合先王之制,孰谓非宜?

州人士永嘉教谕许士宏、训导张升,恐无以示来者,介乡友秦王府纪善林君温,征濂文勒诸乐石。濂既为序其事,复作歌一篇,使邦人歌以祀神。其佐神张铉,字子元,郡人,宋右科进士,仕至阁门宣赞舍人,刚烈正直,尝上疏言事,忤史嵩之,被斥而歿。既歿而显灵。太守吴泳,因并祠之。元封协惠侯,进正肃英烈王,法当附书文中。

歌曰:东瓯之地,大海滨止。斥卤喷蚀,成荒堙止。有时鱼龙,或怒嗔止。蹴翻巨浪,高嶙峋止。怀襄势殷,莽无垠止。惟

神我悯，眉屡蹙止。帅众疏凿，不憚勤止。夜役阴兵，直达晨止。三江顺流，若拖绅止。尽化鱼鳖，为衣巾止。一旦颶母，号秋旻止。江流逆上，波插云止。城庐沉溺，在逡巡止。神知事急，如救焚止。弯弓注矢，肯顾身止。眼不见水，惟见民止。冲涛直入，勇绝伦止。海水壁立，左右分止。赤雷飞射，光相燉止。神乘白龙，赴海门止。蹴蹴似听，惊雷奔止。水祸顿弭，人具欣止。有室堪居，田可耘止。金言曷以，酬大勋止。有庙肇祀，西洋溃止。渐周吴越，泊七闽止。神功弥盛，海宇闻止。天兵建队，向空隳止。旌旗上著，鸟篆文止。虏气薈尽，去解屯止。况兹狗鼠，视欲吞止。河道遄复，流沄沄止。投杖化龙，灵迹存止。疏封直至，帝王尊止。冕旒袞衣，佩瑞璘止。神之正气，塞乾坤止。下上日月，摩星辰止。元化沕穆，合神人止。瓠民戴神，忱且恂止。遐迩奔凑，川之臻止。如见灵旗，降缤纷止。牲牲肥腩，酒苾芬止。驱斥厉鬼，黍稷蕃止。太史造文，勒坚珉止。后千百载，期无谖止。

### 【附注】

明洪武八年(1375)刻。录自《宋文宪公集》卷41，参光绪《永嘉县志》卷4、《平阳县志》卷81。宋濂撰。据《永嘉县志》载：“温州横山周公庙，在广惠坊，俗称平水王庙，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三十七年(1558)重建，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知县崔锡重修，岁二月朔致祭。”

宋濂生平参见第61页。

## 三一、重修西塔记

[明] 王 渊

江心禅寺据江之中。穹室奥殿,杰阁修廊,势若浮于海上,往来者罔弗奇之。寺东西有小山椒,各有塔,西塔屡坏于飓风,殆将倾圮。住持勤公自牧合寺僧光公、耀公、齐公、拱公、遂公、日公等谋于前住持刚公。遂倡事经营,庀材鸠工,撤旧作新,厥事以集,其费缗数一万二千有奇,以工计八千有奇。始事于洪武十年丁巳(1377)冬十月,讫工于明年戊午秋八月。昔有真僧出没三世乃能合浮屠之颖。今七级浮屠屹起于江表,四众观瞻,莫不以为多宝真身复现,非神通相之,何其成之速也,是为记。

### 【附注】

明洪武十一年(1378)刻。录自《孤屿志》卷5。王渊撰。

王渊(1331—?),字如渊,号莲塘,永嘉人,王开祖十世孙。

明洪武六年(1373),朝廷举保秀才,郡邑以渊应辟。曾任教永嘉县学。二十五年(1392)自立圻志。

## 三二、开元教寺斋田记

[明] 王 渊

中国之西，远数万里，有国曰身毒。其国有佛号释迦牟尼，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在灵鹫山中所演说经为《妙法华》，开玄显实，开迹显本，甚深无量。究尽诸法实相，是经中王，名最上乘，岂有圆顿复过于此！其舍利佛四大弟子、五百弟子，地位高下，悟解深浅，故三周说法不同也。陈、隋间，天台智者大师发弘大愿，荷负大法，持诵是经，至《药王品》，是真精进，是真法供养如来，身心豁然，则曰：“我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药王烧身，光犹未殒。”此盖持诵得悟者。因分经文为三，序、正、流通。又从分为二，约迹约本，各序正流通，是经是世间不可思议。如观音之三昧，药王之苦行，严王之誓愿，普贤之神通，皆以妙法难值深劝流通之。智者大师，果由是寂而入定，则流通之功不为不大也。

温州开元教寺比丘至刚，得空假中三观止观法门，遂得法华宗旨，或遇朔望，鸠集缁素，流通是经，将俾夫一切含生悉悟本心，同明妙理。犹虑久而有弛，复为置斋粮之亩，乃可以悠远也。其徒曰春、曰通等佐之，岁月逾迈，流通既久，岂无智者大师出焉。苟能求如来法，究真实相，亦知舟筏之存乎是也。虽然，吾儒之学，具载简册，昭如日星，人非不习而读之，践履笃实，几何人哉？余又重为学佛者惧，固宜求夫至刚所以流通是经之意，则不为徒然也。至刚及余方外交，谓余粗识内典，求言刻诸石，用示将来。夫一性圆融，本自具足。虽非在外文字形容之，即此可

以知至刚善其心矣。记不敢辞,凡置田以相其事,悉列于碑阴。

**【附注】**

明洪武十六年(1383)刻,碑文录自《丰湖王氏谱艺文钞略》  
(孙锵鸣钞本)。王渊撰。

王渊生平参见第70页。

温州市图书馆

### 三三、报恩光孝天宁禅寺大佛殿记

[明] 苏伯衡

比丘轩公住持报恩光孝天宁禅寺之七年，洪武十六年（1383）某月某日，新作大佛殿成。其费取诸经用之羨财，而哀众施以助不给。出力为之外护，则广威将军金温州卫指挥使司事王公铭。

寺在卫署之东。宋崇宁壬午（1102）大渊禅师所建。癸未（1103）赐额曰崇宁万寿，政和己亥（1119）乃改额曰天宁万寿。绍兴丁卯（1147）又更赐今额。某年以灾毁，重兴未几，而荐厄于某年。至某年重构，又毁于某年。元之至元几年始复于旧。逮至正末，困于力役，田既出质，众亦散去，而寺之凋弊已甚。国朝洪武九年（1376）二月，轩公以选自惠日来主法席，赖其经营缮葺，仆者以植，倾者以支，朽者以易，缺者以完。而土田以复，清规以振。会有司治海舰，即庀下处工徒，不戒于火，又以十三年（1380）春废为瓦砾之区。轩公谓其徒曰：“寺之废兴，法之隆替系焉。我等坐视可乎？”焦神苦力，掇拾煨烬，以图兴复。凡耆旧莫不感奋，官民信向，相继致助。西偏地势褊迫，则请于王公，斥使与东如一。地以尺计，总若干寻，建方丈库、司茶堂。既而曰：有方丈以议事，有库司以储财，可以事土木之功矣。然欲复吾故宇，莫先于治殿以虔奉佛祖。众议允协，以白王公，伐大木于罗浮、象浦，聚货食，名匠庸充事。以其夏六月望，至是而讫役。为屋以间计凡若干，高深修广，悉准其旧。层阿广窗，隆栋厚础，斫雕藻绘，殆无遗功。金相玉毫，妥奉如式，幡座华盖，种种庄严。



其壮丽显敞侈于昔多矣。

爰以状因镇抚谭君济来征文为记。余闻成坏囿于数，而以废为兴则存乎人；又必人与时会，乃能不难于以废为兴。兹殿之建，当山寇窃发之日，岁艰物匱之时，首尾仅四寒暑，而炽然成就如此，岂不以智性融通，于事于理未尝分别而生欣厌，有若轩公而又遭逢圣时哉！

弘惟皇上渡江之初，即以故龙翔集庆寺为天界善世寺，膺宝历之四年(1371)，徵有道浮屠十人就蒋山太平兴国寺丕建，广荐福会。后六年，命天界住山宗泐取经西竺。又五年，诏郡县咸立僧司以纠其徒，佛法之见尊奉至此，振古所未闻也！盖西方圣人以神道设教，大率使人去妄而即真，因境以生悟，其誓愿之广大，慈悲之深重，欲高深广袤之区，生成动植之类，莫不拔迷途脱苦海，而泳游于慈云慧日之中。此与中国圣人博施济众，一视同仁，夫何以异！圣人在御，参用真乘，亦惟密裨至化，阴隲群生，岂专福田利益于一人哉！轩公祇承德意，而致力斯寺于斯时，既成宝构，以严所事，方务鸠工，毕还旧观，庶几教基上并鸿图，至于万亿。维年而海隅含生之属永有依怙，其营度之勤，构缔之美，兴复之功，当屡书不一。书殿之建，特其权輿耳。尚刻石以俟焉。

轩公名子轩，号宗冕，嗣法于宜翁雅禅师。耆旧与公同心而效力者，曰某曰某云。

### 【附注】

明洪武十六年(1383)刻。录自《苏平仲集》卷6。苏伯衡撰。

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擢翰林编修，乞省亲归。学士宋濂致仕，荐伯衡自代，太祖即征之，复以疾辞。后聘主会试，为处州教授。著有《苏平仲集》。

## 三四、温州府开元教寺兴造记

[明] 苏伯衡

温之佛刹，传天台智者之学者，惟开元最巨，在今玄妙坊。东晋太宁二年(324)，郡人李整舍宅以建，初名崇安。唐开元二十年(732)，制诸州咸以一大寺为开元寺。而兹寺为温诸寺之冠，例改今额。石晋天福二年(937)复崇安故名。至宋治平四年(1067)火，久而复完。政和十年(1120)更为天宁万寿宫。其复为寺，仍曰开元，建炎十年(1136)也。绍兴十年(1140)，又以灾毁，未几重兴。

初，寺邻法明院，后迁法明于来福门外，而以地畀寺，斥大其址，立子院五，曰藏院，曰天台教院，曰千佛律院，曰圆觉、曰圆通两禅院。宝庆十年(1234)，重建山门，又移千佛立于寺之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各路例设官讲所，因以千佛为之。自是千佛不复隶本寺，俱毁于延祐元年(1314)，而重构于泰定四年(1327)。岁时祝釐与凡祈禳咸在焉。越三十五年，至正丁酉(1357)，飓风大作，栋宇尽覆，独宝殿存。而上漏旁穿亦已甚矣。主僧至刚，仅克葺而新之。树法堂，辟山门，范铜为钟，构楼为庑。而迁江心也。所宜有而未及为者，此固多也。

今住持仰山钦以国朝洪武五年(1372)自显德来补其处。锐志兴修，图惟厥终，俄又以病去。十六年(1383)春，诸山相率白于郡府，复挽之出，再正法席。即探己之囊，敛田之人市材，日召匠僦佣，百堵皆作。殿堂门庑、库庖、斋庖、溜圃，或因或革，以次就绪。佛菩萨罗汉护法天神，雕塑藻绘，焕然聿新，僧佛之供，

器物之需，纤悉毕备。下逮垣墉阶术之微，有废必举，凡至刚未及为者，至是仰山无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申其志之所欲为矣。虽名因旧以为新，实则创始也。十七年(1384)某月某日，工告竣事，耆旧僧金谓数十年之废成于一旦，为力不易，而功甚巨，宜有述以示方来。而寺之沿革兴废，皆无所登载，介前温州路治中金君翊求予记之。

窃惟开元自有寺至于今千有六十有八年矣。厄于郁攸者三，夺于道家、坏于飓风者各一。由代有其人，故其毁也随复，而其夺也迄归。在梁则有若宗慧，开义井，铸大钟、大鼎。在汴宋则有若性南，诣阙献颂，仁宗召对称旨，亲御宸翰，锡以文英大师之号，而御书阁攸建，自景祐至熙宁两蒙一大藏教之赐。在南渡则有若真敬，因山门为阁，崇百有三十尺，东西各翼以台，高与之等，观水心叶公之记，其规模之雄杰巨丽，犹可概见也。元有国百年，先后登于主席，是迓是续，则有若至兴、思聪、省初、宗岳、至刚。寺之久而不废，岂不以人乎！际今昌辰，尊崇象教，不有仰山者出，人兴时会，假方便力，示现有为，安能于期岁间毕还旧观，存教基于将隳，振宗风以不坠也哉！

然前乎此，有大兴造，皆在时康物阜之际，易坏为成，直易易耳！今仰山兴事于仍岁水旱之后，帑藏空虚之日，而能悉绩于成，不愆于素，固由其材之过人，亦曷曷乎其难矣！岂宜无以告后人，使相与扶植于无穷乎！庸不辞而备为之书，若夫如来以种种言说，开示趋极乐正路，五时八教、三观十乘之旨，法筵重启，龙象咸萃，修而行之，又岂不在？仰山当不待记，而亦非世谛文字所能记，不敢因记兴造而辄有所陈也。

### 【附注】

明洪武十七年刻。录自《苏平仲集》卷6。苏伯衡撰。

苏伯衡生平参见第74页。

## 三五、历朝纪事碑铭

[明] 释智翥

昔者大圣人以穷神极圣之道博济于群生，故其说法若王城鹞岭、天宫海殿，无所不在。而天人龙鬼咸所严事，而护持者焉，然以中道摄二谛，于世、出世无不贯统，非同俗学，止于人道而已。人道所不赅而皆私以夸言，欲概大圣人之道，愚亦甚矣！

温之龙翔、兴庆禅寺在城北蜃江之上，则宋真歇青了禅师所建也。初，二峰皆有院，曰普寂，曰净信，冠以宝塔，东西对峙，江流中贯，断岸百尺，飞梁而过之，盖神龙之窟宅也。

宋建炎四年(1130)，高宗南渡，尝驻蹕东院，亲洒奎画，书“清辉”、“浴光”以榜二轩。是年正位临安，特赐二院额，东曰“龙翔”、西曰“兴庆”。绍兴七年(1137)，郡守李光请于朝，合二院为一，诏以真歇禅师来主之，故赐其额曰“龙翔兴庆禅寺。”师既说法，其地龙化为人，时集听法，了悟自心，愿即所居为精舍，且护其法。未几，沙塗拥塞自满，若有鬼神相之者。于是禅师筑土垒石以广其基，创殿阁，中居高明，壮丽与二峰抗。师又以僧徒给事者众常千人，寺不足以贍，请赐安固、马屿田以给之。其后继席者必奉朝命以来，非道德昭备之士不与焉。

乾道中(1165—1173)，海溢灌城，寺屋坏者几半，而寂光常师再建如初。淳熙改元，止庵可师以高宗晏驾，请永为高庙荐严而增其旧制，筑海塘之田以裕其产，并自为文记之。

元至元丙子(1336)毁于兵燹，而斗崖杰公、觉山正公、无际本公、无言宣公、北隐贤公相继重建。至正壬辰(1352)又毁。耆

旧希逸捐资以倡施者，于岁乙未(1355)十有二月首建大殿，并严像设以奠于位，金狮玉象，左右奔趋，罗汉天人，森列环拥。而彩绘丹垩涂墍之事，则德明竟其役。普春、大机同日建观音殿于东峰之麓。希逸年虽迈，犹倾资率东堂至刚等，俾建万佛阁。时丛林老成智顺自闽之雪峰退席于乡，以礼延致，为之经画，相其成者文轮也。后三年，是为国朝洪武元年(1368)，而慧恩正席。其年冬阁成。己酉(1369)，至刚建三解脱门。甲寅(1374)，子勤来补处顾，寺之众屋有未备者，曰：“吾之责也。”最先刻珮万佛阁，尊像阁之下为正法之堂。明年，耆旧宗齐、如日完修二塔，请至刚主其事。又明年，建经、钟二阁，辟丈室、僧堂、官院，旃檀林，翼以两庑，面江回廊六十楹，而百废具举。其寺自真歇创始，为浙东大禅林。惟兹中兴，始于甲午(1354)，至甲子(1384)凡三十一年乃讫工。当区宇再造、戒马躏轹之间，而能坚忍成就如此，是亦难矣！或谓土木幻成庄严，非正觉之道，殊不知自心现境，性相常住，超出名数，洞贯古今，即有为之功，顿成无漏，真净之业则必有其人焉。今子勤列其事以请曰：惟前代咸有成绩，不书则无以显其初以训于后人，愿有文以志于石。予按其实而备书之。

子勤，字自牧，郡人。师事前能仁孤屿德公，纯实聪慧，其所施設，众皆悦服，所谓大有为者。丁巳(1377)十月冬，承诏征天下有道行沙门入覲。上御华盖殿，讲经设斋，皆预其列。又付新注之经，各归宏演。予既叙其事，而系之铭曰：

暨江之中，鹿城之北，地涌灵山，天开胜域。重云楼殿，层霄窳堵，神龙之宅，化成宝所。包山络海，风气郁崔。百雉南列，千帆东回。日光月华，朝朝夕汐。广众安居，坚如铁壁。历宋与元，继承邈绵。际我皇明，运开中天。天子有诏，吾道是广。靡遑夙夜，以禅以讲。咨尔有众，同人正受。无念前人，克昌厥后，铿钟考鼓，讽诵梵章。仰祝鸿厘，降集嘉祥。三光既宁，五位攸

叙。四海同文，混一区宇。佛法所付，王臣所护。宝纲山河，圆摄周布。刻辞崖石，弗磨弗泐。亿万斯年，与国无极！

洪武十七年(1384)十一月甲子朔记。

【附注】

明洪武十七年刻。录自《孤屿志》卷7。释智翥撰。

释智翥，生平不详。

温州市图书馆

## 三六、永嘉县儒学新修庙学记

[明] 张孟仪

永嘉，温之属邑也。其学在华盖山右。元延祐甲寅(1314)，灾，县尹赵公敬叔重建于至顺辛未(1331)。前庙后学，门庑斋舍悉备。太常寺博士柳公道传尝志于石，始末可考焉。历岁滋久，日浸阢圯。内附后，朝廷诏天下郡县开设学校，时有司修葺讲堂及棖星门而已。迨今二十余年，大成殿、戟门以风雨飘摇，虫蚁侵蠹，虽未至颠覆，殆不可支矣。

洪武戊辰(1395)夏，予来典学事，窃尝病之，倡议兴修，往往有司视为不急之务，尼而不行。乙亥(1395)春，浙江海右道行按察使事、国子监生延瑁等行部至郡，首诣府庙学谒先圣先师，勉励诸生。次至县学，顾瞻礼殿、戟门，慨然兴叹，乃进有司官僚及师弟子员谓曰：“学校，风化之所自出，而衰敝若是，岂圣朝尊师重教之意耶？宜急图之。”知县罗川李廷珪蹙然曰：“责实在某！”典史莱阳张志能议亦克协，乃各捐俸资倡之。吾党之士洎乡之好谊者，咸出财以相其役。于是鸠工聚材，瓦甃丹堊，纤悉毕备，凡栋楹榱桷之腐且挠者，上盖下斲之缺败者，其间涂饰之漫漶者，更而新之，不失旧观。仍辟先贤祠于戟门内，立学门于戟门东偏，又立守神祠于学门东，斋、廩、庖、溷有未备者亦完之。西南逼于戍营，巷隘不容旋马，于庙学弗称，至是辟而广之。西接通衢，立坊于其所，名曰“进贤”，气象宏壮，逾于曩昔。肇役于是年五月望日，越两月告成。

诸生喜而言曰：是役也，公无所损，民不告劳，其有功于名教

如此，盍立石以纪之。予谓：学校之设所以明伦理也，伦理明则贤才兴，贤才兴则风俗厚，此唐、虞、三代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也。宋兴，崇尚文教，是邦僻在海隅，号小邹鲁，流风余响，迄今犹存，夫岂偶然哉！钦惟皇明混一海宇，稽古出治，教化所及，翕然丕变。繇是誉髦之士，彬彬辈出，而任风纪师师之寄者，皆祇承德意，以兴起斯文为事。故余与诸生获处于斯，以讲习先圣之道，又安敢忘其所自也！《书》曰：“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诗》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予与诸生勉之，是为记。

洪武二十九年(1396)龙集丙子十月朔日。

#### 【附注】

明洪武二十九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3。由张孟仪撰文，陆新书，徐宗起篆额。据《永嘉县志》载：“县学在县治东华盖山麓，宋元祐三年(1088)，县令吴君平始建。绍定间(1228—1233)，县令洪备于庙后建学，元县尹萧玉、宋也先、王安贞相继改建。延祐元年(1314)毁，二年，县尹何玉作礼殿。五年，县尹王贡作门庑讲堂。至顺二年(1331)，尹赵塔纳终成之。明洪武元年(1368)知府汤逊、知县韩均修辟，二十八年(1395)知县李廷珪创先贤祠，西南辟戎营地，通兴文街。”《记》中所引《书》为《尚书·说命下》，所引《诗》为《思齐》。

张孟仪，洪武十八年(1385)任永嘉县学教谕。



## 三七、重修温州府庙学碑

[明] 刘 覲

前温州府儒学训导刘覲撰并篆盖

前温州府儒学教授康恭书。

皇明混一海宇，文教聿兴，凡学校之制具诸仪典者，其规模视古宏远矣。圣天子即位之初，亲幸太学祀先师孔子，其所以崇儒重道之意益加隆焉。况宪府为纲纪之司，视学校为风化之原，宜其钦承上意而克究厥心也。

温郡庙学重建于元延祐甲寅(1314)，迨今九十余年矣。风雨之所震陵，虫蠹之所侵蚀，坍剥腐败，日就圯陲，内无以妥神灵，容肄习，外无以表壮丽，肃观瞻，徒委之慨叹而已。教授康恭爰具其所坏者凡若干楹，申请乃司，转达于部，获拜“上可”之命。经始于永乐五年(1407)八月，于时有司缺员，属邑各委吏胥以董其事。虽尝庀工营葺，然或作或辍，反旷日延怠，而所拆卸者愈不足观矣。郡寮亦尝鸠材缮庙，然所费者浩，仅亦枝梧于略而已。

天相夫子之灵，固自有在也，永乐七年(1409)夏，金宪孙公按临于兹，见其力虽既殫弗完，乃谕诸有司曰：“庙学如是，若等之弗完之尔，既有奏可之报，盍在遵而奉之乎！”于是躬抚视以率寮属，严程期以督匠氏。郡县之佐奔趋惟谨，群材毕集，百工具兴。故凡大而庙庑堂宇，小而斋舍庖漏，莫不易挠以隆，革朽以坚，昔之坍剥者今则翼矣，昔之腐败者今则晬矣。暨茨涂歪，轮奂一新。至于器物之需用，嘉木之培植，亦皆欲其久而完好也。

遂以六月初吉落成。

学校人士咸谓百年垂朽之工复将隳于或作或辍之手，于兹又三年矣，今而我公一按临之，顷不逾月，而迄成其功，吾徒其敢忘所自哉！是不可以无述也。因俾覲执笔以纪岁月。顾覲才，愧尝叨廩有年，今幸睹兹盛事，敢不黽勉以副輿情乎！于戏！泮宫能修而见咏于诗人者，鲁侯之德也；乡校不毁而颂美于文士者，子产之仁也。夫以我公之德之仁著于今者如此，吾知济济多士皆有克广德心矣，则夫国人宁有不安其教者乎！将见风俗丕变，使永嘉小邹鲁之称不为空言，何其幸哉！公名逢吉，世家九江之浔阳，繇胄监敷历今职云。

是年岁次己丑(1409)夏六月 日 立石。

温州府庙学由知府黄信中、通判欧阳继、推官蔡荣、经历刁逊、照磨李仲宇、检校严平、永嘉知县王春、县丞王寿安、主簿钱聚等重修。

#### 【附注】

明永乐七年(1409)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3。刘覲撰并篆盖，康恭书。据《永嘉县志》载：“石碑在府学大成门右。”

刘覲，字朝搢，温州府学训导，刘现之兄，尝典京闈文衡。

## 三八、孚惠王灵佑庙记

[明] 王时中

士君子建功于世则必庙食于土，礼曰：“夫圣王之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此先王报功之典为甚大，而士君子建功能享其祭而食于土也。按灵佑庙者，永嘉梯云薛氏祀其祖唐孚惠王也。

王，福建长溪县廉村人，讳芳杜字楚之子也，补阙令之侄也。生于开元戊子(748)。王质性刚直，英豪雄勇，笑语风霜。通五经，初以乡贡征，弗起，浩然无进取意。寻从伯父令之赴东宫官，侍奉甘旨。及归田里，潜德不仕。乡人尊其德，善良者朋从，刚悍者驯化。门多士大夫辙，有谋者必质其可否，争讼者必赖其剖决，公正如神，人所畏服。年六十有七而歿。乡民追慕，立祠于廉村北岸，其英灵如在。大观中(1107—1110)，岁旱，邑宰欧阳大卿祷列郡祠罔效，道由西乡，祷王祠下，不信宿而甘霖倾注。政和元年辛卯(1111)，宣德郎蒋璿以捕汤寇弗获，祈助于王，许以是日，果不逾晨而受馘于福溪之桥。是年七月，遂大其庙，越仲冬望落成。建炎(1127—1130)初，叶浓以减月支窃弄库军，杀刺史毛友直。自延平而下，抵福州作乱，所至焚掠，提刑李公单骑抚谕，得解而东。浓过廉村，尅辰东渡，以晴空不云而雨。方编木为浮梁，洪水遽至，漂溺无数。间得渡者，侮击庙鼓，鼓无声，贼咸慑。故自东岸以往，无患兵火，赖神佐也。王之灵功，著在家乘，班班可考，不此而止也。

嘉定元年戊辰(1208),乡人列状陈于州,乞上于朝。是年代宗皇帝赐庙额灵佑。肇自嘉定五年(1212)至十六年(1223)间,历诰封福应等侯。迨德宗朝加封孚惠王,洎夫人谢氏、陈氏各有立。详载祖庙碑碣。至今乡人崇祀,凡时享则合其伯父侍讲补阙公而祠焉。贞元元年(785)裔孙怀仁奉香火徙温之城南。宋淳熙间(1174—1189),有讳叔似者,立祠于城之归仁坊补阙祠侧。元至正乙酉(1345)兵燹,王祠独存,旁环戍营往往污秽。于是祠恒有白蛇显应之,人咸祗惧而莫敢侮焉。

国朝洪武甲子(1384)秋,风雨祠废。永乐癸卯(1423)冬,其裔孙梗复兴祠宇于薛家新巷。祠成,来告于予,求记其事。予惟王之功,生能及于民者深;王之灵,死能著于世者显,宜乎庙食于土也。今梗能举之于废坠之余,其尊祖之心为何如也。使千载下,子子孙孙知有所自,莫不心王之心,建王之功,是亦梗所望也。梗,字希直,距王二十六世之孙矣。

永乐甲辰(1424)春正月朔旦同郡生王时中谨记。

### 【附注】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刻。录自黄汉《瓯乘补》。王时中撰。汉按:“……今瓯俗每岁上己,忠靖王迎会驾前扮一神将补薛元帅,……”第三段代宗、德宗为唐代,贞元为唐年号,而嘉定为南宋年号,前后错乱,疑有讹文。

王时中,字道夫,弘治进士。拜御史,出按宣大,逮系武职贪污者百余人。世宗时为兵部尚书,官终刑部尚书。

## 三九、重建永嘉县治记

[明] 黄 淮

国朝经理天下，分建布政司为十四道，而以浙江为雄藩。浙江统郡十有一，而浙左以温为上郡。温属县四，而永嘉丽府，城池大，民众，役殷赋侈，又为三县之冠。其县治必宏敞完固，然后可以严等威、肃观瞻而图永久也。按郡志：永嘉自建置以来，迁徙不常，迨入我朝，始安于今所，当四达之衢而据其会，亦可谓宏敞而得其地矣。

宣德始元(1426)夏五月乙卯，飓风起海上，拔木震石，声撼陵谷，屋瓦飞舞若败叶，暴雨如注，水泛溢，淹及半扉。自卯至午，厥势旋息，计所损禾稼十之七八，坏庐舍数千区而县治倾圮特甚。郡上其事，部檄下，凡公署圯坏者俾随宜修创。会县事丛剧，未克就理，假旁屋以听政。

县丞孔珪还自京师，顾而咨嗟白于县令曰：“宰百里之邑，敷德布令于侧陋之室，民何所仰？然旧材朽蠹，欲撤而新之，资费浩繁，非众力不能举。珪也窃禄于兹已阅三考，乌可以去此而不之顾乎？敢固以请。”县令作而谢曰：“予之责也。”盍相与图之。于是集主簿李辅、典史汤铭合议，以里胥尝执役于永乐癸卯(1423)者，居休既久，召而役之，皆翕然趋事。拔其有才识者赵彦辰等十二人，分领其众，仍司其财，用之出纳，而董之以邑掾之能者曰狄善志。典史则稽其勤怠，令丞提其纲而总督之。经始于宣德丁未(1427)某月，讫工于明年某月，厅堂、幕司、门庑、公廨、犯神之祠、居吏之舍，焕然一新。其规制宏敞，加隆于旧，既

完且固，允为永久之图。

落成之日，相率来请记，余辞不获，乃与之言曰：县治实施政临民之所，固不可后也。若夫政之所本，则存乎其人焉。诸君子垂绅正容，列坐斯堂之上，贞白一心，交相赞辅，本之以诚，而行之以恕，令则持其中而裁决之，俾纲陈而纪列，惠浹而奸消，邑民皆引领企足，竦然易虑而改听。往来督事者俨然有所惮而罔敢肆其虐。上之人亦必优礼奖遇，不与他邑齿，所谓严等威、肃观瞻者不在彼而在此矣。惜乎孔丞超迁有日，不得终惠吾民。然而不以去职而忘其旧，倡一大义而众心克合，非志于仁者能之乎？县令不掩为己功，善用其言以成此美绩，幕僚又能致力而不懈。其嘉声令誉将与县治相为久远，是皆可书也。嗣是而来者，不惟鉴其兴作之勤，俾勿至于废坠，而为治之要盍亦知所尚焉！

县令姓何氏，名寿，字叔云，毗陵人；县丞字重美，南康人，其世系盖出于曲阜云。

#### 【附注】

明宣德三年(1428)刻。录自黄淮《介庵集》卷8。参《永嘉集·内编》卷9。黄淮撰。

黄淮(1367—1449)，字宗豫，号介庵，永嘉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进士，历事太祖至宣宗五朝，两朝辅相。永乐十一年(1413)遭诬入狱，仁宗洪熙元年(1425)复官，擢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终户部尚书。谥文简。著有《省愆集》、《介庵集》。

## 四〇、温州府学重新从祀碑

[明] 潘 畿

温州府儒学重新从祀记

前翰林院检讨温州府儒学教授潘畿撰

郡庠生永嘉王正书

中书舍人胡宗韞篆盖

洪熙乙巳(1425),余自翰林归,典教乡校。明年丙午(1426)夏五月,飓风起海上,扬沙走石,屋瓦倾圮,庙廷仅存礼殿,门庑从祀举皆覆压。冠履纵横,见者惊异。或曰:“与其狼藉于此,孰若投诸水火?”余窃不然。因叹曰:“吾夫子生于周之季世,有德无位,拳拳以扶世导民为念,近聘齐、鲁、邾、卫,远历宋、蔡、梁、陈,当是之时,从游三千,贤士七十,亲炙圣人之门,而聆道德之教。自时厥后,由汉暨唐,由唐及宋,其间名儒大出,若左邱明、公羊高、马融、郑康成、韩愈、司马光、周濂溪、程朱辈,皆有功斯文,以绍夫道统之绪。圣人之道若日月之明,诸子之道若繁星丽天。故有国家者,莫不尊崇奉祀,以为万世纲常所系,不可磨灭。由此,则人伦明而天下治,违此,则人其夷狄禽兽者矣。先贤遗像其忍轻毁之哉!不如择一幽所而收藏之,以俟贤邦伯之来,则治民事神之责有在,而兴废补坠之工不难致也。”于是择神库之东,其地宽邃,外加扃钥,内免蹂践,亦爱礼存羊之意也。

越三年庚戌(1430)秋,今上皇帝重守令之职,命湖广道监察御史广昌何侯文渊捧玺书驰传来治于温。下车之初,问民疾苦,因其好恶,而为去取焉。民大悦服,首谒庙庭,徘徊顾瞻,爰及从

祀，仆乃具述前故。侯慨然曰：“噫，是我职也，其敢后乎！”邦人林斐、戴文堡等乐于趋事，侯复命庠生黄福生、刘处联、吴永明、林俭、儒士蔡育董其役。工师用劝，经始于癸丑（1433）秋八月十五日，讫工于明年春二月初一日。凡从祀之数一百有五，东五十有三，起单父伯、宓不齐，止魏国公许衡；西五十有二，起金乡侯澹台灭明，止开封侯吕祖谦。坐次先后随其朝代，冠服降杀因其禄秩，济济威仪，堂堂冠冕，俨然有若生存。门庀堂舍，昔之倾圯者修复于旧。落成之夕，侯属余记其本末。

于戏！温之为郡，昔号小邹鲁，以士习诗书，人知礼义故也。天朝混一区宇，以圣继圣，若远若近，文教诞敷。凡我邦民，允升大猷。庙祀既新，瞻容仪而睹贤像者，莫不勃然兴起，而于圣贤道学，益加躬行践履，恢弘道德，而有希圣希贤之慕，将见忠臣孝子之出，而益以振扬邹鲁之遗风也。然则侯之斯举，其有补于风化，岂浅浅哉！于是乎书。

宣德甲寅（1434）季春月吉日，同知张永诚、通判孔彬、推官曹玮、经历黄诚、知事魏源、照磨陈伦，助财人黄文昌，安固王汉洪镌石。

### 【附注】

明宣德九年（1434）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3。潘畿撰。原立于府学大成门右。全文记载府学遭受飓风严重破坏和修复于旧的始末。其中“越三年庚戌秋”原误为“越三年戊申秋”，据上下文（上文丙午，下文何文渊宣德庚戌到任）订正。

潘畿，字民止，任翰林院编修，参与编写《洪武实录》、《永乐大典》，升检讨，授温州府学教授。著《樗庵集》。



## 四一、重修永嘉县儒学记

[明] 范 忠

温郡负郭邑为永嘉，有学，在华盖山麓，创始于前代，其间兴废莫能悉。圣朝混一海宇，洪武戊申(1368)间，郡守汤侯逊仍作而新之。历四十有五年，至永乐壬辰(1412)，邑令聂侯中继而修之。又十有三年乃宣德丙午(1426)，夏五月，飓风起海上，拔木扬沙石，民居官宇十仆其二三，而庙学仅存门庑，倾圮盖无遗矣。有司虽勤修葺，而功弗竟。

岁庚戌(1430)，郡守何侯以名进士拜监察御史，才德著闻，用宰执之荐，捧玺书来治于温。自下车以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顾瞻邑学，独圮弗治，大惧无以称上旨。乃进师生而谓之曰：“学校以敷宣教化，作兴贤良，必宏其规模以为施教之地，非所以夸美，不如是不足以摄惰慢、敦鄙薄矣。今者庙学门庑倾圮若是，将何以副皇上崇儒重道之意耶？宜亟图之！”于是邑宰以下及乡人邵资、严廩辈闻命，咸愿出己帑致助以相其役；复命儒士梅庸生、生员陈悦、黄希礼、陈本方以董其事。于是鸠工庀材，剔腐易坚，辟隘以隆礼。殿门庑丹雘黝垩，举以其度，比之旧观为尤伟焉。其东西庑从祀先贤仪像，俨乎其容，肃乎其位，济济如也。复建先贤祠于庑之西南，经始于甲寅(1434)春三月一日，落成于是年秋七月二十七日。

庙学既新，诸生合词而进之，曰：“侯之德我土属厚矣。是役也，公无所损，民不告劳，其有功于名教若此，盍立石以记其将来？”余惟《诗》所谓：“岂弟君子，令德来教。”侯之谓也！贤侯能

拳拳以学校为心，而独知所先务，是可嘉也已！矧夫永嘉在昔号小邹鲁之邦，其名贤明哲若周公行己、刘公安节、安上伯仲辈，亲承伊洛性命之传，至今流风余韵，代有其人。诸士尚当相规相诲，陶成乎诗书，兴起于礼乐，出以辅成一代文明之治，而齿美乎前修，则足以副侯之所望，其于学校为有光矣。

侯名文渊，江西建昌府广昌县人，故为述其事而并系之以诗。诗曰：大哉宣圣，万世之师。明明庙学，教化所基。圣皇御极，于昭缉熙。大道之行，粹乎其时。人存政举，何侯实宜。一邑忠信，四方则之。斯文兴起，咸口在兹。贤良迭出，鸾翥凤仪。能知所先，是为贤守。勒辞穹碑，用垂不朽！

宣德甲寅(1434)孟秋吉日。

#### 【附注】

明宣德九年(1434)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范忠撰。据《永嘉县志》载：“宣德元年(1426)，飓风毁庙庑，邑人戴文堡、林斐、黄福昌同建，知府何文渊为记。九年，知府何文渊修。”

范忠，松江人，宣德九年任永嘉县学教谕。

## 四二、何公文渊画像碑

[明] 徐参 朱谥 林湜

公名文渊，江西建昌府广昌县人，永乐戊戌(1418)登进士第，任监察御史。宣德庚戌(1430)出守温州，政化大洽，作《书义庭训》、《四书讲义》，传于郡。乙卯秋(1435)，升刑部右侍郎。既去，参与同僚张受暨诸生，仰慕不已，遂立公像于郡学先贤祠，复刻公《留别诗并序》于后。

九月甲午，训导徐参识。

郡守何文渊宣德十年(1435)乙卯岁九月十一日，钦奉圣旨升授刑部右侍郎，所虑政事未成，民未安堵，深有感于怀，乃留诗以别诸父老乡民：“作郡焦劳鬓短髻，承恩又入大明宫，行囊不载温州物，只有民情满腹中。”

挺山岳之灵秀，焕奎壁之文章。心莹乎其秋月，仁蔼乎其春阳。昔持宪节，霜威不减乎范、张。继绾郡符，德政远迈乎龚、黄。是宜副六卿之谐弼，资九重之赞襄。噫！斯人也，真所谓霄汉之景星庆云，郊冈之麒麟凤凰。世所见不可得而常者也。

永嘉朱谥赞。

得天地之间气，萃河岳之精英。操白简则风霜凛洁，居黄堂则仁恕廉明。除弊政之苛刻，绝上下之交征。美玉在璞，良金在矿，外方内直，威而不猛。岂非廊庙之珍，柱石之臣！是宜补衮，默赞经纶。不动声色，正笏垂绅。噫！开国至今，罕见其人。

郡民林湜赞。

### 【附注】

明宣德十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3，参温州博物馆藏拓本。温州知府何文渊离任时，吏民仰慕留恋，遂立画像碑于先贤祠。原石碑立在府学大成门左。本文是为画像碑作记。朱谥、林湜赞颂何文渊在温政绩。

徐参、朱谥、林湜，生平不详。

温州市图书馆

## 四三、谢公亭记

[明] 何文渊

刘宋康乐侯谢公灵运出刺温州，每政暇即游江心寺，以寺之境界，宛在江中，足以远尘俗而绝嚣嚣也。寺之侧旧有谢公亭，相传谢公来游必憩息于此，今千有余年，而废兴者数矣。

大明洪武初，有僧曰昙旭者，貌古而行端，心清而性慧，洞明佛教，又好读儒书，咏诗得陶谢体，真超然劫外人也。宣德初，住持江心寺，凡有余财，悉用以造作。戊申(1428)岁，飓风起海上，扬沙拔木，寺之楼阁堂宇颠覆倾圮者殆尽，旭次第修复。既重建毗卢阁、讲堂、钟鼓楼、僧房庖舍千有余间，又增修谢公亭于旧基石崖之上，其亭十楹，高一丈二尺，深一丈六尺，涂以丹粉，绘以兰蕙，周回杂植竹木怪石，中置图书笔砚，极为幽雅。凭栏瞩目，则山林之苍翠，烟霞之聚散，举在望中，倚席怡情，则潮水之生落，鱼龙之出没，咸集眼底，宁不令人心旷神怡，万虑尽销息乎。谢公禀性旷达，酷好山水，宜其休休之暇尝游于此也。

或谓其亭废而复修，犹勿翦甘棠欤！夫召公之于灵运，固不可同日语矣。然天下贤宰官能驰声当时、垂名后世者，不多见也。城中有梦草堂、墨池、康乐坊。城南抵安固有河八十余里，垒石为堤岸，曰谢公堤。乐清之山，联络黄岩百余里，通北雁宕，曰谢公岭。公之政教及于当时，虽不可详考，而其遗迹传于后世者，犹不泯也。公之诗歌，高出六朝，虽不可同于召公，而遗泽及人远矣！不然，何得名于温郡之多欤？

正统二年丁巳(1437)四月记。

**【附注】**

明正统二年刻。录自《孤屿志》卷5。何文渊撰。

何文渊(1385—1457),字巨川,江西广昌县人,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宣德五年(1430)任温州知府,在任六年,重视教育,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改革弊政,业绩突出。历官刑部侍郎,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史绩列入《明史名宦传》。

温州市图书馆

## 四四、重修永嘉县庙学记

[明] 黄 淮

温郡城内外有九山，晋郭璞以为上应北斗。城东山曰华盖，星之次为文曲，县学在其麓，人咸谓据得其地，未知然否也。庙学建有年，兴废不一，近岁飓风大作，颓弊滋甚。前太守侍郎何公经理修葺，功将就绪，而公有升擢之命。未几，庙学复为风所挠，门庑加损，礼殿梁栋亦就欹仄。正统丁巳（1437）春，今太守刘公谦、判府刘公宽、推府官公安暨幕僚黄珩等来视学。太守公顾而叹曰：“庙学缉理未久而圯废若是，兹乃督役者不能致敬谨，有负侍郎何公之美意。若复因循岁月，必致摧败而不可举矣！”众皆合辞交赞，亟命鸠工庀材，择日兴作。知县周纪、县丞方珍、主簿周辅、典史黄琛，承命唯谨，委训导沈恂、王远暨生员刘罕、金道进、杨安董其事，慎选耆士徐生、叶宗辉副之。朽腐者易以坚良，坼坠者加以缜密，丹垩涂墍，群工并施，礼殿像设，绘饰庄严。两庑配享旧画壁间，漫漶莫辨，今乃埏土，肖像冕服悉依其爵。改创文昌、先贤二祠于中门之右，兴文祠于学门之左。阅三月讫工，以八月丙寅日舍菜告成。淮亦忝预班列，徘徊顾瞻，金碧璀璨，照映林谷，华盖若增而高，文曲之星流辉炳耀，视昔有加矣。

训导及诸生李宗田等相与言曰：“斯役也，不独易废为兴，抑且增其未备，于以妥安圣灵，休庇生徒，扶植斯文之功大矣。盍谋伐石登载，垂示将来。”因属笔于淮，俾为之记。淮闻地因人胜，古有是言。吾邦巨儒，前代姑置勿论，宋儒志王先生景山倡

道学于伊洛未作之先,而为理学开山之祖。是后若周行己、刘安节、安上皆承伊洛正传,吴表臣之论谏,叶适之宏博,蔡幼学之不避权奸,薛士龙之明于料敌,若此者更仆不能尽述。宜乎学士虞文靖公目为杞梓茂林,凤麟灵囿,岂非地因人胜之谓乎!诸生仰荷圣朝培养之深恩,又承郡邑官僚作兴之嘉惠,当思报称,期于无忝,必以礼义廉耻为立身之大端,切劘淬砺以就其德器。朝益暮习以充其才识,奋然以前修自期,杞梓凤麟殆将复见于今日,岂特华盖、文曲增辉而已哉!

淮自成童鼓篋邑庠,忝备宾兴,叨膺科甲,由两制从事孤卿之后,今焉困于夙疾,谢事家居。自念无实德而擅虚名,上负列圣之知遇,抱愧战兢,惕然于怀。诸生入学虽有后先,淮视之皆同门友,故因记修学之事,冒进箴规之言。生也诚能致力于真知实践之学,崇秩厚禄,不求而自至,由是摅其素蕴、灼灼见诸事业,以为斯文之光,庶几无愧也。生其勉乎哉! 正统二年(1437) 阳月癸未。

### 【附注】

明正统二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参黄淮《介庵集》卷4、乾隆《温州府志》卷7。黄淮撰。据《永嘉县志》载:“正统二年知县周纪修。”乾隆《温州府志》载:“碑在县学大成门内,黄淮撰,黄养正书,杨景銜篆额,正统二年立。”

黄淮生平参见第87页。



## 四五、温州府重修庙学碑

[明] 黄 淮

荣禄大夫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知制造国史总裁黄淮撰

时习斋训导徐参书

征仕郎中书舍人胡宗韞篆额

温为浙左望郡，其衣冠文物之懿，号称小邹鲁。庙学在郡府东南，位置崇严，规模宏丽，适与郡望称。然而地濒大海，飓风震凌，易于摧毁。顷者太守何公文渊力图缉理，工已就绪，而何公起赴超擢命。既而飓风飙至，仄坏滋甚。

未几，今太守刘公谦由名法从以才能受荐，来掌郡事。视篆伊始，谒庙学，顾瞻咨嗟，退而沉思殚虑，鸠资庀材，次第经营。贰守徐公恕、判府刘公宽、推府宫公安，暨幕僚黄珩等先后继至，合志协相。民不知费，公不告劳，底于成功。向之欹仄者易以坚良，崩坠者加以缜密，严饰像设，焕然一新。至于庠、廩、庖、溲，靡不完整。以正统三年（1438）八月望日释菜告成。凡在班列，罔不悦悻。

讲堂后旧有养源堂，颓废有年，遗址尚存。教授何潢、训导徐参、张受、柳广、杜璨白于太守。公喟然叹曰：“堂名养源，是乃居业藏修之地，俾知治心而无慕乎外。徇名求实，庸可废乎！”于是更图兴复，拓其旧址，构屋若干楹，翼以旁室，为斋宿之次，揭扁于堂，俾诸生有所警束，可谓不言而教者也。

教授合师生等以为斯役之成，为惠甚侈，不可无述，垂示将

来,乃相与造谒请记。淮卧病邱园,疲茧庸谈,不足为轩轻,固辞不获,而又喜贤守、贰为政,知所先务,于是昌言于众:国家设学养士,期得真儒为用,资其素蕴,以弼成治化,润泽生民,岂直从事于记诵辞章之末而已!历年既久,四方郡邑学政驯致沦斲,上烦圣虑,申画《教条》,首言导之孝弟忠信、礼仪廉耻等事,使见诸践履以端本源。至于程试之文,盖欲验其造诣之浅深、心术之邪正、设施之当否,则以虚浮夸诞,套括侥幸为戒。慎选风宪官,专任督察,而假以黜罢之权。视前代提学,厥任尤重。惟时又跻胡安国、蔡沉、真德秀三先生从祀,以明道统、励后进,呜呼!皇上之崇重斯文、期待士子者,至矣盛矣。诸生何幸逢文明之运,上承朝廷新政教以励士风,次蒙郡守新庙学以作士气,又值教授新政,浴德澡行,躬率四斋分教以为范模。生也盍因维新之嘉会,进趋乎礼法之庭,敦笃乎为己之学,崇茂实、慎名检以副所望,其有超拔乎等夷者,益加振蹈,必求至于资深居安之域,他日远大事业拭目可待也。矧吾邦素以小邹鲁见称于人,先正大儒著美当时,垂休汗简,项背相望,其流风善俗,岂有今昔之异哉!在乎诸生勉之何如耳!孟轲氏曰:士何事?曰尚志。《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苟能奋志强力,则无所为而不遂矣。淮,邑庠老生也,与诸君子居联桑梓,爱之深故言之切,幸无以狂僭见诋!庸书为记,并使后之人守而勿替也!

里士徐生叶宗辉,承命督役,克勤厥事,亦不可不书。

大明正统三年(1438)岁次戊午九月朔日立石。知事魏源、照磨凌祐、检校秦恕、知县周纪、府吏余澄。

### 【附注】

明正统三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3。黄淮撰。据《永嘉县志》载:“石碑在府学大成门左,有损处据《介庵集》补。”

黄淮生平参见第87页。

## ·四六、温州府新建戒石亭碑阴记

[明] 黄 淮

荣禄大夫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知制造国史总裁永嘉  
黄淮撰

温州府儒学训导永嘉徐参书

征仕郎中书舍人致仕永嘉胡宗韞篆

皇上嗣承大宝，深维治隆之道，莫先于安民，屡下诏求贤，膺民社之寄，任至重也。兹者复敕藩宪，郡邑建戒石亭于厅事之前，勒铭于石以示警省郡守。臣谦钦承惟谨，厥功告成，乃属臣淮记于碑阴，用示不忘。

臣淮稽诸简策，戒石有铭始于近古，语繁而寡要。宋太宗删繁就简，仅存四语，即今所刻者是也。皇上举以为百司之劝戒，是取人为善之意。取善为训，何问古今。此圣心之所以拳拳，而臣僚之所当敬承而无忽也。然则四语之要，以不欺为本，不欺即尽己之忠。在己者既尽，则察之精、守之固，邪僻不敢奸，货贿不能黷。不惑于邪，不黷于货，则廉而公，公则生明。明则是非曲直、强弱利害，了然于方寸之间。以之临民，则民遂其生，而怨咨之声不作。以之事君，则食禄无忝，而爵位日益崇。以之事天，则天心悦鉴，而福庆延于后嗣。古之循吏，率用此道，是以建功业于当时，流芳馨于万世，良可法也！

淮谢病家居，习闻吾郡善政之详，太守刘公谦历任风纪，廉慎有为，膺荐受任，清白一心，以率先于上。贰守徐公恕、判府刘公宽、推府官公安，同寅协恭，秉德不回。次及幕僚，率皆端敏效

职，祇服明训，益励益勤。四邑民庶，熙然于春风化日之中，一何幸欤！嗣是而来者，尚取前人善政为法，本之以中正，充之以仁慈，期在政平而下无扰，斯可以无愧于民社之寄矣！苟或挟私纵暴，饰诈偷安，视斯铭为虚文，国家之明法具在，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正统五年(1440)岁在庚申 知府刘谦、同知徐恕、通判刘宽  
五月十五日。 推官官安、经理潘纘、知事魏源  
照磨凌祐、检校秦恕立石。

### 【附注】

明正统五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3。黄淮撰。据《永嘉县志》载：“石碑在府署大堂外东偏。”

黄淮生平参见第87页。

## 四七、重修温州庙学碑

[明] 李 匡

温州府重修庙学记

中宪大夫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致仕黄岩李匡撰

正奉大夫正治卿广东布政司右布政使郡人阮存书

征仕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郡人胡宗韞篆

施治贵知本，能知本则政庞惟醇，事剧惟简，民弗率化惟从。所谓本者，学校是也。于以祇严圣灵，乐育英俊，忠孝礼义，于是而讲习，风俗教化由是而丕变，尚何梗化而庞剧之有！故善为治者，必以学校为首。

温郡旧有学，历岁既久，主吏部者，鲜克图惟治堂庑斋舍。挠腐倾圯，生师惧焉，厥力稚莫能为。天顺改元(1457)，太守周侯来专郡。侯由学校，为名进士，翼赞地官，练谙庶务，简在帝心，拜今官。始至，谒宣庙，顾瞻兴怀，蔽志经理，谋及寅佐，厥心协一，稽于有众，庶言其同。征工于在官之徒，取材于在山之良，咨少府杨与、通守曹玺、节推赵晟，幕宾朱敬、狄中时董其役。欹者正之，腐者易之，敝者撤之，如大成殿两庑、明伦堂四斋是也。未修者补之，如严鼓会食旧所隘狭，复建养源堂，东西设会饌二轩。曰养源者，欲士子食于斯而思养其良心也。朔考月试，旧无定居，又创校艺厅，左右偏书斋六楹。曰较艺者，欲士子列于斯而思策其惰气也。以至牲牢、庖廩、漏廡之类靡不奂新。肇事于天顺戊寅(1458)，又明年辛巳(1461)而释菜告成。

郡薄周益、司训周魁、刘世殷号于诸生曰：是举于斯文有耀，

不可无述传后,乃具前事颠末,致书来求予记。予非能文者,窃喜附名圣人门墙,因勉而复之。曰:世之为守宰者,惟知崇饰佛老宫观以邀福田利益,其知宣圣为万代所当尊,学校为导民善俗之本,而董理之者几何人耶?周侯可谓知所本矣!宜其德化大行于属邑,而人用不犯于讼庭也。芳名当与文翁、龚遂并传于世。诸生熟渐侯化,其必有所感夫!其必有所勉夫!侯名琰,字廷璨,在莆田为宦族云。铭曰:

山川有更,日月有蚀。圣人之道,万世不易。百里之邑,千里之郡,罔不建学,作养贤俊。学宫口陋,风雨弗除,不有君子,其何能居!曰惟温庠,岁久倾侧。周侯下车,顾瞻怵惕。乃询寅采,乃召匠石。完旧益新,门墙翼翼。师生口喜,载苍坚珉。徵我铭诗,以贻后人。

大明天顺五年(1461)龙集辛巳六月既望立石  
知事关义、照磨王伦、永嘉县知县马善、老人叶稠生、林思远

#### 【附注】

明天顺五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3。李匡撰。

李匡(1406—1470),字存翼,黄岩人。宣德二年(1427)进士。曾任中宪大夫,都察院左金都御史。

## 四八、乡贡进士题名碑

[明] 邵 铜

温州府暨属县儒学乡贡进士题名碑记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温州府知府闽郡邵铜撰

承德郎尚宝司丞直文华殿郡人任道逊书

征仕郎中书舍人郡人姜立纲篆

温为浙东文献名郡，隶邑五：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即汉东瓯之地，晋始创为郡。至唐人才稍出，宋元为盛。若王十朋、赵建大、周坦、徐俨夫者，皆廷对第一人。文章事业，炳若丹青。国朝列圣相承，涵濡煦育，造就之深，以是人才之出，彬彬济济。魁廷试则周旋，魁浙榜则陈讷、王道、陈耸，经魁则张文选、胡奥、章纶、吕洪。他如名登黄甲，官至宰辅者有之，登台宪任方岳者有之，可谓盛矣。成化纪元(1465)，余奉命来守是邦，莅学之初，询及乡贡题名之碑未立。自洪武庚戌(1370)迄今二十九科，皆书于明伦堂之左，岁之易湮，非所以垂永久也。遂命砉石，历书其成名之先后、岁月之久近而刻焉。仍虚下方以待来者。

或曰：皋、夔、伊、傅、周、召之用于唐、虞、三代者，俱未闻有题名，何也？予曰：古之人虽无所激，自能有所成。今之人欲有所成，不能无所激。是以今之题名于石以激于当时，与古之书名于史以垂于后世，同一奖劝之道也。况我朝廷试有录以示中外，大学有碑以垂永久，是乌可无题名哉！今温士之勒名于石而大书深刻、昭示将来，非特侈一郡之荣观也，所以彰圣化之旁洽于四海也！观斯刻者必徇名求实，而规警风厉寓焉。然岂特已用

者哉！正使未用者歆动其心，励其志，益勉于学以待用也。诚如是，则异日贤才之出，芳声伟烈，传播无极，斯有以增重科目而大振士风矣。苟或鰥厥官，隳名教，以貽讥于后世，则不惟负朝廷设科之意，而亦有愧于名邦往哲与树碑之心也，可不勉与！可不戒与！

成化三年(1467)岁次丁亥春三月望日。

同知蔡蒙，通判余鼎实，推官周正同立。

洪武庚戌科(1370)：府学 陈彝(进士)、陈珙(进士)

甲子科(1384)：府学 郑能、叶宗、张善同(进士)、蒋应辰、彭修(进士)胡宁(进士)

永嘉 潘善、陈顺(进士)

瑞安 李伯静、叶思尹、卓敬(进士)

平阳 林同(进士)、陈郁(进士)、缪均、潘侃(进士)

(府志：甲子科除郑能以下俱入庚戌科(1370)而有沙顺昌、黄峦、徐诚、黄达、胡澄。)

丁卯科(1387)：府学 叶朋、卢贤、陈敏、林珽(进士)、林道立

瑞安 郭真(进士)

平阳 陈讷(解元、进士)、陈宠

庚午科(1390)：府志 有孟清、孙高

府学 徐怀玉

永嘉 徐鼎

瑞安 杨景衡

癸酉科(1393) 府学 夏遂禄(进士)、陈孜(进士)

永嘉 金原祺

瑞安 严叔载、余细荣、陈得谦

平阳 吴谦



丙子科(1396) 府学 潘文奎(进士)、潘旭、贾琬  
永嘉 黄谅(府志黄谅人已卯科 1399年)  
瑞安 叶蕃 黄聪  
平阳 游思敬 章参

建文己卯科(1399): 府学 陈复、李光(进士)、刘安真、薛东(进士)

(府志加二字) 永嘉 刘现(进士)、黄淮(进士)(府志人丙子科)

乐清 鲍珙

瑞安 陈曷

平阳 李昊

永乐癸未科(1403): 府学 陈礼(进士)

永嘉 王道(解元)、戴文麟、何绶

瑞安 林正仲、金宗、曹睦(进士)(府志有金孟因)

乙酉科(1405): 府学 张文选(经魁、进士)、郑柱(进士)

永嘉 梁彬、徐彬(进士)

乐清 余望

平阳 吴致文(进士)、吴迎(府志有郑志)

戊子科(1408): 府学 叶俊(进士)、王爵、王道立

永嘉 方以正(进士)(府志人辛卯科)、蔡道隆(府志作蔡道龙)、周文褒(进士)瑞安 周南

平阳 万英(府志作万道英)

辛卯科(1411): 府学 阮存(进士)、方祖安、叶允贤、朱良、曹宗鎬、金环、林性安

乐清 郑全宗、林轩(府志无林轩,有狄士先)

瑞安 狄仲范(府志入戊子科 1408 年)  
 平阳 陈悠、陈端(进士)

甲午科(1414): 府学 任凤(进士)、郑进祖  
 永嘉 戴时雨、郑道宁  
 乐清 陈以蒙、施义祖  
 平阳 张真(进士)、董许

丁酉科(1417): 府学 叶胜祖、曾甌、徐文靖、刘安定(进士)  
 永嘉 孙隐、张端生  
 乐清 蔡光亲(进士)、郑夏(进士)

庚子科(1420): 府学 陈耸(解元、进士)、王宗惠、朱良暹(进士)、徐士东、李永东、刘定、陈启、王豫  
 永嘉 赵诜、郑道顺、章惟澄  
 乐清 范霖(进士)  
 瑞安 蒋廷  
 平阳 林约仲、吴磋、蔡挺、陈永、陈奎(进士)、张训

癸卯科(1423): 府学 叶锡(进士)、李广、许莹、宋道成  
 永嘉 胡奥(经魁、进士)  
 乐清 王如曾、陈从道、侯尚震、徐挺、孙孟安  
 瑞安 尤伟、周士平、朱子律  
 平阳 金敬(进士)、项律、孔铎、项佑

宣德丙子科(1426): 府学 林补(进士)、林宏远  
 瑞安 史深  
 平阳 鲍辉(进士)

己酉科(1429): 府学 章荣

壬子科(1432): 府学 林珮、梁宏(进士)

乙卯科(1435): 府学 周旋(状元)

乐清 陈钝(进士)

正统戊午科(1438): 府学 刘邦彦、章纶(经魁、进士)

平阳 陈玗(进士)、夏朝甫

辛酉科(1441): 府学 叶光

乐清 南昱(进士)(府志入戊午科 1438)

瑞安 何遇 杨昕

甲子科(1444): 府学 娄浚(进士)

永嘉 金敦、叶翀

乐清 章唐、郭攀、余歆、屠积

瑞安 黄纪

平阳 吕洪(经魁、进士)

丁卯科(1447): 府学 徐拱、鲍恩

乐清 王宾

景泰庚午科(1450): 府学 陈铎、刘浚、林时中、陆昇、徐安  
行(进士)

永嘉 陈本方、李悦

乐清 李谔(进士)、陈懋(进士)

瑞安 钟清(进士)

平阳 周兴、叶璩

癸酉科(1453): 乐清 于昌祖、章懋

丙子科(1456): 乐清 何正、鲍椿

瑞安 邹正、吴祚

天顺己卯科(1459): 府学 李观(进士)

乐清 南昇

X 壬午科(1462): 永嘉 王端、谢暹

乐清 郑绎

瑞安 项旻、项秉中

平阳 易森、柳演(进士)、杨瑛

成化乙酉科(1465): 府学 彭俊、李殷、彭昭

永嘉 徐淪

乐清 章玄应(入辛卯科)

瑞安 杨埭

平阳 鲍麒、杜整

案以上成化年刻,以下五科不知何年续刻。

弘治壬子科(1492): 府学 李阶(进士)

乙卯科(1495): 府学 王瓚(经魁、榜眼、两京祭酒)、  
朱谏(进士)

戊午科(1498): 张璠

甲子科(1504): 朱文简

正德丁卯科(1507): 王激(经魁)

癸酉科(1513): 王激

### 【附注】

明成化三年(1467)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3。邵铜撰。碑分上下七层横列,立碑之年应以乙酉科为止,乙酉以下空,又于下层续刻。始自宏治壬子科,尚有成化戊子(1468)、辛卯(1471)、甲午(1474)、丁酉(1477)、庚子(1480)、癸卯(1483)、丙午(1486)、弘治己酉(1489),据府志少8科,计18人,又壬子科(1492)有周纪、王相佐、李瑾,乙卯科(1495)陈璋、章元梅、季学文,戊午科(1498)蔡芳、董檀,甲子科(1504),丁卯科(1507)李显及癸酉科(1513)徐衍等,外有辛酉科(1501)侯延诚,庚午科(1510)章九思、郑文夫、刘景、张敦诸人。

邵铜,字振声,闽县人。景泰进士。授御史。劾曹吉祥不法,忤旨,降知博罗县,有善政,成化初擢知温州。

## 四九、谢康乐像碑

[明] 佚名

### 谢康乐像

谢公祠旧有石刻谢康乐像，宋庆元丁巳(1197)王守焕章立，祠废，及元至正己丑(1349)迁于郡学之先贤祠。成化丁酉(1477)摹刻于江心寺之谢公亭。

### 【附注】

宋庆元三年(1197)刻，明成化十三年(1477)摹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参《东瓯金石志》。

王焕章，庆元(1195—1200)间朝仪大夫，温州知州。

## 五〇、温州府儒学新立名 宦乡贤二祠记

[明] 章 纶

赐进士正议大夫资治尹南京礼部左侍郎致仕乐成章纶撰

大成殿戟门西旧有祠，祀郡名宦及乡贤之有功于民彝世教者。名宦若王羲之、谢灵运、颜延之、刘述、杨蟠、印应雷、何文渊诸公是已，乡贤若王景山、周行己、刘安节、许景衡、王十朋、陈埴、黄淮诸公是已。或匡君而庇民，或讲道而释经，或惇行实，或著死节，其出处事业虽殊，其有功于民彝世教则一。

夫于民彝世教有功，则不悖于圣人之道，祀之于此宜也。奈何历年既久，椽栋蠹坏，必待大施設者，然后乃能新之。乃成化丙申（1476），三山项侯来守，下车初，兴废去蠹，一新郡事，而尤重学政。凡遇朔望，谒见先圣先师，仍率僚属以谒是祠，虽祁寒暑雨不少懈。间与贰守安成姚侯骏、通守东吴桑侯瑜等议曰：崇祀先哲，吾儒分内事也。睹是祠之卑隘欹挠，不但无以揭虔，且将不日倾颓矣。况戟门东之地，直深横袤与西偏等，改作分为二祠，俾名宦、乡贤各有攸宁，不亦辅翼圣门而称祀有功乎！众皆忻然和之。侯因虑材用，计徒庸，量事期之毕，遂牒通守三山徐侯瓘总其纲，命耆老章蕴明辈董其事，以成化己亥（1479）腊月望日鸠工，越明年二月朔日毕工。仓楹斫桷，焕然维新。东祠以为名宦，增祀刘谦、王允、王全、尹宏四公，凡二十有一人。西祠以为乡贤，增祀刘清、朱谧、张文选、周旋四公，凡三十有二人。其规模之宏壮，位置之端饬，视昔大不侔矣。

于时郡博浚阳李君华、司训合沙陈君端进诸生言曰：吾侯举此盛事，其作新学校，风励斯人也至矣。使无文以纪其实，其何以示今传后耶？兹永嘉令安成刘君逊由进士来举新政，盍与谋之？诸生诺，往白焉。刘君遂捐俸具石来征文记之。予辞弗获，乃作而言曰：“吾圣人之道与天地参而四时同，乃民彝世教之赖以永存者。然非贤者不明，非达者不行，使出处交得其人以续之，则万世如一日也。苟续之非其人，虽彼在万世者固无恙，而此于斯世也实无功，将何以列于圣人门墙间乎？今诸公既明且行之，以不悖于圣人，而有功于斯世，如此非表章而崇祀之，则后人于何取法而劝勉耶？故项侯历考其当世行事之迹，见其果皆有功于民彝世教，以列祀于圣门之侧，非特诸公之功因以著，抑亦俾士之有志于斯道以淑世者知所取法劝勉，而由此以入也。是则二祠之立岂小补哉！况侯持身廉谨、宽惠爱民、文章政事卓然可称，又安知他日之守是郡者，不以侯今日之祀诸公者祀侯乎！”

侯名澄，字□□，登庚辰进士第，历官民部郎中，擢今职，附载于此云。

成化庚子(1480)夏五月望日，县丞单进、主簿刘永、教谕廖诚、训导陈新、郑瑞同立。

### 【附注】

明成化十六年(1480)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3。章纶撰。

章纶(1413—1483)，字大经，乐清人。正统四年(1439)进士。景泰初为仪制郎中，上太平十六策。官至礼部侍郎。卒谥恭毅，追封为礼部尚书。著有《章恭毅全集》。

## 五一、江心寺记

[明] 周洪谟

江心寺在温州府城北江中，盘礴之上，广三百余丈，轮九十寻，南距岸一里许，北则倍之。地旧离为二，其间有龙潭，相去百尺，贯以飞梁。上各有寺，东曰普寂，又名龙翔，西曰净信，又名兴庆。东西两端有石山对峙，两山之前各有石盘踞水中，如狻猊状，与山相去盖皆一引许。刘宋谢灵运为永嘉守，尝游于是。今有谢公亭在龙潭西侧，有岩名孤屿，有亭名孤屿亭，唐李、杜诗皆道及其迹。宋高宗尝临幸，御书“清辉浴光”四字。“浴光”已亡，惟“清辉”在，今额为清辉轩。高宗时有西蜀僧青了以土石窒潭，遂联两山为一山，并两寺为一寺。文天祥寄宿，留诗于壁。近岁永嘉尹文林为饬之石。今尹刘逊为文山立祠于孤屿亭西，置祭田以奉祠事。顷者温郡太守项公澄遣住持德谅来请予为寺记，而其乡人鸿胪主簿谢转序班陈复累申前请。

夫天下僧寺皆占名山广阜，未有在长川巨漫者，惟江心与金山寺而已。然金山浅狭，不若斯寺之深且广，予恨不得一造以快历览，而想慕其清绝闲旷，脱市囂于埃壒之外，遗俗累于涛浪之表，屹立水面如在镜中。月夜风晨，类非人境，世俗所谓东海中有蓬莱诸山，随波上下，皆寓言耳。孰若兹形胜之真境也哉！予性喜佳致，每见乡人池心坻濡，必思临眺以写其趣，况兹天造地设而名海内者乎！故为之记。



【附注】

明成化十八年(1482)刻。录自《孤屿志》卷5,参弘治《温州府志》卷19。周洪谟撰。

周洪谟,字尧弼。四川长宁人。正统进士,授编修,累迁礼部尚书致仕。卒谥文安。博闻强记,善文词。

温州市图书馆

## 五二、永嘉文信国公祠记

[明] 谢 铎

成化壬寅(1482)夏四月,宋丞相文信公新祠成,祠在永嘉江心孤屿。盖宋德祐(1275)中,公避难兴复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即其地与其时,尚想见其风声义概,历历如前日事,虽小夫妇女,皆知公之为烈也,于是祠而祝之,固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而亦安知公不死之心不眷眷于此也哉!当夫宋社既屋,天下为夷。公方间关万死,脱京口,走真、扬,涉江浮海,力求二王之所在,以一至于是也。人孰不曰无可为矣,而公也指日誓天,载踏载奋,尽瘁鞠躬,不震不耨,以一旅未亡为兴王之期,以一息尚存为报国之日。必欲诛浞,若臣靡之于夏;必欲讨卓,若王允之于汉;必欲挫温遏坚,若谢安之于晋。凡其区区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以艰彼之进者,皆圣贤之所屑为也。故在《易》之《遁》曰:“小利贞。”又曰:“与时行。”若乃并命于一死,以自异于忘君误国之徒,夫岂公之所难哉!故即是以究公之平生,不难于死,而难于未死;不责其未死之功,而予其必死之志。不然宋亡殉国以死者何限,而独公为之首称哉!

初公之在难也,门下客莫有从者,独吾邑杜大卿游慨然从公以行,竟克脱公,而大卿亦卒死于国。然则祠公于此,而大卿其从与享之,固礼也哉。

公祠在京师、在庐陵者,已非一日。永嘉之祠,则今刘令尹逊所创也。令尹于公为乡后进,知公为详,因白其郡守项君澄而为之。既成,肖公像其中。仍置田以供祀事。

于是郡、邑两学之士谓其有关风化也，将刻石以纪，而以其师之命来告于予。呜呼！公之赫赫不可盖者，固不系祠之有无，而亦奚有于余之言哉！独世之向往不足者，非此无以致其私，而令尹与其守乃能于法令簿书之所不急者，力倡之以风示当世，是固不可以不书。因书之且遗之词，俾歌以祀公。其词曰：

孤屿兮江中，屹颓波兮我公。江之流兮淙淙，公心万折兮必东。乾坤兮易位，江山兮改色。击楫兮中流，渺四海兮焉极。江之水兮上通于天，孰挽而下兮洗此腥膻。江之水兮与海不竭，石不可填兮臣心始灭。日惨惨兮江声哀，公神不死兮尚期驾风涛而或来。繫庙食兮江渚，万岁千秋兮有如此水！

#### 【附注】

明成化十八年(1482)刻。录自《弘治府志》卷19，又见光绪《永嘉县志》卷4、《孤屿志》卷5。谢铎撰。据《永嘉县志》载：“文丞相祠，在城北江中孤屿，祀宋右丞相文天祥，以台郡少卿杜浒，永嘉正将徐臻配。明成化中建，弘治十三年(1500)赵宽展修，岁春秋致祭。”

谢铎(1435—1510)，字鸣治，号方石，浙江太平(今温岭)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编修，进侍讲，直经筵。经术湛深，文章有体要，两为国子师。累官礼部右侍郎，卒谥文肃。著有《赤城论谏录》、《伊洛渊源续录》、《赤城新志》和《桃溪净稿》。

### 五三、旌表程奕尚义碑阴记

[明] 钟 清

赐进士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瑞安钟清撰

赐进士嘉议大夫广东按察司按察使致仕昆阳吕洪书

朝议大夫直隶长芦都转运盐使司同知致仕同邑金敦篆

夫义与利，犹阴阳昼夜，不容并立，出乎此则入乎彼，君子可不知所择哉！能知所择，则凡取舍与夺，一于义而不苟，必能推己之有，以矜人之无也。然亦未尝不由乎上之人开导之有其术耳。

洪惟我朝，列圣相继，以天下承平，日久不可无备，屡诏下有司，广储蓄以防不虞。是即天未阴雨，澈彼桑土，绸缪牖户之意也。成化庚子(1480)安成刘侯逊，由进士出宰永嘉。既三载，政通人和。乃于治民之暇，援例甲乙，亲为书帖，推明义利之辨，下喻恒产之家，俾之各输所有，以为预防之具。或冠带，或旌门，或立石，各从其愿也。

时邑之富民闻侯之命，声应影随，唯恐或后。若峰山程君奕其一焉。程为邑之著姓，世传为伊洛之裔，去郡城不百里许，其积善尚义之声闻于人者旧矣。伯兄韬既输粟千斛，而君复输粟八百斛。侯嘉其义，悉闻于上，建门以旌其兄，立石以旌其弟，可谓开导之得其术。而君之伯仲亦能知所择，而无忝昔人所谓难兄难弟者矣。

间托予故人光泽司训赵君谏致书徵文，勒诸碑阴以示永久。予素乐道人之善者，乌可以不文辞哉！昔宋富弼在青州，劝民出

粟，以益公廩；赵忭在越州，前民之未饥，募人人粟，全活甚众。是盖上以义举，下以义应者也。今侯既能以皇上之心为心，而君之伯仲又能以侯之心为心，温人他日万一饥荒，籍此无虞，得不与青州、越州同一美谈，流传于后世哉！视彼闭余长价，幸民之饥以自利，不知义之为义者，宁不大有径庭也耶！抑又闻之，积善者必有余庆，好义者必昌其后。君先世既积善尚义，庆延于君以致斯荣，今君兄弟又能以善以义相继，而不私所有，他日子孙必有获天之报，而高大其门闾者出，岂直今日之荣而已哉！是宜记之，以为将来者劝云。

成化十九年(1483)岁次癸卯夏五月庚申日  
城南王汝吉镌

【附注】

明成化十九年刻，据程海勇所录碑文。原碑通高198厘米，宽95厘米。钟清撰。

钟清，瑞安人，明景泰元年(1450)进士，官至福建右布政使。

## 五四、永嘉县令祠堂记

[明] 谢 铎

永嘉令刘侯逊既为永嘉之三年，众废县举，乃按图考志得永嘉令显者十有二人，曰：《祭法》：“法施于民则祀之。”兹固有功吾永嘉之民者，所谓有其举之非缺典与。乃相地县治之西，为堂以祀，曰永嘉县令之祠。

既成而以属予记曰：“凡以彰前人之功，而益以为来者劝，亦固吾邑人意也。先生其无弃予哉！”予不佞，重违侯意，乃为之言曰：“嘻，侯其有志斯民者邪！夫天下之政自国都以下达于县，至县而止，县之政自典幕以上达于令，至令而极。令之于民，有君道焉，有父道焉，有师道焉，故天下之休戚在县，县之休戚在令，令或不良，上之政虽善，德不下究，而民亦不与被其泽矣，故曰邑之政可达于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然则令之有功于民者，虽欲弗祀，恶得而弗祀！且永嘉自汉初入中国，历三国、六朝至齐，盖五六百年乃始有令如萧景者以显于世。自六朝、历隋、唐、五代、宋以迄于今，盖又千数百年，而继景以显者亦仅仅如此，夫然，则令之于吾民，所谓休戚者可知矣。举一邑而天下之政所谓休戚者又可知矣。然则兹十二人者虽欲弗祀亦恶得而弗祀！”侯又为予言：“兹十二人者亦既取其所存所行者，而施之民有成效矣，祠固邑人之意，亦吾邑令之所有事也。”

于是，侯以进士起家，且将有志于其远者大者，而顾以是为足者乎！侯特不卑一邑，就其所至者而言耳。若论其极，必若濂溪之在郴、明道之在鄂、横渠之在云岩、晦翁之在同安、在漳州、

在南康，而汉唐之所谓循吏者，殆非君子所愿学，而侯岂亦以是为足者哉！虽然，充侯之心，兹十二人者犹在所慕，况其功烈行业有大于是者乎！其拳拳不忘一邑之民犹若是，况夫达之天下，而责以世道之重者乎！此侯之意抑固吾党公天下之意也。乃不辞而为之书。

若乃十二人者之政绩与祠之建置岁月，侯能文，盖别著之，予不复以赘。

### 【附注】

明成化十九年(1483)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参《永嘉集外编》卷11、谢铎《桃溪净稿》卷8。此碑即《永嘉县令祠堂第一碑》。谢铎撰。

谢铎生平参见第116页。

## 五五、永嘉县令祠堂第二碑

[明] 刘 逊

成化十六年(1480)夏四月,逊拜命知永嘉。既三年,邑中幸无事。夫斯邑斯民,前人所用以治者,非独今日然矣,愚何敢坠前人之功。于是阅《县志》,采輿言,凡来官斯邑,功在斯民,政绩著闻者,择其尤得若干人,列其氏名于碑,刻其行实于后,乃庀材为屋,表位而居之。邑之人士瞻仰称愜,遇朔望则率僚吏而下进拜,以起其感慕之心。每岁春秋仲月上庚日,祀以牲醪,凡所祭之需悉出自公,而民无所费,间尝走书台(州)之黄岩翰林待诏谢先生名铎纪其事矣。然其氏名之次第,祠屋之间架,基址之丈寻,与其祭物之所出,未能悉书,此碑所以继作也。

嗟夫,创始之艰,孰与保之之艰。后之人一日必葺俾勿坏,使官有所慕,而民有所赖,逊之志也。抑闻诸古人: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彼谓州县之职徒劳人者,何其志之苟大而语之失伦耶?且凡有功于民者,圣贤之所予;而以圣贤自期者,君子之用心。苟待己必将相,而望人以圣贤,则邑将为旷位而功难及于斯民矣,岂朝廷为民立官图治之本意哉!因书此碑首,佐谢先生以劝来者。

成化二十年(1484)岁舍甲辰秋七月望日

赐进士文林郎温州府永嘉县知县安成刘逊书

齐萧景 唐吴曾 宋仰仁谦 霍鑫

元王安贞 赵搭蒟

国朝 潘庆 李璩 梁瑀 周纪 文林 附典史张志能



【附注】

明成化二十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 23。刘逊撰。原碑在市区四面营财神庙后壁。

刘逊，字时让，安福人。成化十六年进士。远乡民税逋复，躬历面谕之，遂输纳恐后。究剖积狱，邑无冤民。以《白鹿洞规》颂学训士，建置诸祠庙以彰先烈，又镌古今贤令名氏于县治，俾后人知所劝。擢监察御史，有风节。

## 五六、永嘉县令刘公画像碑

[明] 赵 谏

前邑令安成刘公像

貌博而丰，质锐而聪。语其量则大而能容万物，语其学则博而无所不通。持己之廉，无忝乎四知之杨震。治人之效，不减乎三异之鲁恭。由其心具浩然之气，故其行合天理之公。曩以帝乏谏臣，遽夺民所好，奈何子离慈母，恒激切于中。既立祠以纾其敬，复砬石以肖其容。噫！若非其仁恩之深被，果何以使人追慕于无穷！

成化二十二年(1486)龙集丙午孟秋之四日，福建光泽县儒学训导致仕邑人赵谏顿首拜书。

### 【附注】

明成化二十二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3。赵谏撰。据《永嘉县志》载：“石碑在四面营财神庙内，与成化二十年永嘉县令祠堂碑并嵌入壁间，当为刘公旧祠。”

赵谏，字士忠，号东山，永嘉人。曾任光泽训导，选辑《东甌续集》八卷、《补遗》一卷。

## 五七、王右军祠祭田记

[明] 赵 谏

右军将军王公羲之，晋穆帝时出守吾永嘉。政尚慈惠，民甚德之。

性酷好作书，尝凿池、筑室于郡城东山之麓。政暇，辄临其地，恣意挥洒，涤笔池中，池水尽黑。去任后，民思之，名其池曰墨池，因其室为祠，曰王右军祠，肖像于中，岁时瞻拜，以著不忘。是即古者见碑堕泪、画像瞻奠之意焉。

岁久，祠宇倾圯，前大尹姑苏文君林白于郡守三山项侯澄，协力修治，且立碑以发扬公之幽隐，祠后复建堂为乡约所。盖欲师公之政而导民以礼义者也。未几，以外艰去，弗克尽善。今大尹安成刘君逊至，凡事关风化者，行之唯恐后。每月上旬诣祠谒拜，且主行乡约礼。睹椽栋垣壁有隳败者辄出已俸而新之。六月七日，实公诞辰，市民每为修崇佛事，虽曰敬事，而不知其流于谄渎。刘君特为革去，易牺牲，如祀先贤仪。犹虑岁祀之费出于民，匪常，乃劝宁德县丞水南潘洪璇辈舍田十五亩，仍以新涨涂田足之，岁收谷通计若干斛，以为经久之计。乡约正致仕罗源知县邵褒等谋于耆老梅硕等，相为伐石，俾谏为文以纪其实，且以田段、祭仪之类勒著碑阴，用杜侵克。

呜呼，善恶贤否各以类从，千万载犹一日也。今去公几千年，尹兹邑者不为不多，唯二君能以此为事，而著为不易之典，非其立心为政有类于公者，其能然乎！谏不敏，因其请，故不辞，记之且以为后之治民、事神者劝。若夫公之文章功业，昭然具载晋

史及文君之《记》，兹不复赘。

**【附注】**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 19。赵谏撰。

赵谏生平参见第 123 页。

温州市图书馆

## 五八、温州府重修庙学碑

[明] 钮 鉴

乡贡进士文林郎温州府推官盱江钮鉴撰文

承务郎中书舍人直文渊阁郡人黄璨书丹

赐进士南京礼科给事中郡人章玄应篆额

皇明以文教风天下，两京既有国学以养四方之士于内，若郡若州邑又各有儒学以养四方之士于外，教养既周，人材由盛，出而辅成昭代文明之治者率基于此。所以善为政之君子，必首先于学校。若三山项公澄者，良有以也。

公守温政治多善，而于学校之教，修己治人之方，尤拳拳注意。若大成殿，若东西庑，若师生会讲之堂，暮夜燕休之室，垂敞而弗称所事，非所以崇教养也。乃共二三僚佐：贰守东广汤君毓、通守滇南丰君龄，相与而经营之。有不可仍其旧者，次第而改作之。仍命幕僚徐玘以掌其计，命耆民章蕴明以督其工。始事于成化甲辰（1484）之夏，明年乙巳（1485）之秋而工告毕焉。壮丽高明，殊非昔比，谒奠足以展其仪，藏修游息足以安其志，尊贤养士，斯为称焉。计其工费甚多，公区画有方，人不知扰。兴作之初也，但见其材之山积与其徒之合散，而不见其科临门役及己也。既作之成也，但见其殿庑堂室焕然为之一新，而不知为谁之所创造也。

学之教授黄初、训导陈端、冷熙睥、梁白鸿暨生徒陆岐、金宣等，恐久而泯其功，谋所以传世，以余知公而请焉。夫有为者无难事，公以文学树家声，寻以名进士而服官政，历官南畿户曹、尚

书郎十又五载,所至有为,尝摄行大司徒事,又大有为,迨迁今官,所为又益优矣。绳于郡之上,人咸称公善为郡。所以莅任十年,民安物阜,因有“项太平”之谣。往往形诸歌颂,积成数十册,不可胜书,岂直学校一事之可书耶!虽然,学校乃风化之原,所以养士君子而修文德之地,古先圣王之所重也。自吾夫子以来,集群圣之大成,垂六经之明训,其教化之流行,大有增重于前矣。故历代相承,庙祀于学宫,以为斯文之宗主。而我朝所以崇重之益隆者,亦无非欲得君子以修其文德,以施其教化而已。夫文德既修,君子之教民化俗有其具也,具藏诸君子之身,虽无封守、无仪卫,孙吴莫能侵之,賁育莫能夺之,赵孟莫能而贵贱之。其为体若微,其为用甚大。用之于闺门,而一家之文雅雍雍也。用之于朝廷,而普天之下文风郁郁也。昔夔龙、伊周有其具,而致唐虞三代之文明,颜、曾、思、孟有其具而未用,亦足以致天下后世之文明。扩而充之,日月星辰在天之文以之而昭著,山川草木在地之文以之而奠安,岂直人文之宣明耶?学校功化之大如此,岂他事之可比耶?能尊其教以为政,可遗之而不书耶?矧温为浙东文献之郡,文章政事代不乏人。远未暇稽,自宋以来,以文翰而魁天下、安邦家者有四焉,若十朋王先生尤表表在人耳目。至于国朝又盛于昔,抱佔毕而咏菁莪者济济相先,展经纶而筹机务者班班继作。若少保黄先生淮、状元周先生旋、侍郎章先生纶,皆发身于学校之中,皆尝以其具而黼黻太平之文采,德其所施者甚博也。诸士子生于斯,乐育于斯,又闻知、见知之于斯。固宜有以先所具而俟所施,远嗣伊、周、孔、孟之遗风,近步乡贤诸先生之芳躅,庶几国家所以教养之意,贤郡守所以作新学校之盛心焉。故因其请,遂书其大略以张劝,庶几君子以文会友之愿望焉。

大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龙集丙午三月吉日立。

温州府经历彭政、知事杨□、检校胡广、永嘉县知县曾瑁、县

丞林义、主簿郭亨、县学训导陈新、郑瑞，老人陈秉瑜、金□□。

【附注】

明成化二十二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 23。钮荃撰。  
据《永嘉县志》载：“石碑在府学大成门右。”

钮荃，生平不详。

温州市图书馆

## 五九、新建社稷坛斋居记

[明] 文 林

祀社稷必有坛壝，必斋而有居室。温之有坛旧矣，而斋居不备，岂礼也哉！旧常以坛近太平寺，凡祭之先一日，阖府长贰俱致斋僧房以为常，而僧之饩于輿皂，有少不给者，辄能遗长官怒，而斋之心恶在？

弘治戊午(1498)夏四月，予来守温。秋八月，有事社稷，仍宿于寺。是夜大雨，漏下四鼓，率僚属以下至坛所尚一里余，而仆马杂沓，田淖中呼噪之声惊传前后，予虽在肩舆，心恒凜凜，又恶能斋以格神明也耶？乃欲建居以斋，谋诸佐贰，罔不协从。爰聚财募工，命老人郑佑即坛西北，面阳，建屋五楹，周以垣，一如僧房之藻饰而加弘敞，若厅制焉。东西有序，以居幕职僚，外复建屋若干楹以居两学教官，于是有庭有厨有房，而从人、輿人无不得其寝处矣。肇工于八月十五日，迄工于十二月十七日，用银贖若干，为工二千有奇，是皆资于民而未尝利取于无事之民，以故费不经帑藏，劳不伤民力，而事神处人之心得少尽焉。

夫祀，国之大事，而斋者，感召神明之几，故《礼》曰：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异居而持、而思、而斋焉。居常则不能持，不持则罔思，思罔则不能诚，是无神矣，虽不祭可也，奚徒扰民为哉！《祭统》曰：“贤者之祭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无所不顺之谓备，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今以长民者溷食僧廨，而使人劳扰奔驰，乃诒言曰斋宿，诚与礼俱亡矣，谓之备可乎？谓之尽己顺道可乎？不能事神，又何以使民？兹室之建，岂



徒曰适体、曰耀目而已！寺有告拨田使僧定淳来守者听之，僧亦知虑其后也欤！

### 【附注】

明弘治十一年(1498)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参乾隆《温州府志》卷28。文林撰。

文林(1445—1499)，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初任永嘉知县，后任温州知府。任内“击豪右，恤贫困，兴学校，举乡约，毁淫祠，疏通水利，平抑时价，减轻赋役”。著有《文温州集》，文章、政事均闻名于时。卒于任内，其子文徵明来温奔丧，遵父训简办丧事。

## 六〇、怀胜楼记

[明] 文 林

象浦驿既建之两越月，思无以骋使客之怀，接江山之奇胜，复作楼于驿之右。既成，与客时登焉。

诸山郁然环列，凡下江弥弥然，左右合抱如带。两浮屠屹立水中，俨若美侍从相向。峦气氤氲，如炊则雨，既雨则瀑布渺绵添白。旭日乍临，夕春将暝，昏晓相继，而晴光霞彩，烜烂舒卷。树色之浅淡，潮汐之进退，时刻幻化，若良工持五色笔，且深且皱，烘锁结构，浓淡聚散，极其涂抹点缀，幅幅殊态，罔不令人耸视而贮于怀也。

客舟既驾，酌酒言别，指其舟之去从，而即能知其所止之怀矣。旌旄既驻，劳徕斯成，指其舟之来处，而可知其行之迈矣。或主客独处，兀坐支颐，渔罾僧室，长波高岫，杂然呈露，江声鸟影，乍闻乍见。久而视之，山若渐为我而来而奔，江若渐为我而浸而流；始也若在江山之怀而胜，久也斯胜罔不在怀，及去也而又恒怀其胜。

夫楼怀于江山为胜，将使人物俱孕，斯美人以楼而得。怀江山之胜，则所见益高明。怀其胜而得所以胜，仁智者之乐也，而楼云乎哉！

### 【附注】

明弘治十一年(1498)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参乾隆《温州府志》卷23。文林撰。据乾隆《温州府志》卷6载：“象浦驿，在拱辰门外，今裁。”

文林生平参见第130页。

## 六一、重修梦草堂碑

[明] 高 宾

温州卫署之北有圃方数十亩，匝其东北隅，环而为池，广几半于圃，中植茭藕菱芡之属甚富，周以芙蕖，荫以高柳，馀圃以育蔬果，蒔花竹，供四时之娱。幽足以远嚣，旷足以远观。即乎其中，而四望之，则华盖、巽吉、罗浮、积谷诸山远近环向，如拱揖然。而与喧啾杂沓、市井里巷之声迥不相及。阒阒中乃得此胜概，其亦少哉！旧尝有梦草堂，作于宋。至我明正统间，方伯谢公尝再作之，久而复废。今署卫陈侯汝玉乃更为之，既成，以予尝过其地，知其所由，请以记诸石。

考之温州，古永嘉郡也。南北朝谢灵运为永嘉守，袭康乐公，多所吟作，乃名。而西堂“梦春草”之句，盖尤章章于人者也。历世既远，西堂已非，好事者不忘其人，而思所以存之，此梦草堂所由作也。

国朝以郡为卫，而堂亦随之。陈侯始视事，适承其敝，蹙然不敢宁于心，乃为之亭，纳遗碑于其中，慨然以必复斯堂自许。弘治己未（1499），会吉安谢公维熙，自水部出守于括，适有所考，以绍前人之闻。市材走书，期与侯共成之。而吾太守邓公，洎贰守李公、节推何公、永嘉令汪君，又皆捐俸以相其成。佐贰以下亦有能助之者，于是众美毕具，群工丕作，朴之、斫之、斲之、堊之，三阅月而堂成矣。不朴不华，可居可游，有漏有庖，以寝以休，堂之备诸用也；八窗洞启，群卉献秀，水光山色，映带左右，堂之备诸胜也。冠盖联翩，其集如云，榘古商今，资武以文，凡四方

之吊古揽胜，而主陈侯者当必于斯焉。此又堂之托得其人也。西堂之胜不可知，以今观之，夫岂多让哉！

陈侯署卫事才七年于此。而凡统御之内，百废具兴。又能推其余以及乎此，岂其才力之裕无所於试，而故脱颖于此也欤！今惟兵备宪副三山林公海、道宪副陝右张公，饬励边备，必严必慎，於诸将少所与可，而侯之受知於二公者独至，太守邓公尤加礼焉，良有以也！侯名璠，承厥祖都阆朴庵公荫，官指挥同知。是为记。

时在弘治己未(1499)。

### 【附注】

明弘治十二年(1499)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参乾隆《温州府志》卷28、光绪《永嘉县志》卷23。碑后年月题名俱漫漶不可辨。高宾撰。

高宾，字舜穆，江阴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十一年(1498)任瑞安知县。

## 六二、重修温州卫治记

[明] 谢 铎

弘治己未(1499)夏四月,温州卫指挥同知陈侯璠,遣其百户李谏,介吾友黄大理蕴和书,不远数百里来告予曰:璠忝职兹卫,惟是卫之廨宇毁自成化改元之飓风,盖三十年于兹矣。璠无似,先是虽尝重建宣威、振武二坊与土地祠以示端绪,而恒窃自愧,不能大有兴复以忝兹职。惟太守文公治温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举,璠因得以其情告。公慨然曰:吾职古称专城,况今制城堞之巡视,器仗之盘核,皆吾职所得为。而卫治乃久废不举,吾独无责哉!遂即日按卫,召军之富而传籍于民者丁辉等十数人,谕之曰:若知所以有今日乎?朝廷之设若辈,凡以为民也。今皇威四鬯,边尘不惊,若辈得以饱食暖衣于无所事事之地,而尔卫顾倾圮乃尔可乎!况吾民岁出赋税,以供若辈者,日不暇给,又可重劳之以输尔卫之营缮乎?辉等皆再拜曰:唯唯,惟公之命!明日,乃争自赴役,不期月而工告成焉。卫之中为正厅为川堂,厅之左右为幕厅、为架阁库,厅之前为仪门、为碑亭、为吏舍、为旗纛庙。又以其地故属府治,有晋守谢公遗迹,更为梦草堂,以不忘其旧。凡此皆公之功,而璠之所仰以成者,义不可以无纪,惟先生实知公者,脱无靳焉,则璠与诸军士之愿,亦兹卫之大幸也。

予惟古者,兵寓于农,文必有武,故人皆全材,而国无异政。自夫文武之材别,而兵农之政分,后之经世保邦,欲为久安长治之虑者,可得而偏废之哉!洪惟我朝酌古定制,兵农虽分而文武

并用，体统不紊而内外相维，故有台省则有督府，有藩臬则有都阃，有府县则有卫所，是皆所谓安不忘危而势不偏重者也。奈何去古既远，人各自私，文吏、武夫往往至相訾警，尚何望其不直视之为秦越也哉！若太守公之有功于卫，其过于人人诚远矣。然《春秋》之义，兴作必书，重民力也。苟时拙举羸，而为之不以其义，亦何以纪为哉！今公因不费之财，而为不得已之举，民不知劳，而事皆立办，其视世之好为改作而虐用其民者异矣。是固君子之所乐道，而非《春秋》之所不予者也。陈侯深知所自，不掩其功，既没而思益至，亦可谓难能也已。此其贤岂尽出于公之下者哉！

公名林，字宗儒，姑苏人。由成化壬辰（1472）进士历今官，年方五十有五，两乞休致，俞命未下而卒于郡，惜哉！侯字汝玉，璠其名也；曾祖翼，都督同知；祖文，都指挥僉事；侯世袭勋阀，其功名盖未艾也。

#### 【附注】

明弘治十二年（1499）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 19，参万历《温州府志》卷 16、《永嘉集外编》卷 11 和《桃溪净稿》卷 10。谢铎撰。

谢铎生平参见第 116 页。

## 六三、温州卫军器局记

[明] 王 瓚

国家建万世之谧宁，凡天下要地咸宿重兵。所以防未然，威不轨，深筹遐虑，据古今之会以酌其宜，至矣周矣！而克举职业，存乎其人。

温于浙为极东，东际大洋海，自海以外皆夷邦也。故温壤卫所之棋布，视他郡独多。温州卫屹处于中，迤遐环向，旧有军器局在焉。岁久倾圮，储守无所，恒寓置于各门城楼。掌卫事指挥同知陈君汝玉有忧之，白于兵备副使闽中林公舜举。公曰：是诚不可以已。爰命所司具木甃瓦石之材。郡守邓君安济、节推何君重器，皆欲因兵莫民以坚保障者，议以克协。重器遂度宜鸠工，即故址之后而屋之。指挥同知萧君孔昭同督其役，始事于弘治庚申（1500）十月十七日，其年腊月工以竣告。缭以周垣，外为垣门，次为仪门，中为厅五楹，东西列二楼，库各五楹，仪门之外分列库房，又各八楹。凿其隙地为二池，而守卒庖室之类以次成焉。朴素浑坚，规制咸嘉。汝玉属瓚记其成，以昭示后来。

《易》曰：“君子除戎器，戒不虞。”是故戎器之设，匪惟折奸于莅用，亦以折奸于未用。盖莅用必犀利，此未用所以能折奸也。臣子之致忠以报国，出谋以辅泰，其敢以无事而懈！《周官》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声”，司兵“掌五兵五盾”，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辘人“掌弓弩矢、矢箠、矰弋、挾拾”，稿人“掌受财于职金以贲其工”。凡战守器械罔不预具，有国家者恒先以重者也。秦政隳甲兵以弱天下。唐天宝末，宋崇宁初，类以时平，销

锋镝，弛武备，患生莫支，厥有由哉！兵之必资于器，犹农之必资于耒耜也。以缮以收，可无恒所？故累代之藏，戎器有监有场，有院内外，并有专官。

迨我朝，凡诸州戎器，则以官于卫者兼署之，简稽惟谨，制葺有程，精利无疵，坚劲无蝟。如吾温者，为时称首，愈繁而有贮，弥久而如新。维时林公兵备兹土，罚耗赏登，与精惩疵，守战两修，兵民并恤。郡卫佐承其志，兵皆素习，器有素备，威智足以慑强梗，声势有以制全胜，隐然有不可犯之严，使襟山枕海之边陲，老逸少嬉，熙熙和豫，目不识狼烟，而耳不聆刁斗之警也。瓚尝博观天下武事，积怠狙于承平，而安不忘危，守不忘战，虞击刺之先机，树捍御之钜防，乃于乡郡见焉。其能不书！抑自汝玉掌卫事，既建卫治及八千户所，又营镇抚司，皆兴于久坠而焕然维新，诚一时盛事。法当附书，庶后之人有所考而葺焉！

#### 【附注】

明弘治十三年(1500)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王瓚撰。

王瓚(1462—1524)，字思献，号甌滨，永嘉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卒谥文定。著有《甌滨文集录》，撰辑弘治《温州府志》。



## 六四、温州忠烈庙碑

[明] 汪 循

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知永嘉县事新安汪循进之撰

嘉议大夫太常寺卿直文华殿致仕奉诏进阶一级安固任道逊  
克诚书丹并篆额

大丈夫善养浩然之气者，湖海不足以为容，金石不足以为坚，铁钺不足以为威，泰山不足以为重，卒然遇之，虽辩如仪、秦，智如良、平，勇如贲、育，无所用之，而况叛童逆竖，肆鼠窃之谋，凭鸱张之势，恫疑恐喝，朝发而夕毙者哉！此儒者之有利益于国家，而非寻常文吏武夫之比也。

昔睦贼方腊据有睦、杭，掠地婺、括，乘势东下，建旆于温，目中已无完城矣。时天下习安，不修武备，守吏仓皇弃城而遁，郡博刘君士英以一介儒生，愤激于中，义形于色，乃率其徒卢君、石生悉力当之，相距逾月，以俟王师，至而歼焉。保完城以还报天子，使温之人民土地免螫隘之祸，为秉礼之邦者，伊谁之力欤！虽曰逆不谋顺，邪不胜正，乃常理也。方贼藉有五州，连众百万，投戈所向，势如破竹。温以弹丸之地，抗连江之师，以习安久靡之民，遏劲敌方张之势，苟非以浩然之气毅然临之，见理而不见利，知义而不知害，推忠诚以感激人心，为城守之计如刘君者，何以振不武之威而收不战之效如是哉！是气也，充养之既到，则爵禄不足辞，白刃不足蹈，天下国家不足均矣，又何有于保一城克强敌乎哉！古者献俘执丑必于泮宫，刘君之学可谓深远其本，而无愧于古者建学立师之意矣！君子谓其有儒者之勇，仁人之功，

又岂过情也哉！

《祭法》：“能捍大患则祀之。”刘君之有庙于温亦宜矣！旧庙在郡学之东百余步，成化间，前令文侯宗儒迁于城西新河里，又复倾圮无存。弘治戊午（1498）冬，予承乏于此，适文侯复来守温，乃请于侯，转迁于简讼坊之东偏。祠乘淫渎汰斥之余而加新之，里即神之旧隅，亦神之所乐栖也。呜呼！神之气在天地者未尝无，而在人心者不可泯，庙址迁徙无常，惧岁月之漫灭也，谨请于今守邓侯安济为之立石如此云。

弘治辛酉（1501）夏四月望日

温州府知府邓准、同知李增、通判刘塘、推官何鼎、永嘉县县丞王宣、主簿梁用、典史丁辅立石。

#### 【附注】

明弘治十四年（1501）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参光绪《永嘉县志》卷4。汪循撰。

汪循，字进之，安徽休宁人。弘治十一年（1498）任永嘉知县。校刊《儒志编》等书，对温州文化事业有所贡献。

## 六五、重修文丞相祠记

[明] 赵 宽

立天下之大节，明天下之大义，屹然以身任千万世纲常之责，万挫而不折，百练而弥精，堂堂乎，昭昭乎，掀揭宇宙而争光日月，呜呼！岂非圣贤之俦，旷古豪杰之士哉！帝衷民彝在天地间，千万人而一心，千万世而一日者也，是以当时从者如登龙门，后学仰之如瞻斗极。

宋丞相信国文公，当国事无复可为之日，以守臣应诏，则勤王之师行；以奉使陈大义，折虏酋，则强胡之气夺；以宰相出督，名士景从，威武震耀，则兴复之势夺。天实厌宋，屡起辄踏，虽有经济之大略、翊戴之忠谋而无施。殫志虑，毕精力，继之以死，其间拘囚之困迫，奔亡之颠沛，出万死而一生，而志一不少衰愈益昌。元可丧，膝不可屈，卒之从容燕市，谈笑而蹈白刃。非学问之大成，操履之素定，优人孔孟成仁取义之域，其孰能之？故尝谓公当中国礼义垂绝之余，夷狄禽兽方张之日，天实生之，以主张乎吾道，扶植乎人纪，振中华之风，弭乱贼之萌，百行赖以不堕，九畴赖以立，万化赖以行者也。不然，腥羶污浊，四海一流，斯民其不被发左衽矣乎。所谓圣贤之俦，旷古之人豪非耶？！公自使虏被留，脱身京口，间关豺虎，中途涉鲸波，至于永嘉，宿江心寺有诗。留一月，温及台、处诸郡豪杰皆来会，欲从海道为战守计，为当国者所沮而止。

国朝成化中县令文林、刘逊相继访公遗迹，刻公诗于石，立祠祀公。弘治十三年庚申（1500），宽与同官林君偕来温，祇谒

公，顾视祠宇庳隘弗称，林君曰：“是予责也。”郡守邓侯进曰：“淮尝择诸僧寮，得其地矣。”往观之，在寺之北垂，倚岩临流，崇深虚明，众皆喜，材用既储，工役聿兴，林君为之区画，而郡守躬经营之，祠遂以成。因考诸从公之士宜祀者得二人焉，曰：司农卿杜浒，公脱镇江，浒之力，公至永嘉，浒实从，又尝以佐府招集兵财来台温焉。曰：正将徐榛，温人也，以笔札典督府机密，小心精练，从公北行，备殫忠款。既又得公之孙一人焉，曰富。在前元时尝守温，有惠政，遂以三贤配享于公。

今年壬戌(1502)，予复来，邓守率僚属请记，且述所以叙秩三贤之意，予闻而嘉之，所谓当时从者如登龙门，后学仰之如瞻斗极非耶？三君者获附骥尾，流芳无穷，而林君与守，陈列道教，表章前修，以励乎邦之人，可谓知治本哉。林君名廷选，字舜举，以按察副史整饬兵备兼分巡，闽人也。守名淮，字安济，吉水人，皆予进士同年云。

#### 【附注】

明弘治十五年(1502)刻。录自万历《温州府志》卷16。赵宽撰。

赵宽，字栗夫，号半江，吴江人。成化年间进士，曾任提学副使，官至广东按察使。著有《半江集》。

## 六六、鹿城书院记

[明] 吴 宽

浙水之东推温为上郡，非以其物产之美，山川之秀也，特以其地人材之多耳。人材之多者，或以事业闻，或以文章显，在他郡固有之；若其人以义理自守，名教自乐，求乎其内而无待于外，此则所谓道学之士而非人所能及也。盖自宋濂溪周子默契道体，继孔孟之学于千载之上，一传而为河南程子。四传而为新安朱子，并朱子而生者为广汉张子，皆衍濂溪之学于百岁之下者。道学既传，海内风动，士相慕悦，莫不奋迅而起，往往负笈扞衣，不远千里而来，以得登门为幸。讲明道谊，羞称乎功利，可喜之事。辨质性命，不惑于佛老似是之言，所谓事业文章乃其余事。久而转相传授，或私淑诸人，其多不论也。当是时，温之士於四先生之门皆有足迹，以其数计之，合二十有三人。噫，可谓盛矣。

自宋历元至于国朝三百余年，凡事业文章之焜耀者，郡中尚能道之。顾于此诸贤，若不知有其人。幸其名氏言论散见于诸书者，昭然犹在，有终不得而泯者。弘治辛酉（1501），吉水邓侯来为郡守，凡所以惠乎民者既无不至，间考诸书，悚然兴叹曰：“此邦先哲之盛如此，而吾守兹土，居士民之上，于一夫有善，尚当表扬之，况多贤如鲁者乎！且《祭法》：勤事捍患者亦祀之，况有关于世教者乎！此其责不在我而谁？”永嘉令新安汪君循，好贤方切，乃奉侯之意择地于郡之鹿城，躬自计度，创为书院。作堂若干间，中奉四先生，旁则诸贤列侍。像设既完，版位斯置，其气貌若相接，其警效若相闻，俨乎函丈之间，师弟子之相授受也。

又辟馆舍若干间,使士之学于斯者居之。其规约大率仿白鹿洞而行,其所以劝乎人又无不至者。适侯与汪君以公事至京,事毕偕来请记。窃尝观孔子设教于洙泗之间,一时弟子莫非齐鲁之产,惟子游一人自吴而来。若夫孟子之时,北学于中国者,亦惟陈良一人自楚而至。惟温去闽颇迩,其人学于朱子亦宜,若去洛则远矣,何程门诸贤之多不减于闽邪?吾是以益叹其盛,非特当时所不能及而已。侯为此举,固出于尊崇先哲之意,然所以望于后学者尤多。盖四先生世不常有,而其书则常存。学于斯者出而升堂,则仰而挹其清夷之容;入而读书,则俯而探其精微之旨。以守义理,以乐名教,以无愧于乡之诸贤,安知后世无贤守令者为俎豆其间哉!

侯名淮,字安济。举进士,为吾所取士,雅知其贤。其为此,吾固嘉其非俗吏可及也,敢不书!书院既成,汪君以家艰去,而东昌刘君经来代。复体侯之意,使人守视惟谨,期不至于废坠。亦可嘉者,因并书之。后二年癸亥(1503)季春吉旦,掌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长洲吴宽记。

### 【附注】

明弘治十六年(1503)刻。录自弘治《温州府志》卷19,参乾隆《温州府志》卷7、光绪《永嘉县志》卷7。吴宽撰。据《永嘉县志》载:“鹿城书院,在府治东北隅,明弘治中郡守邓淮建,中祀先贤二程子、朱子、张子,旁祀乡先儒从二程子者十一人,从朱子者十一人,从南轩张子者一人。”

吴宽,字原博,江苏长洲人。明成化八年(1472)状元,弘治八年任吏部右侍郎。谥文定。作诗文有典则,兼工书法,有《家藏集》等。《明史》有传。

## 六七、重修永嘉县学记

[明] 李东阳

永嘉为温属县，县附府郭。府与县各有儒学，县学在县治东华盖山之阳，盖始自宋元祐间。历至国朝，兴替不一，顾其旧址，后逼道院，前迫民居，既隘且敝，不称为施教地。前知县东广林君廷璵图为改作，拓其故而新之，首建宣圣庙庭及左右庑，寻擢贰苏州，不果毕而去。

新安汪君循继知县事，欲踵成之，会所积费已就尽，岁方告饥，无所於益。师生屡以为请，君但颌之。众莫知其将有所为也。秋既获，官稍有赢羨，乃庀材集工，卜日兴事，简义民有才力者领之，而躬督其成。于庭之前为戟门，旁隙地为庖为库而庙成；又为堂及左右斋旁为号舍，前为泮池，而桥其上。又前为仪门而学成；又为名宦、乡贤二祠于学之两偏，以备学之所有事。凡木石瓴甍之材，金碧丹堊髹绘之饰，绳杜刳斫，构结髴筑之用，选坚择良，精极壮丽，数十年之陋，一旦为浙东大观。于是衿佩交集，弦歌迭奏，类聚志萃，思所以擢旧而来新者，不谋而合，相与颂君之贤而享其功。教谕诸葛骏等侔来京师，通介以请，图为不朽计，予弗能避也。

予闻孔孟论政，必先富而后教。夫政出乎君，而守令者皆分君之事者也。其所以为富与教者，条目宜详，序次宜慎，固不可偏废，亦不可以逆施。此俗吏之所忽，而善为政者所究心焉者也。温之地腴而多熟，其人之诵经史，事文翰，掇科领荐，出而效用者，宜乎其盛也。然修学之役，苟不待丰岁而为之，安保其人

之趋事、士之从化若是亟哉！此犹就一事言之，若叙伦悖行，会归有极，施于事君、使众之间，无所往而不为天下用，固於学乎成之，而亦岂庙庭堂室、仪文器数之足恃哉！有倡乎其先，有督乎其后者，必以其道，虽专官设教，而亦守令之事也。

予识汪君未第时，闻其以文学缘吏事，盖兹学之所为建者。学既成，以家艰去。今知县东昌刘君经复增饰之，而知府吉安邓君准又从而总之，邓及三令皆以进士举，故于是勤勤云尔。诸凡与有事者，皆列之碑阴以备考焉。

学成于弘治辛酉(1501)秋七月朔日，越三年甲子(1504)夏四月朔日记。

#### 【附注】

明弘治十七年(1504)刻，录自万历《温州府志》卷16。李东阳撰。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天顺年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为文典雅流丽，工篆隶书。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之后，东阳一人而已。谥文正。著有《怀麓堂集》、《诗话》等。



## 六八、永嘉县学奎光阁记

[明] 李东阳

温之永嘉县学有奎光阁，弘治以前未建也。盖自东晋建学以来，至南宋而其制始备，其地负华盖山，胜盖一郡。历代之人才弗绝，国朝科目特盛，而兴替亦不常。

正德纪元丙寅(1506)，姑苏王君献臣来知县事，莅学之始，见孔子庙大成殿后不数武有容成道院，怪而问焉。有能道永嘉故事者曰：“院北实儒宫旧地。”于是徙道院于真华观之南。复地若干武，院之西北，亦久为某据，闻新令之政，亦欣然来归。又复地若干武，山若干丈，殿之北西又买地若干亩以足之。地既廓，政亦寝举。欲即院址，背山面殿为峻阁以为藏书之所，如古所谓尊经阁者。顾财力方绌，犹豫不决。县人好义者皆相与成之，为重檐、画栋、疏牖，下轶尘坳，上薄霄汉，超出云雨，俯视江海，尽一郡之胜。积书数千卷，度置其中，以资讲诵博闻见，非徒为登眺之具也。

阁既成，乃标以今名。教谕率诸生而前曰：“命名之义何居？”王君曰：“是取诸列宿，所谓文章之府者也。《传》不云乎？圣人之道，昭如日星，六经者，道之精华也。夫道根乎人心，贯乎伦理，见诸生民日用之间。天下之所见，固然莫殊也。乃或蔽于外诱之私，则有不能知者；于是有复初之学焉，有复礼之力焉，有复性之功焉。然学必须于博文，文之大者莫六经若，若士之所当尊而习焉者也。天下之物有失然后有复。兹地之失固可以言复矣。不慎以守之，能保其终勿失乎？物之在外者具然，而况于道

乎？夫苟不知所以复之，则所谓老氏者，邻居而杂处，非唯不相为谋，抑或有诱而去之者，圣人之徒纵未能距而攘之，而忍为其所诱耶？今游斯学者，于六经乎取之，由诵读讲说之粗，极于体验充扩之大以成文明之治，俾功业昭于一时，名誉著于无穷者，盖自昔有之，而自今其未艾，且益盛也。”皆再拜曰：敢不于吾侯之言是图！

又相与议曰：侯之功有不敢忘者，宜其仕以名进士，其为监察御史执法尽职，谪远方末职以荐拔今官，其为政多可称述，非兹事止也。是恶可以不记？乃具书京师请于予。予于礼部之试得王君，知其贤久矣。故为之记。

#### 【附注】

明正德元年(1506)刻。录自《怀麓堂集》，参《温州历代文选》。李东阳撰。

李东阳生平参见第145页。

## 六九、文林德政碑

[明] 夏 鍤

郡守长洲文公新祠记篆额

赐进士第文林郎南京大理寺左评事在告天台夏鍤撰

中顺大夫顺天府府丞直内阁侍经筵兼修国史玉牒官郡人周  
令书

礼部儒士郡人林应龙篆

正德壬申(1512)冬十有二月,永嘉赵生公泽实以其父兄之教,来致其《前令文侯治状》一轴于我曰:“子有所知旧如侯者,敢以石事累于子。”知旧是也,石事殆非吾业!

初,侯以名进士知永嘉,余在弱岁,闻侯名,美政、清诗与姓字偕来塞耳。及予以进士往返闾门,始面识侯,见即倾盖,间语及诗格,一言相下,至今犹忆之。时候以太仆丞在告,未几用言者起为永嘉守,辞请弗得,乃就事。在郡几年,再疏求放免,既而以棹归去。今几年而温人思公不解,相与鼎建尸祝之所。温之俗:凡守令之代去,于贤而有异政者,概绘像以事;其有德于我,久而益章,则为祠而族祀焉。故夫专祠为尤难。

侯之子璧,尝出侯平生论奏三卷处余篋以归,征予序。间一发读,为之快慕掩卷,慷慨而已,辞则未遑也。乃今《治状》一轴,类皆作县时事,郡行略甚。此其故,或言:“永嘉人士急欲专致其恳款于侯,而不计侯之后,政则偏及于五县。”其说不诬也。于是益见侯之于民,计其所入,人亦必有言语所未能推列者。然非言语,则无以诏后世,俾为之名以传不朽。侯锐于为理,利在必兴;

弊之所宿，根柢牢密，或斲不可治，亦必梳剔穿掘以去之。论事  
清晰，勤于敷奏，操正吐方，乖午抵突，率多忘己之事以为人。左  
右化理，有吏有儒，隐然古循良之风，至今犹凛凛焉。《传》曰：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候知公旧，又尝于进退去就之间，  
见公所得之深，固宜其所树立如此也！惜其位不载德，用之弗尽  
其有，而惠独专于瓯人也。于乎奈何！余病且懒，雅不喜为文，  
而文以侯来谒，又王进士子扬、公泽之兄君择手书，累累无一字  
他设，璧又尝以三卷者托我，以此偿彼，皆不可失。

侯讳林，字宗儒。璧字徵明，本与我为父子交。既序而系之  
词，使歌以述神，词曰：

筑人心兮新堂，侯归来兮九山。苍绛帷兮素产，粉墙兮黄  
麟。表双松兮覆喬，云鹤去兮不返。琴掩兮无声，江悠悠兮日  
夜。思夫君兮满城，满城兮歧余。神之来兮灵风先驱，慰我兮祉  
以福我。翱翔九山兮烟月婀娜，草生兮谢池。木落兮象浦，春秋  
兮我享，庙食兮终古！

乡约耆民董渊、方保、栾轩、张良、杨辉、刘瀚、张文、徐广、严  
勋、赵悃、张定、辜佩。

城南王九明刊。

### 【附注】

明正德八年(1513)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3。夏候  
撰。

夏候，字德树。弘治初谒选入都，上章忤旨，下诏狱得释。  
授南京大理评事。后乞致仕归，居乡砥砺名节。著有《赤城集》。

## 七〇、新建浩然楼记

[明] 刘东星

永嘉控山带海，形胜甲于东南，而江中孤屿最奇，嶙峋壁立，横截江流，惊波怒涛，弥漫震撼，屹然不移，有回狂澜而障百川之势。忠臣义士值死生患难之冲，不疑不慑，中宇宙而独立，以身负纲常之重者似之。其上为江心寺，两塔并峙，高插云汉。寺左有堂翼然，名曰正气，则宋丞相文山公之祠也。

公尝航海求二王，信宿于此，瓯人至今仰之，世世崇祀。祠前有地若干步，俯瞰江流，尤旷绝可喜，屿中称最胜焉。宪长吴君韞庵建节海上，民和兵戢，时荐谒祠下，周回四顾，喟然叹曰：是宜楼以壮观瞻，乃始经度定基，出资构材，郡守李君际寅赞其议，而郡丞刘君正亨督其成，闳敞爽岂，与其地称，而名之曰浩然。盖取文公《正气歌》中所称孟子“浩然”之旨云。

余校士至瓯，瞻拜祠下，吴君因觞余于楼，而属为之记。余曰：东南之名胜岂独永嘉？而永嘉之名胜岂独一孤屿哉？惟文山公成仁取义，不以颠沛流离易志，此其大节挺立，名与天壤俱留。故所过之地，山增高而江增深，有不在于形胜之间者。且楼又当公祠前，巍峙特出，拥翠飞丹，真是上接太清而历览无际，名以“浩然”，不亦称情乎哉！

登斯楼也，俯仰乎江山之秀，而想见文山公之忠义，则烈烈轰轰之气，当有不亡者存。而激颓立懦，宁无独秉浩然之全，植纲常，撑宇宙，与文山旷世而相感者，出于其间乎？然则是楼之裨益于世教大矣！若夫鱼龙烟雾之出没，风帆沙鸟之往来，上下

倏忽变幻，献异于窗棂几席之间，足以侈眺望而供吟啸，则骚人墨客，或将取之，而非吴君所以建楼之意也。

经始于庚辰(1520)仲冬，落成于明年正月。吴君名自新，祁门人，登戊辰(1508)进士。

### 【附注】

明正德十六年(1521)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4，又见《孤屿志》卷5。刘东星撰。

刘东星，字子明，沁水人。隆庆年间进士，累官吏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漕，以功进兵部尚书。俭朴廉洁，历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谥庄靖。

## 七一、墨池记

[明] 叶式

右军刺温多惠政，政暇，辄复临池以适其情。后人因祠于郡城东南而尸祝之，祠之东为墨池，其制方，其水冽，或云即逸少涤砚所。至今水面时见墨点如蝌蚪，汲之无有。凡鸿生硕儒游宦于兹者，往往有所记述。使右军无他善，而区区临池之工亦何足志？顾其平生履历有大焉者，此温之人所以拳拳斯池，更千百载，庶几乎甘棠之风也！

### 【附注】

明正德十六年(1521)刻。录自乾隆《温州府志》卷23。叶式撰。万历《温州府志》载：“在郡城内墨池坊，王右军临池作书于北，米芾书墨池二大字。”

叶式，字成规，号瑞峰。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修撰、侍经筵、广东按察使。立粤秀书院，讲学其中。著有《瑞峰集》。

## 七二、重建文文山先生祠记

[明] 叶 式

正德辛巳(1521)春三月既望,江心文文山先生祠堂改建。既落成,吾同年进士温郡节推程侯仲朴、永嘉令尹林侯仲修来,致侍御刘公汝乔、王公士英之意,以记见属。式谢畏沮者阅岁,间复窃念:崇礼忠贤,何幸得与为役,乃龟勉载笔,谨摭先生所以来至江心、与祠宇修建本末、配享事宜以复于诸公。

先生庐陵人,初名云孙,字天祥,既长,以字行,别字履善,一字宋瑞,宋状元及第,拜右相,封信国公。尝以江西提刑率先勤王,献策建闽。及德祐北迁,先生逃归兴复,终不克而死。当其逃自京口,历吴越,浮海至温,会哭于龙翔寺高宗御座下,而其诗有“暗度中兴第二碑”之句,此其至江心之略也。二百年来,天下之人莫不悲壮忠贤,而游处兹土者诵其诗,尤慨然怀思而不能已。

成化壬寅(1482),前令尹刘侯时让,因即寺东隙地祠宇尸祝之,侍讲谢公鸣治记其事。近岁与寺并毁,寻复建于山门之东,西违旧址如干武。然规制卑隘,未足以揭虔妥灵。庚辰(1520)之夏,刘侍御以巡鹺过谒,乃商贤度能,属节推、令尹俾谋诸郡守今大参陆公镇卿、贰守秋侯执中、通守杨侯致仁、吴侯应臣而下,以羸材辟新之。无几,而王侍御继来,巡鹺程侯以艰去,继者李侯本源也。于是祠竟就绪,挈之,凡地东西为丈者如干,南北如干,为屋如干楹,而门庑宏敞,堂寝崇邃,像设俨雅,丹雘解完,远近来观,莫不慰叹以为盛事。此则祠宇修建之略也。



初,先生之归也。偕之者十一人,至温失其四,而架阁杜公洵随以募兵留温,正将徐公臻以笔札典机密,则实温人,后皆死难。旧祠或并以配享,或省徐存杜,至是郡县议复之。而刘侍御始令详议,王侍御至,乃定。盖文山忠贤,地皆宜祀,从之者人各宜配;顾兹祠之建在温则杜、徐二公为地主,势不得偏祀,此固配享之定议也。

昔春秋之乱,孔、孟援之以道,其后万国尽于秦,而子房终始为韩,秦以亟灭。五代之乱甚于春秋,而道学复明于宋,故华夏一于元而文山诸贤骈首就死,此宇宙中大变,故大节义又非止所谓山高水长云者,然则江心虽号名胜,曾足为先生重轻哉!独诸公于繁之隙拳拳兹事,而吾温人士趋赴不遑,此于风教甚重,而俗尚因以概见,皆所不可泯者也。或谓文山尝吞药绝食,及久处燕,皆不即死,使人不忍害,则终当奈何?曰:元主中国,如围杭泛海之役,其拙下苻坚、德光,且甚者数岁不立君,独以一嫫媿临天下,使天少悔祸,即事未可知,文山安知其不子房而元安知不秦也?

昔人有言:“生以救时,死以明道。”先生有焉。嗟乎!龙翔御座至于今无复省想,而文山之祠乃不替益隆若此,天理人心所以常存不死,而纲常赖以不坠焉者。游处兹土者,继自今宜益深长思矣!

是举也,副宪前侍御张公东之,实先后诸公分正于温,为郡邑主议,法宜书之。

按:徐臻,永嘉人。德祐初,以父官河南,往省道梗,念文山先生勤王,道依焉。以笔札典枢密,小心练达。先生被执,臻脱难复来,后随先生北行,各殫忠款。至祥兴,以疾卒。杜洵,台州人,官习农卿,先生脱镇江,洵之力也。

【附注】

明嘉靖元年(1522)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参《孤屿志》卷5。叶式撰。

叶式生平参见第152页。

温州市图书馆

## 七三、重建尚义碑亭记

[明] 徐廷杰

旌表许氏尚义碑阴记篆额

中顺大夫前北京兵部郎中温州府知府赵锦重立

同知高美、通判储宗周易、推官魏一恭、永嘉县知县倪镜、县丞吴治、主簿吴永、典史别纶

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兵部员外邑人徐廷杰撰书

辛卯(1531)王夏六月,许氏祠亭成。君子谓守侯赵公能得其政。

公刺温,越数月,广求先贤遗迹,崇正祀典,所以达爱敬,昭仁孝也。厥类用章,多士敷式,而正理备矣,兹亭岂特为许氏哉?许氏之重有遇也!右丞忠简公为宋钜儒,亲受业于二程,讲明正学,与李纲、宗泽辈夹辅王室,历事四朝,大节如一,质守而正,气刚而直,吾郡以文学为世用者始专于许氏矣。传至十一世孙名善继者,敦古崇义,悦礼好施。宪宗时应诏输粟,助军国者几千石,朝廷加赏,补为散郎,命有司立石旌义,延礼乡饮大宾以风天下,邦人多化之。数十年广许氏之学者,自善继始。

门祚中衰,亭亦寻废,祀用弗虔,非古人报德报功之旷典欤!许生琥,实丞之十三世孙也,以状上于公。公即恻然,以为民不见德,是教之不行,当道者之所忧也。躬相厥土,揆方定位,选工度材,需用咸足。新亭翼翼,堂宇蹇革,缭以周垣,坚以甃甃。僨者起,废者兴,不数月而亭以落成。邦人咸相称庆,以为许氏有亭,若将有待于侯也。其殆政之成者与!

夫求治于政，则禁令烦而民情不协，求治于吾道，则典章立而民德不奸。春秋有荐，享尝有仪，以教民爱肃雍，承事骏奔，在公以教民敬，能爱能敬，而仁孝之理达矣。率兹以为治，则伦理明，风俗厚，国家之气赖以巩固不衰者，岂少也哉！信兹亭之建将以示民有归也。德公之政者，乌乎以不记！

嘉靖十年(1531)孟秋 日立。

【附注】

明嘉靖十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4。右丞忠简公指宋许景衡，《宋史》卷363有传。徐廷杰撰。

徐廷杰，永嘉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曾任山东按察司金事，南京兵部员外。

## 七四、永嘉白塔寺重修宝塔募缘疏

[明] 成 钦

伏以起废扶颠，快睹仁人之在位，挥金发粟，乐输达士之轻财，惟际会焉有几？斯事为其易。建善缘、明积福，报阴效，岂老衲之贲言，乃前修之鸿旨。斋心上恳，具疏先容。

爰念白塔丛林，派演青莲、净社，肇创于李唐之贞观，葺修于赵宋之咸平，福祚国朝，庆延今日。代经几易，岁阅千余。虽云七级浮屠，实作一方巨镇。景云化去，峨峨台观；孤高舍利，函深耿耿。灵光尚在，星移物换，蛟螭影落，画栏摧雨击风，摇鹤鹑巢，空玲索断。若不乘时饬治，顿看指日倾颓。顾贫僧囊钵之资办有穷，揆大匠工程之计会不訾。甃铁市于陶冶，木石购于山林。维斫维涂，佣需厥食；曰川曰陆，动罔非财。用是沐顶薰炉，叩谒高门长者，愿发太慈悲之念，溥施无限量之恩！片瓦株椽，助整新而复旧，一钱尺帛，务聚少以成多。请中书君信手标题，冀孔方兄如心布施，愿俾宝锥，圆满辉煌。灯火照乾坤，山寺重光明。朗鼓钟，司旦夕，德惠了无靳嗇。佛力定有感通，岂徒亨裕于一身，抑且蕃荣于后胤，断断乎其不爽矣！

特此上祝三光顺而海岳宁，圣天子福寿如天长地久；五谷熟而人民育，贤官长禄位如川至日升。是盖区区芹暄之诚，不容自己者也！或使闾寺僧众，偕彼执事人工，妄设营塔为欺媒，假托募缘为骗局，幽冒天神之戒誓，明犯官府之印符，国律无私，地狱靡贷。诛夷齷粉之罪，岂能追哉？下情不胜恳祈之至！谨疏。

大明嘉靖十有二年(1533)岁次癸巳腊月，住持僧成钦疏。

【附注】

明嘉靖十二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成钦撰。

成钦，俗姓及年贯不详。明嘉靖间卓锡永嘉白塔寺，为该寺主持，精于内典，亦颇工文札。

温州市图书馆藏

## 七五、重修温州府学记

[明] 王 激

嘉靖甲午(1534)秋七月九日, 瓯颶风, 折木拔屋, 公宇为墟, 郡庠倾坏, 师生靡所止居, 日且废业, 有教化斯民之责者早引为己忧矣。欲谋更新之, 会时岁复不穰, 民苦力役之征, 有司乏岁杪之羨。守令供职, 事不暇给, 无可与谋者。

是岁冬, 水轩郁公以秋官大夫出知郡事, 校官陈君志谦等率诸生以状上, 且言曰: “志谦等不淑, 遭谴于天, 身无栖托, 固宜自咎。然时屯运厄, 何代无之, 惟人扶植, 卒乃定。宣德间, 黉宫之坏也滋甚, 何公文渊实勤兹役, 至今犹嘉赖焉。继何之迹, 岂异人任? 让夷履艰, 君子也, 敢以累公!” 公曰: “吏治以教化为先, 学校之设, 岂惟造士? 亦所以风吾民也。其敢以时拙为解!” 明年春乃谋于贰守高公、郡倅魏公、陈公、节推刘公, 调度经营, 罔愆厥素, 不掠于民, 不病于政, 乃新文庙。作戟门, 庙左仍旧址作明伦堂, 堂之南作学门, 左作养源堂, 廊庑斋以次修葺, 逾三时, 工乃竣。

郡之冠绅儒墨, 乐观厥成, 乃叹曰: “壮哉居乎! 邦君之绩也, 子盍志之!” 余曰: “何哉? 今所谓壮者夫! 自上古圣人, 以上栋下宇奠民之居, 盖取诸《易》之‘大壮’, 壮之义大矣! 随其身之所处, 而思夫圣人制器尚象之义, 惟士为能, 而民是则效。故墙必高, 门必固, 堂必广, 室必邃。纡巷而长砌, 旷院而奥寝, 此器之壮也, 所以壮于其外也。居以养德, 动以由义, 陟降出入, 率履不违, 长幼尊卑, 群居而相视以为善, 此理之壮也, 所以壮于其内

也。水轩公之惠于士者劳矣，瓯士朝而出焉，暮而入焉，群聚而相与习者，惟德是从，惟六艺是游，遵邦君之教而求以明先师之道，虽容膝之居亦壮矣。若夫朝而出焉，暮而入焉，群聚而相与习者，惟势利是从，惟逸乐是游，近负邦君之教，而远背先师之道，则是居将为虚器，曾百工之肆不若矣，未见其所谓壮也。瓯士其勉乎哉！自何公以至于今，由兹地而显者，贤不肖历历可数，而势之隆赫不与焉。继是以往，诸士去其所以为不肖，而就其所以为贤，则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论者以水轩公兴学，于何公有光焉，则兹役称壮于永远，而余言亦藉以传矣！”公曰：“予志也，请书之为训。”

#### 【附注】

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录自万历《温州府志》卷16，参乾隆《温州府志》卷7。王激撰。

王激(1476—1537)，字子扬，自号白鹤山人，永嘉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任吉水知县，节用爱民，兴利除害，一时称善。官至国子祭酒。著有《鹤山集》。



## 七六、横山孚德庙碑

[明] 吴 沈

东阁大学士奉政大夫吴沈撰

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李翀书

周府长史奉议大夫吕荣篆

天地间有刚明正直之气，人得以生，则必负卓越之资，怀文武之略，才足以利物济人，德足以安邦辅治。及其没也，则又能捍大灾、御大患，民有所依，国有所赖，故生而封侯，死而庙食，此豪杰之士得于天者多，而能与宇宙同其不朽者也。余观永嘉张侯，信矣！

侯讳铉，字子元，其先四明人，唐和州刺史无择之后。宋乾德(963—968)中，九世祖始家永嘉。迨五世祖闾——仕至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少师，谥忠简——而降，皆高科显官。侯生于嘉定庚辰(1220)，容貌异常，神气俊爽，慷慨有大志。博习经史，尤精韬略，善风角，虽卜筮、方技之书靡所不究。善骑射，弓剑绝伦，喜交豪侠士。年十六，领乡荐试，春官不利，乃就右科，登端平乙未(1235)朱熠榜第，阁门宣赞舍人。耿介特立，足不蹶权贵门。睹时政日紊，郁郁不乐。嘉熙己亥(1239)冬，虹见，风雹，侯上书极言时事，忤史相嵩之，被斥，径不返舍，遂归乡，尽散其囊橐于族里之贫者。时宝谟阁学士吴泳守温，访侯，因语曰：“潜佞浸渍，天象垂示，不可忘武备也。矧郡城东负山，北倚江，惟西南跨水枕虚，宜亟修理以备缓急。”泳然之。乃与胥董其事。郡之西山，侯从曾祖太府丞墓在焉。侯命营一圻其侧曰：“吾不

日居是。”尝与郡守宴，酒酣谓坐客曰：“吾欲致力中原，不堪矣！”乃满引数觥而出，自是忽忽若醉，语人祸福隐秘悉中。一日晨兴，正衣冠，告兄铸曰：“上帝以吾有爱君忧民之心，命为平水佐神。”言既而逝。时居宅外连夕闻人马金铁声。年二十一，遂葬所营圻。守为创祠立像，水旱疾疫，祷之响应。

德祐末，元兵至，首攻西城，咸服其先见。至元己卯(1279)，括寇詹老鹳攻郡城，监郡刘万奴先遁去，安抚徐似孙祷神与战，有张阁门旗见察台峰，贼即溃去。既而阩帅哈刺舟师自海上至，万奴乃嫁祸郡邑。请于帅，将屠城，似孙辨不能明。侯示梦似孙，但力争勿惧。翌日与万奴对辨，言及神之事，帅乃叹曰：“宋家忠臣乃为神乎。”意大悟，民赖以免。至大己酉(1309)重建庙门，儒士章仕尧撰上梁文，梦侯慰谢，道及科目事，则曰：“遇虎当兴，蛇猴亦起。但未睹其头角耳。”至延祐甲寅(1314)，科举开，丁巳(1317)、庚申(1320)，仕尧两中省试，悉符所言。有龙泉民张源孙被诬系狱，梦神谓当救之，因誓曰：“然则当罄家货以报。”已而果获脱，乃大伐材木新其祠宇。至正间，海寇攻郡城，祷于祠，神显灵而寇退。南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浙东金宪王武类其绩，闻于朝，初封协惠侯，加封正肃英烈王，庙额孚德侯，父摠封显庆侯，母吴氏、赵氏封夫人，国朝岁祀横山周公，以侯配焉，列在祀典。

郡人有黄德正者，年十九而卒，后附女童言曰：“我今为张阁门助神，亟肖吾像于祠左。唐衣冠可也。”或曰：“助神若是耶？”答曰：“岁一纪后凡仕者皆此服矣。”至我朝乃验。又有厓川渔者林毅，生平鲠直，自塑其像于祠下而终。二神亦有灵响。元末皆封将军，然则侯之著于永嘉久矣。今年春，前刑部员外郎张昇书来告曰：“侯之灵德，永嘉人知之，天下人未必知也，非托文章家为之彰显可乎？”余因遂辑事状以录焉。呜呼！张侯以卓越之才足以有为，而天不假年，勿克大厥设施。及其没也，捍患御灾，惠

利及人，如此岂非所谓刚明正直之气，与宇宙同其不朽者乎！故既为之记，复以荐享侑神之曲畀其邦人焉。

词曰：神宫峨峨兮，翼飞云翔。清风泠泠兮，灵旗载扬。罗肴羞兮奠桂浆，神欣欣兮陟降在堂，御民灾兮为民康。易祸为福兮变凶为神[?]生不封侯兮歿而庙享，一时之短兮百世之长。春而祈兮秋而尝，报祀无穷兮祚以无疆！

洪武十六年(1383)春三月记。

成化十三年(1477)龙集丙申春王月吉日重立。

### 【附注】

明洪武十六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参光绪《永嘉县志》卷23。吴沈撰。

吴沈，字浚仲，兰溪人。早以学行闻，太祖下婺州，召其进讲经史，已，命为县学训导。洪武初召侍左右，寻擢东阁大学士。

## 七七、龙渠书院祠记

[明] 洪光世

永嘉县儒学教谕婺源洪光世撰

按郡乘：永嘉肇千载文明之会，材望辈出，他郡莫及。或谓学宫枕山带水，屹在九山之中，人固杰而地益灵，惜学宫□□□学，兴礼乐，事劝功，实无所资焉，士民病之。

弘治(1488—1505)间，吴州南峰林公作邑，殿庑堂宇，廩爨斋舍，聿免美异，前所未睹。因□□□院，每岁血食之报不替。

嘉靖甲午(1534)，复毁于飓风，越几岁，惧不能支。丙申(1536)，长乐贞庵李公以名进士试政是邑，下车观学宫，喟然谓曰：政莫首此，曷容予辞。不半岁，整顿疏剔，焕然复新。

先是荡南朱君纪其事，余不佞，孰敢尾之。但公之德政有□□，□其说者：公平素惠以及下，廉以律身，慈祥恺悌，若甘雨和风，每事从容，不以意气相凌。胜集门人，论文讲学，兼□□□。其名势(?)之为官长斯邑也，士类赖以知名者甚众，而成名之士视昔有加焉。庠士请曰：《礼》：“德施于民则祀之”，南峰之后有公继，维公之绩，于南峰自有光焉。矧公捐俸以竣其工，于毕视民力者又过之矣。金谋作书院于东山之麓，学宫之左，名曰“龙渠书院”。山前为龙，示诸生仰止之心也。凿渠引水，源源不竭，示诸生不息之心也。诸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九峰环绕，文曲上应，草木生香，鱼鸟自适，见之如见公然。《传》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公之谓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龙渠之谓也。建斯议者：生员韩金、应奎、王儒献、叶嘉庆、

全敏学、严廉华。徵公之勤于教也，耆老林晔、刘密辈，乐于德□□□而崇祀之，匪直为子弟在学之故，诚被公德泽之深则然耳。徵公之勤于政也，教在养士，政在爱民，非予稔于公□□□录也。

是举也，肇于庚子(1540)秋七月，落成于辛丑(1541)夏四月。公名丕显，字宪文，号贞庵，福建长乐人。至如崇社稷，益道艺，防岁荒歉，建储蓄，拜风反火，邑治以存。八月不雨，虔祷辄应，皆事之当记者。别有遗爱亭、攀辕图，备矣，兹不赘。

温州府经历署永嘉县事王用宾，典史王钦，永嘉县训导朱孔章，乡宦王澈、金云鸿、项乔等二十五人，姓氏不录。

嘉靖二十年(1541)辛丑夏四月吉日立。

#### 【附注】

明嘉靖二十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4。据《永嘉县志》载：“右碑在县学西文昌宫。林南峰名廷岷，碑有缺字，盖作书院而合祀林、李二公。故碑首题《龙渠书院祠记》。”洪光世撰。

洪光世，徽州婺溪(今属江西)人，曾任永嘉教谕。

## 七八、遗教堂碑记

[明] 侯一元

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刑部湖广司郎中郡人侯一元撰文  
通议大夫太常寺卿兼司经局正字郡人清泉周令书篆

文王既没而有孔子，孔子垂统百年，而孟子私淑战国间，至今学者宗之。言六艺、百家折中于孔、孟，矧邹、鲁亲炙之者乎！吾郡自汉以来，有能绍正传者靡得而闻已。至宋庆历初，王景山先生独发明经蕴，学者亦宗之。当此时，伊洛则未作，斯道学之初也。繇是周行己、刘安节、安上三先生辈出，皆师事两程氏，及诸儒继兴，文学始彬彬焉，庶几与邹鲁齿。予生去庆历五百年，读诸君子书，忼然想见其人，乃若觉山公，余则幸闻覩其道貌，诸生亲聆讲诵，习弦歌音矣。迄今默默如有所亡，嗟乎！古之人贵亲炙，有以哉！

君名垣，字峻之，别号觉山，姓洪氏，上祖菊坡翁，寻绎圣学。公潜心圣学益力，登壬辰（1532）进士，为御史，抗疏廷论，往往忤权贵，以故补二千石吾郡。莅郡为政以德，慨然知治道之所以然。乃向学者不深惟其修正，顾负俗而习悖，乃喟然太息曰：“学校者，风化之原也。今士习渐靡，即民氓何观？”于是进诸生语曰：“此邦称小邹鲁，乃自古纪之矣。若知所贵乎邹鲁者，岂不以其有圣贤之化而好礼乐之用哉？”诸生对曰：然。“然则子诸生不遵邹鲁之业，其何以崇乡党，肃政教，而兴礼为郡邑先？”对曰：“夫子不弃诸生之不肖，使得至前。此天之所以玉诸生也，愿请列弟子座，惟夫子命之。”公许之，于是定功令，与诸生约曰：“月

以朔望后一日，会诸生公宇中。”既会，则引诸生隅坐，以次起质疑义，公循循为推说不倦。久，诸生各进一编，编其所欲言。公又人为条答，各如其意所欲出。首列古之仁圣、天人之说，而徵之当世之务，其要归于心事之辩，详矣不可胜纪。语具《问答录》中。诸生窶贫者，公捐俸禄给周之，往往毁淫祠为肄业所，他即家事微琐有所牴牾，诣府中，前膝下，与之商榷，其交如家人父子。然得诸罪者必使改，改而从我游者，即信不复疑，其诚如此。弟子自四方至，卒业者甚众，乃公疏终养行矣。诸生垂涕曰：天乎！独不可强留我夫子乎？于是相率挽舟江心而为之亭，公既行，则绘像镌石，为堂三楹，而题之曰“遗教”。

或曰：“治郡，教非古先，舍之可耳。”噫，甚矣！治道之衰也。彼孔子摄行相事，孟子齐卿，时而弟子依依在门，诲之不倦，何耶？余又闻公之为治，昼夜尽节劳心，甘淡薄，秋毫无犯，众职称理，功效卓然。若其岁凶平糶，务在拊循小民，损有余以贍不足。原其所以为粟者，不能无罪，至案诛衡击之徒，其时为拨剧整乱，不可察、不可废也。论者猥以粟不当平，遗□□即有一二，公何心哉！

公之行也，老壮数万人遮道饮泣，闭关留行，亦相奉立亭镌石到于今。见思古之遗爱，无以今独□□□□。二千石教爱并臻，而竟伤于傅致之文，其文足以成公之过，虽以圣明在上，诸谏官推毂其后，公独隐约在明夷之贞。斯诸子今日著诸石以垂经纪者矣。

嘉靖二十一年(1542)孟夏吉日，温州府知府吴琮、同知郑□□、乐清县□□□、永嘉县彭应麟、平阳县高□□。

### 【附注】

明嘉靖二十一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4。此文为《二谷山人集》和《二谷人山人近稿》所缺载。侯一元撰。

侯一元(1511—1586),字舜举,号二谷,乐清人。嘉靖十六年(1537)进士,历官南京刑部主事、江西布政使。告老回乡,热心地方文化教育事业。著有《二谷山人集》、《二谷读书记》等书。

温州市图书馆



## 七九、重建东山书院记

[明] 孙 昭

宋皇祐贤良王儒志先生退居于山，设艺讲学，席下常数百人，故世称东山书院云。迄今凡六百有余岁，乃嘉靖甲午(1534)飓风起于海上，其地遂为荒墟，无有新之者。

壬子(1552)春，鸿州龚公以名御史出刺是邦。宿垢藏秽，首刷陈服，正衷敷勤，期月办理，民不闻勾督之扰，士不闻刁斗之惊，公得以廓高明之观，追往哲之迹。乃登东山，披剔草莱，聿睹故址，辄兴叹曰：吾闻儒志先生倡明理学，于濂、洛未作之先，有功于名教，捧颂其余编，曰：“复者，性之宅也。无妄者，情之原也。”曰：“学者离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恶。”皆以阐宋儒未发之奥。其末章曰：“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吾欲追述至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吾畏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卓然以斯道为己任，孟子之后一人而已！人远而理在，居圯而地存，苟知之而复墟莽，岂所以化吾人之意哉！且圣天子命吾以耑圉之寄，匪以敛合货贿，平治刑辟已也。将以行吾所幼学，俾斯人敦让崇义，祛邪整习，以至于道。凡祇示之常，足以阴寓激率之义以助吾风教之所不及者，咸宜悉力枚举。矧儒志先生崛起于圣学颓靡之后，独揭心得，发明经蕴，以开诏来学，正濂洛诸君子所当心服而神宗之者，不因故址而新之，何以聚精禔而崇景仰也。

乃捐俸，檄永嘉令周君岱经度其事，命移乡贤石像置于前楹，选诸生暨先生裔孙辈肄业其中。门堂楼庑，焕然一新，公余与诸生横经而讲，鼓琴而歌，衍河汾之派，溯洙泗之源，示正鹄之

求，慎雕虫之戒。属邑旁封有志向方者，不远数百里而来，思各以其见而取裁焉。盖以儒志先生旷世以相感，异时而同率也。愿为记其事于山石，以告夫继公而理者。

### 【附注】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据《永嘉县志》载：“东山书院，旧在华盖山上(故址在今双忠祠左)，宋王儒志先生讲学处，明嘉靖十二年(1533)毁于飓风，三十一年(1552)知府樊秉德重建。”“嘉靖癸丑仲秋既望，赐进士文林郎钦差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邑人孙昭撰。”

孙昭，字德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初令永丰，再补魏县，削弊除奸，政称异等。后擢云南道御史。著有《西行稿》、《斗城集》。

## 八〇、永嘉县拨补学田记

[明] 赵廷松

永嘉古名邑也，立学储材，制焉。按郡素称小邹鲁于乾淳，大都右文有典，振作培养，良有司之力也。迨我国朝，以文教敷化，规模概见。弘治(1488—1505)间，前邑令广东南峰林公廷岷凿山拓址，完建教所，仍置田若干，以助养育之所不给，岁收其所入，羨其所用，至今人士思慕之。立祠学宫，血食无替。继官斯土者，又拨新涨涂田以增益之，皆作人盛典也。

乃者我大邑侯一石周公，筮仕永嘉，首兴学校。会吴越海警，武备方殷，日多事，公以长才莅之，犹无滋丰，寇不入境。再明年乙卯(1555)春，都台檄公统众，援嘉湖变，公先声所至，□□不战。归则首夏，境土息烽埃，鸣琴化理，文教聿兴。顷大博方公克俭，暨少博端公廷试、徐公经《上学政状》曰：赖长者修庙庀，举释菜，春秋揭虔夫子，明伦有堂，师生有序，厨廩有备。近则东山书院之罄结，俾诸生有所仰止栖修。顾学籍旧额有涂田，凡以前人裕诸生类也。以今为风潮所冲坍，豪强兼并，请以为念。一石公惻然曰：此真令职也。爰谋诸寮，专任尉莆田宾峰、郑君德仪司其事，秉公矢心，督同耆民陈嵩、陈献等勘得三十三都浮涂田数。公适都邑，士民向以拦护为已有者，用以理谕之，曰：“昔文正公让宅为苏学，虽以秦会之在温，尚舍财置学田。况涂涨无主之物乎！顾与庠养士竞！”众愧夺输服，让所有，得拨补。计弓步如干，得亩百九十二有奇，以足旧额。于是诸生每月考廩饩之外有余供，“及凡百公费饶，所办无匱。”

大博公偕其宪弟子期传久，相与苍石勒厥绩，记属廷松，曰：“兴理范民，而学乃其器也。古上庠之设，燕食以丰士用，作劝时登康义，即其效。国家养士百八十年于兹，济济蔼蔼，策名科目，勋业有光。今观南北辟雍之设，聚天下士极其腆礼；外而州县有庠，亦赖是，士岂徒然无所报效哉！令之于民，有父道焉，有君道焉，有师道焉。休豫生息，曰食曰教，咸萃其责于一人。士为民首也，待之以厚，储之以豫，拔之以正，三者备而士气作，政之上也。昔董子谓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余谓今之永嘉亦古之永嘉，又何乾淳之盛不可复哉！邑之有令如公，且南峰不得专美于前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他日拨补，执此为例云。”抑又为诸友劝曰：“有司之厚我者如此，所望于我者何如？诸博公亦毋徒曰吾为诸生侈兴隆遇而已，益砥砺而成其美，不亦韪哉！”

是举也，一石公主其事，丞紫峰王公一巨、簿竹溪龚公耀乐赞其谋者也，宾峰君实与有力焉，法得并书。一石公名岱，字子□，以进士起家，直隶扬州泰兴人也。其先后涂田之数，别纪之碑阴。

时嘉靖乙卯(1555)冬孟月哉生魄，赐进士第中奉大夫山西左布政使郡人侯斋赵廷松顿首拜书，教谕方克俭，训导端廷试、徐经同立石。

### 【附注】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4。据《永嘉县志》载：“右碑在县学二门右，嘉靖三十四年立。”赵廷松撰。

赵廷松，字子俊，乐清人。嘉靖中以刑部主事议大礼，谪福州同知，听刑如神，长于古学，后官至山西布政使。

## 八一、新建温州府中军营记

[明] 汤日昭

温郡莫居濒海，控引八闽，襟带全浙，盖东南之一要会也。顷当世庙季年，岛夷躏内地，燔劫甚惨，当事者始修防海之政，水陆俱设重兵为屯守，而郡城民兵隶尺籍者凡五百人，曰中军营。营故无壁垒，兵咸散处，居民间，或僦舍佛氏宫，旅则乌合，毕则鱼鸟散，非所以作士气而齐部伍也。

曩余守郡日，曾决策于前兵宪宛陵蔡公，图其事而未就。兹余奉玺书，饬兵海上。属疆场戒严，羽书孔棘，余乃蒐乘简士，明法饬备，凡数十事，著为令已。若兵营之役，又余曩所未竟绪也，于是谋诸郡邑。有司经营，始事周巡郡中，得城之东北隅隙地如千亩，为故崇信寺废址，势颇敞豁，稍辟治之。而民间旧所侵军营地，量收其值四百，益以帑金，请之诸当事，咸报可。諏日庀材，几三阅月而告成事。将有署，署有门、有庑、有堂、有寝廬；卒有舍，凡五十楹；神有宇，鼓角有榭；井井翼翼，屹然坚壁矣。于是将士欢呼，吏民鼓舞，咸请伐石纪其事以垂永久。

余不佞，作而言曰：尔将吏知斯营之设也，应天象乎？古者无兵，民即为兵，故其兵散而不聚。然余观心之积，卒室之垒壁阵，羽林军无不聚者。彼其以操戈持戟之士而杂处于市贩闾井之间，喧嚣纷扰，得失易生，调辑固甚艰也。居不在交戟之内，仓卒招呼，以迟闻为解，无以信其号令而坚其约束，是兵不得用也。善御兵者使居无离营，行无失伍，居则若垒壁之垣羽林，其内北落，门其前，行则为天地、龙虎、鸟蛇、风云之阵，首尾相应，使兵

耳目常在于将，而将之心意有以谕于兵，斯善兵者也。兵与兵习，兵乃益精，兵得兵之用而无病于民，民得兵之利而不知有兵，应天象矣。

今天子威灵遐鬯，海波不扬，见谓寓内泰宁。而闻之黠酋悖慢，阴蓄异图，未可谓治安无事，而泄泄未然之防也。故《易》戒“衣袽”，《诗》称“未雨”，畴非先几者所当渊虑耶？余不佞，谬当疆圉之寄，亦惟是夙夜匪懈，思补其所不逮。惟尔将士，居是居也。其务日兢兢焉，服习相师，技能相长，居则均苦乐，动则一心膂，屹然足以保障一方，以无负国家养兵卫民之意尔。将士其勗诸！

是役也，余不佞，敢居其功？惟是郡邑诸大夫实相与矢心共济，如郡守陈君公相、同知朱君之楫、通判王君锡命、何君述忠、推官朱君道相、永嘉令姚君永济，皆始终其事，而温州卫指挥使刘思祖、诘戎申令，县丞鄢茂材、典史周部稽工董事，亦劳之不可泯者，因并书之。是为记。

### 【附注】

约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录自万历《温州府志》卷16。汤日昭撰。

汤日昭，江苏丹阳人。进士出身，明万历二十年(1592)任温州知府，后分巡浙东道，转四川左布政使。在温期间曾主持修撰万历《温州府志》。

## 八二、江心寺复香灯田碑记

[明] 侯一元

夫都会恃形胜，形胜赖山川，有山川则有禅寺，有禅寺则有庄田，此固驯势而见诸其事者也，恶可废哉！

江心寺香灯田其来远矣。盖自宋太祖以及诸帝拓基崇宇，开林表刹，锡之额书，赐之庄产，具载志籍。兹香灯田者，则自僧祖绍法律作捺云会，麻麦二塘庄焉，及徐都庄焉，又敬欧阳员外舍人云会外塘庄焉，约田二千二百余亩。然以地濒海，是曰涂塘，潮卤易入，稍早先灾，故租入常不充，不能视他田。硗陬者数虽多，而实则俭也。且塘溃蚁孔，岁费增筑。又原隶乐清，后割附台之太平，随产寄庄，充二里役，徭赋辽远，岁岁供输不敢负；以其余人，则又有岁旦修祝宋高宗道场。及文丞相、谢康乐郡守忠贤诸祠岁祀事，而又修葺殿阁、浮图及诸使客供具，费咸出寺僧，赖之此田尔。

隆庆(1567—1572)间，有故僧某者行污而健讼，寺僧弗堪也，白有司斥之，则仇众僧，欲圮其寺；乃潜之台，而献之官以为义田。是时宪使华公、郡伯杨公，既威威怀远近，暇则留心百废，于是住持怀梓等具白其事，下永嘉伍侯。侯按状验治之，大略以为兹山砥柱长江，幅员郡治，标名于昔、擅奇于今，且繁费仅赖租入，而二役输纳以时，虽有捷幡之词，而实无可没之田也。矧此田乃江心寺田，非江心寺僧之田也，恶得以一孽僧而遽成古寺销铄之渐哉？具上之代巡萧公。公会巡览，下貳守蒲侯。验问如前，又上之，乃得报可。一时咸叹：古寺得复有斯田者，皆当诸大

夫之惠也。且于山川形胜实有裨焉。于是怀梓伐石请记。

余惟释之为教也，忘身而悟法，杜口而息言，故曰：拯溺逝川而超登彼岸。夫何争之有，何利之求，而几隳乎成业也？夫已事往矣，望后来者其永保之哉！怀梓盖寺僧之知戒律者，尝游士大夫间。兹役也，咸谓不可无纪，余弗克辞，乃具述而书诸石。

### 【附注】

明万历二年(1574)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参《孤屿志》卷5。侯一元撰。《记》中郡伯杨公指湖南巴陵人杨邦宪，字肃卿，号洞岳，万历二年由南道御史知温州。永嘉伍侯指南昌进士伍士望，号蠡湖，隆庆五年(1571)任永嘉知县。

侯一元生平参见第169页。



## 八三、庞公祠记

[明] 王 诤

夫德不足以垂远，而艳翕于一时者，小之为惠也。感不足以及远，而从臾以趋时者，习之为谀也。要之立法而人称便，岁久而法不坏，则其为德也大，其为感也深。

温州城南三里许，孤高而特秀者，巽山也。山之西有祠，巽然有像，伟然而俎豆于其间者，侍御庞公也。祠之左右，高揭而大书者，公之奏例也。公名尚鹏，字少南，广东南海人，登癸丑（1553）进士，由侍御历升都御史。公按两浙在嘉靖四十四五年间（1565—1566）。初，两浙徵解起存钱粮，业有成规，惟所谓里长杂办者端绪最多，下莫周知。吏胥乘以生奸，小民困于供亿，视宋之衙前殆有甚焉，已几百年矣。公奉上命按浙，深烛夙弊如痼瘵，亟思厘正之。然不任己见者，与诸司往复参酌，必求其当，不为己甚也。下至米盐柴烛之细，必为之地，因事之繁简为用之增损，亩有定赋，徵有定期，官无横敛，民无白著，名曰均平。他如革库子之供役，而令该吏轮掌；免斗级之守支，而令新役交代；省馆夫之支应，而令驿夫领办；惩有司之科敛，而贪墨不得加派；禁铺行之需索，而公私不得抑买。既励精力行矣，且请之天子。既加惠一方矣，且溥之各省。无非悯民艰而严法守，为无穷利益也。故吾温自昔至今，百姓兆民莫不举手加额，颂公功德。富而多财者曰：“吾赖公得保吾家。”贫者曰：“吾赖公得保吾身。”官于斯土者曰：“吾赖公得善吾职。”所不便者污吏耳，然有所畏而不敢为，得苟免于谴谪，亦公功德之所遗也。

万历三年(1575)春,永嘉耆民蔡箴、吴士南、金海、徐恩等,用百姓兆民之意,请建庞公生祠。于时兵宪龚公大器、太守杨君邦宪、府佐刘君正亨、俞君日强、李君纯智、官君贤、永嘉尹刘君三宅,咸以此为义举也,相与共成之。百姓兆民或输之财,或助以力,不数月祠成。时祭有田,守祠有人。入公之祠者必致敬焉。

吾每叹:居官者得无短长之效,去后能使民忘之而不怨,已足为善吏。即有祠,或立于将去之时以为谏。岂有违任十余年之后,相去数千里之外而民追为之祠,乐趋其役,此非其德大而感深也,孰能然者?余尝侍公于西台,又尝侍公于棘寺,侍公为都御史,见公之谈吐措注皆可师法。尝窃取公之绪余以游于秦、晋、云、贵之区,缪思有所树立。然所为法仅效一时足矣,固不能保其法于去后也。及谢事归,每闻父老颂公功德不衰,有司守公法无敢变,于是益信公为不可及。士民请纪公德政于碑,公德政不可胜纪,纪其利民数事云。今公高尚家食,当事者交章荐公,公未起也,公起则霖雨天下矣!爰敬书以俟之。

### 【附注】

明万历三年刻。录自万历《温州府志》卷16,参光绪《永嘉县志》卷4。王诤撰。据《永嘉县志》载:“庞公祠在巽吉山下,祀明巡按御史庞尚鹏。”

王诤,字子孝,号竹岩,永嘉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贵州巡抚。在任抑豪强,忧黎民,严拒贿,秉公办事,刚直不阿。著有《大学衍义通略》、《滇南疏稿》。

## 八四、巽吉山建塔记

[明] 王 诤

赐进士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湖北、川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永嘉竹岩王诤撰

文林郎大理寺右评事永嘉东白张承明书篆

温之为郡，层峦危巘，屹布四维，中有九山，形如北斗，城据斗魁，余为斗柄、为辅弼，而巽吉山在城南三里所，则两校之应案也。山巅旧有塔，堪輿家所谓文笔峰也。尔时民安物阜，而科第每得高等，岁久塔就圯，即人文物产不逮往昔，或者归咎文笔之废，每请复于当道。时则倭寇甫宁，财赋亦绌，未可举赢也。

万历元年(1573)圣天子轸念海邦，简畀贤守，我洞岳杨公以名御史来知是郡，是郡吏弊民隐，禁不可诘。公先以正己，即核赋额，剔奸蠹，举废坠，清刑狱，而尤加意于学政。于是士民复以建塔请，公唯唯。既而，侍御鹏峰吴公、督学少松滕公按部，知士民之汲汲，于是也允其请。洞岳公遂下令曰：愿助建塔者听。先是，甲戌岁(1574)郡大水，乙亥(1575)苦饥，公亟发廩劝分，动中机宜，民赖安殖，岁随大稔。闻公令，咸欢呼竞劝。不逾月，累谷数千石。适兵宪春所龚公、分岳笠洲王公至，鸿猷雅度，嘉惠海防，语次赞之。公曰：今时则易然矣，乃拓故地，分财用，量功命日以兴事。公捐俸为僚属倡，士民从而助益之，而永嘉徐丞浩董其役。经始于乙亥十月，告成于丙子(1576)六月，塔高十一丈八尺，围四丈八尺，下为塔院，奉祀文昌神。南向前即松林，为魁象亭，其东缘岩为磴路，路首小坊，扁曰“跨斗跻云”。岂惟登高揽

胜，抑可观风省稼也。山麓有三元道院，为每岁迎春发轫之所，则仍旧加葺。院之后故有白玉蟾、驻鹤亭及《少保黄公碑记》，已废圯，并修复之。山川景象焕然改观，而费不及公，役不知扰，诚所谓悦以使民、乐事劝功者矣！非公才猷宏绰，德政孚洽，志虑真切，安能笑谈顾盼之间，顿举百年之坠绪，而成一方之伟观哉！昔晋郭璞卜城时有云：“去晋千余年，地气始旺。”兹非其时会耶！诸君子之至于斯也，远望吹台、大罗之耸特，则有高明振拔之思；俯瞰江光湖色之澄鲜，则有涤荡活泼之思；旁观花木交辉，民居绣错，则有经纬财成之思。登仕者增修其善政，未仕者勤习其本业，必使处无愧于江山，出无愧于科名。由是而谓兹举之无助于斯人，不可也！或徒恃堪舆家之说，而不知奋修其人事，则岂当道作新之意，又岂有志向往者所以自待哉？两庠师生属余纪其事，故推公之意列于石以示将来。

公讳邦宪，字肃卿，楚之巴陵人。□□□□□□于时府倅俞公日强、李公纯智、节推官公贤、永嘉刘君三宅、主簿仰杰、典史汪栋、府县学教授高任、教谕章时通、训导许符、耿光、邵忠、冒承礼、蔡澄、虞周，皆尝协赞其事而乐观厥成者，例得并书云。

管公耆民蔡簏、吴士南、金海、徐恩督勒。许伦、王龙鏊。

皇明万历四年(1576)丙子秋七月吉旦。

### 【附注】

明万历四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片录出，参光绪《永嘉县志》卷24。王诤撰。

王诤生平参见第179页。

## 八五、郡守杨公生祠碑

[明] 侯一元

万历丙子(1576)秋,我郡伯洞岳阳公又当入觐,于时蒸庶云集,咸垂涕拥车辙下。既莫能留,则曰:“天子矜我民,公其当复来!”越明年,公遂读礼归。袞衣弗复,东人结思,于是士民乃相与即巽山之麓,为堂三楹,肖公而生祠之,岁时瞻祠,如见公焉。曰:“以抒吾思。”谓某宜纪诸石。

惟公殆所谓异人哉!秉心而忠孝,一酬物而左右宜,莅治而威爱兼。曩为南台御史,埋轮射隼,风采凛然。及为吾郡,则弛粟而温,又蔼然仁人长者。然公冰蘖自持,廉则生威;衡鉴中悬,公则生明,狡伪献诚,人自不欺;非惟不能,亦复不忍。其始至也,盖未匝月而民化之。乃公望云之思,独在王母太夫人,则遂一日弃其官去。当道以民故遮留。居一岁入觐,即又上书陈情,民亦又上书留公。于是天子、执政共重公,敦勉之,而太夫人以公之身在社稷也,亦欣然就养焉。公出则拊循赤子,入则承欢王母。四载之间,深仁厚泽,渗漉五邑,大略以民生莫先于食也,每枯旱,辄苦身露祷,吁嗟云汉。淫潦则胼胝排决,安集昏垫,告饥发廩,常不待报。欢分来粢,未尝强民,而菜色咸起,丰穰臻矣。以均民莫先事役也,乃悉敛版籍,选择耆艾,闭之官舍,核实弊漏。于是丁田足额,民免虚派,因为格目,昭示人人,而硕鼠害去,民歌画一矣。以足国阜民莫先贮积也,乃一日勾稽仓粮,得侵米千四百余石。按诘守藏,得假印冒支银,动千余两,及隐没军需硝黄亦数千百斤,皆应时输补,尽伏其辜。而仓库一清,公

私有恃矣。以讼狱者教化所寓也，常刻肌而形子羔之色，辨璧而存朱公之厚，明弗察于渊鱼，仁或观于市衣。诸如此类，不可殚陈。盖自公至郡，务以靖民，未尝有一人追胥下乡，乡民一闻劝粟，即委输恐后，动数千石，义仓储焉。以其诚著金石，明烛秋毫，故吏胥则惕惕若怀冰，民庶则依依如负襁。惟脱巾之士咸服廉威，盖军饷故有出入，公一以原封，士鲍实惠，惟所指麾，于是披恬海上，草茂圜扉，礼乐可兴，鼙鼓斯鸣。泮宫既葺，下至阴阳医学，里闾绰楔，莫不焕然一新，而民不知劳，官不知费焉。惟兹巽山塔者，故所建以为黉宫文笔者也，诸生以为言而难其费，公从容指授，取诸荒谷之赢，择廉吏得徐丞浩，俾督耆士，朝夕于山，遂以旬岁之间而复百年之绪。于是文昌祠焉，公亦次焉，岂偶然哉！

夫庚桑社稷，甘棠勿翦，在吾郡者非一矣。乃民独指慕东园何公，于今则前柱史庞公与公三祠已尔。而公之在治，亦甚慕何公，特树坊以表之，所谓有而似之者也。盖何公位至冢宰，犹亲吾郡，常称曰：“我温民及跻上寿。”公尝曰：“吾他日神有所之，吾之温矣。”以此推之，公将无位其位而心其心乎哉！石殆不足为其永矣。或曰：“祠公并庞公何也？”曰：“庞公首立均平法，苏吾民。而公则善守其法，亦犹萧规而曹随者也。”曰：“祠之有田何也？”曰：“为祠者子来则有余费，以之置田，将以葺祠而永之也。”嗟乎！亦可以观民心也已。

公名邦宪，字某，楚之巴陵人。

### 【附注】

明万历四年(1576)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4。据《永嘉县志》载：“石碑在全真观，石肤剥落殆尽，仅存数十字，文据《二谷山人集》录入。”侯一元撰。

侯一元生平参见第169页。

## 八六、玉介园记

[明] 焦 竑

钱塘以南，名峦隩藪无虑数百，而永嘉为最。玉苍、雁荡、华盖、仙岩，所在斐然，乃以《道书》所称太玉为十八洞天，有容成丹灶故处，较苍姥诸峰，华盖为最。由华盖而下，旁睨太玉西偏，蔚如苍葱沈菀，袤十亩许，则旻谷王使君所构园称玉介云。

玉介创自嘉靖己未(1559)，历丁卯(1567)，再历丁丑(1577)乃得落成，中间与计偕暨秉节悬车，凡数更岁始。故多树桔。已，树菊。已，树松竹槐柳周外垣。已，树名花杂卉，棋错圃中。凡数更树，自其家食时，手辟榛莽，购市庐，为益左隅。筮仕，而属其友程君，以善菊倚办蒔艺，即日出褰帷问俗，猿鹤无怨。迨返初服，斤人、斲人、圃人、沼人相竭蹶从事，食指不下数十百考焉，凡数易手。

余尝一窥其胜，则由丛槐引道，西向门以入，为“团云径”。折而东，为园故树桔处。“霜时黄绣绿柿爽”，便忆长公橙桔之句，颜曰：“最景”，其初略也。中结双桧为亭，亭际杂蒔桂芷，夹径而松。振衣上，为“爽然台”。遥睇海上远近诸山，列岫如画，下瞰方池，泉涓涓，朱尾翠荇，醒人胸怀矣。由台再折而东，斤竹琳琅，鳞比云披，炎蒸立却。亭其中曰“苍雪阴”。入蒙茸芝兰为“丛兰馆”，馆后静室丈许，奉大士。前临池，较方池小杀，多列钩盘畜蒲草，可以斋，此东偏一胜会也。

由丛兰折而西，屋凡数楹，屏山茶而列群石，多聚牡丹善本，花时跼萼扶春，逗山人眉睫。北当海坦，嘉树美筱巧相蔽亏，为

“华麓山房”。稍西旋数武，门而入，古桧如虬庭，名“三星”，多种宝珠障之，有轩“翠如”。去华盖可二百武，而朝岚夕霭，月浸雨濛，靡非轩有，署曰“挹华”。背有老槐，偃蹇垂垂。“石鸥”石若太湖、若英德、若锦川，花若玉兰、若海棠、若谢豹、若川鹃、若紫薇、安石榴，宛嵌玲珑，若翔若舞于轩之下，而与华盖相映射。右连“侧径山”，云莽互下袭人裾，榜其扉曰“翠云”。此西偏一大胜会也。

由翠云入，折而南，为“餐英馆”，秋菊盈把，拍浮延伫，可当东篱。馆折而北，东面桔圃，为“青旭楼”，故高，周览“玉介”，层峦纡径，不遗梯毫。而初日从东海涌轮而出，炯入翠丛，丹峰绀宇，种种艳丽，故一奇也。

循梯下，多藏书暨名画。可偃可瞩，凭栏而眺，“墨池”在焉，为之轩，曰“右军洗砚处”，盖使君自东崖翁徙墨池坊，得“玉介”而撮其胜，从初也。旁翼为寮、为湑、为庖、为厝薪十余楹，楹尽而径出，“团云”、“苍雪”复周履荼矣。

稍衡入逼太玉而堂，观察蔡公过而额其堂曰“玉辉”，从玉介也。堂之南为门者楹三，门外凿池汇泉，可亩许。夏月红白莲亭亭出水面。亭其西偏，仰睇华盖、太玉如列障，扁曰“玉华凝翠”。当月夕，泉竹演迤，流光渐映，始溶然，已皜然，如珉如琼，如坐冰壶，此玉介佳绝处也。玉介既以太玉胜，则援华盖重，而华盖既以玉介重，则使君愈益以华盖为玉介胜。

半岭而寺为资福，故宋林灵素故址也。其僧谋曰：自有灵素有寺，寺故饶山水堪眺听，自寺圯，而台宇亭榭夷于林莽。自吾为玉介而若不爱华盖佐我，我宁爱玉介之意佐若侍寺，葺圯者，斥隘者，除翳者，林桂柏。通华盖而上者，一由径拾级，岿然太玉洞天矣。杳霭峭窞，似蜃似蛻，水涓涓石罅间，曰“蒙泉”。再拾级，龙口如注，曰“清泉”，因泉而亭者二。由清泉下，鼎故宇而新之者亦二：为东甌王庙，为王谢祠。再级乃达资福。资福负华脊



而俯全嘉，左江右溪，群山四布。万井之烟缭绕，睥睨间乃绰楔，而榜之曰“江山胜览”。左隙地斥而为堂者一，曰“华阳净宇”。背为庵者一，以楹计者九，曰：上方俯临江流出，趾下孤刹中涌。双塔排空积霭，浮涛著眼如拥。至如云归鸟还，僧腊初定，下视苍凉，不复见有阡阡处，真堪遗世！稍数折，盘旋楼畔，披荫而上，为台者一，曰“双树”。再折而南，踞华顶，为亭者又一，曰“大观”。届北则云气四绝，川原若回。俯指玉介，蛇径逶迤，菁削浮动，盈盈若在襟带，迫而索，所为“挹华”、“最景”，又微茫若失矣！

太史氏曰：士大夫靳用世而不尽其用，往往用之山崖水间自逸。而山与水不必与士大夫直，则务为园圃，多瓮石，引水，广亭榭，为愉快。第人者赢而天者拙，则穷瑰殫巧，如奇章履道人耳。其天者不珠宇琳宫，则虎豹窟，不为士大夫有。乃以使君玉介面华左洞，杖而过玉介，而仰而视者非尽玉介也，则非尽使君力也。杖而过华盖，而俯而视者，又非尽华盖也，则又非尽非使君力也。天与人交伸于两仗，而处乎不争，不必尽使君有，无所不为使君有。异日者，再过玉介，凌华盖绝顶，憩上方庵，问君所有者作何观？所为用而不尽其用，君有所有之矣。

琅琊焦竑弱侯书。

### 【附注】

明万历五年(1577)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1。焦竑撰。据《永嘉县志》载：“玉介园，在华盖山麓，王澈徙郡墨池，建传忠堂后为玉介园。”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江苏江宁人。万历中殿试第一，官至翰林修撰，后谪福宁州同知。年八十卒。福王时追谥文端。著有《澹园集》、《玉堂丛话》等。

## 八七、旴湖別墅記

[明] 茅 坤

旴谷王公繪其所為《旴湖別墅圖》，移書以告坤曰：“茲湖也，余永嘉郡所匯瓠之西來諸山之水，蜿蜒逶迤，于焉百折以出而東注者也。湖東向，環湖皆山，中獨有兩峰為最高。且峰故有吹台，世傳仙人王子晉所故吹笙處也。余過，低徊久之。投詩以吊，乃稍稍卜筑于湖之汜，且屏吹台而構之為別墅焉。”又曰：“夫墅枕湖，中湖而洲，字之曰‘浮碧’，茲則可矚而釣者也。墅之後飛泉緣崖而出，綰堂左右若帶焉，字之曰湛然堂，茲則可掌而掬者也。堂之後折而東，為小軒，檻列名花數十百區，字之曰‘眾芳’。茲則可擷而搴者也。軒之後又東為小樓，松翠蒼然，字之曰紆青。茲則可凭而眺以嘯者也。後復為竹林數十畝，徑之為四：曰春、曰夏、曰秋、曰冬。茲則又仿陶元亮所開三徑故事，而益之以一者也。嗟乎！余所為亭榭台館或不能如古所稱金谷之麗。獨其席湖而營也，澄波百頃。峭壁千尺，上之可以扞松蘿，下之可以浴雁鳧，擢歌漁吹，前呼後和，四時之勝，往往與人間殊別。吾嘗于月明之夜，臨流扣舷，山谷欲應，佳氣襲人，冰壺若鏡。間按輞川、鹿柴之勝，似亦未必過之。又如風濤怒號，噴岩浴日，江妃撒弦，鮫人罷織；又如朝霞初吐，青蔥可餐，海若助之，氣象萬千。此或騷人之所不能賦，墨子之所不能繪，而于赤城、雁宕、匡廬、瀟湘，又將或遠或近或疑或似者也。余忝中明天子甲乙之科，佩蘭握莖者二十余年于茲矣。夕之夢而晝之思，未嘗不在焉。君其為我記之！”

余伏读而覆之，曰：“公安得泉石之思而邱壑之梦乎哉！范蠡之所以扁舟五湖者，功成而身退也；贺季真之所以上书明皇而乞鉴湖以归者，遗荣而入道也。今海内一统，无兵革之争，而圣天子方共二三公卿招徕俊髦以图治功。且公自尚书郎以来，声闻日以鬯，勋业日以崇，中外之士所望公之内召而柄国家者朝且夕也，公又安得访范蠡辈相与匿景而逃虚乎哉！客曰：‘君子处庙堂而不可无江湖之思’。兹固东方曼倩之所以避世金马，而或犹以为儵然埃壒之表可也。”

时万历丁丑(1577)春二月望日。

### 【附注】

明万历五年(1577)刻。录自黄汉《瓯乘补》卷15，参光绪《永嘉县志》卷21。茅坤撰。

茅坤，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吴兴)人。嘉靖年间进士，善古文，又好谈兵。累官广西兵备佥事，迁大名副使，尝提兵戍倒马关，总督杨博视其营垒，叹为奇才。著有《白华楼藏稿》、《续稿》、《吟稿》、《玉芝山房稿》等。

## 八八、王谢祠记

[明] 王叔果

吾瓯山水郡也。古昔吏瓯者多名贤，晋为王右军，南宋为谢康乐，皆以治郡闻。郡城之东，里名墨池，故有右军祠，建自前守文公林。嘉靖甲午(1534)拔于飓风，将新之，众以其址隘，弗称。先参议相地于华盖山之麓，重构祠，专祀右军仍故也。迨前守龚公秉德乃合祀康乐，榜曰王谢祠，顷毁。有司以时拙未遑举复。

万历庚辰(1580)，吾里人群造予兄弟，曰：君家以义举废，既种种矣。乃名贤俎豆遗置榛莽，可无念乎？遂命工庀材，因故址为堂三楹，貌王谢两贤像。前为门，翼以耳房，缭以周垣，瞻之竦然焕然。

按传，右军名羲之，晋司徒导之从子，年十三，谒周顓，顓器之。起家秘书郎，为右军将军，历守永嘉郡。尝为书贻殷浩、谢安，条列数万言，皆经济大略。感时引遁，乐会稽山水，终焉。康乐名灵运，玄之孙也。性颖悟，诗文擅一时。顾旷逸不检，朝贵嫉之。出为永嘉守，逾年以疾去。尝恣山泽游，为孟顓所中，史氏文致，而尚论者识其诬。夫右军雅尚养性，虽托于清真，而志在明哲，读所为《誓墓文》，所谓“鸿飞冥冥，弋人何慕”者。康乐仕元嘉之朝，而负才傲睨，诵其诗，如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意以忠义自许，而昧于遵晦，此其终始之际，两贤才同而识则异矣。若综其治郡之绩，世远虽莫详。而任敬序《郡志》尝曰：“永嘉自东晋置郡以来，为之守者若王羲之治尚慈惠；谢灵运招士讲书，由是人知向学，民风一变。”盖并以循吏称，而声迹流播。

泉曰墨池，堂曰梦草，坊曰康乐，民至于今称之，两贤遗爱则足征于百世也。合而祀之，岂惟扬江左之英华，所以鼓方风而成令典，于吾瓯山水亦尚有耀哉！

祠肇举于余兄弟，而百里之耆寿陈君文奎、姜君铨董其成。有司岁以六月致祭。余为之记，而侑以歌曰：

华山岑兮城东，浚清源兮流淙。邻太玉兮启秀，疏灵境兮祠堂。洒墨花兮飞雾，茁池草兮春融。抚遗编兮玉烂，揽文簪兮云中。恍兰亭兮色笑，俨五马兮玲珑。相瑶尊兮雕俎，互赓咏兮摩空。羌遄归兮帝左，并逍遥兮阆风。想山阴兮羽化，怅孤屿兮鸿濛。肆明荐兮时惠，愿陟降兮攸同。

### 【附注】

明万历八年(1580)刻。录自万历《温州府志》卷16，参光绪《永嘉县志》卷4、《半山藏稿》卷11。王叔果撰。据《永嘉县志》载：“王谢祠在华盖山下，明嘉靖中，知府龚秉德建，祀晋郡守王羲之、宋郡守谢灵运，久圯。(旧志)国朝同治四年(1865)，邑人陈承鏞等重建于文昌阁左。”文中“先参议”指其父王澈。

王叔果(1516—1588)，字育德，号西华山，永嘉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历官兵部职方司员外郎、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迁广东按察副使，引疾归里。重视水利和地方文化，嘉靖三十七年(1558)与其弟叔果共筑永昌堡抗倭。著有《半山藏稿》。

## 八九、重建忠孝祠记

[明] 侯一麟

忠节祠,创自弘治戊午(1498),代巡邓公璋、郡伯邓公淮采访金德洪忠义,下教永嘉令汪侯循祠而记焉者也。

孝子亭则正德己巳(1509)守巡钟公渤、王公金,廉金旻华之孝,属令黄侯铭亭之。翰苑王公瓚为记。至嘉靖戊子(1528),郡伯丁公瓚又修之、记之者也。

按《志》:金德洪讳德,德洪其字也,别号九峰,永嘉冰壶里人。少通《周易》,长入太学,谙八门兵法,植性坚毅,遇事敢为。当元至正末,尝游湖海间,有姊婿季完泽授平江路管军镇抚,时叛贼猖獗,完泽力不支。德至,遂表之,同御贼。贼愈众,两人度不免,遂奋身陷阵。贼缚于树,胁以白刃。完泽呼曰:“金舅,男子汉,不可听贼。”德应曰:“此言最是。”因大骂贼,贼怒刺二人腹而投之。洪武三年(1370),赐谥正烈,祀乡贤祠。

旻华者,德洪之孙也。讳应,结屋孝廉左间,亦善《易》,以卜为业。幼失怙,事母夏至孝。年十三,而母构剧疾,医祷弗效,旻华号泣吁天,请以身代。念有刲股愈疾者,即刲左股,膳以进母,母疾寻愈,寿至八旬。母守节,亦善教。有括人太守金公文为之赋,暨名公诗歌藉藉者也。岁久祠圯亭坏,有司兴慨。其裔曰金瑜者,又旻华之孙也。为人敦朴有材艺,居贫处约,绝不阿附。时有同姓显者以币援瑜,瑜谢曰:“素地单寒,谱牒弗类,不敢苟从。”至讼于郡,逮瑜,瑜敷对甚毅,郡竟直瑜。于是郡人咸跼瑜独行,曰真德洪、旻华孙哉!屋庐湫隘,顾竭力于万历丙子

(1576)重构祠宇,丹漆一新,题曰忠孝祠。壬午(1582),又请郡重建正烈坊。

兹来请记,余三阅之三叹之,曰:“夫人道孰大忠孝?孰美廉节者哉?祖为忠臣,孙为孝子,夏为节妇,瑜亦善士。孝、忠、廉萃于一门,可不谓大且美哉!彼岂以富贵易其志!患难二其心!故为臣则不得不致其身,为子则不容不竭其力。妇寡而甘堇荼之味,家贫而足藜藿之餐。行出于性,不识不知,若蜂之义,乌之孝也。信著其体,无间无已,若金之刚,石之坚也。此宁毫发有所为而为哉!后君子汲汲焉祠之,亭之,诗歌之,赞记之者;咸是心也。”余谨载笔书之,庶忠孝之烈久而弥著,崇劝之典续而愈传,可为风教之一助云尔。是为记。

#### 【附注】

明万历十年(1582)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据《永嘉县志》载:“忠孝祠,在冰壶坊,祀元忠节金德及明孝子金旻华。”侯一麟撰。

侯一麟,乐清人,侯一元弟。著有《龙门集》二十卷。

## 九〇、重修府学记

[明] 李维桢

温于浙称雄郡，郡有学旧矣。岁久就圯，里人参知王阳德公归而更新之，殿庑门堂，斋阁廡舍，有益无因。辟门之前衢树屏，九斗两江之胜，可揽结也。

先是学巽方山有浮图，高人云表，形家目为文笔，飓风拔之。公倡，里人修焉。计后先费出公者逾千金，学日增胜，士弦诵日增，众起家中外蔚为时彦者相踵，则相与归功参知公。而博士弟子员周生子恭、林生良栋、徐生启英如干人，不远千里走使，使桢记其事，桢谦让未遑也盖十年，而门人郝君敬为温永嘉宰，复申其请，乃甫为之记曰：

昔周公治天下，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司徒、乐正、司成，大小胥、乡遂州党之属，其官备矣。五典、六德、六行、六艺、四术之属，其科条详矣。叔世政教废格，而孔子用之于鲁。自宰中都，为司空、司寇，摄相事，靡非周公遗法。卒以谗见夺，天下莫宗，然后退而与弟子赞《易》，删《诗》、《书》，考《礼》正《乐》，作《春秋》，其徒三千人，哀然者七十。夫所谓三千与七十者，计其生平及门受业之凡耳，非群之一室而聚之一时也。洙泗杏坛，孔子家在焉。士就而考德问业，非创为室以并为塾庠序学之制也。俗儒不察，谓孔子匹夫，行天子事，而其绪正六经与群弟子讲业，俨然抗衡周官，师而为政，不亦悖哉！孔子寤寐周公，以鲁为周公后，其宗国也。东周之思无日不亟于怀，其欲裁狂简而之中行，必曰：“吾党小子”，甚矣孔子之不忘鲁也！不忘鲁所



以不忘周也。不忘周与鲁，而谓孔子借周与鲁之权为素王乎？此义不明，而后世学孔子者，以国之学官所养士为不足恃，更立精庐，号曰书院。而召致生徒处之，国有二师，里有二弟子，而甚者舍官师而惟是之从，天下方且争趋焉，而莫觉其非，孔子之心几不白于天下矣！

往余督学政秦中，持是论以譬晓人，未有应者。乃今见之王公，王公学孔子之道试于国，南北畿辅之政，迄今称之。敛而施之于家，所以睦宗族，仁乡党，其政非一，士尊之为耆宿，而奉之如蓍蔡。《周礼》：“卿大夫有德者使为乡老。”公非其人也耶！假令公别筑宫而召致士，士当乡臻景从；而公第被饰孔子之宫不遗余力，若曰国家所以储养士自有地也，孔子所以垂宪万世自有道也，士自求之，有余师耳。孔子进则欲一变鲁，退则欲裁鲁士成章者，眷眷父母之邦，没而后已。王公于乡国用意良厚，宛然孔子家法矣。夫仕宦垂橐而出，捆载而归，为宫室田园，声色狗马以自媮娱，而秦越乡人之休戚。抑或崇尚二氏，高大其居，好施舍，令穷乏德我，而于学校教化无所裨益，以公今日之举为犹贤乎，是浅之乎知公矣！不佞故推原其本旨，以谗夫愿学孔子者。

其工始竟日月与经费之数，及诸有事姓名具在碑左，公伯兄观察育德先生，尝修永嘉县学，意亦如是，别有记。

### 【附注】

明万历十年(1582)刻。录自万历《温州府志》卷16，略见乾隆《温州府志》卷7。李维楨撰。乾隆《温州府志》载：“万历七年(1579)，郡人参政王叔果重建堂舍。”

李维楨，字本宁，京山人。隆庆年间进士。万历间迁提学副使。天启初以布政使家居，年七十余，召修神宗实录，累官礼部尚书。著有《史通评释》、《皇帝祠额解》、《大泌山房集》。

## 九一、重修永嘉县学记

[明] 詹 莱

永嘉县儒学岁久损敝，明伦堂为独甚。诸士子谒当道请修治，顾帑拙未遑也。己卯(1579)冬，堂且圯，守令俱以辑瑞行，莫可诉。乡先生广东按察司副使西华公叔果，有事学中，徘徊久之，揖谓师生曰：予幸有先大夫之余资，虽未尽修，请修其急者。于是新作堂宇，以及阶序门坛，俱焯然大改其旧。凡四月而告成，费金以百者三。既迄工，教谕周君迪、训导吴君炳正与叶生嘉运、林生承郡等，谋镌石以示久远。王公辄止之，盖三年而后论定。训导郑君从善，予友也，始介之来请记。

予惟王公，亦犹行古之道尔。盖自大道不公于天下，故恒隔形骸列畛以自便也。古之人则不然。以身为纲常礼乐之所寄也，故公之于天下。其有行也，恒为天下谋，不为身谋，出其智为天下虑，输其力为天下劳，捐其才为天下用，未尝以人已彼此限也。故分所得为义不容已，即毅然以身肩之而无所退诿也。况于学者乃其终身所有事者乎！君子身与礼俱，动与度合，学与诲无厌倦，吾圣门之规模也。且《礼》：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岁事毕，则群余子于学而教之，犹里胥邻长之傅农也。以至任其道德，会于成均之法，为瞽宗之乐法而后已。则君子之于学，岂有老少隐显之差哉！

今联师儒于此，兴贤焉，弦诵、礼射焉。栋倾宇欹，而欲揖让于其间者湛然纯于礼，犹手倚足跛，而欲主张于内者肃然一于敬，必不可得也！然则与有教学之责者，宁忍委诸州长、党正而

不为之所乎！是役也，非异人任，亦犹行古之道欤！虽然仲尼作《春秋》，凡城池、台囿、门观所兴作，莫不特书以重民力。而《诗》之所谓泮宫、闾宫，则不书者，事之恒也。然而《书》曰“世室屋坏”，虽不书其修，隐然已于言外见矣。则今之勒贞珉也亦宜。

予闻公笃行表于乡族，疏财举义非止一端，而其弟参政旸谷公叔杲亦修温州府学，费且倍。颉颃济美，盖渊源家学，其于父叔参议、祭酒二公，故能学道好古，驰骛义问如是云。

詹莱撰，万历十一年(1583)立。

石碑在县学二门内。

### 【附注】

明万历十一年刻。录自万历《温州府志》卷16，参乾隆《温州府志》、光绪《永嘉县志》卷7。詹莱撰。据《永嘉县志》载：“正德元年(1506)，知县王献臣复大成殿后容成道院旧所侵地，又购地足之。背山石殿，建奎光阁(李东阳有《奎光阁记》)四年，刊学宫图碑于明伦堂右壁，十一年，重建仰止亭(叶式有《仰止亭记》)。嘉靖九年(1530)，奉制：易大成殿曰先师庙，建君圣祠及敬一亭。十七年(1538)，知县李丕显重修。四十年(1561)，庙门及启圣祠圯，四十五年(1566)，巡按庞公朋易、知府李建观、知县程文董重建。万历七年(1579)，邑人副使王叔果捐资重修。”

詹莱(1522—?)，字时殷，号范川，常山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湖广僉事。专治理学。创范川书院，讲学授徒，著有《范川文集》。

## 九二、江心卓忠贞祠碑

[明] 焦 竑

夫振刷荼靡，迅扫风尘，仗黄钺以康帝图，执朱旗而清人瘼者，圣人之略也。气有前往，义无反顾，五鼎赴而如归，七族沉而不悔者，烈士之勇也。故夫王纲解则开八紘以义之，臣节弛则张四维以维之，斯所谓言有正而若反，道有悖而相济者乎！

卓忠贞公名敬，字惟恭，温之安固人也。负公卿之骨发，则相表其奇异；蹈风雨之迷途，则虎为之向导。学府多闻，披玉轴之文史；兵符默契，穷金坛之秘诀。陈仲弓闺门之德，蒋公琰社稷之器，公实兼之。洪武末，国制草创，仪章未立，吴王太子或争局于禁中，梁国旌旗乃上拟于天子。公以夕郎，首建朝议，固已晰衅萌，通国体矣。高皇帝因大器公，晋宗人府经历，再晋户部侍郎。建文初载，燕国始建，公睹其几微，密为计画，语具刘忠愍所为《传》中。贾生策诸王之势，晁错谋刘氏之安，何能远过！而壮事难期，老谋莫试，寻至中州圯圻，上国崩离，士女同叹于殷墟，鬼神共谋于曹社。盖天步初夷，属抢攘而未定。故人怀靡常，舍神圣其奚属。斯时也，以高帝之子纘戎高帝之绪，以高帝之略龔夷高帝之人。新命旧邦，非逐鹿之可拟；子燕孙诒，岂瞻乌之靡定。公即准管、魏之择主，抚钟簴而自怡，其与更二姓、事两君者当异日谈也。顾刀环筑口，劲草之性不移；戟枝人颈，送往之情弥厉。臧洪同日，誓不孤生；卞壶一门，几无噍类，讵不痛哉！昔伯夷之谏也，太公扶而去之，公之死也，少师与有力焉。非古今之道殊，忠佞之情异也。以公材智迈于夷等，生死能为有

亡故也。

公歿，文皇屢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耳。”湯不以伐夏而奪沈淵之務，光武不以翦商而誅采薇之墨，允非天下之至公，其疇能與于此！嗣後二百餘祀，京兆用今皇帝癸酉（1573）詔書，建祠冶城山側，祀公等若干人，名之曰表忠，所為明主恩勵臣節之意甚厚！

公生東甌，而郡乏專祀，英魂未妥，鄉人興嘆。蜀衛侯承芳來守是邦，始即中川文山祠右為祠以祀公。于戲！方、黃之死事，非不烈也，而碩畫無聞；胡、解之委身，非不智也，而顯名危失。前有曲突之謀，後無銜璧之辱，奮一時而超千祀者，其惟公乎！

余也訪侯郡齋，劇談芝桂，睹公廟貌，與荐苹藻。靈爽如存，嗟人骨之皆朽；忠孝勞生，悟光明其何暮！擊牲爇告，即石為銘。詞曰：

粵古貞臣，動必以正。圖國忘死，見危授命。砥柱不流，疾風斯勁。峨峨卓公，忠出其性。有明开辟，地正天刊。龍戰甫戢，元黃未乾。九海波沸，十岳峰剝。勇智不作，華裔疇安。真人踵興，閔統斯削。帝緒中廢，壇社如昨。簞食壺漿，稽首崩角。命有興廢，人无適莫。公也矯矯，力抗其冲。賈策定制，晁疏徙封。委心王室，削疑侯宗。水投石距，心苦力窮。無波不隨，有作莫遂。大廈顛隕，一木焉制。勇嬰鱗逆，心安骨碎。鼎鑊胡甘，社稷是衛。疇不自委，曰國懿親。公志迈世，矢死靡分。心堅百煉，義不二君。陵歷白日，罨靄高云。周民則頑，殷夷已厚。養士卅年，庶几無負。厥有褒詞，皇皇天口。君義臣忠，異途同紐。我皇御宇，丹書白麻。閔彼忠魂，一洒垢瑕。旌祠冶城，錫胤厥家。仁風扇動，義日光華。海峽甌鄉，公之桑梓。祠宇勿度，仰瞻奚以。有美衛侯，鳩工相址。高甍云構，層櫺電起。長江孤嶼，楚楚新宮。摹文像卓，作配西東。奸雄泚颯，烈士动容。

刊碑撰德，今古英风！

【附注】

明万历十一年(1583)刻。录自万历《温州府志》卷16,参乾隆《温州府志》卷9、光绪《永嘉县志》卷4和《孤屿志》卷5。焦竑撰。据《永嘉县志》载：“卓忠毅公祠，旧在城南隅，祀明户部侍郎瑞安卓敬。明中叶奉敕建，万历间知府卫承芳移建江心孤屿。国朝康熙中举人陈振麟重建，乾隆二十一年(1756)督学闽县雷鏞率永嘉知县崔锡重建。三十九年(1774)邑人曾唯重修，岁春秋致祭。”卓敬生平，见《明史》卷141本传，“管、魏”指管仲、魏征，少师指姚广孝。

焦竑生平参见第186页。

## 九三、重修汉东瓯王庙记

[明] 王叔杲

吾郡古称东瓯，环九山而城，东为华盖山，秀耸屏展，胜甲于郡。山之麓故有东岳庙，建自胜国；而海坛山麓故有汉东瓯王庙。成化间，郡守三山项公澄命邑令姑苏文公林厘正郡祀，诸弗隶制典者汰之。以王故庙隘弗称，毁东岳诸神像，易庙额，崇正祀焉。

嘉靖初，门廊拔于飓风，先参议崖翁树门戒守，余手植林木，日以蓊秀。岁久庙垣栋渐倾圯，里人陈君文奎、姜君铨辈造余言曰：“神以地灵，亦惟人是藉。君世宅兹里，而王庙貌弗飭，其若赛祷何！愿图新之！”余唯唯。会郡丞新淦刘公正亨以祷雨至庙，顾瞻栋宇，喟焉首捐俸率作，余乐于襄其成。遂鸠工简材，易朽蠹，涂丹雘，累甍为壁，撤桥为台，面衢重树门屏，望之金碧辉灿，苍翠森交，閔丽埒帝居焉！

按《史》：王名摇，妣姓，驺氏，越王勾践七世孙。越灭于楚，王自王东瓯，为秦所废。后从诸侯灭秦，又从汉灭项籍。至惠帝三年，举高帝时粤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归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歿，葬瓯浦。因立庙，世称永嘉地主昭烈广泽王。洪武初，诏定为汉东瓯王，俾有司三月八日致祭。

夫瓯故荒服，草昧蒙翳。自王翊汉祚土，而东瓯始列于封域，著称信史，出左衽而同声教。千百年以来，人文焕发，英贤蹕起，瓯以邹鲁文献擅称，固山川之毓奇。而肇邦绥化，则王攸始。睹平成者念明德，享粒食者诵思文王之功，美哉远矣！朝锡祀

典，而邦之人士伏腊瞻祝，期修之世世勿替，斯固美报，不容已也！

庙新于万历八年庚辰(1580)，余捐货凡若干金，而力役则烦里旅。越岁，余为之记。因为迎神、送神二歌。歌曰：

九山玉映兮，奠兹华堂。湘濯清泉兮，于荐群芳。玄驭乘风兮，恍矣锵锵。龙吟凤舞兮，冕馘斯皇。顾瞻旧邦兮，于焉翔徉。

右迎神。

陟降于铄兮，电掣云扬。灵光上烛兮，羌归帝旁。裸将孔时兮，骏奔靡遑。昭烈广泽兮，天高海长。愿徼明休兮，惠我无疆！

右送神。

赐进士大中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里人王叔杲撰。

试中书舍人事、直文华殿典理秘书、郡人赵士楨书。

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冬日立。

#### 【附注】

明万历十一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参《玉介园存稿》卷10、万历《温州府志》卷16和光绪《永嘉县志》卷4。王叔杲撰。

王叔杲(1517—1600)，字阳德，号暘谷，永嘉人。少年时从季父王沛办乡团，筑永昌堡，抵抗倭寇。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官至苏松常镇四郡兵备副使。年六十，辞官回乡，优游林下二十余年。著有《玉介园存稿》。



## 九四、县城隍庙碑

[明] 侯一元

夫为治者，孰不欲民有所歆而为善，有所惮而不为恶哉？盖亦听诸人而足矣。然《记》称殷人尊神先鬼，何也？则以因俗也，以救敝也。

盖凡县之附府者，其城隍亦附府。然余考之《永嘉县志》，则别有城隍在城南厢而废焉。于是万历甲戌（1574），父老请于前令治轩刘公改卜近地，得东南十总东仓空基地。东距河，南距王带河，西距宣灵庙，北距开元寺。乃请之府，方作治之，而公以治行第一擢去。又九年癸未（1583），而五和马公以别驾行令事，得民之和。民黄承凤、周昇等又请之。已而，今令景湖陈公至，以德行仁，曾未期月，百废具举，民则大悦。乃相与捐贖，因民之欲，邦人大小亦莫不劝。爰命二尹李侯董其事，而庙模乃翼然矣。遂命道士赵鸣玉住持焉。使来请记。

余惟前史称东瓯王敬鬼，其寿亦最高，岂民之歆之欤。然楚人鬼，而越人机，自孙叔敖时已称之矣。吾观雄勇熊黑之士，视白刃不少怯。至语之神佛，则矍然下拜，其不敢肆也，若有临之者也。官府徵输，唯正之供不能顾。至其率钱事神，汲汲唯恐在后也，若有驱之者也。举羸时拙，诺有不践，至其与神约也，曾不敢越宿，若有诘之者也。法制禁令，有时而犯，而断荤酒，戒淫杀，以期不入阿耨，以要来生，若有目击之者也。然则因民之俗，利而导之，俾前有所歆，后有所慑，其以为赏庆刑威之助也宁浅鲜？故因之以猎较，而随之以先簿者，圣人正俗之微，权也。因

之以从俗，而随之以正治者，良医也，起痼之仁术也。三令公于是乎知政矣！敢不盥手以书。

时万历甲申(1584)暮春既望。

【附注】

明万历十二年(1584)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据《永嘉县志》载：“县城隍庙，在县治东开元寺左，旧在城南，久圯，附祀于府。明万历甲戌，知县刘三宅改县东仓故址为庙(康熙志)。”侯一元撰。

侯一元生平参见第169页。

温州市图书馆

## 九五、重修永嘉县学碑记

[明] 侯一元

夫牧之道，养为教始，教为养终。教之道，士为民倡，民为士和。学之道，上为圣人彀，率圣人为士的，故所在而有学，有圣庙。而乃有堂倾庙圯而不治者，非以政之弊与时之拙与！政之弊者由文之多也。诚损文而就质，则未有急于教者也。时之拙者由民之贫也。诚量入以为出，则未有急于修学者也。

于是永嘉儒学之堂则既治之矣，圣庙两庑若门若牌坊，启圣祠、敬一亭犹未也。庙貌正梁将圯，檐及两庑咸狭隘不称，原估蓄缩至百有余金则以为多矣。今令陈侯其志莅任之期月，才裕敏达，心宅廉仁，而尤注意于人伦，振作乎士类。横经芹泮，储材薪樗，诸生翕然莫不兴起。于是既搜查，将诸修仓之羨，而又裁节冗用，务给经费，请诸郡尊卫公承芳，复得若干金，计划既定，乃从事焉。而以县倅李君衿董役，君亦拮据裨益，肇工于月正之既望，越半岁而告成。黝垩丹漆，焕焉宏丽。人曰：斯我公侯之德也。盖一时上下冰檠凛然，常兢兢乎斯民一钱之惜，而独于学校軫念如此！于是承役者亦莫不视如家事，节约牢密，盖费半而功倍焉。故考其事，虽筹之前时，而成之则今日也。考其经费，则上非烦官也，下非劳民也。又何有一毫沽誉树德、忧谗避事之心哉！

夫无所为而为之，君子也。学师周君迪、吴君炳正、余君学诚实谓元曰：夫陈侯盖有所受之矣。厥祖学宪峰湖公家学渊源，尝诲之以圣贤之学。呜呼！欲学圣人者，其亦于文质、义利间辨

之已乎！是宜诸生相与感激奋励而不能已也。

是役也，贰守刘公汝翔、别驾马公鲁卿、司理潘公士藻，咸与经始，乐观厥成云。时县倅张光世、尉庄准亦有劳焉，例宜书之而为记。

万历甲申(1584)秋日。

**【附注】**

明万历十二年(1584)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据《永嘉县志》载：“明万历十二年，知县陈其志重修。”侯一元撰。

侯一元生平参见第169页。

温州市图书馆

## 九六、祀大禹王碑记

[明] 叶承遇

夫崇祀之典尚矣，报德、报功也。神禹盛德大功嘉懋无间者，掀揭于宇宙永赖之休，迄今睹河洛则兴思，仅仅东嘉一隅，亦立庙致祭，宁不近于褻哉！且会稽已有专祀，兹祀也，无乃无所谓乎？

予闻之：“御灾捍患则祀之。”祀典之设，亦以顺民心也。吾瓯滨海，常患洪水，荡居覆舟，莫可捍御。宋雍熙间（984—987），郡伯姚公軫念民隐，敬诣会稽，祈迎香火，建庙于望京、海坛之麓。厥后海宴民宁。

至嘉靖辛丑（1541），倅府彭公葺新祠宇，建亭思洛，然皆未遑举祀。迺幸景湖陈公，闽莆右族也，举进士，来宰东嘉，看驯雉于野，嘘花风于邑，教民育士，小邹鲁之风熙然赖以复振。公余目击祠宇倾圮，捐俸而鼎新之。已而，聿观厥成，属诸父老曰：祠宇既构，祀典其可缺乎？又以时拙难举羸，乃给三十五都一里官涂五十四亩，择耆老识事者如张銮、陈清、张泳辈委任而综理之，立春秋二祭为吾民祈福，以其所积贮者而供之。每岁终则实计所费以报，凿凿有条，而赞襄之者二尹省庵李公也。

夫以神禹之德之功，耿耿不磨，与天地并。而精诚在天，余泽犹荫庇乎海隅，则今日之祀非褻也，非无谓也，因民心之追思而以义起者也。若景湖公者，其殆继姚、彭二公之志，而尤为之创始者乎！其殆心神禹之心而垂光于无穷者乎！诚不可以不纪其盛。适诸耆老欲予记，因笔而记之。

时万历乙酉(1585)孟夏日。

【附注】

明万历十三年(1585)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参光绪《永嘉县志》卷4。叶承遇撰。据《永嘉县志》载:“大禹王庙,在镇海门外海坦山上,宋雍熙间(984—987)建(康熙志)。”

叶承遇,字思章,永嘉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福建莆田知县,官至江西按察使僉事。宋叶适九世孙,著有《筮仕录》。

温州市图书馆

## 九七、叶文定公祠复田碑

[明] 叶承遇

岁辛未(1571),高邮裕斋张公奉命视兵浙东,越明年,武振文修,悉举百废。卿大夫中白王子、二谷侯子,以我祖宋儒水心祠废,诸公慨然谋新之。时郡守洞岳杨公,二守视永嘉篆雨莲区公,度上其议。张公曰:“是举留心风教,足敦化原。俟其成,令叶氏子孙守之,并纪叙颠末,以不泯前辈风流可也。”区公乃力任之,捐俸鸠工,规画区处,必亲至匠所,重其役。未几,兵宪毅所袭公、郡守虚山张公,睹兹盛举,乃议给涂田,资其所入为时享费。始事于壬申(1572)春二月,至十一月朔而祠成,始迎祖之主祀之。

迄今九世孙进士云南道御史承遇、庠生世英等共思所以垂不朽,乃承遇起而言曰:

今为政者,非声势可藉,率格而不行。我祖水心公至今三百余载,子孙已无可倚,诸君独勤勤此举,何也?昔严陵之祠,文正创之;昌黎之祠,东坡纪之。岂二公偶感而为之欤?范公砥砺名节,有洞江一丝之风;苏公负奇气,以忠义获罪,实类乎潮阳百折不回之操,数公心事不异,而履历亦似之,故履其地,谒其人,见其子孙,惻然感动,其立之祠有以也。祖德业文章,载国史、郡志者不能殫述,睹其上封事,斥林栗以辩朱子之诬,解伪学之禁,视圣门子贡,功不在下。故当道诸公或立祠镌石,或给田崇祀,甚盛心也。

奈风潮不时,坍涨靡定。兵宪韞庵吴公,郡守雨山李公,议

给补之，冀不绝享。今幸郡守淇竹卫公，二守观吾刘公，四守雪松潘公，邑侯景湖陈公，公廉敏达，且于捐俸修学之余，慨我祖祠田为豪家所占，议复之。适兵宪念所蔡公、参政月川胡公闻其事，檄谕三守惶庵□公，奋然委二尹李公诣田勘明，令其占而尽复之。数具官帖而勒之碑后，永为我祖祭享之资。是举也，留心风教，足敦化原，诚然哉！

祖墓在郡城慈山，荒落既久，嘉靖中大中丞山峰阮公督学莅兹土，起碑整之，先是郡守点白丁公，给田五亩，资其守祠修墓。高山景行，百世趋仰，皆不可无纪也。因并及之。

万历十三年岁在乙酉(1585)九世孙承遇撰。

#### 【附注】

明万历十三年刻。录自《永嘉叶氏谱》，参《温州历代文选》。叶承遇撰。

叶承遇生平参见第207页。



## 九八、重修巾湖叶氏宗祠碑记

[明] 叶世英

夫祠者，祀也。祀之者，思之也。故古先王有事于宗庙，振举其彝伦，敦叙其昭穆。期于四时罔念，水木本源，尊尊亲亲，永孝思于不匮而已。

吾族出自南阳支派，世居湖之乌程、建之建安、歙之新安、括之缙云。其居松阳黄南曰公济公者，乃迁温为东嘉巾湖之始祖也。一显于文定水心公，继显于从弟文修西山公。水心公□于汀洲分真翁，由真翁传岳阳金判公，由金判传温州路教授公。教授传皇明大宾止庵公。干蛊克家，诗礼垂训，五子二十一孙，森森济济，具有矜式。长嗣□公，尚志不仕。郡府列侯咸以齿德尊之。节致书招预乡饮宾席。季孙廷云公、文□安经府□。嗣尔每录郡庠，虽未登名仕版，可谓代有文人，绳其祖武，谨守先声勿坠者，皆宗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之也。则我后人庙享而时思之者，岂容已哉！

□祇建以来，年深就圯，裔孙云鸿、如槐等辈，不忍祠之寥落，慨兴公举，籍祖遗资，□重葺，戮力董其事焉。幸今堂庑改观，庶乎以妥以侑，俨然裕后之宏规也。夫我祖有百世不忘之德，我后人崇报之典当有百世不迁之庙，则斯祠之重葺而维修又岂容已也哉！善乎韩子曰：莫为之先，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美而彰，既已作于前矣；盛而传，宁不于后昆而深有属望耶？敢镌石书之以为记。

时万历戊子(1588)仲冬朔后三日，郡庠生叶氏宗孙世英撰，

世新书。

**【附注】**

明万历十六年(1588)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4。据《永嘉县志》载：“右碑在水心祠，行末尚有字陷入碑趺。”叶世英撰。

叶世英，明万历年间郡庠生，叶氏宗孙。

温州市图书馆

## 九九、重修江心孤屿东塔记

[明] 王 典

佛氏谓离幻即觉，又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故山河、大地、名象、能所，悉皆消殒。而善学佛，人又谓能空诸所有，直超彼岸，此上根开士，而四众蚩蚩，触目警中，则又有象教焉。故庄严之土、幽胜之区、架琳宫像、诸天宝盖金轮、种种端好。浮图七级，卓立霄汉。夜则篝灯骊珠，层层放大光明，来游者、盱眙者、油油欣悦，翼翼肃恭，即盖夫悍卒亦莫不瞻象而改容，如见如来，顿生善念。是谓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顾缔造功钜，多藏之家愈益纤啬，即有挥金盈余者亦祇饰平泉之花石。辟金谷之台榭，而结念佛庐者，几何人哉？

东瓯江心孤屿，古名胜也。肇自东晋，渐次除治，中有正殿，两庑翼如，钟鼓二楼暨澄鲜阁，年久荒落。西塔创自唐咸通，而东塔则自宋开宝，岁久欹倾，才一计工，蓄缩莫有任者。参知旴谷王先生雅抱卓朗，捐贖缮修，揭为“龙海珠林”。殿庑门庭，以次鳩工，仍祠文文山、卓忠贞。而浩然楼屹立中央，睨霄俯江，千百年勃勃犹有生气。诸名公如吴兵宪、刘文宗、卫郡伯、刘贰守、焦殿撰，先后协赞捐俸，摘词以增壮江山之胜概，而旴谷先生之劳费多矣。又谓澄鲜阁境愈胜，东塔年愈久，工愈钜，慨然复自任之。召工计费，千金有奇。工匠展力，澄鲜阁先就葺理，而并力于塔。凡造塔自下而上，修塔则自上而下。予时寓寺中，朝夕坐竹院睇之。万木缔构，斤斧纷纭，蚁旋于风檐月牖之上，时时嘎啞，盖叹其观之美，而又念其工之钜也。经始于辛卯（1591）孟

秋望日，落成于壬辰(1592)冬月朔日。寺僧道充谓宜有记勒石。以予亲见植功，而与暘谷先生通家，乃以属予。予闻西方圣人以造塔为一大善缘，而明觉大圣建泗上塔，及化去犹以杖揭之，云中形见，万众欢呼，仰面作礼。彼虽异教家，而演法导愚，亦与超名象者异用而同功矣。

夫为塔，必于庄严之佛土则敬心生，必于嬉游之胜境则喜心生，敬心与喜心合，一切烦苦多生业念，不睨而自消，不摧而自伏矣。心本无形，对镜而照，如饮恒河，随量充满，造塔功德不可思议，亦复如是。孰真孰幻，孰起孰灭，总归大觉，何必孰为名象？而曰此非所以见如来也哉！士大夫悬车不忧贫，惜余财则沈酣尽余日，而先生结念若此，法身当永作人天之主也。先生长君玉苍，尤父子同心，殷殷仗义，为东瓯世德世家云。

万历壬辰(1592)仲夏记。

#### 【附注】

明万历二十年(1592)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36。据《永嘉县志》载：“东塔，宋开宝三年(970)建，明万历十九年(1591)邑人王叔果重修，有记，乾隆二十五年(1760)郡守李琬重修。”王典撰。

王典，生平不详。

## 一〇〇、重修江心孤屿西塔记

[明] 卢 逵

往诵谢康乐诸诗，知东瓯为山水郡。比永嘉王长公玉洞君侯来令吾邑。政闲暇，谈其地奇胜，因出《江心志》示予，披览终卷，泠然如御风孤屿间。又一日，吾邑于水口经度建塔，资费未集，长公乃语予曰：“瓯江心故有东西二塔，东塔创始宋开宝，西塔创始唐咸通，岁久倾欹，间计缮修，以费钜力绌，莫任经营。迩蕴叔氏、参政暘谷公新山门、澄鲜阁，因修东塔。乃西塔盘峙巉岩，风雨飘摇，视东塔加损。蕴兄弟言于吾母林恭人曰：‘东塔既新，西塔未葺，江心不无缺观。寺僧及大众复属望于吾家，请嗣东塔并修可乎？’恭人命诺，遂出羨资属仲弟荐、季弟普，集工匠经纪其事。从旧路旋而上，朱轮紺殿，倍昔庄严。始万历癸巳（1593）仲秋望日，迄甲午（1594）腊月八日而工竣。费凡若干金，前所未载也。先生幸为之记！”

卢子曰：“佛氏谓建塔为人天胜果。公家今所创修，为法轮增辉，其贤于阿育雀离远矣！真无量功德乎！”长公曰：“吾不习浮屠氏语，第大众一切事总属当为，而身外资钱靡匪长物。世之人徇于自利，非其身与家所须者，锱铢不以捐舍，斯亦鄙矣！江心为瓯胜区，塔之有无，固无关于大端。顾其地宋文文山及我朝卓忠贞，皆以忠节过化，锡祠肇祀，光于江山。且孤屿望郡城密迩，二塔耸云表，为一方伟观。使视其就圯而不修，何以树瞻！不佞家藉世资，不欲为乡土吝，姑于兹效力耳。功果之说则何知！”

卢子闻长公语，窃谓江心西塔之修有五善焉：念先郡国，表树捍门以显地灵，一也。不烦里旅，捐其橐金，以树众欢，二也。义重忠贤，增饰灵区，以光俎豆，三也。力任经营，起敝维新，以崇古迹，四也。弗祈福应，明于用财，以成令举，五也。一举而众善备，其有造于一方大已！予闻长公太翁宪使西华先生，以节义名于世；林恭人训长公以仁廉庇吾邑，彼其家所施，为民社利赖者无量，而王氏之泽且将淮水比长，讵独江心之净土藉其功德已哉！

是为记。

### 【附注】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36。卢遼撰。据《永嘉县志》载：“西塔唐咸通十年(869)建，明洪武十年(1377)重修，万历二十三年(1595)王叔果妻林氏重修，有记，乾隆四十三年(1778)知县傅永綉率邑绅曾唯等重修。”《记》中王长公指王叔果长子王光蕴。

卢遼，生平不详。

## 一〇一、重筑谢婆埭记

[明] 王叔果

永嘉控山带海，城以南为田数千顷，三溪之水纡回环绕，互相流灌，往自南河，辟一泓以泄之江，故每遇旱干，常苦失润。旧筑法华(埭)以阑之，负郭之民相度窾会，因废之而筑谢婆埭。埭之阔可弓而画，然潴蓄三溪，灌溉万顷，阖郡赖之。

嘉靖中，狙佞之徒利舟楫之便，借堪舆渺说，惑当事者听，而改筑江口之莲花浦。地势淤卑，风潮荡激，辄废辄修，而民竟苦污莱，不获享蓄泄之利。

万历二十三年(1595)，刘侯以名御史来守是邦，厘心民隐，而得此埭废兴之故，下邑侯林君议。林侯悉心筹画，諏日程工，选於民，得田君谏、方准、鲍易、黄循，日犒督之，藉土於淤，取石于山，不逾时而工告竣。

### 【附注】

明万历二十三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略见乾隆《温州府志》卷12。王叔果撰。据《温州府志》载：“莲花埭，在广化堡。[按]自法华(埭)既废，设谢婆埭于瓯浦下村，嘉靖中，复改设于江口之莲花浦。万历戊子(1588)，郡守刘芳誉又复下村故址，康熙十三年(1674)遭耿变，埭与浦桥俱毁，寇既平复建。三十八年(1699)绅士谢天埴等呈宪移建于浦桥内，仍名谢婆。雍正五年(1727)……移建于浦桥外，名莲花埭。蓄泄建牙诸乡水，御咸潮，防水旱，地稍移而名屡易，其实埭也。”“在瓯浦下村，明万历中郡守刘芳誉重建。”

王叔果生平参见第201页。

## 一〇二、孤 屿 记

[明] 王叔果

瓯郡环九山而城,《志》称“九斗城”。北枕江,江之中浮大洲为孤屿,有江心寺。屿东西,初两山分峙,中贯川流,为龙潭,因名“中川”,川上小山,即孤屿也。两山故并创禅院、树塔。宋时有蜀僧清了说法,相传龙化人听法,了随投土石壑潭,联两山,创今寺。东西相距三百余丈,距郭里许。城所跨华盖、海坛、松台诸山,星列屏展於前。宋高宗南渡,尝驻蹕寺中,御书“清辉浴光”四字。江心故插榿为塘,岁久海潮冲啮。予弟阳德甫乃甃以石,中为广埠。登埠入寺,寺巨丽,甲于丛林。故有门廊及钟鼓楼,顷废。予弟为建沙门,仍创两廊,创钟鼓楼,金碧璀璨,榜曰:“龙海珠林”。沙门之右为文山先生祠,宋德祐中,先生航海求益、广二王所在,至瓯,过江心有“乘潮一到中川寺”之句,今镌于石。文祠前为浩然楼,建自前兵宪江东吴公自新。左为卓公祠,祀皇明户部侍郎卓忠贞公敬。公死靖难。初,私祀郡里;万历中,太守蜀卫公承芳奉褒录遗忠诏,择祠于斯,以配文山。又左为孤屿亭,石刻谢公像,刘宋谢灵运守永嘉游憩迹也,详具诗中。越亭数武为澄鲜阁,阁回阑瞰长江,有二岩屹立波心当阁前。由阁折而西为西塔,踞山俯江,势巉岩,状焦山。东塔则盘纡嶮嶮,望挂彩诸峰如挟浪浮动。僧庐环塔外,波光摇漾,秀色空濛,若蜃楼起海上焉。

夫屿之境,林木交荫,殿阁辉敞,浮屠插云表如双戟,壮严丽於人天。独浩然楼峻竦洞达,坐其中,沧波可吸,千峰森前,飞帆



拂树，与雁鳧相逐，孟襄阳所咏“众山遥对酒”是也。屿之景，四时朝昏，风涛烟雨，变幻多异状。独潮平月明之夜，水光若镜，一碧无际，渔火起青蒲中，如水壶濯魄，谢康乐所咏“空水共澄鲜”是也。

诸山水名字内者，得诡异则奇，得名贤则重。蓬莱、方丈，为仙灵所宅，世固以奇目之。若忠贤伟士，生死关于元化，所托迹降神之地，流风不泯，后之人想象慨慕彼山若水，遂以擅名千古。无论方輿记载，即吾土所睹记者：严先生祠於富春，岳武穆墓於西湖，论者谓桐江一矶，维汉九鼎，鄂国一丘，表宋千秋。此地之重以人者，奚羨奇也！

孤屿类仙山，所称清了说法，与文殊幻现、戒龙诸语，概于诡异。而仰止先哲，文信国以留寓庙食，卓忠贞以桑梓锡祠，英风遗烈，若御洪涛而行天日，障回澜而屹砥柱，江之山水增其高深。视夫峰泉涧壑，献灵而标异者，殆殊别矣！呜呼！大千旷劫，陵谷递迁，自有孤屿以来，佛庐台榭，其兴而废、废而兴者，吾不知其凡几，独忠义在人心，万古不死。而论世尚友，则观感而兴起也。瓯为文献邦，孤屿为灵区，乃今忠贤俎豆，相望于其间，振风声昭物采者，足以廉顽立懦，而为世教所系赖也，岂小补耶！予林居多暇，日过江上，喜无跋涉之劳，而远烦嚣之隔。且幸诸废具举，有所托以不朽，因次其大都为记，将以贻之大方，采而志于名山，庶知孤屿之所重者有在也！

### 【附注】

约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刻。录自《半山藏稿》卷11，略见乾隆《温州府志》卷28。王叔果撰。

王叔果生平参见第190页。

## 一〇三、重修白鹿书院记

[明] 王叔果

东瓯环山带海，灵秀磅礴，毓为人文，高贤大良，后先彪炳。而性理之学，倡自赵宋诸儒哲。盖渊源濂、洛，羽翼关、闽，而郡人士不替高山景行之思，此白鹿书院所由建也。

岁久圯坏，仅存故址。前郡伯淇竹卫公，营度再构，崇往开来，规模弘远矣。亡何，奉擢命以去。万历乙未（1595）春，际明刘公以名御史出守是邦。熊轩甫莅，百度一新。亟图所以兴文造士，昭芹藻之音，畅菁莪之化。于是庀工聚材，恢拓旧贯之未备。壮以重门，翊以两庑，堂寝斋亭，爽垲严闳。是用倡虔妥灵，将萃六校之英，敬业其中，政暇而躬课艺焉。精神鼓动，雷厉风行，章缝踊跃，争自磨濯。谋树石纪成事，而司教凌君云、李君继皋辈，来徵余言。

余惟国家养士于学校，以制义宾兴之，盖庶几通经稽古，涵泳仁义道德之旨，摅真修而展实用，觞之滥也。鸷短钉鞅帙之工，二氏、百家，寻声齟齬。而帛粟之精纯，阐天常而经世务者，或斫轮诮之，而高阁束之矣。夫学不念诸身心，即矢吻玄妙，抵掌匡济，犹谓捕景镂冰；况剽袭无根之空谈，将焉效之？且学校设矣，又为之书院，夫亦以桑梓文献，耳目渐濡，而于斯俎豆，于斯弦诵，羹墙寤寐，不出乡有余师焉。岂徒相与雕篆，区区为梯阶青紫之计哉！

余尝承乏大名，增修元城书院。横经之隙，谆谆复以正志砥操迪诸生。而人材、宦业视昔倍盛。或者谬推振作之力，故喜为

吾党道。庶乎含英咀华，敦本尚实，濂、洛、关、闽而上之，醇朴表于州闾，骏烨贻于苍社，而不朽者传于来祀。俾东瓯山海弥增其高深，而二三尸祝之贤亦将吐气生色，庆吾道之有人，斯无忝我郡伯造士之意也欤！工竣，度费若干，悉取俸贖。而郡貳刘公公允、郡理王公都实赞厥成。若书院始创之岁月与祀诸先生之行绩，具载《郡志》及太史长洲吴公宽《记》中。际明公名芳誉，陈留人，第癸未(1583)进士，精明浑厚，政与卫公并烈。尤锐情德化，有古凛凛风。兹役亦足觐其概矣！

【附注】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刻，录自《玉介园存稿》卷10。王叔果撰。“羹墙”意指景仰。

王叔果生平参见第201页。

## 一〇四、禁约盗墓碑

[明] 刘芳誉

温州府为禁约盗墓以正国典。钦赐坟茔计阶奉禁：王文定礼部尚书，例应禁围八十弓步，不许诸人盗墓及践踏、污秽、樵采。

山邻张赐、张伦等藐禁故犯，曾于嘉靖年间盗墓，已经究罪起棺。今于本年正、四等月复盗二穴，恬不畏法，真顽梗之民也！本府委勘甚悉。近又亲验相同。除问罪迁葬外，为此立石严禁。盖此弹丸黑子之山，他无古墓，总属禁内。如敢仍前不悛，许该地方官、总看山人等预阻，呈官依律究治，没山人官。互相容隐者一体连坐，决不轻贷！

松木俱系勘定，如有盗砍，拿来究罪。

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一月初七日立。

### 【附注】

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

刘芳誉，字际明，河南陈留人，进士出身，明万历癸未(1583)进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任温州知府，后调知广平府。

## 一〇五、镇宁楼记

[明] 刘芳誉

顷庙堂惕于恬嬉，敕所在增修封戍，毋忘设险，以戒不虞。东瓯，海上一都会也。跨九斗而城，控厌天堑，形势称雄焉。

余既领符，按行墉壑，绸缪补葺，撤废堡之石，创敌台十五，基布珠联，雉堞相望，势愈壮完。出拱辰门，当津传，有地前瞰大江而踞绝胜，升高眺远，于楼为宜。而乡大参王公叔杲深于形家之说，亦谓兹楼系郡重，有契余衷。乃复砌石基之，厚十有九尺，横倍厚之三，纵损横十有之二有奇。辟其下，而衢可通驺舆。楼其上，而栋础隆如，檐椽豁如，丕臚焕如，高几与城埒。由城视楼，若设扞于背而负之为护者，盖距城不数十步而海上之胜可概览也。群山西来，抱江若环，孤屿砥之，宛与楼向。三溪蜿蜒，绕城而南，吹台、大罗诸峰，累累城上，争欲效奇于楼。风月之夕、雨雪之晨，无不宜者。极目天北，神京在焉，威颜不违，万里咫尺，而烟火夹江，阡陌鳞次。四顾闾阎，不啻宇下。登斯楼也，则有悬思魏阙、忧虑民彝者矣。东望綵山，捍海若门，其大洋弥漫，极于扶桑，斯岛夷出没之区。金、盘诸厄，仿佛境上。折冲之算，樽俎坐筹，时而练舟师，习水战，犀兕奋突，鱼鹳翕张，破浪凌飚，阳侯震掉。试凭阑指麾，横槊啸咏，亦足开壮略而拓英襟。嗟乎！山川绣错，千古常新，造物者设此久矣；而楼之建，肇自今日，岂其有待耶？夫圣明御宇，熙洽累重，濒海赤子，休养生息，炮钲弗闻，弦诵日盛，盖承平极矣。兹楼扼抗上游，遥吸沧溟，挟障川回澜之气，寓坚冰阴雨之防，外褫卉服之魄，内巩苞桑之势。

自此,东南诸郡益奠于磐石,岂止擅景物之钜丽,侈都士人之游观哉!

是役也,材鬻诸闽,石以筑台之余力,用胥靡而倍准其工,欣然荷奋以从。度费镗几四百金,稍佐以俸余,大参公悉任焉。公齿德比隆,为时著蔡,境内名胜,多所标表,此尤其注念者,可谓急于义矣!经始于万历丁酉(1597)正月丁未日,至七月庚子日而告成。余既与贰倅罗君应台、胡君拱辰、朱君道相落之。因题其额曰“镇宁”。而永嘉令同安林君应翔树石,请予铭,铭曰:

翼翼瓯城,表镇东海。樊山堑江,天险斯在。依城而楼,屹作城辅。重□袭汤,风气弥固。狼烟廓清,鲸波底平。于万千年,载其永宁。

#### 【附注】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刻。录自万历《温州府志》卷16。刘芳誉撰。

刘芳誉生平参见第221页。

## 一〇六、校士馆记

[明] 王叔杲

郡伯刘公甫莅郡，即葺鹿城书院以课士。乡之老杲业为记之。越明年，有校士馆之役。校士馆者，督学使者所驻以校六庠者也。今制：畿省三岁大比士，上其隽于春官，擢之对于大廷。而学使岁一比所部，盖兴贤育材，同文教于海宇，系至钜且要矣。吾郡故无馆，有之，自我刘公始。

公之初视政也，博咨境内所不便，次第厘革，而耆老以馆请。其略曰：“文场战艺，泛无定区，则锁棘之防或疏。蓬厂构撤，岁耗官缗，则漏卮之窍未窒。借用物料，损失时有，商行病矣。仓卒视成，工作纷扰，里甲烦矣。孰与暂劳而永逸？孰与小费而大省？”难者曰：“堂寝房舍，树坊缭垣，鼙鼓一鸣，糜锱无算。时绌举赢乎？章缝云集，度地需广，而厘市鳞次，尺土寸金，彻我墙屋乎？是哗民也，是捐公帑而营非急也。”道谋相持，两以上于公，公下令曰：“毋创毋罢，吾有成画。夫新察院，故公廨也，设而久虚，基址廓然，栋宇岿然，版堵翼翼然。吾仍其旧而规其新，增饰其所未备，扃而钥之，以俟使者，不亦便乎？所谓易无用而有用也。”令下，郡人惊叹出于深思熟议之外。于是，永嘉令林君应翔曰：“吾邑首治也，而士多役宜先。”乐清令张君子理、瑞安令欧君大成、平阳令朱君邦喜、泰顺令周君正乐相谓曰：“使者之来，不独为永也，役宜均。”各输银有差，约四百两而奇。悉取诸修理之额徵，而永嘉且存盖厂之储，以时葺其废坏。官不知费，民不知劳，数阅月而工告竣。六庠之英，踊跃矜奋，人思贾勇以见奇，而

庠师凌君云辈复以记属不佞杲。嗟夫！急迁转者，传舍其官。居勤簿书者，赘疣其条教。吏情大都似之。公蒿目民岩，噢咻抚摩，一切期于节爱。而崇文造士，孜孜不倦，凡所措注，皆百年经久之计。即文翁莅蜀，昌黎处潮，何以尚焉！其贤于人远矣！嗣今人材科第之盛，将十倍往昔，而公作兴之泽，且与东瓯山海并存于无穷。士之发身于兹馆者，其能忘公也哉！公名芳誉，爵里详书院计中。雄材正气，磊落轩豁，足肩天下之重。为御史，所历有声，以极言时事出守吾郡，功德于民日深，传循良者必有纪焉！是役也，郡理王公都前署邑，实经始其事，贰罗公应台、判徐公应麟，皆乐观厥成，董役则主簿鲁思周也，于法得书。

【附注】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刻，录自《玉介园存稿》卷10。王叔杲撰。

王叔杲生平参见第201页。



## 一〇七、建五灵庙碑记

[明] 林应翔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知镇江襄阳两府事、前南京刑部山东清吏司郎中邑人王继明篆额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知袁州府事、前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邑人何懋官书丹

瓠数十年来苦疫，每春夏之间盛行，气能传染，一有患者，虽骨肉至亲，相戒毋视也。辄为糗具，而遣之冷庙栖柩，累累相望。甚至非疫而疫弃之，至使通衢夜惊，里闭畏途。

余莅邑之明年，闻而嗟伤，曰：业已奉命子民矣，今岁疫频仍，颠连无告，伤彝教日甚，谓司牧何！亟召父老询故实。或以施药请，立命折肱家开局治觚，施诸贫病；或以祈禳请，立命巫祝斋坛，桃符鼉鼓，雉逐江渍；或以斥秽请，立命有丧之家敦本从古，毋得淹停，不具者以告。乃谕邑中巨姓各舍葬地，荒墅肃清。已而，问父老：“疫庸愈乎？”僉曰：“未也，尚犹故。凡染是症者如有鬼物焉以凭之，若伯有之为厉也。岂伊异地，岁以为孽，意者鬼欲荐食兹土乎？”余应之曰：“父老独不闻与？瘟有五，是五行之沴气也。天有五行，于人为五伦，体为五脏，心为五情，味为五辛，各有属也。养之以福，神亦佑之。养之以祸，先自崇也，魅乃据之。故降福有神，殃亦有鬼，赏善罚淫，彰天道也。趋吉避凶，明人理也。昔重黎修政，隔绝幽明。禹图魍魉，民知神奸，夫皆使知而避之，毋逢灾害。今瓠卑湿之土也，愚民又多贪饕五味，穷五脏，凿五情，薄五伦，褻五行以自内殒，官乃日徼，冀吉神噪

逐飡殃祸淫之鬼，于是鬼益凭怒而瞰其室，中于膏肓之上下，汤火针石不能攻矣。余将仿郑侨之意，貌睢阳之像，俾鬼有所依，民知避忌，于义何若？”父老稽首曰：甚善。

于是捐俸薪，佐以贖醵，卜地于海坛山麓天宁寺侧，鸠工庀材，里民之向义者各无爱于财力，阅月而庙成。既为文而祝之，复扞涂若干亩以备二祀。而余适入觐，春复来瓯，父老数十百辈迎于舟次。余省今岁民间疾苦若何？曰：民安堵矣！数十载妖氛若扫荡矣。余笑谓父老曰：“东瓯王信鬼而寿最长。”嗟乎！余今诚徼福于尔瓯王而民长寿也。虽诋余以淫祀，庸何伤！”

赐进士第文林郎知永嘉县事同安林应翔撰。

督工主簿鲁思周。

万历二十六年(1598)岁次戊戌仲秋吉旦。

耆民高许、钟应律、守庙比丘慈煜立石。

#### 【附注】

明万历二十六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参光绪《永嘉县志》卷4。林应翔撰。原碑在嘉福寺巷118医院内。据《永嘉县志》载：“五灵庙，在海坛山麓，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建。”

林应翔，同安人，万历进士。任永嘉知县时，屡患瘟疫，思所以禳之，乃择海坛山麓建五灵庙，为民驱疫祈福，捐俸为倡，又插涂田若干亩，备春秋二祀。

## 一〇八、邑侯林公建五灵庙碑记

[明] 张 时

今之称吏治者，汇墨守人事循常之为，斤斤至民神杂糅，祸灾荐臻，辄谢以胖蚶玄渺，未闻越非常之原，为元元祈向之，一何拘也！语不云乎：礼以义起，曰：有其举之。唐昌黎痛斥佛骨，亦曰：“凡夫神降依、颺庇斯人者，皆愈所当致诚亲祀于庙者也”。即我国家厘正诸祀，自岳渎山川社稷之外，爰及为厉，亦有坛宇。矧明神之尸祸福、能机祥斯民者乎！噫嘻！非忠实心一意民羸者，孰取旷典而举诸？

瓯土岁苦疫，骨肉相捐，吾师同安林负翁以名进士制锦吾瓯，两期之间，慈和渊懿，登理胥庭，犹然嗷嗷阴衷，恫瘝弥切。时进父老询民疾苦，惟是瘟疫腊毒甚，乃循故实，如桃茆之菝、上池之饮、酪饴之掩，月修举而日呻吟也。廉其状，则有非常之物瞰于室而冯于躬，如曼倩所骂、文考所梦者。曰：异哉！是为五行沴气，其神自隋迄今，代操罚恶祸淫之柄，取精多而用物宏矣。怒效我祀，肆厥冯陵，奈何吏兹土者□实非族之嫌，鳃鳃焉口一方请命造无涯福乎！谋及诸老荐绅，卜地华盖山麓天宁之陬，崙祠祀焉。鳩工庀具，崇基厚垣，即营度枝梧，出自薪俸赎醵。非有金碧巨丽，丹雘耀侈人耳目，而其门翼如，其庑奥如，其堂廓如，望之有清静轩朗之象，足栖神妥灵已。

祠成，侯率吏民以春秋致祷，或祈实，或舞雩，肆献裸享，□□靡僭。匝岁而滞阴散阳，为之序次，天昏札瘥，人不一见。方且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侯入觐，再借冠，父老数十

百辈迎遮，鹤首欢呼，谓曰：侯生我羸瘵，真贾父哉！遂伐石树碑以诏来兹。而以时为侯门下士，睹祀事始末为悉，宜有一言以颂侯德。

夫祀，国之大事，宜考信于古礼，《礼》称：“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民之灾患，孰大于死亡相藉，教伦伤教也者？而神之捍御，孰大于起生死肉骨、仁寿一世也者？彼浮图架空凿虚，尚能以劫灰轮回，福田利益之说，瑀宫梵宇相望埏垓。以神之福国庇民，应若眉睫，岂其民泯泯汶汶，无象尊彝之享，甚为执事者羞之！故聪明正直者，神也，赤诚白日、神明合德者，侯也。非有实沈台骀之感，非有羽渊爰居之诬，非有江汉睢□□之越，第以孽孽軫念滓溟，潜孚道而得神祭而逢福，理固若左券哉！时独以幽明神人，总归一理，政之腥臊，崇则已作。侯自下车以来，拔除其心，明信其德，弗屑屑于察渊投巫，而间左铢两之孽发摘殆尽，诸如钱之神、社之鼠、灶之君、蔡之博，屏迹喙息，馨香之荐固已身为政矣。试即洪桥之反风灭火，神炉之载浮重渊，此詎裨灶、鼓史能乎哉！顷者江以南亢阳千里，独侯露祷，甘澍立沛，河润四邻。天且不违，神于何有。时惧后来者神神功而暗于神侯德也，因父老之请而追本论著之，并以迎神之词，刻于丽牲之石：

崇云构兮幽宫，结朱霞兮雄虹。导五鹭兮先路，驾吾乘兮腾飞龙。

灵之来兮裔裔，儻连蜷兮神哉。悠长剑兮拥明彗，廓游氛兮驱沴厉。

奠桂酒兮折琼芳，疏缓节兮陈浩倡。德孔炽兮民豫康，霸皇皇兮保无疆。

万历二十六年(1598)岁舍戊戌孟冬谷旦。

乡进士邑人张时叔相父撰文。

**【附注】**

明万历二十六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4。张时撰。

张时，号曙海，永嘉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任内江知县。

温州市图书馆

## 一〇九、重修表忠祠碑记

[明] 王叔果

赐进士出身大中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参政郡人王叔果撰  
我瓯沿海而郡，岛夷出没相望，国初武备戒严，关隘烽墩唯  
谨。承平日久，防御渐弛，兵不习战者，垂今百年余。嘉靖甲寅  
(1554)，倭尝寇瑞安之东山，焚劫而去，自是岁以为常。抚臣奏  
请设海防，官以郡丞，专其任，诚重之也。

先是，后谷黄公来贰吾郡，纬武经文，丕绩茂著，六载考成，  
荐剡迭上，将不次擢矣。适丙辰(1556)夏，倭拥众突至。报闻，  
诸司错愕无策。公跃然起曰：寇在门庭，且内闯蹂躏，我奈何缓  
图哉。遂挺身帅两武弁，誓师而出，遇贼于平阳之水北，公冒矢  
石，短兵督战，自辰及午，颇斩馘，贼稍引却，旋以濡抄遶我后，会  
一武弁中流矢先遁。全军随溃，公挽一武弁衣，大呼曰：“天乎！  
此吾毕命之秋乎！吾何忍负国，同若曹走也。”乃武弁亦竟脱衣  
而奔，公无援，遂及于难。于是当道疏其状，请所以褒恤公者，诏  
晋秩少参，录一子文焯入胄监。敕有司建祠，赐额“表忠”，俾世  
世血食公于兹土。

嗟乎！夫公起家贤科，介胄非其长，且故宪：文吏无临阵之  
责，公即持文墨谋议，谁督公者？顾擐甲孤身血战死王事，其精  
忠烈节，岂不凛凛千古哉！盖公尝榜其斋署曰：“览镜徘徊，老我  
成翁双鬓白；挥戈慷慨，平生许国寸心丹。”则自许者素矣。岁久  
庙貌就圯，有司谋更新，而公之孙、国子生大用者，羹墙祖德，抵  
温展庙，拭泪思葺之。即谒郡伯林公，公曰：“表忠砺世，圣朝钜

典也。况公固吾闽先达。”乃进永嘉令君林侯与之议，各捐俸金，鳩工庀材，令大用躬董其役。百姓故讴吟思念公，欣然子来，不越月而堂宇一新。既落成妥灵，因徵记于余。余闻令甲：“以勤死事者祀，能捍大患者祀。”公赴义如归，而英风劲气，若揭日月而行于天，至今鲸波廓清，濒海幸安于无事，孰非公之精灵，阴褫岛卉之魄，而捍卫我桑梓于无穷也哉！嗟乎！公可谓不死也已！是役也，国子生念厥祖而修废坠，是为孝；雨林公仰前贤而阐光烈，是为仁。仁孝备而公之忠益表表矣。公讳钊，字珍夫，号后谷，闽之福安人。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温州府知府林继衡、通判王锡命、推官朱道相、永嘉县知县林应翔同修。督工照磨吴文简、党玉□、孙（黄）大用、廷芳同立。

万历己亥（1599）孟冬 吉旦。

#### 【附注】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刻。录自《玉介园存稿》卷10，参光绪《永嘉县志》卷24。王叔果撰。据《永嘉县志》载：“右碑在迎恩门内，本祠门左，惟趺处数字已剥。”

王叔果生平参见第201页。

## 一一〇、容成太玉洞天道院记

[明] 王光蕴

朝列大夫前直隶宁国府同知玉洞王光蕴撰文

天下之怪奇负异、能自取重于世者，必有不可得而泯者也。其有以自重，而又有所托以为重，至于更世越祀而向往企慕者若旦夕焉，岂必耳目之所接哉！凤凰，芝草，世不恒觐而好谈其瑞。蓬瀛，方丈，语称有弱水之隔，居虚无云气中，世人津津指，譬若身所历，岂固尝有见之者乎？夫仙经道藏，灵真所传，其谈玄冥变化之事侈矣。六合之外，圣人置而不言。盖不欲言，固未尝无之也。我乌知海上三山无芝宫、贝阙如《图经》所载者耶？方壶、瀛洲，托灵真以传，非可诬者，然寓内若此类者甚夥。焦先以名其山，子真以名其谷。余尝道徐陵、登焦山，累累皆土壤耳。计焦公所以离世长往，自足于此山者，必不若此而已。岂世代迁移，陵谷已失其旧，而向之怪奇负异者，已不可得而见耶？

太玉洞天，旧在华盖山之麓，故容成子修真处也。天下名山，道家称洞天者三十有六，而其十八为容成太玉山是也。山西俯郡治，烟火万井，乔木修篁，参差蔽天。东连睥睨，面长江，烟波千顷，遥望蓬莱三岛，若可睹焉。南控积谷山，翠岩叠嶂，其下为谢客岩、飞霞洞，盖康乐所曾游憩处也。跨城而北，其山为海坛，望孤屿江心，梵宫伟丽，两塔高耸入云中，估客渔舟，片帆上下，隐约如画。山之上为大观亭，恢奇子特，旧传有青牛谷、五粒松、三生石，惜芜没不可复得，惟炼丹井尚存。邑庠之后旁通一窍若门，旱涸时儿童篝灯探之，人数百步，莫测其底，真异境也。



相传一目仙人从洞中达闽，成洛阳桥，后复著灵异于此，因祠焉。宋仁宗尝梦游太玉，数遣使降香币。元提点曹君，构容成道院以居全真之士，黄潘为之记。逮方氏踞郡城，乃始芜废。皇明弘治十年(1497)改建于墨池里。然宦辙游车至斯地者，必登览而物色其旧，岂惟兹山之奇，抑容成遗迹有不可以泯灭者？是果有所托而重矣。予归卧旧林，思得焦先、子真之徒相与娱老于五粒松林之下，适邑侯同安林公鼎新台门，爰命儿曹稍增饰其胜境，愧无以为兹山重，而幸其未泯，姑为之记如此。

时万历辛丑(1601)十月也。

### 【附注】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4，参乾隆《温州府志》卷25。王光蕴撰。据《永嘉县志》载：“右碑在太玉洞天二门内，石多剥落，上半十数字俱完好，近跌处数字亦尚可认，惟中间每行缺十八九字，后数行则尚完善也。”《记》中“睥睨”义为城垣。

王光蕴(1540—1606)，字季宣，号玉洞子，永嘉人。嘉靖四十年(1561)进士，官至宁府同知、衡府长史。办事公正，政尚宽平。编纂万历《温州府志》，著有《太玉洞天藏稿》。

## 一一一、文昌祠义田碑记

[明] 许宏纲

夫东瓯，斗山钟瑞，白鹿兆奇，人文辈出，夙称邹鲁。虽云地灵使然，要之造化握其机权。而一代名公钜卿，相与羽翼斡旋，以绵延祀典于不坠者，其功亦不可诬也。

余尝闻华(盖)山之巔，林木蓊郁，有祠焉以祀文昌，有田焉以供肥腩，载诸石者不翅详矣。兹不具论。第先时所给涂沙二百有奇，其间成田者十仅得一焉，尚不足以充俎豆，历九载工力而今始涨，计堪艺草者约七十余亩，有冒(张)太衡先生，请佃于有司，而中分其半。先生闻之曰：此田业已供文昌，独奈何以我之故，俾神乏祀乎！我不能让，其何以训？乃发篋中籍，捐故业若干亩，与分佃相联属者，尽遗诸文昌，无难色焉。时博士郭君廷梅、张君其纲、廩生方经世、叶九思、陈忠诚、刘应运、周丕显等，咸辞谢不敢受。先生曰：“王父文忠公恭辅肃皇，相业烂焉寓内。苟足以供祀事，翊斯文，吾何爱焉！”于是始拜而受之。

虽然先生非邀福于神，其所从来远矣。先生王父文忠公恭辅肃皇，相业烂焉寓内，而清白之操若揭日月。迨尊人抗节权倖，左迁尹判，不靳俸金，醵赎监卒城旦之罪，所全活者甚众。至于先生，宅心醇粹，涉世委蛇，孝友之德洽于庭闱，周恤之恩孚于宗党，乡评所推重焉。先参中府军事，裁革行李夫役，而京卫诸军之用以苏。续转阁寺，蠲一切常例，而纯白之守嚼然不滓。再晋京兆，振刷案牍，稽察驿递滥冒。当潞王之国，辘重悉赖干济，而民免供亿之劳，在在尸祝。今兹好义乐施，盖其家法然也。

是举也，不惟文昌享献之具于是乎备，而其他宾兴迎送之礼、课士周急之用，亦于是乎给。无旷仪，无缺典，将见文昌灵鉴必默而相之，俾文运日隆，科第云兴，无忝畴昔。邹鲁当与文昌并垂于不朽矣。兹因舍亲博士郭君隲征文于不佞，因得闻先生之高谊，故为之志其略以风末世。虽沧海桑田相与互变，犹可考也。先生讳汝纪，字仲理，太衡其别号云。

万历癸卯(1603)仲冬月吉旦，教谕郭廷梅、训导张其纲、张良心同通学门生方经世、叶九思等立石。

### 【附注】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许宏纲撰。据《永嘉县志》载：“嘉庆六年(1801)，太常寺奏准：文昌帝君三代拟增置神牌，书文昌帝君先代神位字样。案文昌庙，一在府学，一在谯楼，一在巽吉山，一在天香阁，一在王木亭，一在广化厢，一在飞霞观西，一在东山书院，一在中山书院，一在华盖山，一在翠微山，各乡皆有，书不胜数，今春秋致祭在县学西，道光二十九年(1849)邑人邓承弼等重修。”《记》中文忠公指明嘉靖宰辅张璪。“醇粹”意指醇厚。

许宏纲，生平不详。

## 一一二、重修永嘉县学记

[明] 姚永济

夫风厉胶庠，修举废坠，以造士而兴贤，非长吏师师者之责哉！长吏欲为，而乡之老能为之，为于前，又继为于后，笃桑梓之敬，赞芹藻之化，慕义无穷，乐施而靡倦，则其贤尤不可以无表焉。永济所睹，永嘉王大夫父子兄弟其人矣。

永嘉县学大修于乡贤宪副王公叔果，事在万历己卯（1579），详载常山詹公莱碑记中。岁久复圯，庙屋几不支，永济承乏兹邑，力图构葺，而帑无宿储，民有积逋，役钜而费多，虑无以供。筹度于心者久之。癸卯（1603）冬，如京师朝元正。乡老宁国贰守王君光蕴与其仲君光禄署丞光荐谋曰：“我邑黉宫，我先君实置力焉。盍绪弗干，谓析薪何？吾终不以劳费遗有司。”仲曰：“诺。”遂各捐资，卜十二月十二日始事，委计于子弟之能者，而时躬督之。自文庙而明伦堂，而门庑、亭阁、祠廡以次修理。材硕而坚，匠良而勤，撤蠹振挠，正其欹侧，筑削垓腹，精密固完。虽规度无改，而壮丽倍昔。比永济覲还，瞻览宫墙，则翼然焕然矣。

嗟乎！国家取士以科目，而养士以学校，泮水桥门，固士所繇以显于世。迨宦成而归第，斤斤禄赐之羨，治台沼以自娱，或饰佛老之祠以徼福。鼓篋旧地，视若传邮者有之。乃两王君独不为彼而为此，其贤于人何如也！夫永嘉，海滨邹鲁，乡校，固才藪也。自兹彬彬连茹，蜚英树骏，安能忘两王君！而永济忝长吏，不劳而观其成，抑又幸矣！

工竣于甲辰（1604）八月二十三日，约计镗三百两有奇。司

谕郭君廷梅、沈君应明、司训张君其纲、张君良心暨诸生叶九思、王瑞柏等请勒石，永济谨记其概，俾昭示于不朽云。

万历三十二年(1604)十月。

【附注】

明万历三十二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姚永济撰。据《永嘉县志》载：“万历十四年(1586)知县蒋行义建文昌祠于学后华盖山。三十二年王叔果子光蕴、光荐复修庙虎、尊经阁、名宦、乡贤祠。”

姚永济，上海人。进士出身，擢刑部主事，后任永嘉知县。

### 一一三、修建尊经阁文昌祠记

[明] 陈公相

郡学大修于万历己卯(1579),时乡贤大参王公叔杲实经度,捐钜货,拓旧更新,规制闳丽矣。文昌祠犹未建也。予奉命来守是邦,以时校艺,课诸生于学宫,亟图创之,而尊经阁且渐圯,又不可以不修,顾两役并兴,所费无算,时拙举羸,工未易竣。予方筹画于衷,光禄署丞王君慨然任曰:此光美先大夫志也。我侯兴文造士,夙夜孜孜,光美叨沐教育,敢不仰承德意!请就阁为祠,其上以尊经,其下以祀文昌,庶事逸而功倍乎!予首肯之。

即鸠工聚材,磐其址础,撤其翳蔽,易其朽蠹。巍栋飞甍,重屋而虚其中,洞门周垣,方广严秘,堂庑翼如,庭除殖如,檐椽豁如。寓创于因,颓坠顿举,约费白金三百两有奇。以其羨葺敬一亭,架厂屋于明伦堂之露台。盖王君视是役不啻其家堂构然,故不日而告成事。诸生踊跃矜奋,喜色相贺。余斋宿,率郡贰朱君之楫、倅王君锡命、理朱君道相,释奠祠下;随蹶梯而升,阅经典于阁上,绡帙牙签,朱函而金钥,俨与其下神像并尊。四顾江山,环亘如绣,九斗星罗,文笔标云,如拱如对,天造其胜,信乎可以妥神灵而萃风气也已!

嗟夫!皇王之道具载六经,圣师删述,若揭日月于中天。而文昌六星,炳耀紫微,毓而为神,皆元化之精英,亘宇宙而不磨者。士能穷经学,古志操,不诡于圣人,则启思翼行,神必降祥而助之顺,固定理也。东瓯文献名邦,古称小邹鲁,国家以学校育材,以经术取士,明圣迭兴,人文日盛,大魁元辅,彪炳后先,岂偶

然哉！夫钟灵者地，翊运者神，而蕴粹树鸿，造福苍社，俾桑梓增重，永锡明神之光，是在诸生而已矣。

于是司授冯渠、司训赵大荫、钟仁宠、李奉先、周之才暨诸生周子恭、王文英等谋伐石，请余记之。予深嘉王君善继先志，好礼而笃于义，足垂示来祀也。岂敢靳于言。工始于辛丑（1601）十二月望日，竣于癸卯（1603）八月望日，记勒于甲辰（1604）七月十日。蔡君伦魁、沈君宗舜，皆以倅继至，乐观其成。而赞余风厉者，则永嘉令姚君永济也，得并书焉。

### 【附注】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录自万历《温州府志》卷16，参乾隆《温州府志》卷28。陈公相撰。

陈公相，福建漳浦人。进士出身，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任温州知府，后升广西副使。

## 一一四、重建温州郡守古松 陆公祠堂记

[明] 王继明

余读《循吏传》而有感于朱仲卿、召翁卿云：甚矣桐乡之民之于仲卿也，没而为之起冢建祠，即仲卿亦自谓桐乡之民必将奉尝我，夫何自信而信其民之至也？至翁卿之守南阳，民既私为置祠矣，而诏书复秩祀典食，遗报以世世奉祀无绝也。嗟夫，士剖天子之符以为守，若令福利其民，没而庙食于其地，岂不奕奕辉千载哉！

王子曰：吾郡固多贤明守，其在（弘）治、正（德）时则无若古松陆公之为贤。余童时，长者往往为余言而所居里，其南为济民桥，逾岭而西为莲花埭，皆公之遗也。公祠于郡城，肖像其中，余人拜公像，读邑先达赵先生谏所为《去思碑》，益悉公。

公，苏之常熟人，由进士授闽令。已，补清平令，皆以循能著声。选为太仆丞，寻转守吾郡，仁廉明断，一以教化为本。乐清赵某、郑某皆大姓，郑为龙舟角。里中，赵伺袭之，触石溺死者十余人，郑佐之，状拟赵抵死。公曰：舟自触石耳，何为抵死乎，徒其三人而已。瑞安巡检署守御，倭夜劫其营，金谓失机当死。公曰：寇数千，巡司卒不满百，抗之，是虎而投之肉耳。且无城守，而巡检非将官，于法不应死，督抚从之。乐清令王君约者，负才任气，公为反覆告戒，及令悟，遂以侍御迁去。学宫圯，公曰：治民事神，刺史职也，捐俸修之。瑞邑飞云渡，乐邑馆头渡，舟子需钱无厌，渡者往往填溢；公以羡金置船若干，而禁舟中无得用帆，



至今赖之。郡大饥，公为粥待饥者。明岁复大疫，公手检方药为合成剂，全活者无算。公满九载考，屡疏乞致仕归，老幼泣留，相与建祠于谯楼之右。其祠岁久且欲圯，而比者旱潦相仍，公所为莲花埭等，功益显白，民益鼓舞追思，将新公祠于江心寺之右矣。

今令君陆侯适来知永嘉，询之知为侯曾王父，一郡尽欢，谓郡公固尝惠养吾属，今令公又修公遗政以福公之遗民。乃各督其子弟新公祠。祠成，士民共迎公旧所肖像于祠。

金谓不佞盍纪其事。不佞尝论公政，以为廉平不苛，敦本而尚实，与朱仲卿、召翁卿无以异，而民思慕建祠亦略相似。然仲卿、翁卿皆祀于民，公祀于民，又祀于瞽宗垂百年矣。而又有令尹为之县，天巧其逢，以昌公之遗泽，即朱、召二子未必能有也。夫啬其身而丰其后，不满其身而赢其子孙，公所取于造物，与造物之所以宠绥公者，亦足为循能之劝矣。乃不辞而为之说。

郡公讳润，字昌泽，成化丙戌（1466）进士。侯讳问礼，字仲谋，万历甲辰（1604）进士。

万历戊申（1608）仲春记。

### 【附注】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参光绪《永嘉县志》卷4。王继明撰。据《永嘉县志》载：“在江心孤屿，祀明知府常熟陆润，配以曾孙平阳知县崇礼、按察使司前永嘉知县陆问礼。”《记》中《循吏传》为《汉书》卷89《循吏传》，朱仲卿为桐乡啬夫朱邑，召翁卿为南阳太守召信臣。

王继明（？—1607），字用晦，号慎轩。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当涂令。后连署安远、瑞金、宁都三邑，皆以循卓称。后升川按察司副使。卒，藁人以守王十朋曾宦于此，合祠祀之，名二王祠。

## 一一五、建永嘉县学文昌阁碑

[明] 陆问礼

邑文昌祠，旧在庠左华盖山巅，岁时飨祀，里道险峨，且父老传堪舆家言，谓上锐下露，与法不合，建之麓宜。于是邑之荐绅士庶，三言巅，五言麓，莫适攸从。余初受命来令是邑，访庠右文昌会馆。盖前尹恪箴蒋公特创，集诸生讲艺其中。公去而弛业，日复颓圯。余方矢志鼓吹，暂为修葺，会二三弟子月有课，岁有试，不惮展其平生斧藻，剖晰绪论，俾微言不终泯泯耳。时博士浮碧沈君光岳以孝廉奉职，余乘课士日，相与纵步馆后，睹一阜区，湮没榛芜，莫迹其地。问诸生何自？诸生对：前尹林公南峰祀所，岁远圯废。移就东山侧李公贞庵合祀，区其故址也。余乃谛观曰：夫都邑院阁等尔，量人营国，形方氏诏甸，必风雨合而阴阳交吉，乃大叶称其光宅，何独兹地焉。南望文峰，赤爍以符。东望瑞峦，苍精抚碧。西望紫芝，吾金行也，兑宫绵耸，文笔拱秀。北望华山，群岚重绕，若席之枕然。余将阁焉以祀文昌，方域受围，辰度迎纪，煌煌乎泰曦哉！矧馆业已额“文昌”，胡虚其祠，必巅之仍。沈君曰：“唯唯，惟大夫命，敢协图之。”

遂谋举事，而难其费，捐俸斥赎醵为诸荐绅倡，光禄署丞光美王君忻然以货应，卜日鳩工，聚材筑基磐础，高若干，广若干，址列若干楹，飞甍隆栋，八窗玲珑，周垣洞达，文昌帝奉于其上。金碧焜煌，丕铅辉映，巍焕埒空中之阁，蹶梯而升，横襟凭眺，负长江之沃，若奠名山之崔嵬。九斗星罗，如带如屏，相错如绣。榜曰“文昌阁”。前甃石为阶，坦夷严秘。由阶登之为堂，堂欹隘

不称,因以其羨增修缮治。及两廊之东西若几座、糗饩,一切诸生操觚,需罔不毕备。诸废具举,与阁偕新。

余自绾符而至于斯,徘徊宫墙,穆然深念。乃今阅四载而获有兹役也,即不任薪樵,功于此邦为烈,深惟亦自鬯于厥衷已。按文昌六星,炳耀紫微,斯文真宰,士诚擷华扬藻,引濛汜而中天,是诸生所自文也。东嘉自宋元丰、庆元诸君子彬彬称隆,人明而文简、文忠两先生庶几名世。乃求齐鑣于晚近,丹雘莫续,堂构不光,谁之过与?夫江山之气不尽于宣泄,则将有所储以钟其灵淑嘉士。顾瞻巨丽,绍前修而光大之,龙变云蒸,烂焉奎斗,在此时也。有待而兴,应期而合,岂偶然哉!

沈君指石而请曰:大夫建阁造士,其谟远,其志道,其究且大赐于嘉,后之人无致,宜有镌以托不朽!余谢不敢闻,姑记之,俟游斯地者览焉。役经始于万历戊申(1608)孟冬,历己酉(1609)仲秋而工竣。于时司训毛君信、饶君与祜率士庶以襄厥成,得并书。

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知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事海虞陆问礼撰文。

儒学署教谕事举人沈光岳,司训毛信、饶与祜同立。

### 【附注】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陆问礼撰。现碑在江心寺内。《记》中“量人”、“形方氏”均《周礼》中夏官官名。

陆问礼,字仲谋,号袁虚,江苏常熟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知永嘉县事,历五载,勤政慎罚,宽徭缓赋,县民立有生祠。

## 一一六、告祭汉东瓯王文并序

[明] 欧阳希亮

谨按：王，越王勾践之后，《郡志》为“勾践七世孙”，而我蜀江《欧阳氏家谱》为“无疆七世孙”。《郡志》：“惠帝举高祖时佐汉功，立为东海王，都东瓯。”《家谱》以为“复以为越王”。率不相合。盖自越王勾践传五世，至王无疆，为楚所灭，封无疆子蹄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子孙因以为氏。王自王东瓯，后佐汉。总之，王为勾践无疆孙，而于欧阳氏实本源一脉也。

国朝洪武初，诏称“汉东瓯王”，岁三月八日致祭，庙于万历庚辰（1580）、郡丞新淦刘公正亨捐俸率作新之，而遂焕然改观，闳丽埒帝居者；匪藉大参永嘉王公叔杲捐貲襄成厥美，曷克臻此！矧复重之以记也！噫！两公之功德伟矣。希亮幸从宦游，睹庙貌而兴思本源，欣崇祀而感仰前哲，获伸孝享，讵偶然哉！

惟皇明万历四十二年岁次甲寅（1614）冬十一月己酉朔，越祭之日乙丑，浙江温州府泰顺知县远孙欧阳希亮敢昭告于汉东瓯王神位前曰：

粤惟神禹，垂启苗裔。少康封庶，守祀会稽。传世越王，光大旧基。改步乌程，欧阳亭侯。子孙因氏，我姓鼻祖。太宗官涿，子孙居北。王于欧阳，考之史谱，千枝万派，共本同源。千乘渤海，源远流长。尚书万石，汉晋相望。率更纳言，作述于唐。家于吉州，自唐刺史。宋代之兴，梁公懋勋，嗣焉最著。文忠监丞，派衍蜀江。逮我皇明，名于泰和，播于海内。念予小子，司空嫡孙。忝官兹地，为王故都。肇邦绥民，助义灭暴，翊汉而帝，报

功以王。奄有旧土，孕毓邹鲁。遐哉明德，美报到今。皇祖定称，宪朝厘祀。郡县前贤，崇移钟虞。刘公率新，王公记成。千百斯岁，庙貌俨然。瞻顾兴思，踌躇彷徨。明禋未举，迁命遂承。廉吏穷途，用捐裸将。物惟馨洁，孚溢趋跄。东隅已逝，末路茫茫。享王去国，惻矣悵悵！旷代幽明，奏假一觴。骏奔靡遑，乘风帝旁。东山之麓，华盖之堂。玄驭锵锵，冕黻皇皇。居歆不吐，降福无疆。尚飨。

万历甲寅(1614)十二月初二日，远孙欧阳希亮立石。

南京礼部考中铸印局儒士永嘉虞僦书丹。

### 【附注】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及拓片录出，参光绪《永嘉县志》卷24。欧阳希亮撰。虞僦书。王叔果《重修东甌王庙记》见前。

欧阳希亮，生平不详。

## 一一七、复江心寺赐田碑记

[明] 刘康祉

僧寺或有田，独江心寺田自宋思陵给赐，其来久矣。盖象浦承括州诸水，至郡城北则滉漾潏洞，澄波万顷。孤屿如莲一叶，宛宛其中，中平如掌，可千亩余。而东西两山斗拔特起，悬崖削壁，角槎水中。东山柱海潮，西山抵溪流，各以窄堵冠其巅。四山翠环，长波金跃，迤联遐接，绣错绮张，寒暑晦明，无不极致。当思陵避兀术南来，驻蹕兹寺而乐之。尽以乐清傍海沮洳之田赐焉。名缙辏集，遂为江南诸伽蓝甲。僧徒藉是以息心禁足，深证法要，称薄伽梵高足者比比，而以六时禅诵之余为国家祝禧迓祥，最称严净。

由宋迄元，入明犹盛。会成化中割乐清为太平，别隶台郡，诸缙以客僧至其地，官司视之如附赘，佃人遇之若浮萍。租入逋而征徭重，僧始告疲。而田尤苦海潮潮汐冲荡，僧徒极力事土石为堤捍，稍遇善岁，可希半菽之获。蚁孔不戒，蟹螺宅之。度诸僧以什之七八供征徭土石，一二充衣钵需耳。

余读书寺中，共诸僧斋厨者八年。每见其凌突鲸波，以往升斗措拾，恒丰岁不饱也。僧既以疲泐日甚，余田无几，而佃人应怀廩，复贪赖其三百亩，诸佃应之，干没几尽。幸而值藩参分部周公廉其事而悯之，行之郡，别驾蔡侯相与爬搔整勒，田乃不没，而僧困稍苏。诸僧德之甚，谋于余，谓：“流水长者以水活涸鱼，获六千天子宝珠瓔珞之报。今公与侯之活我，不啻涸鱼，而僧甚窳且愚，度无可以报者，而薄伽梵，吾师也。吾皈诚投体，乞师之

灵以伸吾报，俾公与侯之位遇、德业日炽以隆，广其膏于吾郡者，使天下共食之何如？”余曰：“否否，不然。”公与侯非私若也。而其位遇、德业日隆而远被者，固所自有，无俟若之祷祀求也。请试质之若曹：夫其还若田也，非以田固若有，故夺之饿虎之喙以还若，固仁牧事乎？非以资若曹，使息心禁足，深证法要，绍隆佛乘乎？非以自宋来五百余年，为国祝禧，严净香火，不可灭熄乎？夫五百余年来，宋烬元炽，元仆明兴，英雄之勋华富贵皆已化为冷风石火，而若寺之香火一线藉公与侯延之，无亦举而勒之贞珉，以示之若徒若孙、若云若仍，食若田、修若业者，永永无灭熄，则公与侯之远神雅尚，为往古来兹存胜事，为名山奇水作佳缘者，山川未堕，风流长在矣！

周公名继昌，字文伯，常州无锡人。蔡侯名世敕，字亮明，江西南康人，其惠政在瓯中者不可胜举，以别载郡乘国史中，不书。而此专为寺田书。

万历丁巳(1617)嘉平月记。

#### 【附注】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录自《孤屿志》卷5。刘康祉撰。

刘康祉，字以吉，永嘉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曾任提督山西学政，官至广西右布政使。著有《识匡斋集》，今已佚。

## 一一八、庄公去思碑记

[明] 张德明

夫自进士起家而出仕者，为令难，而于附郭，又难之难者，矧其令于今日者乎！

盖州郡之长犹得案成牍而坐享其成，逸且什伯，矧递而上之者。令于民最亲，而实意抚字者，有苦必呼，有抑必诉，有欲必往，有求必应。若赤子之慕慈母不厌，而慈母朝夕为之拊循噢咻，以至劳神疲形，一一冀得其所也则难。第曩尔下邑，坐一方而专制，廉明以成之，宽仁以抚之，则鸣琴可，卧理可。若夫地广民稠，道府之坐镇，使节之旁午，无不烦令。令贤而能，使旁邑之士民且心属之，而大吏时以诸邑事悉委之则又难。且民性日凋，民伪渐起，即素称诗礼淳朴之地，已非其故矣。机知之日开，正生理之日耗。虽正额之岁输，不免逋多负，而功令督迫，每求备于令。令以为民，而又掣于法，欲两全之而无害，至宁以民故病法，毋以法故病民者，则又难之难。兼此三难而欲任之，詎独以才胜也欤哉！

吾邑侯龙祥庄公，吴之武进人也。理学、文章之为天下宗，非一日矣。万历庚戌(1610)以名进士令永嘉，其始至，望其度谦谦如也，听其言惘惘如也，徐观其科条、规画，井井如也。甫数月，而庭中之积弊清。又数月，而邑中之慈和遍。迨三年政成，士歌于庠曰：“范我礼义，教我诗书。德业不起，负此明师。”民歌于野曰：“作息有暇，鸣吠不惊。我生多乐，四境风清。”岁凶且饥，侯悉心为之调理。民歌之曰：“饥者获饱，病者获苏。肉骨而



生，君乎牧乎！”皇皇然虑其内召也。随台使所至，则具陈其状，以乞留之，且频赴省会，遍叩之当道。无何，大计迫而北上矣。老稚顶香攀卧挽之，而不可得，士民若号若狂，中道而歌之曰：“乐业安生，惟侯之赐。父母而往，谁为之嗣？”犹冀圣天子或軫念海邦，还我旧父母也。乃天朝不以私一方留之，仪部士民又于是而歌之曰：“父母不来，尸而祝之。仰瞻遗范，实慰我私！”又曰：“天惠下邑，侯其出镇浙藩乎！天福四海，侯其蚤相天子乎！”

夫侯之在治也，曾无赫赫名，而士民恳恳，德愈久而新若是，岂一制锦烹鲜之才足裕于治？盖爱民洁己之诚，所素孚于民故也。学古人官，其养盛致然矣；则夫前之所难皆公之所易，因公之易而益知世之所难也。侯之德遍被于瓯，已树崇楔，勒贞珉于五父之衢矣。第先是邑城隍之神宇倾坏而民多疾疠，侯蠲帑金更新之，召名医，藉此为药局，全活者亿兆计。侯内留逾三载。今也骑竹之儿童皆长，爱棠之父老犹存，即于神宇之侧肖像瞻礼，较前所树者弥切也。谋伐石以垂永远，于是从诸老之请而乐为之序。

万历戊午(1618)孟冬。

### 【附注】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张德明撰。据《永嘉县志》载：“庄公祠，在县城隍庙侧，祀明知县武进庄廷臣。国朝乾隆间，其曾孙柱任温州知府，士民德之，附祀于祠。道光二十年(1840)，其七世孙葆诚知永嘉，重修。”

张德明，字子经，号毅宇。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刑部主事，恤刑江西，转员外。后擢广东参政，解绶归。卒，宁国越东并祀名宦。

## 一一九、温州府学重立学田记

[明] 刘康祉

温州府儒学重立学田记篆额

赐进士出身中顺大夫奉敕提督山西等处学政前礼部仪制司郎中邑人刘康祉撰文

岁在甲子(1624),武安戴先生请毡吾郡。郡刺史施公暨戴邑侯以七都新洲菑畲补学田额。金命伐石纪之。教养相资,甚盛典也。祉时衡文汾晋,郡弟子员林懋德、孙林辈致羽书请记焉。祉为诸生时,窃闻其故实,于是为之记曰:

嗟乎!今世之拥朱幡、绶墨绶者,曷尝不以作人为事哉!揆厥展设,大都缘饰条例,鲜养士之实。故贫士不能自拔,文治亦少逊焉。至巨室右宗,反得兼并公私,而士不分其余粒,所称偏肥瘠非耶?

粤稽郡学,旧有田以养士,士以故赖之。施公署学政时曾一订版籍,历历如也。醵恃以婚,丧恃以举,月课、宾兴诸费恃以给。迄今十载耳,遽不相及,何以故?盖瓯之学田与他郡异。诸郡所以供胶庠、备储峙者,大都平原广野衍沃之业,为百世利。兹仅以江壖浮地,海若填之,未几阳侯之波旋负以去,无定土也。惟愿贤有司权其损益盈亏之数,时时补给之,则朝暮沧桑之地孰有急于糞序,是恤者胜于附益豪右也远矣。

施公之来守是邦也,感士益贫而田复减其十四,与戴先生言及怆然。戴先生用是检厥簿书,曾有以七都新洲地来献者,豪右几欲侵蚀之,至是上于郡,下县综核焉。戴侯毅然任之,得田若

千亩，余尚可以补旧额乎未也？吾闻宋室以还，没官之田及好义推让之产，鳞次版之以资贫士，故学甚广。兹固莫能及已！若夫十载前之籍，尚可任减乎哉？此作人者所不能愬然处此也！且所贵于巨室右宗者，谓其履席丰厚，好士周急，使寒峻藉以成其业，斯足述也。夫义田之设，史不乏书，岂其夺海滨天地之利与黉序争乎？先是时，文昌祠岁祀会课田七十余亩，司理李公实雨露焉。及今补籍一概相继而下，甚矣！数公之为庠序虑长也。夫成周司徒一官职教耳，所掌财赋户口与学官保师并隶周官，先王宁以教养二之？然则学田有记，岂徒为寒士举火计，而非六行圃圃哉！文治斌斌，将在是已！是为记。

天启四年岁次甲子(1624)孟冬吉旦。

温州府知府施鹏、同知陈阳长、通判毕勛、李延寿、推官李若愚、经历杨拱辰、照磨陈胤庆、永嘉县知县戴相、县丞叶成举、主簿谢廷霖、典史刘日寰。

温州府儒学教授戴焯、训导郭应凤、徐希曾、杜源。

### 【附注】

明天启四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24。刘康祉撰。据《永嘉县志》载：“右刻乡贡进士题名记碑阴，在府学明伦堂后，职官中经历、照磨、丞簿、典及三训导姓氏，府志及旧志均未载。”

刘康祉生平参见第248页。

## 一二〇、陆公生祠记

[明] 周应期

余邑越以东小腆，士习民风独淳朴，知颂德。邑大夫有能噢咻教诲，播翔鸾治行，即忭舞讴吟，去而思，歿而祭，如畏垒、罗池也。余领闽藩传节，日在脂车，会海虞衷虚陆师亦于此时执臬宪莅越，邑荐绅诸子衿父老辈闻而喜曰：此吾侪旧慈父也，则咸踊跃不已。寻以畴宿爱戴之怀，庚图彰阐，醵金虑材，卜构于孤屿中，肖像以祠之，伐石以铭之，且属应期言，志师从为令至今日事。于，都哉！其为此举也！余于师门下士，何必援汉汜阳侯故事，艳布笔舌；独以师之当年实心实政，灼声海甸者，翻缉之以系邦人之讴思则可。

溯师五载令吾邑也，以懋绩擢，人为與司马郎，飘摇十余载，忆攀辕卧辙时，邑之民念师不去口，更不去心。今日城郭人民仿佛犹故。师则擅荣问，莞隆权，卓然居荐，服巍班，推师子惠之怀，亦应思东嘉不能置！夫勤政慎罚，宽徭缓赋，乃师常事，不具论。如课士有程，字氓有惠，御胥吏有威，酬接士大夫有度，禁溺女，瘞馘骼，殄歼群不逞，咸有恩有法。赤丸、白羽，不至于郊，猛虎、蜚鸿，不至四境。下逮穷檐单赤，若挟纊、若游胥台者，谓秋毫非师赐不可也。明德如师，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谁曰不宜？

兹蠲吉鸠工，经营祠宇，丹碧其薨栌，雕绘其楹槛，辉煌崑崙，隐隐扶疏，蓊蔚中厖浦环流，雁堂北峙，吾邦人值岁时媵腊，具醴醕，荐苾芬，为师绵香火于亿万斯年，庶几罗池之祠子厚，畏垒之祝庚桑也。

噫嘻！瓯民之所以思师、羨师、手额祝师者，斯稍慰矣。然余窃为师喜者，复有说于此：他人以官显名，慕及其身止耳。即有累叶以科名接武、称良牧者，纵同官，亦罕同地。余稽宏治间郡伯古松公，实师曾王父，厥后昆阳令衷抑公，乃师伯兄；先后抚绥余郡邑，湛闾泉涌，瓯民不忍忘，乃即孤屿祀二公有年。师今遥继之，祖孙伯仲，官同、地同、祠亦同，造物若设此江心一片屿，独与吾师著家声、留县谱者，山灵不益增重哉！余知祠成，微独瓯民喜也，他时骚人贵客布帆而过江干，知指顾而美之曰：是非陆公一门宦绩，千载明裡也欤哉！则师德之脍炙人口弥远而弥光矣！众请言，余发闽山，未逮工之竣也，爰走笔以代赤子之讴思云。

师讳问礼，字仲谋，号衷虚，万历甲辰（1604）进士，直隶苏州常熟人。天启乙丑（1625）季秋记。

### 【附注】

明天启五年（1625）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参光绪《永嘉县志》卷4、《孤屿志》卷5。周应期撰。《记》中“小腴”义为小邑，“嶷嶭”为高峻貌。

周应期，字克昌，一字际五，永嘉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授礼部郎中。崇禎初任九江兵备，后任江西、山东布政使。时山东大饥，蠲免积欠，民庆更生。晋升右副都御史。遗文见《东甌先正文录》，有《谏遣监臣疏》，遗诗见《东甌诗存》，仅三首。

## 一二一、重修信国文公祠记

[明] 何 白

宋社屋，天下忠节之士蹈义殉国者有其人矣，而丞相信国文公为尤烈。盖信国公身历险阻，间关万状，若水之行地，千折必东，金之在熔，百炼弥劲。当其上章乞斩元奸，使虜气夺，逆胆丧。奉诏勤王，以身为天下先，顺风疾呼，赴者如响。虽载振载蹶，而兴复之志未尝少挫也。及沮谗机失，跳身京口，走真、扬，趋高邮，危冲虎口，险狎鲸波。潜渡温、闽，冀嘘遗烬。当此之日，神鬼为号。已而，窜迹潮阳、广南间，仰药再生，绝粒不死。一日尚存，冀尽一日之责。至崖山之溃，囚燕二载，知事终无可为，然后从容就刃。以视举族骈戮，阖门自焚者，岂不难之难哉！时将吏从公行间，及临难引决，卒无一人苟免以倍公者。而余东嘉徐臻者，为公书吏，愿偕之北，扶持患难，备极艰苦。公之精忠大节，洞浹人心，可想见矣！门人王炎午未闻公死，惧其迟回，作生祭文，速公就义。噫！若炎午者，谓之爱公则可，谓之知公则未也！公尝浮海抵温，宿江心寺，题诗孤屿，故江心有公祠。重修于崇祯丙子（1636），则为藩参林公，旷世相感，所同然也。公名徽，初号希庵，晋江人。白既为记，复系之辞。

辞曰：纸钱先兆，绵历数世。松关失险，丧其神器。三五历穷，百六遘会。四海横流，八竝鼎沸。繫公笃生，特秉正气。养我浩然，塞乎天地。募士勤王，风霆絮锐。箐羽迅发，迈往无前。欲挥天戈，返日虞渊。欲挽天河，洗此腥膻。一仆九起，一寐九迁。壮心饮血，恸哭告庙。义旗一呼，所在感召。谗壬忌沮，英

图莫效。吴越闽广，间关奔峭。骇机四布，罗爵高张。鸱狂鸱怒，孤凤遑遑。大厦倾覆，天命靡常。崖山败绩，南冠遂北。九死如归，一腔化碧。正臣子纲，立生民极。江心精蓝，公昔所芟。横绝中流，孤屿突兀。崇祠岿然，与山嶷嶷。俎豆春秋，苹香泉洁。天风鼓涛，江声呜咽。仿佛见公，上下寥沏。赤螭连蜷，云旗明灭。白日行空，想像光烈。

### 【附注】

明崇祯九年(1636)刻。录自《孤屿志》卷5。何白撰。

何白(1562—1642)，字无咎，别号丹丘生，又号鹤溪老人，原籍乐清，少年随父移居温州城内积谷山下。善诗文，工画山水竹石。曾北抵榆林，西游竹山，南穷湘沅，遍游诸胜，类有诗记，闻名于当世。著有《山雨阁诗》、《榆中草》、《汲古堂集》等。

## 一二二、侍御史郡侯阎公生祠碑

[明] 李光春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都察院协理院事左佾都御史郡人李光春撰文

赐进士出身中奉大夫广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分守桂平道郡人王维夔书丹

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湖广按察司佾事整饬郧襄兵备分巡下荆南道王瑞旃篆额

御史台称天子耳目臣，持斧行郡国；一再报命，辄躋列卿，荐历而登八座，盖殿中执法，地望雄峻，自昔然也。今天子锐意太平，谓优游论思时所以济时艰，欲得如裴中立、李赞皇其人者倚毗之。政府保、傅，皆自九列登用，而一时馆阁清华之选，台直劲直之彦，相继绾铜符出镇方面，俾其谙练筹略，储金瓯之卜。于是阎亦人公祖以侍御史出守吾郡。

公登第，授大理评，廉介伉直，声著于朝。简西台，章数上，陈时政得失，切直不避，上嘉纳之，屡用其言。时有武将授钺于外，荼毒良民，辄邀功赏，人侧目莫敢言，公抗章言之，上为严旨裁抑。又数言边防利害，武备废弛之由，自是军吏悚息。会有以瓠阻大海、挈越闽腰膂、东南第一重地为请者，因以命公。民闻公来，举手加额，谓圣明惠此南疆，乃屈巨卿为守也。公以丁丑（1637）冬腊月履任，下车辄询疾苦，兴厘周悉。不数月，粮莠去，良苗疏，畏威怀德，民重犯法。公廉足以振其威，明足以行其仁，以白简风裁，卧治之。仲春上下有事于文庙，慨然曰：学校者，贤



才之关也。士子者，风俗之源也。育贤才，正风俗，刺史事也。遂进郡邑士试之，录其文之雅驯者付诸梓。复为论文章关系世运，士当诵法欧、曾，为六经之文，不当读非圣之书，坏功令体。于是瓯之士习丕变。民有争讼，惟取其犯律大科、法所必治者，立斧决之，庭无留狱。其以细故投牒者，谕令往里父老平之。逾月，民自来言曲直，公麾之去，钩盒束矢无所入。余尝言公之治郡有台阁体，类如此。

公在台中扼腕戎事，动中机宜，而瓯兵则豢养骄佚，时哗于伍，公时其饷糈而申警之。阅视楼船墩堡，易鹽而新，戍将请其费，必多给予。频年以来，军兴告乏，征发之檄旁午，公未尝缓瓯兵一日饷，吝瓯兵一事费也。为公者亦殊艰矣乎！夫郡国帑储之匱久矣，支左诎右，动辄无策。而瓯去京师万里，输挽尤艰。且民间赋敛视昔加烦，嗷嗷鸣泽中，公殚心经理，上以佐国家之急，下以苏民生之困，瓯民晏然哺于室而歌于市，何道而然欤！盖公居郡廉洁，饮泉悬鱼，不扰吾民，民自安之。至公所抚绥，实有民所不及知者。吴越皆谨，惟瓯独稍稔，然每岁春夏之交，谷骤踊贵，窶民已有饥色，四方商贾流移，走而聚食于瓯，瓯粟益乏。当斯之时，公凜凜惴惴，为民请命于天者，岂必尽民知之也，殆所谓须臾慰满三农而神功寂若者耶！

公治瓯四期，朝命晋公按察副使，守瓯括，盖欲殚公教于东南，而后跻之枢轴也。瓯民德公甚，父子兄弟相与语不忍忘公；且喜公虽迁，尚庇宇下，乃相率于府治之右构以为祠。丹雘甚丽，肖公像祠之，群而谒诸荐绅孝秀，曰：吾侪将为公碑，使世世子孙知有以台御史来治郡，而廉明仁爱以福吾民者如我阎公也。予作而叹曰：夫民甚柔而易使也，然甚强而不可虐也，甚愚而难教也，然甚明而不可欺也。其信然乎！向使公恃台殿威名，以猛鸷治郡，有一时赫赫声，何如弗谖百世乎！虽然，民自弗谖公耳。公忧国忧民，其心如石，未尝一事市德于民。恒自言曰：但祈此

心无愧,敢云每事尽知。斯言也,即韩魏公喜雨之诗也。余以谊,宜为文以记。记成,所书者,皆瓯父老子弟意中语,非余语也。若己卯(1639)之抚海寇、庚辰(1640)公摄宪之剿括寇,其他微绩皆不暇书。公旦夕内召入枢府,位台鼎,佐太平之业,又无庸余书矣。

公名性圣,河南固始人,登戊辰(1628)改元进士。

治下乡官:李光春、周应期、王至章、陈春雷、张养睿、王名世、王维夔、邵建策、杨维新、林必成、周文胤、李维樾、姚应元、王瑞栢、林增志、陈廷孚、项国瓚、张士祥、章一辉、张展成、孙林。

举人:周家伟、洪秉诰、方茂栋、谷光焰、周宗璧、赵嗣先、应守性、陈立政、毛羽皇。贡生:陈立言、王钦准、张天麒、杨际春、江有章等十人。

监生:王至亮等八人。

六庠生员门生:王家琦、王锡瑄等一百五十人。

督工黄思教、耆老陈尚淋等三十二人,子民陈应敕等五人。

承奉香灯本庙住持道官侯逢时,道士池君球、陈应枢。

守祠冠带耆士黄思教 沐恩儒士虞太桢 同立石。

永嘉一哲镌。

### 【附注】

明崇祯十三年(1640)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李光春撰。据《永嘉县志》载:“立在府城隍庙殿后东壁。”但未见碑文。

李光春(1587—1667),字石生,一字元甫,乐清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任广信府推官,官至左金都御史。南明弘光时任少司马,隆武时拟拜为宰相,未赴命。著有《西台奏议》,已佚。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

-----清代▶▶

温州市图书馆

## 一二三、东瓯王庙碑

[清] 朱彝尊

豪杰之士，往往起破家亡国之余，流离琐尾，极人情所不堪，卒自奋于当世，论者徒矜其勋伐之隆，至心迹之微，隐而不彰者多矣。张良之于韩，田横之于齐，卒从诸侯灭秦，要其志期于报仇雪耻而已。若夫封留、王齐，岂以是为荣哉？

予读《史》，至秦楚之际，有感东海王之事，其报仇雪耻，无异良、横之所为，而终王其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废，则又良与横衔悲饮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谓难焉！惜未有推明其心者，而仅以赵佗、梅铜之属视之也。

岁在癸卯(1663)，予游永嘉，乃得谒王之庙于县治之东、华盖山之下。庙久不治，言之知县事汉阳王君世显修葺之。王君许诺，以予之将归也，先事请予文纪之石。

按《史》：王，勾践之后，国覆于楚，至秦郡县天下，废为君长。及诸侯叛秦，王率越从鄢君入关灭秦。汉击楚，王率越佐汉灭楚。高帝封王于越，以奉越后。惠帝二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东瓯王。此庙之所由名也。汉制：非刘氏不王。其初异姓王者八国，卒就诛灭。王与长沙王芮、闽越王无诸，独终始得全，非以忠谨然与？司马迁谓：“王入关时，项籍主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推王之心者。盖王之国，楚实覆之，项氏虽非楚后，而世为楚将，安知覆越者之非项氏也？然则王之不附楚而佐汉也明矣！方其丧国于楚，废于秦，版图入丞相府，越人终保而不散，以疮痍

未起之众，驰数千里，犯强虎狼秦。及汉军垓下，黥布、信、越，期会不进，而王之用命，若蹈汤火，盖国耻未雪，王之心有不忍一日怀安者，是可谓豪杰之士矣！

夫其流离琐尾，英毅果锐之气，百折而不回，歿为神明，庙食于千载，宜也。爰从王君之请，缀以诗，俾迎神送神者得以歌焉，辞曰：

芒芒禹迹，无远弗届兮！维此东瓯，九牧外兮。无余封越，少康之支兮。至於勾践，遂霸江淮兮！颺与不寿，世载更兮！翁翳之侯，及无疆兮！师覆於楚，其亡忽兮！或君或长，海滨是窟兮！七世惟王，既拙乃伸兮！地虽秦郡，人越人兮！函关既入，拯羸酷兮！复会於垓，歼楚族兮！国耻既雪，白马刑兮！敬鬼而寿，百六十龄兮！维瓯之乡，王所莅兮！秩祀孔虔，民有事兮！何以迎之，尊有疊兮！枇杷橘栗，桃李梅兮！维王之来，树两旗兮！何以送之，工用讴兮！琴瑟笙竽，筑坎篪兮！维王之去，亦莫我尤兮！我歌唱兮，我舞洋洋兮！黍稷维馨，笾豆大房兮！千秋万岁，俾乐康兮！

大清康熙二年岁次癸卯(1663)知永嘉县事汉阳王世显将葺王庙，请秀水朱先生彝尊撰文，越二百十有六年为光绪四年岁次戊寅(1878)知温州府事枝江张盛藻补书立石，候补同知江都郭钟岳篆额。厉光钰刻字。

### 【附注】

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参乾隆《温州府志》卷28、光绪《永嘉县志》卷4。朱彝尊撰。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后入直内廷，参与修《明史》。博通经史，工诗词古文。曾因“浙东通海案”避来永嘉。著有《曝书亭集》等书。

## 一二四、明大宗伯瑞屏顾公祠记

[清] 陈圣治

帝王砺世磨俗，机权寄诸辘轳之使。匹夫言行稟于义者，莫不采录以教天下后世，况大人君子贞志伟节、攸系世道人心者，可旷焉而已乎？

东瓯为王梅溪先生故里，其书屋旧址在孤屿江心寺之右，游览者必造焉。今年仲春望日，偕吾友元亮殷子为激浪之游，步谒宋丞相文文山先生祠，见其诗题在古碣间，因忆玉磐学士“君义臣忠两得之”之句，为之三叹。寻至一室，断垣残砌，殷子整襟肃拜，泣焉涕流，谓余曰：“此我故人乡先生瑞屏顾公授命之所也。”余亦悚然者久之。先生文章在天地，事功在史册，其授命所由，实未之详。殷子曰：“先生于乙酉（1645）夏来浙东，继往闽，旋而至瓯，息驾此寺。时有悍将贺君尧（应为刘孔昭，见下附注）顿师郡城，纵兵为暴，先生每抑制之，甚且戕杀青衿，先生遂据法劾治。贺知不免，夜遣人排墙杀之。投尸江中，江潮如驶，逆流不去，得收含殓。后贺叛窜入海，海师执而戮之，以正厥辟，先生灵亦赫已哉！”

昔文山当北行，二子环生、佛生先故。先生又甚焉，其尊大人荀洲公讳天叙者，不食七日死。叔祖汉石公令钱塘，以官死。司李端木公与其子天逵、天遴争就义，骈死。一门忠孝，济济六人，此文氏之所无也。气数已定，先生一死以尽其心，免后来黄冠衣带一番周折，安知非天所以善全先生也欤！

余幼读先生之文，慕先生之德，今承乏先生授命之地，而不



为表章,无以备异日史官之采录,有负国家磨砺世俗大义,其何忍乎!商即此地立祠祀之,与梅溪、文山两先生并光俎豆,是为记。

先生讳锡畴,万历己未(1619)进士,由庶常至礼部尚书,兼官不载,吴之鹿城人。殷子讳理,同郡虞阳人。

### 【附注】

清康熙七年(1668)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参《孤屿志》卷5。陈圣治撰。据《永嘉县志》载:“顾公祠旧在江心寺侧,今废。”按:顾锡畴被杀,此《记》误为贺君尧,孙鏞鸣在《跋卢涖洲先生遗集钞略》、孙衣言在《甌海轶闻》中已为订正。据当时巡抚卢若腾《复黄跨千督师》云:“(六月)十一日,(刘孔昭)突发姚永昌兵千人袭温。”“十五日夜,杀顾瑞老于江心寺,十七日某决计发兵击之,擒其副将姚宸昌,永昌败走,兵溃十之七。”当时“贺镇则委顿床褥,饮食不进,殆有性命之忧”。卢若腾《与王龙友书》云:“刘复老(孔昭)……无端忽遣兵来甌,劫掠罗浮,围杀顾瑞老于江心寺,投尸江流。”故杀顾锡畴者为刘孔昭部将姚永昌。卢若腾归罪于刘孔昭,和贺君尧无关。

陈圣治,辽东锦州人。清顺治十年(1653)任温处道。

## 一二五、重建鼓楼碑记

[清] 许重华

瓯地嵌九星，郭弘农因势建城而斗名焉。枕山负海，巍然雄峙，固浩疆岩邑也。城中央旧有鼓楼，一逢晨夕，击动四逵，作息视之，非特士夫弗愆而政教节宣，阴阳和畅如斗杓有枢，瑶光旋指，岁功协令。谗诸官，则驾有飞而马有繁也，谗诸士大夫，则鹿鸣鹤而嘉鱼贶也；谗诸农工百贾，莫不谷稔歧，樽蒲静，埏植繁而奇赢倍也。自经鼎迁，地罹兵燹，楼遂废为丘墟。九宿虽存，十二月令茫然乏主，人之作息，日之出入，伊安视乎！夫中央，土也。资生之功系焉，而鼓于八音属革，犹土风动万物之德，故师旷一操土音而知卫风不竞，是鼓楼建置中央，诎非邑之盛衰攸系也哉！且土居中五，寄旺于水金木火，水火金木受土之寄则化运适中而敛舒有常。是以数百年来，时和年丰、物阜民康如一日耳。楼既倾圮，则土困矣。无土制水，则火木金无依，次而薄而愆金伏阳。比岁告异，而官常士夫与夫农工商贾同获迓麻如昔日者，亦其理然也。故重建鼓楼为守土者急务。而动公帑，劳民财，筑舍道傍，旷日持久，又非时宜！维时殷子作霖以四明倅庖代郡事，偕同官张子经、施子玉泽、邑令马子璪公诒余曰：“是役也急务，关邑之盛衰，绅荐士庶子民之诚蒸蒸已。但计费不贲，若得上下僚属割俸将伯，衙役出力庀材，不足者于途次取给，观成易易耳。”余唯唯，于是，殷子鸠料，张子司工，施子督租，仅弥月而楼果屹然成矣。余援笔记之。盖以昭圣天子宅中南面，郅治綦隆，无废不举，至于海隅日出，且以嘉诸子勇于为义，邑之绅

荐士庶子民之诚云尔。若夫涂墍丹雘，增□□□□□□□□，君子踵事之盛心矣。

时皇清康熙癸丑(1673)春三月上浣之吉。

赐进士第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分巡温处道副使天中许重华松牖氏谨撰。

镇守浙江温金处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佥事三韩祖弘勋，协守浙江温州等处地方副总兵官都督同知杨春芳，署总镇中军兼管中营游击事佥协都司王祚昌，总镇左营游击魏万侯，总镇右营游击马文始，奉政大夫署温州府事宁波府同知楚鄮殷仲霖，奉政大夫温州府同知穆坛张经，承德郎温州府通判蓬莱施玉泽，文林郎永嘉县知县马琿，文林郎乐清县知县□一瑁，文林郎瑞安县知县李辽，文林郎平阳县知县石金和，文林郎泰顺县知县林天桢。

#### 【附注】

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碑立在市区谯楼东侧平台。许重华撰。据《永嘉县志》载：“吾甌刻漏，旧在子城南谯门上，即今之卫治前谯楼也。……余观今谯楼所存刻漏，为天顺五年辛巳(1461)周守琰重铸，其款识称：旧者敝于火，阙之有年。”

许重华，河南太康人，清康熙九年(1670)任温处道。

## 一二六、朱公祠碑记

[清] 林占春

天下有悯万姓之颠危，凭事权而衽席斯民者，君相也。有悲群生之困厄，借道术而拯救当世者，仙佛也。乃有扶颠危而不凭事权，苏困厄而不借道术，化离予以生全，怨旷究归聚乐，使万姓捐顶踵而莫由报者，其惟我友朱公其人乎！公讳衮，字修龄，义乌人也。婺州望族，代有伟人。公具青云玉树之姿，负胞与痼瘵之志。弱冠探永嘉山水，因与邑人李颖少、梅赞臣诸君，暨兵备使开来万公诸当事，订莫逆交，日往来于松台、孤屿间，击钵赓吟，觞咏竟日，盖兰亭、梓泽之游，昔人已不得专美矣。

越数年，闽海煽氛，浙东罹祸。失陷诸邑，为寇胁者皆割辫以从，当事欲尽其类而歼之。公力为辨救，蚩氓得生。维时若诸暨、松阳、缙云、青田、黄岩、仙居六邑被祸尤剧，俘获子女动计亿万。公目击心伤，曰：嗟乎！夫孰非吾同类也欤！爰偕侍御姚公裴臣诸子，协力醖金，大拯焚溺，更具牒白之当事。若制府李公、抚军陈公幸有同心，因释割辫之罪，出俘虏之民。公更劝奖善士鲁民怀、王玉成等，或冒险以扶危，或飞辨以化暴，百计求全，不辞劳瘁。至于各境难民旅羈日久，饥者食之，寒者衣之，归者助之以资，死者予之以殓，全活者千万人。行至数年，久而靡倦。凡请教于我公者，抑犹求水火之易，所谓不必君相而能扶颠危，不资仙佛而能苏困厄，宜瓯人歌咏而颂祷之弗谖也。

尝稽祀典，为民御大灾则祀之，为民捍大患则祀之，匪是族也，不在祀典。瓯人以孤屿为公旧游之地，襄阳、康乐，吟咏颇

多，文相、卓公，瞻依不远。今为公立祠镌碑，其间春秋俎豆并祀昔贤，名山胜迹，得公之功德而益不朽矣！

铭曰：峨峨朱公，物望攸崇。神游方外，虑周域中。秋阳春雨，霁月光风。闽疆构变，浙壤兴戎。系俘子女，断藿飘蓬。爰伤舔犊，情惨哀鸿。公曰哀哉，实恫予衷。爰发宏愿，拯此祸凶。仁闻当路，诚鉴苍穹。俾无怨旷，悯彼孤穷。万家尸祝，无忘厥功。中川浩浩，沛泽攸同。左邻文相，右傍谢公。明禋不朽，古哲追踪。

### 【附注】

约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参乾隆《温州府志》卷9、《孤屿志》卷5。林占春撰。据《永嘉县志》载：“朱公祠，在江心孤屿，祀行人司副朱袞。”《记》中“制府李公”指浙江总督李之芳，“抚军陈公”指浙江巡抚陈秉直。

林占春，字梅生，号雪庵。居温州江北罗浮。顺治二年(1645)选贡，任教授。博学渊通，尤工诗。著有《輿志》、《雪庵诗集》。

## 一二七、东嘉郡守王公遗恩碑记

[清] 王锡琯

赐进士出身礼部清吏司主事前江南镇江府推官王锡琯顿首拜撰

赐进士出身内阁掌典籍事诰敕撰文中书舍人郑载颺书丹篆额

永嘉自王、谢守邦之后，其间以循良著声者代不乏人。如唐之浩然、宋之九成、明之何江右、卫淇竹诸公，是皆能以惠泽恩波沛扬逖发，故迄今亦传为不朽盛事也。然或治功茂矣，而文采不彰，或风流擅矣，而恺泽稀闻；抑或生当无事之日，而卧阁可悬，或拘于课最之期，而久道不著，此良二千石所以鲜有完美之治，我靖公王老公祖则异是。

公为辽左华胄，由国子监出身。当日声华，固已彪炳公卿间，及后别驾于越，当事以其有理繁治剧才，尝屡奏之阙下，朝廷闻而嘉之，早已标其名于御屏上。然则如圣天子之意，固不独以关内侯恪守汉家故事已耳。时值三藩告变，其波及于瓯中者，皆闽之余也。督抚交章荐公为永嘉守，方当寇盗充斥，而郡城已陷。公曰：“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我利器！”夫诚如昔人之言矣，于是乃从亲王后，为之运粮饷，为之调夫役，为之构营寨。一年之中，大难遂平，此萧何之功所以不下于曹、韩、张、樊也。

第自土地初复，万事俱废，其民人凋敝、室庐焚毁之状，虽有郑图，难以罄写。夫非有大过人之才与有大过人之德，安能登俗于平康，俾得重见华胄之盛哉！公乃简刑讼，致德意，招徕琐尾

之众,还走而安集之。举凡人民之所少不便者,必革之不遗余力;甚有便于民者,则行之如恐不逮焉。是故学校兴矣,家则弦而户则诵也。此谁之为?田庐辟矣,出则作而入则息也,此谁之功?商贾来矣,懋迁可奏而货流可通也,此谁之赐?至如大兵之后继以大旱,公则步祷维虔,而雨随车至。嗣后大旱之余,复继以大火,公则向火而拜而风反火灭。汇其嘉政,微惟温郡四民咸庆恩波,即商人沙正兴等,靡不沐其余泽。

今当建立火祖圣庙,永为百年所瞻仰而诵德,呜呼!可不谓盛欤!抑或公馀之下则鸣銮洒翰,花落庭闲,然则治平之象不宛焉复睹前贤之盛耶?将以之继龚、黄,嗣王、谢,夫谁谓不然!今者人居稠叠,四方辐辏,得不歌公之设施于方来,□□□年□□。商人既久留瓯土,熟悉公之茂德。故为之采民间之舆论,鐫于口碑,将以垂之不朽云。

颂曰:使君初来,拯民汤火。渐流恩波,遍于下土。守兹七年,治登三古。民颂田庐,士弦艺圃。令肃式兵,惠兹商贾。拜雨行云,反风灭火。海上徙鲸,河边渡虎。抚此海隅,岂曰小补!在昔云谁,召父、杜母。美迹芳德,实难备叙。镌石留题,永垂庙府。

公讳国泰,号靖公,三韩人。

康熙二十一年(1682)岁次壬戌孟秋吉旦。

各省商人沙正兴、许万全、顾文全、许心水、鲍宏业等(共75人)立石。

### 【附注】

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王锡琯撰。

王锡琯,字玉叔。顺治九年(1652)进士,任漳州司李。后改溧阳知县,迁礼部主客司主事。

## 一二八、重建双忠祠碑记

[清] 宋 莘

双忠祠者，故奉敕建以祀死节之臣温处道佥事陈公、知永嘉县事马公者也。

康熙十三年(1674)，耿逆叛于闽，势张甚，浙东西大震，温州首被围。二公相与谋曰：“温界闽、越之交，无温，是无闽、浙也。吾侪读圣贤书，誓以死守，脱不济，义不可苟活！”约既定，洒泣登陴。帅士民，画守御计甚备。而总兵官祖宏勋者，潜通贼为内应，佯以缺饷激怒其众。一军甲而噪，劫二公会议于郡之大观亭，二公大声曰：欲饷则予饷耳，是何为者！又反覆开谕以国恩不可背负，宏勋语塞气夺，恐众心动，益大怒。时陈公方以扇指麾，突以白刃横击，手随扇坠，马公瞋目大呼，亟起搏贼，贼从后挥刃，中公顶，流血被面。公即以首摔宏勋曰：吾与若俱死矣。俄群贼蜂至，遂同遇害。至死骂不绝口，时甲寅(1674)六月朔日也。

丙辰(1676)，王师定闽浙，上其事。诏从优议赠、恤、荫、祭、葬、祠礼，复赐陈公谥忠毅；独马公格于阶，例不得予谥。会康熙四十二年(1703)，上南巡莅吴，时马公之子以参议督粮吴会，援陈公例，以易名之典上请。得俞旨，赐谥忠勤。又御书“旌劳葵忱”四字扁额，俾揭祠首，盖异数也。

先是，双忠之建，地故湫隘，又制粗朴卑陋，而忠毅故有专祠，有司率诣此奉行故事，以故兹祠享祀不虔，风雨不戒，彫剥漫漶，日渐就圯坏。参议公惧褻越宸翰，无以副皇上优渥至意，乃



谋所以新之。而温人闻命，咸来言曰：“祠之不飨，吾侪小人之罪也。”于是惭沮交责，踊跃输委。木石、瓴甃、丹漆、灰铁之属充牣峙积，不鳩会而具。乃召工师相方视址，叶谋移构于华盖山，朴斫版筑，于来趋事，凡三阅月而告竣。为门为庑，为堂为宇，峻整宏靓，轳轳翼翼，焕然改观。已，乃揭御书于前案，龙跳凤翥，金碧焜耀。观者无不愕眙震聳，或仰而叹，或俯而思，欢呀悦喜，庆未曾睹。升主之日，有司庶职，咸在执事，登降馈献，罔或不恭。牲硕酒清，礼备乐举。邦民和会，毫倪歌咏，懿乎烁哉！洵足以侈上恩而妥忠灵也。

既卒事，参议君谒予，再拜乞言，饒诸丽牲之碑，俾志其重建始末，后得以考。余夙钦二公之高节，不敢以不文辞。窃惟古来之以双忠称者，莫过于唐之张公巡、许公远，韩昌黎谓其以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阻遏贼势，举唐天下之所以不亡，咸归功焉。今温，全浙之门户也。首婴逆贼锋，旁邑窃窃观望。二公故孱然儒生耳，令其稍委蛇，颡颜苟活，自余必从风瓦解，全浙之存亡，未可知也。惟其视死如饴，甘蹈白刃，以身作忠义倡，故闻风者争自夺励，坚壁崎嶇，卒能保有浙西，贼不得尺寸入，以待王师之戡定。是则二公之功，比于张、许，其又奚愧！抑考张、许之在唐世，奸邪之徒，犹有异论，而其时为之上者，虽事褒赠，亦未有赫赫异数之加；我皇上崇德报功，待死事诸臣甚厚，计甲寅距今三十余年，而恩施有加无已，揆诸前代，莫与比隆。盖上之待下，与下之事上，其可谓交至尔矣，呜呼，何其盛哉！

按二公，皆起家乙科，陈公初司李于蜀，课最，入郎署，旋以佾事出守；马公始任山左之昌乐，有惠政，补永嘉，不数月而化大行。其治绩皆有可纪，兹不著，著其死事之大者。陈公讳丹赤，字献之，福建侯官人，顺治辛卯（1651）举人，由温处道佾事赠通政司通政使，谥忠毅。马公讳琿，字奉璋，陕西武功人，顺治甲午（1654）举人，由永嘉县知县赠布政司参政，谥忠勤。参议君名逸

姿，字隼伯，由荫生历任今职，有能名，受知于上，将大用，请额建祠，忠勤于是有子，例得附书。

乃系以诗曰：“维皇受命，莫覆九区。有孽其间，为豸为貙。盗煽南闽，蹂躏浙土。蕞尔海疆，门户搯拄。于烁陈公，持宪是邦。搥胸碎首，毙于顽凶。马公骂贼，发指毗裂。与城俱亡，啮齿喋血。双忠烈烈，生气不磨。帝曰余恫，赠恤有加。死勤庙祀，载在典礼。靡不有初，阅世而圯。烈烈双忠，久而弥赫。载沛殊恩，龙章用锡。新祠斯作，侈于旧观。柏版松楹，寝成孔安。葵藿之倾，太阳斯照。惟帝念哉，是旌是劳。璇题有烂，如日正中。昭示来裔，高广有融。蜃江之滨，吹台之址。鲁公信国，鼎足焉崎。有穹斯石，楔以铭诗。凡百有位，敬而式之。”

#### 【附注】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参梁章钜《浪迹续谈》卷5。宋萃撰。据《永嘉县志》载：“康熙十三年，温处道陈丹赤、永嘉知县马璟殉耿逆之难。三十五年，巡抚练一信题请建祠崇祀，奉旨允行，御书双忠祠额。”

宋萃，字牧仲，河南商丘人。清康熙三年(1664)授湖广黄州通判，二十七年(1688)擢江西巡抚，官至吏部尚书。

## 一二九、道宪芮禁约

[清] 芮复传

特授浙江等处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温处道加一级芮为金请赐文等事：于雍正八年(1730)九月十二日，各园户张朋生等具投随批，即将原批呈刻制定案可也，不必另给文等因，为查此案，先为遵批议覆，祈准勒石等事，曾经批飭勒石在案。雍正八年九月初八日投词到道，据呈请雍正七年(1729)十一月初一日园户叶公臣等为金请宪天垂恩勒石等事，呈投天台，蒙札采买柑桔，勒石杜扰，事属可行。据称：园户交柑三千斤，交桔一千五百斤为率，恐将数有不敷确妥，另行呈夺。生等奉批，与同各园户再三确议，其从前采买柑计四千斤，桔计二千斤。上年蒙宪俯念物力艰难，特沛殊恩，谕令差员寓公馆，着各园户选摘，自行交缴，当面受价，生等不致落园采摘之累，兼且秤公价足，家家衔感，因于目下感恩之中，更切久远垂恩之称。嗣后园户交柑三千斤、桔一千五百斤为率。俱选顶好，无有疤癍，务遵官较。遇有雨水，柑务以四个为一斤，极多亦不过四个半，桔则自十个起以至十二个为一斤为止，金祈准各园户勒石，俾永久共相遵照。至一应刊制之费，生等在呈园户，自相捐办，并不借端科派，以负高厚之恩。蒙宪钧批，恐将来数有不敷，着确妥另行呈夺。但现在采买已奉恩减，如将来数有不敷，生等俱照从前未减斤两一体交缴。至于公馆坐收，以及当面过秤给价，应请宪天垂为定例，以免日后纷更。缘呈首叶公臣又病身故，至今始覆，合并声明。为此另呈，伏乞宪天恩赐钧批，勒石定例，以广宪仁！翰墨一点，留恩百

世,翹企等情。为此立碑,永为禁约,须至碑者。计桔每百斤价五钱,柑每百斤价四钱,俱马秤。

雍正八年(1730)岁次庚戌九月日永嘉县各都园户叶公臣、张朋生、林元相、张周若(共83人)叩首敬立。

### 【附注】

清雍正八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芮复传撰。碑原在市府后院操场旁旧监狱厚墙内,1991年11月拆墙出土。

芮复传,字宗一,号衣亭,宝坻(今属天津)人。雍正初任温州知府,后升巡道,任内重视文化教育,创立“中山书院”,修复“东山书院”。离任后,邑人在孤屿浩然楼侧建祠绘像纪念。

## 一三〇、积谷山书院峰顶留云亭碑记

[清] 芮复传

积谷山之建留云亭，记者谓亭当郡巽位，宜壮丽以收王气，而余之意则又在于书院也。

按积谷山一名飞霞，因东汉刘根隐此，乘赤霞至天台访紫灵君得名。书院不以积谷名而以东山名者，仍旧额也。余既买地拓书院基，构讲堂，浚池，辟层轩，环筑书舍，延师以课两郡来学之士。新置膏火业，公暇与诸生考论，久而不倦。山之胜甲一郡，而书院坐收之。千岩笏峙，一水虹绕，秀木美箭，森蔚檐际。又有仙泉出于竖岩石穴，旱不涸，雨不溢；近学士李公清植校士东瓯，大加激赏，以为绍鹅湖之石井云。第迫于地，无舒眺处，山顶向有亭，名“留云”，后改“东柄”，久坏于飓风，余因谋重新之，以补书院之缺。书院距亭不百武，夹道皆松，盘折而上，岭半构飞廊于岩隙，周以曲槛，为驻足地。面西山，日色不下，得众木之荫也。亭坚緻，与大观亭相仿，而山之幽奇过之。诸生当风日晴朗时，陟其巅四望，心胸洞然，凡江山之流峙，云物之变幻，足以洗涤尘襟，使器识益高明，义理益沉实，惟兹亭之助，故曰“补缺”。疑者谓学在心不在境，昔朱子于武夷、白鹿，皆择山水最佳处，岂无意哉！

兹役后书院二载，是为壬子（1732）春季，越三月工竣，亭仍古，名易今名。书院计费钱五十万，亭约四之一，皆出自俸余，不以扰民。吾恐后之人以吾效谢公游履，否或以吾惑青鸟家言，而失造就人材以为地灵之本，故揭而告之。书院未有记，今并书于

此,使貽后考。渠阳芮复传撰。

### 【附注】

清雍正十年(1732)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参乾隆《温州府志》卷7。芮复传撰。据《永嘉县志》载:“雍正十年(1732),巡道芮复传移建(东山书院)于城东南积谷山麓,即今址也,地为谢灵运故迹,傍山筑舍,依石为门,有讲堂廡舍为肄业地,前绘灵运像,内祀儒志先生,左建文昌阁。”“雍正七年(1729),巡道王敏福建康乐祠三间。九年(1731),巡道芮复传捐俸千金,购民地,辟为书院,由谢祠入径,颜曰‘名教乐地’,中为闲存堂三间,后为静虚斋,斋西为进修轩,轩前有池,池上屋三楹,题曰‘尘襟可涤’,入门峭石壁立,上有天泉楼、榭、廊庑、斋舍、庖馔具备,次年落成。又于山巅建大观、留云二亭,复捐置涂田二顷,供诸生饩膳。”

芮复传生平参见第277页。

# 一三一、宁海将军谥惠献固山 贝子功德碑

[清] 黄有才等

盖闻元老壮猷，方叔建维城之略；宗邦作誓，鲁公整淮水之师。故纬武经文，更有碑沉水底；而轻裘缓带，定知泪洒山头。非徒幕府功成，宣之铙吹；太常论定，铸以鼎钟也。我皇清宁海将军谥惠献固山贝子、宗室傅公殿下，玉牒仙源，金枝帝胄。钟白山绿水之间气，荡漾银潢；受彤弓旅矢之荣封，辉煌宝册。弦开似月，必逢贯虱，以称奇剑，淬成花恒，为刳犀而耀采。

乃者七闽有耿逆之变，两浙受殃及之危。奸将潜通，妄营窜鼠；群阴肆猝，谬效连鸡；蔓恐难图，波将潜及。南天关隘已破，瓯闽全浙藩篱，竟侵台、处，倏王师之直下，俄宗子之遄征。躬在行间，扼诸境上；保赤城而却敌，已歼宋万于军中。返绿嶂而熠师，复击杨公于水湫。移军温郡，民欣时雨之来苏，大捷上塘，贼苦迅雷之难掩。由随山而得路，复连筏而渡江。岭号太平，遂驻西山壁垒；寺名护国，应为东道祇林。秉钺指挥，龙户共蛟门并壮；登坛号令，江氛与岭祲全消。斩将搴旗，背水而鸛鹅俱陈；追奔逐北，通宵则草木皆兵。固已三军黑虎，无不壮其猷；而一队虫沙，无不破之胆矣。遂使闽、浙全收，括、瓯再造。新花细草，兵气为日月之光；剩水残山，故垒护风云之色。

盖力支大厦，总天家之筹画居多；手障狂澜，实闽外之勤劳最著也。虽廷议已加隆典，国史亦著崇勋，而身沐深恩，浅南溟而卑华岳。心钦伟伐，仰北斗以拜福星。风土讴吟，徒成稗史；

月明嘯咏，久仰神威。昔年辛苦之乡魂，应恋此是日兜率之宇。神之格思，既蒙灵位之重新，应得丰功之载纪。金呈上请，勒石垂芳。才等承乏名邦，瞻依盛烈，耳闻目睹，久传故老之言；心铭口碑，难逆輿情之请。于今为烈，则当时之功业实属非常；历久弥彰，而此日之表扬正以传信。因即金同之公论，镌为不朽之贞珉，庶勋猷与日月争光，俎豆与河山俱永矣！

时乾隆庚申(1740)孟秋之吉。

温州镇总兵黄有才、温处道吴士端、温州府知府杨士鉴、永嘉县知县何树萼、府学教授陆汝钦、绅士陈王绶等公立，永嘉县学生员蔡宏勋书丹。

#### 【附注】

清乾隆五年(1740)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据《永嘉县志》载：“固山贝子傅惠献祠在西山护国寺侧，祀宁海将军谥惠献固山贝子傅喇塔。祠久圯。道光二十三年(1843)，温处道庆廉改建于信和街丁字桥。”黄有才等撰。

黄有才，生平不详。



## 一三二、重新永嘉县庙学记

[清] 洪 勳

国家建庙学所以奉圣贤、育俊秀、敦教化，所系綦重也。永嘉学宫自创造以后阅时久远，屡经修葺，屡致损坏。缘地逼海滨，飓风时作，震荡摧折，以致年来文庙半倾，明伦堂全圯。前邑侯为谋修造，估计请帑止五百余缗，费用十不敷三，历任皆畏缩，迟延而不敢举。二十余年以来，竟致荒蔓矣。

癸亥(1743)春，江右邱公来莅兹土，谒圣之后，瞻顾踟躇，慨焉太息，即思所以新之。为帑金难于请益，因延瓯之绅士于庭，立簿劝输，先自捐清俸为之倡。时邑进士陈君王绶欣然效之，众皆相率量力乐输，约计千有余缗。更得观察、郡守诸上官，本学两师长互相捐助，复计乡隅绅士逐渐捐输，为事可举。遂择日鸠工庀饬，期年而庙与两庑得焕然一新。又因崇圣祠旧制低小，隘狭不称前殿，更重建之。嗣是而明伦堂亦扩前制而加高广。其东西阶上，一为博文斋，一为约礼斋，系士子肄业之所。自明伦堂颓，而笏斗相引杂处，秽褻不堪，悉进之去，并得廓清以复旧规。至于祠宇亭馆、学师衙署之属，一皆次第毕举，不第兴所久废，抑且增所未备。其规模之壮，东南之学莫能过矣。

我朝自定鼎以来，重熙累洽，人文蔚起。吾瓯素称小邹鲁，山川之胜，扶輿磅礴，泓清演迤。自昔理学文章，哲匠接时迭出，皆不下于诸郡邑。近世以来，寥落而不复振，良由斯文根本之地，不能整饬，而司土者亦漠视其事而不能为地方培植振作也。前府学被灾，郡守庄公力请重建，为士子计，其意良殷。今县学

久圯，复得郡守邱公殫心修造，而墜涂履丹，气象巍焕，俾得上祀先圣，下养士子，相与习礼讲学于其地。将文教日盛，德行日兴，所谓亲师乐友之道、化民成俗之方，可以媲美盛时、踵徽前代，莫重于此矣。然则是役也，邱公所以加意于吾瓯之士，诚深且厚，终不可忘，不可泯也。

公名肇熊，江右宜黄人，由进士为令，性仁厚，操廉洁，有明达之识，以佐决断之才，故所在多惠政。莅永四年，百废具举。庙学之建，视郡学为更胜。当日出力赞襄者广文虞公元枋、陈公锡圭，皆工将竣而去。继署学事则郡学广文吴公元会、卢公垣、瑞安学广文陈公世修、平阳学广文叶公联芝、新任本学广文吴公遐年，皆递相经理。庙学经始于乾隆八年癸亥(1743)冬十月，落成于十一年丙寅(1746)夏六月。首事协力者孝廉彭君子濡、邵君灏、林君际遇，明经王君世灼、梁君春、文学蔡君宏勋、吴君文炜、邵君家植、王君应铨、陈君光箴、光第、光筠、肯堂、作枚、文龙、黄君钦选、张君应龙、蒋君寿谷。总其事者明经邵君世禄也。若当事绅士乐输之数，除帑金外计二千余缗，皆另碑鳞勒，以志一时尚义之盛，亦不可忘、不可泯也。

时乾隆丙寅(1746)孟秋日。

### 【附注】

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洪勳撰。据《永嘉县志》载：“康熙八年(1669)飓风尽拔明伦堂廊庑，教谕樊遇、诸生黄象鼎等以学租重建。十七年(1678)飓风复拔东廊仪门，训导蔡启份重建仪门，并修路廊，巡道高培、知县郑廷俊皆捐助，十九年(1680)又助建省牲所。二十一年(1682)教谕王维新、训导蔡启份竖东廊砌甬道。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申奇美、教谕劳大与、训导蔡启份、邑人林兆斗重建先师庙，创朱文公祠。乾隆八年邱肇熊请帑率进士陈王绶等捐建庙庑堂署并

改建崇圣祠，置博文、约礼两斋于明伦堂侧。”

洪勳，字麟士，永嘉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进士。少聪敏，博学善文。曾任会同知事，不数月归里，读书自若。平日授徒百余人，出其门者，俱有文名。

温州市图书馆

## 一三三、温州府创建育婴堂碑记

[清] 方观承

人之生而有父母也，天也。父母生之而或不能父母之，天使父母生之而不能使父母胥父母之，则生之路穷。穷则变，变则通，于是先王教以转相生，比使之保，间使之受，党使之救，州使之周。当是时也，行有死人尚或殓之，恶有瞳焉新生，弃之路旁者！故曰：“大道之行，人不独子其子。”井里法坏，比间州党之制淆，转相生者又穷，而胥匡以生之，责乃归之为民父母者；而保之、受之、救之、周之，则育婴堂兴焉。国朝既建之京邑广渠门外，而天无私覆，爰奉敕旨，下其法于方州。

窃独谓孤子之有养，与婴儿之有育，类也，而育婴难。何者？无父曰孤，不必无母也。人生十年曰幼，即不尽十年，而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尚可匍匐以就口食。故养之者月令有常饩，门关有委积。婴儿甫出慈母之怀，终日号嗷，微特常饩、委积无所用之，即有载稻与脂如越勾践，而亦不能哺也，不能啜也，故曰难。漏泽园以哀死，育婴堂以怜生，类也，而育婴堂难。何者？名曰：“漏泽”，彼骨则已朽矣。吾取其地之荒而不治者掩骼埋骼，使不为鸟鸢食，则释之矣。虽有后事，吾弗与知也。婴儿绝其乳哺，立可饿杀，必求母以食之，而此食之之母又必有以食之且衣之，求则给之；人弃我取，后来益多，则此食之之母与吾所以食之、衣之而给其求者愈往而不知所穷。故曰：难。以其难而废不举，则不能之死而生，遂因以之生而死，而溺子女之风且恬不知怪。夫溺子女者，非恶之也，爱之也。爱之欲其生，而计其后而无以为

之生，故于其甫堕地遂一决而不顾。《传》有之：子既生，不免乎水，此母之罪也，而况自母水之乎！然而彼固有大不忍于此者而夺其情也。是故育婴堂之设，仁术也，所谓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者也。

浙东永嘉郡故无之，有之，自今金守始。盖先是，郡数以溺女闻，守既为之禁，而又念不可户说，莫如修其本以胜之，则惟是举也宜。与永嘉上官令倡捐俸各百金，爰及绅士暨诸吏商，慕义无穷，如应影响，辐共一轂，算逾千缗。尔乃行营高敞地，属役赋功，成不愆素，由门而入之为四重，析间而计之为九十三堂。序房寝品式具备，米盐周密，囊篋细碎，诸所为子母计者无不周也。而又岁各有输，择廉干者业而息之以储经费。于是呱呱之子源源而来，历岁逾时，籍之已余百口。而向之不字厥子者，大变其俗，不复犯于有司。已事而竣，具状谗予，且图永久。

余谓：“太守可以语政矣！昔陈仲弓为太邱长，方捕劫贼，而道闻有民草间不起子者，先回车往治之。以谓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其言似睹大体，虽然，彼欲杀之，我欲活之；设我别无以活之，彼终不免于杀之；俾有依归，则瞿然顾化。古之治民者必先养而后教，如育婴堂其一端也。美哉，始基之矣！抑天下事作始也简，其毕也必巨；巨而不蚤为之所，久久不足以更费，后将有视为秦越人之肥瘠，而弃厥成劳也者。为请于上，举嵯廩之在官者，稍贷之商而权其赢余，以半为斯堂接绝续乏之备。盖不惟永嘉郡之为，而郡亦与焉。自兹以往弗替，引之古所称贾子贾女者，今乃载帝德之广运以保于无疆，可谓如天之福。而教之化民也深于命，夫岂独不自伤其类而已。凡父若母见子之食于他也，因感生愧，惻然将各念鞠子之哀而恩斯勤，斯不烦官府，则斯堂担负亦可渐减而就轻。太和元气何必不如成周宇宙间也！”姑以余言悬记之而卓诸碑。其铭曰：

有赤而毛，谓他人母。匪谓他人母，母莫我有。他人母何？

亲惟天子！恭生生众，母以食之，为堂曰育婴。古永嘉郡，东瓯王国，或生女子，载胥及溺。太守曰噫，我实不德！鞠人之保，居微斯堂，也焉攸适。乃减秩膳，应者如堵。乃赋徒庸，作者邪许。乃堂乃房，乃门乃庀，骨而肉之有保姆。置之隘巷，不烦腓牛。弃之堤下，不烦妾收。梦中谁乳，无于菟者。周道谁取？无厌弧者。弗字厥子，彼氓蚩蚩。今在下风，悲前所为。《檀弓》两卷，皆言物始。弗续而终，浸怠以止。何以终之，曰告天子。权商之息，字民之孤。义以利和，敛为散储。用取其仞，归仍其余。更万万古，稽首圣谟。瓯海可枯兹不枯！

### 【附注】

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35。方观承撰。据《永嘉县志》载：“在县治西偏惠民桥右，为抚养遗弃婴孩之所。乾隆十二年(1747)知府金公洪铨首先捐俸，会飭前令上官德舆、委绅梁春、蔡宏勳、邵世录等劝捐，得银二千四百十二两有奇。择官地广八亩，建造大门、仪门、大堂、后堂、后屋及东西傍屋、土地祠共九十九间，工竣，巡抚方敏恪公观承发帑银一千两，并捐项俸银，交典生息，又拨瑞安田租，以供经费。编有《育婴堂纪略》，巡道吴公士端为之序。至二十二年(1757)，知府李公琬清厘积弊，增拔涂田，委生员陈肯堂、监生金珍、冯振魁等稽察，积弊一清。又因堂妇少乳，创立《牛乳哺婴章程》，全活者众。同治十二年(1873)，知府裕公彰又购西偏隙地，增房舍五十间。”

方观承，字遐谷，号问亭。乾隆间自直隶清河道累官直隶总督，皆掌治河，洞澈地势，相时决机，前后数十疏，从之辄利。工诗及书，著有《述本堂诗》、《薇香集》、《燕香集》、《问亭集》。

## 一三四、重修鹿城书院碑记

[清] 雷 铤

东瓯鹿城书院有四贤祠，祀二程子、朱子及南轩张子也。以东瓯贤士多从四贤游者，不忘其渊源，用兴起后学，故列从游诸君子配享之位也。多历年所，兵燹后仅存数椽，且近朽蠹。余祇谒怒然，与太守俞君、永嘉令崔君，商所以复之。既而，教授王君执玉进曰：邑明经吴国清愿膺是役。而明经林翔鹭、梁春、贤裔、戴翔鹤咸量力以次之。及期年，木石斲瓦，涂墍丹雘，重造一新，規制加扩。前为祠，后为讲堂，统名鹿城书院如旧称。于是叹先贤遗躅，易以振兴，不忧来者之无人也。夫四贤之道，炳如日星。惟患泊于嗜欲，徇俗苟安，如适越而北辕，却行而求及前人耳。今日者，瞻望门墙，步趋堦城。有不慨然慕、奋然兴者乎！且夫木石斲瓦，涂墍丹雘，尚有贫而莫能与者，有志之士就此慨然、奋然之一念，决之以必往，持之以不息，知悖此即为自暴，舍此即为自弃，读书以扩其识见，饬行无惭其衾影，有不克为继起之后人者乎！且相观而善，切磋鼓舞，勿哂为迂，勿畏为难，安在继起之人不如当日从游之盛乎！况既躬亲拮据以有成者，又素皆克敦行谊之士，岂不教其子弟而徒为观美之具乎！是则使者与守令师儒谆谆属望之意也。

乾隆乙亥(1755)，使者闽汀雷铤记。

### 【附注】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录自乾隆《温州府志》卷7，参

光绪《永嘉县志》卷4。雷铨撰。据《永嘉县志》载：四贤祠，在鹿城书院内。明弘治间知府邓淮建，祀程明道、伊川、朱晦庵、张南轩四先生，旁祀先儒，从二程者十一人，从朱子者十一人，从南轩者一人。国朝丙子(1756)，督学雷铨倡捐重建。

雷铨，字贯一，一字翠庭，山西宁化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乾隆二十年(1755)任浙江学政，曾督知府重修鹿城书院。著有《经笥堂集》。

温州市图书馆



## 一三五、奉各宪勒石严禁永除苧麻内藏麻头苧壳并竹标等弊碑

[清] 崔 锡

特授温州府永嘉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崔：为恩准勒碑，永杜积弊，裕课安商，德昭万年事。蒙特授浙江温州府正堂加三级纪录十五次李宪牌，奉特授浙江分巡温处道加三级纪录三次徐宪批：

本县呈详：商民林厚源、陈聚源、欧万和、吴孟利、苏万茂、吕瑞隆、黄永泰、俞立生、林文茂、郑泰元等呈请：身等航海贩运，南海来瓯贸易，转买苧麻回梓。因向遭麻行苧贩，浮薄居心，从处郡采买苧麻到瓯，每于打捆之际，每件内藏麻顶、苧壳两条，名曰“尾步”，约重三、四斤不等，再每件外插青茅竹根一枝，名为“竹标”，约重二斤不等。但苧麻每件仅重五十斤，内外遭此藏插标、步，致偷加壹，甚则一五不等，以致身等屡亏资本，裹足不前。曾于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内，集同众商立规，金叩府宪给予各行禁止。詎日久心坏，近则复蹈故辙，受害非浅。身细查从前人心诚朴，标记均用棕皮二印盖戳，各归己号，岂能混争。打捆麻步概用本色苧麻，绝无竹标、尾步名色。况市价当凭时值，无论青麻、白麻，凭佻公平交易，亏本则止，获利则行。如果货真价实，奚容托借标签、麻步名目，偷短实数，致亏客本！为此粘明，照前公议则单，金叩恩准给示严禁，并饬取各麻行佻户遵依，俾各遵法守，永杜弊端，裕课全商等情。

据此，当查：行市交易，自应货真价实，岂容打包内藏苧壳，

外用厚重竹签,致亏商本,遂至货价辗转高抬,似应准其勒石严禁,以垂永久等缘由。奉批如详,勒石永禁。仰温州府饬取碑模呈送立案缴等因,转行到县。

奉此,合行勒石严禁。为此仰各该商伕行人等知悉;嗣后务遵本县详奉宪批事理,毋许仍前包藏苕壳、标插、竹签,有亏商本,致干严谴,各宜凜遵毋违!须至碑者。

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月日给闽省众商:林合兴、周源兴、吴泰武、吴恒顺、陈大盛、张顺益、侯兴源、林锦盛、李永发、刘大林、赵□□、黄日裕、郑源美、泮万茂、方恒聚、吴合利、陈协茂、戴永聚、彭集利、林厚源、吴万春等,公请勒石严禁,碑存天后宫内。

#### 【附注】

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碑石前在市区虞师里纺织招待所门口。

崔锡,字晋三。汉军正黄旗,拔贡,乾隆十九年(1754)任永嘉知县。曾纂修府志。

## 一三六、桂 树 记

[清] 崔 锡

《管子》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之魁垒绝特非常可喜者，或数千百里而一遇，或数十百年而一见，盖天之生材如是其难也，惟物亦然。尝观千寻之名材、百围之大木，类多生于深岩穷谷、荒远幽绝。而其耳目之前，为人爱玩者，未必久存而不坏，即或所从来者久，未必能硕大蕃滋，出寻常耳目之外，岂非生之之难而成亦不易乎！

永嘉县署厅事之东偏，有桂一树，夭矫离奇，荫盖匝亩，近数百年物。予足迹半天下，见桂多矣，未有若此怪伟者！考之志乘皆不载，故老亦无能言其缘起者，予甚惜之！尝感苏文忠之言曰：“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用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故古名贤所至，亦或增饰台榭游观之盛，侈为美谈，传于后世。而予自承乏兹土，地连山海，案牍纷如。惟念我国家澄清吏治，吏皆奉法惟谨，其于台榭游观，不惟力不及，势亦不暇。每于治政之隙，游息树下，清风自生，翠烟自留，婆娑一院之阴，披拂三秋之爽，几欲如陶令北窗欣然忘食。殆造物者钟美于是，俾为吏者得以息尘劳而清智虑也。忍使其淹没无传乎？树下故有祠以歆其神，既稍葺治，惜其为传舍中物而不能久与居也。遂命工图形为之记，俾来者有考焉。

乾隆二十三年(1758)岁次著雍(戊)摄提格(寅)月在重光(申)作噩(酉)，永宁主人三韩崔锡记。

【附注】

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参乾隆《温州府志》卷6、光绪《永嘉县志》卷4。崔锡撰。据《永嘉县志》载：“署中旧有大桂树，扶苏荫盖，与古柏、古桑俱数百年物。”

崔锡生平参见第291页。

温州市图书馆

## 一三七、兴复东山书院序

[清] 徐 绵

余奉简命，观察瓯、括两郡，凡山川、风土、政俗、民物，皆得于周巡延挹之余。见夫农安其耒，工世其业，商不诫途，盖负山襟海之区，久已涵濡圣泽，歌舞康衢矣。士者，民之表率也，乃进胶庠而问之，则朴僿多而炳蔚或不足。夫瑶琨诚美，追琢为章；竹箭虽筠，羽矰必饰。文之不称，无以辅其质，而或并无以存其质也，余滋蹙焉！

山左莲塘李君，先余来守瓯郡。余谘度之，固已先有是心，思为振励。谓：“东瓯向有东山书院，宋儒王儒志倡学于此，人材鸿懿，号称小邹鲁。明季以来，师资渐失其传，又为岭海所限，士不负笈，业苦拘墟。今将鼓舞之，非兴复书院不可。江浔海屿之间，往往有浮沙聚沚，可耕而藪，时为黠民所据，特其洄漓无常，不可以入编籍，若以江海自然之利，充国家乐育之资，是则攸宜！”余深允而亟趋之。今兹一载有余，会田计粟。综要治凡，约得师生膏火之资，著为成规以垂后，既为各宪所嘉予，而于予心亦有深慰焉。

夫书院者，或以拟于家之塾，党之庠，而其益实不止于此也。民之秀者能为士。今将拔一郡中士之秀者而聚而教之，则虽止此数十百人，苟得逊鼓篋于国学，书微行于师氏，将见一人规言矩行，而一里薰陶其德；一士学礼敦诗，而一邑趋步其风。其所及者又岂止一家一党而已耶？

今诸生之在书院者，必将濯磨砥砺，为明体达用之儒，彬彬

乎质有其文。上可以备国家抡才之选,而不以僻处一隅,甘域于自郅之风,是则予与良守之所深望也夫!

### 【附注】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参乾隆《温州府志》卷7。徐绵撰。据《永嘉县志》载:“乾隆二十年(1755)巡道朱椿兴修,二十四年巡道徐绵、知府李琬、知县崔锡次第重修,建掬月亭于山麓,并增置涂田以为诸生膏火。”

徐绵,镶蓝旗籍,自称铁岭人。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任温州处道,二十九年(1764)孟夏曾作《中山书院题壁记》。

温州市图书馆

## 一三八、兴复东山书院序

[清] 李 琬

书院者，所以辅学校之不足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其教之者众，而习之也亲，故教化易行而人材懋。后世州郡立学，拔其尤者而升之，选登其籍，课其艺而甲乙之，其于群萃州处之益，耳提面命之方，尚有缺焉。唐宋以来始有书院，嵩阳、岳麓、白鹿、应天为四大书院。而鹿洞、鹅湖为朱、陆讲学之地。自是以来，时有建立，然犹未广也。

我朝直省各立书院，给发帑金以资膏火，于是鸿儒硕彦皆出其中。哀然举首，蔚为国华，猗欤盛哉！其他州郡亦或创或因，文教休明，同风一轨。东瓯濒海之区，宋儒王儒志先生倡学东山，元丰、淳熙间号称小邹鲁。有明以来，院建华盖峰之巅，年久倾圮。今东山书院乃前道宪芮公创于积谷山之麓，而仍儒志之名。然而皋比之座虚悬，堵墙之观阙若，弦诵无闻，科名不数，不殖将落，能无惧乎？

余于丁丑(1757)夏奉命来守是邦，职任风土，窃以振励人才为急务。越明年，今道宪三韩徐公来巡瓯、括，命余筹布之，乃为之周谘经画。询之邑宰绅士，咸以江海之中有沙涂淤涨，可资经费。虽浮沔聚壤，莫非天地自然之利；与其为桀黠者所攘，何如剔抉之以为乐育之资！申请大宪，咸以为可。因即酌定师、生、官、役各费，勒为成规，申明凡例。更进诸生而告之曰：“书院之设，非徒以猎取妍华，侈张声誉，如终南捷径，北山草堂也。夫成材之道，为学之方，古人具言之矣。或因经以明道，如濂、洛、关、

闽诸贤；或因文以入道，如昌黎、卢陵之选。今之书院，亦欲诸生因文以见道也。自坊本流传，兢趋风气，经史遂成僻书，典籍度之高阁，智井无泉，枯枝不蕊，言之无文，行何以远，故必抉经之心，综史之蕴。乃久之，则义理日新，而其于善也如刍豢、如膏粱，志气日定，而其于不善也如猛虎、如鸩酒。杜武库所谓优而柔之，使自求之，至于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则文在是而道亦在是矣。由是发为文章，秩秩条条，又何患青紫之不可拾哉！夫有体则必有用，所以备国家驰驱之选、黼黻之才者，匪异人任；前辈如梅溪、水心，其经济、文章，又岂不同条而共贯耶？然则诸生果能自离经辨志，以至于强立而不返，处为醇儒，出为伟器，亦即守土者所以仰答简畀之职于万一尔。予兹有厚望焉！”

#### 【附注】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参乾隆《温州府志》卷7。李琬撰。据《永嘉县志》载：“东山书院，乾隆二十四年继任徐绵、知府李琬、永嘉县知县崔锡次第重修。”

李琬，字晖东，号莲塘，山东寿光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任温州知府，后升任温处道。任内修葺府学、文庙，复兴东山书院，兴建中山书院新舍。置膏火田，延师课士，振兴文教，凡有益于士民者，政无不举。



## 一三九、珠浦岭义冢碑记

[清] 徐 绵

百昌生于土而反于土，惟人亦然。人之生也，有屋宇以覆其形，死也，有葬埋以妥其魄，无异情也。设生而露宿野处，上雨旁风无所障蔽，必不能一日安其身。《记》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在昔圣人达于幽明之故，通乎人鬼之情，故大司徒以本俗安万民，“微宫室”之后即继以“族坟墓”、“族师”之联，比闾而相保，受者必使之相葬埋。至于蜡氏掌骹禁，又著为令曰：“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榻焉。”此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也。考诸传记：若越得防风之骨，汉征贰负之尸，可知圣帝明王，虽于元恶大憝尚不惜一抔之土。况生不尽婴罪戾，特以无主后，而听其散弃于原野榛莽，若古诗所云：“白骨不知名，纵横莫覆盖。”是宜仁人之所恫心！

今漏泽园之设，不知始于何时？所在有之，温郡颇缺。前观察朱公曾买地一区，而规制未备。太守斟城李君莅任，于教养诸大政，讲求甚悉，次第举行。因念掩骼埋骹，亦仁政所不可缓。方经度其事，大总戎吴公闻而善之，与予并捐俸为倡。守丞暨五县和之，合前朱公所捐，共得银若干两。贷商出子钱，又拨田一百五十亩为置榷及他费用，然后募夫以供其役，择僧以董其事，而月计岁会则县与尉管其凡焉。议既定，复于公，而乞余文纪其事。

余以为恻隐之心，仁也。仁者生生而不息，生既灭而犹不忍使失其所，仁之至也。而今犹虑夫人情善谩，以为枯朽之物、凶

秽之余,其鬼不灵,群焉受若值而怠若事,不且虚太守之德意乎哉?虽然,是何虑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太守以仁物为心,而奉行者各心太守之心,则必核其实而省其勤,无有侵渔堕废之患。不宁惟是,凡厥庶民,闻风兴起,岂无慕义强仁者亦各心太守之心,相与助其费,而不苦于时拙举羸,且拓其地,使继此有所容,是生生之理相衍于无穷也!夫怨厉消,则清和集。行见四境之内,仁风翔洽,风雨时,而百谷用成,皆自此一念之不忍感召矣!爰勒诸石,俾来者有考。其他条理节目之详,具载碑阴云。

### 【附注】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35。徐绵撰。据《永嘉县志》载:“义冢:《万历志》一在西城外厉坛侧。一在广化厢河洲,邑人副使王叔果舍。一在三十四都黄田。一在石岙,邑人林祥舍。一在十八都荷花山下,义民黄鏊舍。一在八都沙窈娘。”文中“记曰”见《礼记·檀弓》上,“蜡氏”及著今见《周礼注疏》卷36。

《旧县志》:在厉坛下,国朝康熙十七年(1678)知府王国泰率属捐置。

李象坤《义冢记》:在翠微山,郡司理嵇宗孟倡率捐置。

《府志》:续置义冢:一在集云厢,地三亩五分,知府王国泰置。一在集云厢,地三亩,同知甘国奎置。一在广化厢,地二亩,知县金德孚置。一在太平岭,地八亩,知府芮复传置。一在净社寺,地九亩,副使吴士端、知县金广培置并捐田六亩五分。一在净社寺,地三亩,生员方鸿纶舍。一在君子峰下,地五分,署府袁学谟置。一在瓯浦,地九分,总兵施廷专、知府金洪铨置。一在太平寺后,地九亩七分零,副使朱梅置。一在珠浦岭上,山十亩,知府李琬置。

《新纂》:一在永场五都浹底,道光十六年(1836)封职孟澜清

舍。一在十九都一里,金鸡笼山,道光二十九年(1849)巡道庆廉为堂孩置。一在十九都珠浦洋,同治十三年(1874)知府裕彰置。一在永场浹底黄泥坪,光绪四年(1878)职员孟培祖舍。

掩埋章程经费:《府志》初副使朱椿募捐银一百二十三两,乾隆二十五年(1760)知府李琬暨镇道又捐银二百两,一并发典生息,又拔三十六都涂田一百五十亩以供经费,并选干董办理月查季报,建碑亭于飞霞山。

徐绵生平参见第 295 页。

## 一四〇、整饬育婴堂碑记

[清] 李 琬

东嘉育婴堂，创自前郡守金公，门堂室宇，周密完固，在郡治之西城隍庙右，置有涂田若干亩，以为乳育之资。董其事者十六人。历今几二十年，日渐废弛。

丁丑(1757)夏，余来守兹土，司事者以经用匱乏来告。余思育婴之政固即《周官》保息之遗意，而国家爱养之仁所及也。有其举之，何可废坠？用告之观察徐公，为经理之。考核其田亩之数，厘剔其侵蚀之原，为易董事数人。出入有稽，存贮有所。佃不使抗，役不敢侵。而董事等亦能体余心，无浮销冒滥之弊。于今六载，综计其出入之数，足给经用；而以丰备款之资，亦略有余裕；且出其羨以佐书院之役，各尽乃心，遂觉视前之左支右拙者迥乎不侔。亦可知事之举废，惟视此任事者之当否以为有无也！

第向例以所入者即贮堂内，使常得其人则可，苟非其人，则侵挪亏缺之弊从兹生矣。今使人者皆贮于公库，而出则按册支放，庶乎人绝朵颐之念，物无漏卮之虞，而可以垂之永久。第其所恃者涂田，皆在江浔海澨之中。向使沧桑无定，乘隙为奸，则将归之乌有，而莫可如何。兹复刊其册籍于石，使后人可以按数而求，则一日之规模，即可为百年之法守。而后来者亦得有所藉，以存余心于无既也。

附：牛乳哺育婴规条

一 买牛到堂，每日喂豆三升，大米一升，草宜铡细，将米豆细细拌匀，令牧人以时喂养，则牛只自然膘壮。买牛以犊小者为佳。

一 每日早饭后用磨碎豆干五升半,米五合,同细草逐日拌匀,分两次喂之。喂毕,将牛牵出乘凉,饮水一遍。日西牵回,仍如前法喂饲。点灯后再用米一升煮稀粥饮之,使乳水易生。

一 每日挤乳务在五鼓,令牧人牵牛至厂所。须要耐心静气,时挤时歇,切不可一挤了事。或乳水不至,即牵小犊舔咂其乳,则乳水自下矣。然挤乳亦不宜过迟,以致喂失其时。

一 熬乳宜用铜锅安放炉上,将乳汁倾入锅内,用微火熬之,视乳汁上起有皱皮,色微黄为度,方可取食。熟则养人,生则令儿泻腹。

一 每日熬乳熟后,即令乳姆抱婴上堂,按应分之乳以匙缓缓灌之。首事同女总管亲身督视。所有婴儿吃剩之乳令各姆带回房内,首事仍不时周流稽查。倘乳姆不实心调养,致小儿常常啼哭,或将乳私育己子,及自己偷吃等弊,立即逐出。午后亦如前法行之。至晚煮稀米汤分给,以备小儿夜间食用。

一 吃乳:小儿十月以内者日则分给牛乳,夜则灌以米汤,不得仍前以干饭喂食。如希图偷减牛乳,仍旧踵此弊者,将乳姆逐出。十月以上者不在此例。

一 牛只:口齿过老,则乳少汁薄,应视一二年后如牛出乳甚少,即令变卖,另易肥壮母牛充用。至料豆必须干燥,其法用大磨略为磨碎,令于堂内锅灶之旁另砌一炕,与灶相连,下砌风洞,使灶内火气灌进,则灶自温暖,可将料豆摊炕上焙去潮气,便易磨碎。至喂牛碎豆须用水浸泡,盆内豆面约浮水二三寸许,将铤细稻草和入水,豆并米调拌极匀,方可喂食,草要铤细,越细越佳。

### 【附注】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35。李琬撰。

李琬生平参见第297页。

## 一四一、鄞江义冢记

[清] 俞文漪

尝读《诗》：以“死丧之戚”为“兄弟孔怀”，至“良朋”，一则曰“永叹”，再则曰“无戎”，岂交情竟以生死殊哉！盖古之人，不轻去其乡，歿则含饭牖下，小殓户内，兄弟靡不在侧；朋友则哭于寝门之外，礼也，似于兄弟有间耳。若过都越国，而客死他所，旁无期功之亲，谁肩窆窆之任？则生同里而游同方者，自不得辞其责焉。此义冢之设，亦犹行古之道也。

闽汀山多田少，食指殷繁，辄不能株守故里。方且游吴楚，入巴蜀，逐什一之利以谋生。矧夫浙、闽接壤，东瓯在望，懋迁而来，由来久矣。其虚往实归，立基业而回故里者，固所不乏。而年深月久，命运不齐，病且死于萧条旅馆间者，亦若而人。当斯时也，骨肉远离，家乡何在？护柩而归，则登山渡海维艰；停棺于野，风雨飘零堪虞。汀人士目击心伤，谘于众，购地为义冢，俾得归土之安而无意外之患。昔郭元振以资钱四十万助人葬，范纯仁遇石曼卿于丹阳，询知其三世未葬，慨以麦舟助之，千古传为盛事。今义冢统一郡之未能归葬者，悉资其助，不且与古人有合耶！

且吾于是而望礼让之可复，任恤之益敦。何也？挟计然之术者，莫不权子母而析秋毫，虽至戚密友，锱铢亦形于色。观于义冢，乃知白骨难归，黄金何有？且解囊襄事，死后之所赠，倍于生前之所乘，亦爽然于计较刀锥之无谓，而临财克让矣！人之家居也，邻里乡党且休戚不相关，或至老死不相往来，何论同郡？

观于义冢，举一郡中未闻姓氏、未识面目者，皆动以春露秋霜之感，胜于治比婚姻之旧，远者厚矣，近者反薄，必有怒焉难安者！今而后仁厚施于里党，亦情所必至也。然至于雨雪之倾颓其补葺之，荆榛之充塞其芟刈之，毋使人谓朋友无俾于死丧也，在力行古道者永矢弗谖焉！是为记。

赐进士出身知浙江温州府事前吏部郎中加二级纪录四次俞文漪撰。

今将众商乐助人名开列。

杉木众商乐助石碑一座。

黄济川 三十两、蓝立豪 二十两、刘廷远 二十两、林元亮 十二两、潘有益 十两三钱、赖开发 十两、徐初龙 十两、蓝惟龙 十两、赖孟霖 十两、李元昇 八两

赖发利 众伴五两、王上五 五两、王上举 二两、罗琼玉 众伴五两、徐思贵 四两、陈悦友 四两、徐珀龙 三两、高飞龙 四两、陈思忠 四两、双合号 三两、赖仲信 三两、谢士圣 三两、江茂丰 众伴三两

陈思九 二两三钱、潘兆洪 二两三钱、蓝荣锦 二两三钱、何生禄 众伴三钱、卓可先 五两、林映碧 二两、蓝立存 二两、林金龙 二两、潘立贵 二两、陈荣胜 二两、江辉禄 二两、吴荣兴 二两、郭行章 二两、蓝浓伟 二两、陈奇恒 二两、石添荫 二两、陈朝斌 二两、赖立扬 众伴二两、连发宝 众伴二两

赖永光 一两五钱、赖佛龙 众伴一两五钱、杨金章 一两五钱、江茂忠 众伴一两五钱、朱允一 一两五钱、王兆贵 一两五钱、蓝廷魁 一两五钱、蓝廷青 一两五钱、杨占伯 一两五钱、江茂显 众伴一两五钱、孔思乔 一两三钱、潘世远 一两三钱、陈尚能 一两三钱、蓝立通 一两二钱、林兴远 一两二钱、林熙待 一两二钱、陈元发 一两二钱、罗公禄 众伴一

两二钱、林正洪 众伴一两二钱

杨楚芳 众伴、朱双合 众伴、张广良 众伴、徐远生 众伴、曾希烈 众伴、周清源 众伴、包元斌 众伴、江廷伦 众伴、潘正益 众伴、朱恒清 众伴、连元兆 众伴

俞兆乾、潘福庆、钟新龙、朱有才、赖长瑞、赖佛霖、李志攀五钱、王上简、朱华上、江茂松、罗公禄、江兆和、徐新福、徐西贤、周万洪、周万进、俞寿远、杨梦兰、俞振妹、李韶九

郭启发、潘兆贵、林文品、蓝涌伟、徐六妹、江汉廷、李宗稳、李发元、周顺利、王专先、蓝君儒、蓝容光、蓝元光、蓝水源、朱廷上、李君威、李长秀、石登麟

许宗古、邱永源、石雍亨、蓝立聪、潘文魁、邱嘉魁、赖开仁、朱有万、江茂兴、江茂全、高彩麟、高廷昌、梁期殿、吴永桂、陈世发、刘拔崇、林文梅 以上各助银一两。

石彩玉、潘福远、高廷相、周东连、胡连云、蓝常伟、吴世贵、陈宪贵、连生福、吴政学、林惟隆、石太珍、高雍麟、高奕盛、蓝生伟、杨观友、吴奇玉众伴、罗乾玉、邱维泰、李朝宗、陈上雄、江茂显、蓝亮文、范奇锡、高天发、张梦龙、卢时发、林日昌、江上涌以上各助银五钱。

林福文、蓝帝旺、林友标、俞光吉、黄万忠、蓝坤伟、江汉周、罗茂盛、谢奇珍、石义文、蓝立鼎、蓝亦崇、高佩上、蓝绍选、张彩文、蓝达文、蓝昇伟、张龙利、李月养、罗文昇、江清远、蓝元昇、李友群、蓝绍光、廖荣周、林荣宗、蓝伟龙、江茂化 以上各助银三钱。

吴奇进、江汉洪、黄碧照、罗公展、梁斯盛、林元进、罗开凤、林宗端、罗公成、罗松山、刘思明、蓝立让、蓝荣达、刘友廷、罗斯早、许发生、钟洪丰、林元任、蓝乾文 以上各助银二钱。

王祖福 一钱。

乾隆癸未二十八年(1763)仲秋月 吉旦 首事 王升 杭州



【附注】

清乾隆二十八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35。据《永嘉县志》载：“闽帮义冢：《府志》：在西门外，广化五堡翠微山下，福建汀州府八邑商民为客死者停柩建。乾隆十五年（1750）公捐买基地一片，粮号：计霜字六十七号，基二分四毫；六十八号，基一亩五分一毫；六十九号，基九分九毫；中建屋二堂，后安土，主东西停柩，建小屋二十间，续于二十八年公增二十六间。又设骸骨所一间，左设普同男女二塔，其寄柩分别有无嗣续，议以五年、十年烧化葬于塔下。”文中“读《诗》”指《诗经》卷4《常棣》，中有“死丧之戚，兄弟孔怀”、“每有良朋，况及永叹”，“每有良朋，烝也无戎”等语。

俞文潞，清乾隆十七年（1752）任温州知府。

## 一四二、中山书院碑记

[清] 钱维城

名有异而实同,说有是而实非,不可不察也。古者国有学,术有序,党有庠,家有塾,皆学也。今郡县各有学,京师有太学,皆官为给食或赐田。太学则有膏火,郡县学则有廩粮有学租,以贍贫乏。国家养士之厚如此,而贤有司之留心教化者,往往择高第弟子员与民之俊秀,别立舍以教之,名曰书院。书院与郡县学,其教一也。所谓名异而实同者也。

癸未(1763)秋,予试士温州。阅《郡志》,见李维桢《郡学记》曰:周公立学,科条备矣。孔子家在洙泗,士就而学焉,非创为室也。俗儒不察,别立书院,召致生徒,舍官师而惟是之从,于是“国有二师,里有二弟子”。夫孔子未尝创学室,是也,而以书院之设为国有二师,非也。教不本于先圣先师而流于异端曲说,虽以一人为之,犹二师也。不然,虽千百人犹一师也。维桢盖恶夫当时王畿、李贽之流,而不知其立说之过,此不可不察也!

温州旧有东山书院,在华盖山,雍正壬子(1732),巡道芮君复传移建积谷山未竟而罢。今巡道铁岭徐君、太守斟城李君,力兴复之。别择地中山,鸠工庀材,逾半岁工毕,名曰中山书院,而以东山故址为童子学。凡旧田之为吏民所隐者,厘而出之,于是有学舍、廩饩,五县之士弦诵其中,旁及他郡,向风而至,可谓盛矣。

夫教化,治之先务,而俗吏忽之。宋光庙时谢司谏守永嘉,下车数月,责民之私公田不应令者,归之学,阖郡惊叹。陈傅良

记之。谓吏方急他务，而谢独加意学政以为难。今二君之为治，其与司谏何如也。惜《郡志》不载谢守事，而予又无傅良之学，言不足取重，聊以维楨之说，论列之如右。

### 【附注】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钱维城撰。据《永嘉县志》载：“中山书院，在府治东北隅，乾隆廿四年(1759)知府李琬兴建，因东山书院地形卑隘，乃以其旧舍为童子学，别建于今址，傍中山之麓，名曰中山书院。前建讲堂七间，中曰精勤，右曰大雅，左曰修道，上为阁，祀文昌，右楼五间，左楼十间，为肄业地。左右耳房各三间，厨房、夫役房十余间，傍山凿池作三亭，为游憩之所，延师立教，以朔望为课期，勒所置田于碑阴，委训导朱叶瑛监理，生员方纯一、王绳武司其事。”文中李维楨《郡学记》见前《重新府学记》。

钱维城(1720—1772)，江苏武进人。字幼安，一字宗磐，号幼安，又号稼轩。乾隆十年(1745)状元。曾任浙江学政，仕至刑部左侍郎，谥文敏。有《茶山集》。

## 一四三、中山书院题壁记

[清] 徐 绵

盖为政以人材为先，而人材必由造就而始盛，此书院之所以设也。国家于省会之区各建书院，而郡邑中则视司牧者之得其人而有以振兴之，故举废恒不一。

瓯郡旧有东山书院，在华盖山，本宋儒王儒志先生讲学之所，久圯。雍正壬子(1732)，观察芮公移建于积谷山之麓，而经费鲜资，名存实去。乾隆丁丑(1757)，寿光莲塘李君来守是邦，慨然以造就人材为己任；己卯(1759)，余承乏分巡，君咨于予而兴复焉。且置涂田若干亩，岁收租以供师生修饌、膏火之需。申请上宪，勒为成规。既而两郡之士负笈来游者日益众。顾其地僻处城东南隅，院址逼于岩麓，燥湿不时。君虑其湫隘，爰经营相度，卜吉于中山之阳。中山虽小阜，而山势合围，水流环绕，形家咸谓灵气所钟，实郡城之主山。于是鸠工庀材，经始于壬午(1762)之仲春，阅十有二月落成。崇阁靛深，凡讲会之堂，肄业之舍，俱建层楼于上；左右则辅以大雅、修道两堂，后筑亭池，长松偃盖，绕径阴森，以为息游登眺之地。而一郡书院遂得媲美省会之区，厥功伟矣！

余考书院之设，昉于唐而盛于宋，而东瓯之人材亦莫盛于宋。维时游于程子之门十有三人，游于朱子之门十有六人，登进士科者一榜无虑数十，登贤良、方正、宏词、孝廉诸科者，于今姓名可考得三百余人。其他行谊之美，学术之光，复难更仆数，宜乎虞文靖公目为杞梓茂林、凤麟灵囿也。

今功令以《五经》、《四书》义取士，而传注悉宗宋儒。余愿诸生以宋儒之学为学，讲明而切究之。则经史百家之籍，其源流条贯、精粗是非，瞭然心目之间，由是发为文章，所谓醇而后肆者也。以之应世，固不失万一于甲科；以之传世，亦能行远而垂后。以得诸心者见诸事，用则施诸人，舍则修诸己，将见人材之盛与宋抗衡，岂不休哉！余故记之以进诸生，且以见李君为政能知所先。凡司牧者，皆宜取法也。

乾隆二十九年岁在甲申(1764)孟夏日，瓯括使者铁岭徐绵志。

【附注】

清乾隆二十九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徐绵撰。《记》中“虞文靖公”，为元人虞集。

徐绵生平参见第295页。

## 一四四、重修永嘉县学庙记

[清] 傅永綽

瓯濒海多湿、多飓风，府、永二文庙，其兴废者屡矣。

郡之绅士于乾隆癸亥年(1743)醵金重新之，規制宏大，甲于两浙。乾隆丁亥(1767)飓风作，复毁。观察李公时任郡守，下其议于县，聚绅士谋所以葺之。余适自泰顺调剧永嘉，曰：是余之责也，捐俸以为之倡。绅士踊跃相劝，共输金若干，坏者易之，圯者建之，漫者圻之，既固既飭，视昔有加。复以其余力建文昌阁于县学之西，于是二学之规模大备。观察李公勒其事于府学矣，命余就县学记之。于戏！善之不可以不继，业之不可以不修，有如是夫！《易》曰：“不远复，无祇悔。”《书》曰：“厥修乃来。”夫士之学亦若是已矣。

方今圣学昌明，文治日新，山陬海隅，莫不向学。况瓯固素称小邹鲁也，宋明诸君子道德文章炳于志乘，而继之者不少概见何也？志不立焉耳！人之性非生而坏，嗜欲溺之，外诱撼之坏矣。然而乍见之惻隐，嚙蹴之良心，平旦夜气几希相近，无不可修。有志者早觉之于将坏之时，反之于始坏之日，不畏难，不苟止，去故而更新，则坏者可复，不坏者可固也。惟自暴自弃，甘即于坏，或因循苟且，坐待其坏，斯无可如何耳。

先王立学所以教人，各修其坏，以复其性也。修之道奈何？亦曰复其故而已矣。夫浊晦之气如海，外诱之撼如风，嗜欲之溺如湿，一旦觉悟如新，克治不息，加修改过以去其腐坏，迁善以复其旧观，赫绚以新其面目，扩充以大其規制，学既成矣，因其为

实，发为辉光，巍乎焕乎，可以淑身，可以善世。大道之否塞毕开，圣贤之体用具足，而学于是为大备矣！有志者事竟成，不其然与！虽然，知其美矣，苟无大力者以振之，则人不悟。已悟焉，或承之不力，而为之无序，则亦不足以知其美，生其悟。而复承之以力，为之有序，学之成可操券得也。故夫随波逐流者，坏之媒也。因陋就简者，修之贼也。察其机以致其决，明之则也；踵其事以增其华，功之倍也。夫为学亦若是已矣。

二学既成，观察李公既以大力振之于始矣，余与诸绅士敬承其后，幸不废坠，因于落成之日而通其理于学以记之。

乾隆三十六年(1771)仲夏日。

#### 【附注】

清乾隆三十六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傅永綽撰。据《永嘉县志》载：“乾隆三十六年知县傅永綽倡捐重修，建文昌阁于学西。”

傅永綽，生平不详。

## 一四五：重修江心寺西塔碑记

[清] 傅永綽

余闻西方圣人以造塔为一大善缘，多宝如来临灭度时亦云：欲供养我者应起一大塔，浮图七级，卓立霄汉，见者改容，顿生善念，是谓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此佛者之言也。

儒者则不然。夫东瓯为山水窟，江心孤屿，密迩郡城，东西二塔耸云表，为一方伟观。名流游憩，翰藻如新；忠魂托迹，精英犹在。地以人传，风流不泯，后之人流连慨慕，顿使江山增色。废圯不治，亦莅斯土者滋愧也。

前观察李公琬守郡时，曾修东塔。公解组归，以西塔属余倡率其事。方鸠工经始，即以艰去任，仅筑三层，不克合尖。洎服闋，重令永嘉，自括至瓯，舟中遥瞩，三层塔仍悬悬在望也，心殊歉然。乃访诸西郊，得绍商郑、傅二生，谕以意，二生忻然诺，倡捐得钱千缗；经纪土木，调度工师，则藉邑绅曾公唯之力为多。不二周告成厥事。噫嘻，是可以报李公命矣！寺僧亟请撰记以纪颠末，会秩满，例当入覲，瓜期既代，篆务纷纭，无暇捉笔，又匆匆行李戒途矣。时当春暮，维舟江岸，海潮未至，皓月初升。倚棹屿前，水色迷离，波光荡飏，钟声到船，蓬窗下翘首双塔，如挟星辰而欲动。因思昨诺《塔记》，急研墨书之。至所谓善缘胜果，亦愿西佛庇郑、傅诸人以宝筏慈帆，普瓯中万姓以和风甘雨，于余又何冀焉。第此后倘得重过永嘉，再揽中川之胜，斯则余之私愿也。钟残烛熄，江潮既上，舟人将解缆行，命仆敲僧门，俾之勒诸石。



**【附注】**

清乾隆四十年(1775)刻。录自《孤屿志》卷5。傅永綽撰。

傅永綽,生平不详。

## 一四六、墨池重刻题记

[清] 黄大谋

墨池

王右军旧迹。昔米元章勒“墨池”二字，今湮没无存。幸池尚在，余恐其迹之终湮也，爰是修整续补二字，以志不忘云。

乾隆五十年(1785)秋八月三日，三衢文溪黄大谋书。

【附注】

清乾隆五十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黄大谋撰。

黄大谋，号文溪，衢州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二月，以原直隶泰宁镇总兵调任温州总兵。

## 一四七、宋文信国公祠造像题记

[清] 秦 瀛

右文信国公遗像，余官京师时，朱舍人承宠所贻也。越二年，余以分巡驻温州，游江心寺，寺故有公祠，盖公以德祐二年夏四月航海来此，欲与陆公秀夫、张公世杰同立益、信二王。至则二王已行。公上表益王劝进，留一月始去，以是郡人即于寺左建祠以祀公。

余瞻谒祠下，既赋七言律诗一首，复镌公像于石，嵌置祠壁，系之以赞，以当招魂之辞。赞曰：

天水运殒，六龙坠辔。痛苦中川，公时未死。杜宇化蜀，精卫填海。铁衣泪染，玉带血渍。一剑崎岖，孤琴憔悴。勤王闽峤，毕命幽蓟。诸葛遗像，伍胥留祠。萧云上征，金支翠羽。飘来思，精灵仿佛。

乾隆甲寅(1794)四月既望，浙江分巡温处兵备道江左后学  
秦瀛谨撰

### 江心寺谒文信国公祠

飘零丞相历艰辛，丝鬓风霜老战尘。南渡山川余一旅，中原天地识三仁。誓岂祖逖江边楫，愤激田横岛上人，却望西台更肃瑟，杜鹃啼尽六陵春。

按：《温州府志》及《永嘉县志》俱称德祐元年(1275)公与陆秀夫、张世杰在江心寺同立益王，非也。《宋史》益王昀、信王昺以德祐二年春同走温州，陆秀夫追及于道、张世杰自定海至，奉

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曷副之。是此时公并未在温，无同立益王之事。迨益王入闽，公始自高邮泛海来温，上表益王劝进，召至福州，拜右丞相，改封信王为卫王，皆德祐二年事。府县志称德祐元年亦误。

甲寅六月廿日瀛又识

刘徵模勒

### 【附注】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汉白玉石碑，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秦瀛撰。

秦瀛(1743—1821)，字小峴，晚号蘧庵，江苏无锡人。乾隆年间举人，乾隆五十九年任温处兵备道，嘉庆时任刑部右侍郎。工诗善文。著有《淮海公年谱》、《小峴山房诗文集》。

## 一四八、重建江心寺记

[清] 伍拉纳

东瓯擅山水奇观。雁宕、仙岩脍炙人口。然不烦跋涉，一苇可杭，则郡北孤屿为尤胜。每读谢诗“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句，心焉慕之。憾未身历其境也。

岁己酉(1789)秋七月来瓯，经理海宇。公余棹舟渡江，见夫云日辉映，空水澄鲜，宛在蓬瀛仙界。惜古寺敝仆，金容惨黯，盖颓废久矣。余思斯寺实为郡郭藩篱，鹿城保障。欣逢盛世，百废具兴，而兜率珠宫，鞠为荒烟蔓草，诚可慨也！

寺僧偶有重建之请，适会中丞琅公亦来瓯中，遂商割俸，偕同寅共勦盛举，以瓯之绅士曾唯、郑兆麟等董其事。庀材鸠工，竭蹶告成。越辛亥(1791)季秋，余奉命赴浙，简阅武营，复抵其地。仰瞻宝殿巍峨，梵容壮丽，切喜起废之捷，足慰皈依之愿，而非复向之剥落倾摧者矣！

今乙卯(1795)春二月，又奉旨阅视兵营，暂驻中川，拜礼法相，为民祈福。并游文信国、卓忠贞祠、谢康乐亭、王梅溪书院、孟浩然楼，心旷神怡。将欲挂帆而去，而雨尤风急，因就僧房假宿。夫以岐海名区，千年法刹得睹再兴，获游三度，洵属山水有缘矣。惟后此重游，或未卜耳。爰缀文以志之。且系以诗：

碧幢红旆绕山城，谢尔鸣驺合队迎。应借上方停蜡屐，一从法界问长生。

谖谖松声响未平，暮潮落处海云横。山灵应有前期约，故遣长风阻去程。

### 【附注】

清乾隆六十年(1795)刻。录自《孤屿志》卷5,又见光绪《永嘉县志》(作江心寺大殿碑)卷24。伍拉纳撰。《记》中提及“中丞琅公”,指浙江巡抚觉罗琅玕。《清史稿》卷358有传。

伍拉纳,觉罗氏,正黄旗籍。初授户部笔贴式,累迁福建布政使,河南巡抚。乾隆五十四年(1789),授闽浙总督。《清史稿》卷339有传。

温州市图书馆

## 一四九、勒石禁革永嘉县庄长告示

[清] 秦 瀛

为通飭勒石申禁：生监作庄长、殷户作地保之积弊，以培士习、以甦民困事。

案查浙省各州县，每以生监勒充庄长、殷户勒充地保，以致书役需索无厌，良民苦累无穷。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间，经前署藩司谢，会同本署司，详明严禁，奉抚宪批开如详飭遵缴，遵即通檄各府州县遍行示禁，并刊入《治浙成规》，遵行在案。乃近据各属士民纷纷赴司控称：书役失其利藪，怱愚本官，复有勒令生监充当庄长、金提殷户充当地保等情。虽经逐案批飭提究，而赴控者仍复不绝，足见该地方官并未实力奉行。

查庄长一役，系于地保外私设名目，历经禁革有案。至地保，向系图内无业贫民投充，藉以领催钱粮，协拘案犯，本与富民无涉。无如地方官听信蠹书、恶役之怱愚，必择有田之生监及殷实之良民押充庄长、地保，以便其鱼肉良善之计。而束修自好之士畏入公门，丰衣足食之民惧遭责比，无不竭其囊橐以应诛求。是以官吏无不称便，而殷实士民身受剥肤之痛，控诉无门。

其官吏之称便者约可计数：如赶办奏销，则按限代垫全完；采买仓谷，则计户代为交足；地方官有事下乡，则公馆供亿无不咄嗟立办；凡一切公事胥于殷实之庄长、地保是问，既免逐户摘比之烦，又免催征不力之咎；此便于地方官也。如值充之年，则册书索上头费百十余千，交替之时，册书又索吊庄钱百十余千，其平日之扰累又不可胜计。而畏当殷户者又无不将户下钱粮向

册书瓜分诡寄,以避殷实之名。由是需索洒派,无不在吏胥之掌握中,取不穷而用不竭,此便于书吏也。如差役下乡催征银米,勾摄公事,则庄长乃其东道主,地保系其属下人,不徒坐扰酒饭,勒索盘缠;且完纳不足,或人犯不齐,均责成殷实之庄长、地保代其应比,此便于差役也。甚至生监为胥差之役隶,疲于奔命,而绝意诗书;富民受顽户之貽殃,代受追呼,而横遭敲扑,以致倾家荡产,鬻女卖儿,民间传有“今年殷户,明年白户”之谣,闻之大堪悯恻!

查富户乃民间之元气,而生监又为四民之首,必须栽培作养。若不急为严切申禁,恐积弊潜滋,势必吸良善之脂膏,尽饱胥差之溪壑,所关实非浅鲜。至花户之瓜分诡寄,全系户房册书得贿舞弊所致。果能正本清源,逐细核究,何患不水落石出?若民间畏当殷户而舞弊瓜分,地方官复因瓜分而责成殷户,弊中生弊,弊何能除?又催征银米,勾摄公事,自应责成差役。至地保不过领催领行,原无经手钱粮、承缉人犯之责,更可不必要虑及侵欺、索扰。藉口有碍催科,挟制上司,留此弊政。除通飭各州县勒石署前,久远革除外,合再严切示禁。

为此示仰阖属士民人等知悉:嗣后将私设之庄长概行革除,其地保一役仍听里中诚实贫民投充。不许勒令殷户充当,以除锢弊。至征收钱粮专责图差,带正身顽户应比;地保止许领催,毋庸代垫;亦不许经手代纳,以绝侵欺。花户瓜分诡寄,专责册书照契推收,以归确实。倘有不肖书役,怂恿本官勒令生监充当庄长、殷户充当地保;或另换名色,名去实存,计图隐射者,许被累之人立赴本司衙门首告,以凭严行参办,并将玩法书役照衙蠹例发遣,断不姑宽!各宜凜遵毋违,特示。

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廿八日。



【附注】

清乾隆六十年刻。录自孟锦城《东瓯轶事随笔》上卷。此文应即光绪《永嘉县志》卷 24《国朝碑目》中《禁止庄长告示碑》。又见黄汉《瓯乘补》卷 16。秦瀛撰。

秦瀛生平参见第 317 页。

温州市图书馆

## 一五〇、东瓯镇海门外胡公庙碑记

[清] 李奎宣

嘉庆癸亥(1803)春正月,余教习同年上虞胡子如瀛,以太守徐公之招,来校试事。既至郡,舣舟江心寺南岸,从容步城阜,有祠翼然,额曰:“胡公庙”。询之土人,能言其详,且欲丐余为之记,而未有因也。因代为请,余曰:“固然,其敢辞!”

按:公婺州永康人,考邑志,公讳则,字子正。五代之末,幼学于方岩兰若,登宋端拱二年(989)进士,婺州成进士自公始。尝召对称旨,太宗命记姓名中书。会遣使省冗役,檄公行河北道,所省凡十余事,民用休息。知浚州时,有虎患,公斋戒祷城隍,翌日得死虎庙中。丁母忧,庐墓终丧。以本官知永嘉郡,旋除礼部郎中、两浙转运使,转广南西路。按宜州,大辟十九人,平反者九人。徙福州,有官田百顷,久佃为民业,计臣上言请鬻,责其估二十万贯,民苦之,章三上,得减直之半。迁谏议大夫,知永嘉军,累迁兵部侍郎,致仕卒。公尝奏免衢、婺二州身丁钱,民怀其德,户立像以祀。在方岩者赐额曰:“赫灵”。其后阴助王师殄巨寇,累著灵异。宣和、绍兴、淳祐、宝祐中屡敕加赐爵号,更祠号曰:“显应”。志传大略如此。

或曰:“公为婺人,有恩德于衢、婺二州,二州人尸祝之宜矣,而今之庙祀乃遍东瓯也,曷故?”余曰:“公之精诚,无所不在,且尝两守永嘉,其功德之在人间者,大小讵可以遽数?其奏免身丁钱,特二州之显著者耳!天下当五代之际,生民涂炭,公应运而辅翼,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出入王家夷险一节。生则致其忠,

死更效其灵。终宋之世，神迹懋著。则公之庙食，所在宜有，岂特永嘉哉？而永嘉之士若民又乌能已于致享也。”

余故嘉郡人之能报本，因胡子之请，不辞为之记。至于建庙之始末别有纪载，无赘焉。

### 【附注】

清嘉庆八年(1803)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李奎宣撰。据《永嘉县志》载：“胡公庙，在开元寺右，祀宋郡守胡公则。公，永康人，《宋史》有传。一在松台山，一在永场青山，一在镇海门外。”《宋史·胡则传》：“则自睦州徙温州，未尝两守永嘉，碑文知永嘉军乃永兴军之讹”。

李奎宣，字介舟，号石农，静乐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嘉庆三年(1798)任温处兵备道，累官云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等。著有《坚白石斋诗集》。

## 一五一、重修永嘉县学记

[清] 杨兆鹤

温州治永嘉，永嘉，晋名郡，至唐籍为县。其山川灵气，积古未泄，直蜿蜒于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至宋而始一发。其时礼乐辈起，号称永嘉，关、闽、濂、洛，视若侪辈。虽永嘉之目，前沿乎晋，亦徵斯邑人物之茂而郡之弁冕也。故永嘉虽县其学，常与郡等。学起宋元祐，居华盖山麓，递元及明，时圯时修，俱牖县志。至我朝圣人首出，继继承承，学校之泽不弃蛮陋。玉环拳土，悬瓿海外，尚遥被天光，规模颓壁。俎豆之芻，薰染岛滋。况永嘉杞梓茂林，日露照沃。术序之风宁其堕诸！甲子（1804）夏，余来守斯土。其明年，黄君友教署永嘉令，时郡邑二庠坏于飓风，经前观察李公暨巴令创修大成殿两庑外，概未之及。谋所以踵成之，乃请于兵备使者陈公。公曰：善。于是邑之韦、素咸欢。斯举考财量石，无辍风雨。若崇圣祠、乡贤名宦祠复如旧制。其博文、约礼两斋及仪门次第观成，并葺青云馆奉新安朱子碑像，择日令率邑之人士释菜于堂，告成事焉。

余惟邑之风俗，观其所务，寺观盛而梵诵之化流，台榭饰而游观之迹多，田庐治而泉粒之务闲，市阛修而刀锥之行细。览其华实，厥俗粲然。今斯学之重，举贩夫牧竖群舞蹈之，不淹岁月，而文明相辉接于衢路。此以见风俗茂美，人心醇正，圣贤之泽流世不衰。而我朝化浓濒二百年，日浸月沃，治人深也。彝器在筵，礼容不设；歌钟悬列，雅训无闻。虽饰桥门，犹之鞠草。余犹愿青衿之辈衣履道德，追步昔人。志气奋发，风会以开，则理学

踵起，载号永嘉。上答圣人槭朴之化，下表诸邑翘薪之美，岂不优与！学经始乙丑（1805）四月日，越十有二月日落成，其诸助缙与董其役者，概书珉背以存同志云。

嘉庆十一年（1806）八月。

### 【附注】

清嘉庆十一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杨兆鹤撰。据《永嘉县志》载：“嘉庆初，巡道李夔宣、知县巴哈布倡修殿庑，十一年知府杨兆鹤、署知县黄友教踵修崇圣祠、乡贤名宦祠及斋室、仪门，并葺青云馆，奉朱子碑像。”

杨兆鹤，陕西人。嘉庆九年（1804）任温州知府。

## 一五二、新修中山书院记

[清] 杨 鍊

国家教化之大，惟学校、书院。学校设于朝廷，而书院则设于官府。故学校者，非士著籍，无得登乎其堂，而书院，则虽野之童而执卷者，皆得进于其列。是则学校之教尊，书院之教亲。亲者近人，其效视学校为易睹；而教之兴败，固居是官府者之事，而亦其乡之大夫者之任也。

瓯郡自宋儒王儒志先生讲学，始有东山书院。至本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郡守斟城李公始置田亩，而移其址中山，阅今四十余年矣。余未到郡以前，前守长白廷公议修书院，择主者，皆曰郡学生陈生遇春可。于是畀白金百，授以事。而廷公已解职矣。陈生卒终其役，而其赏盖一则倡之廷公，四成之陈生也。

余既到郡，为延师谋士，求广膏火。而书院亩入，年侵月削，百事不供。乃为择员搜括，期益士人，以无忘斟城李公之旧，是余事也。余因思圣贤设教之心，止争义利，而风俗兴坏之由，亦止关义利。今人徒劝以义，亦无不正色而任之，及非其利，则又无不腆忍而辞去。利之妨于义也甚哉。然而义又未尝不须利以成之，故学徒既集，而舍之草间，能安其朝日乎？安其朝日矣，而黜之膏粱，能期其猛起乎？故夫教事不具，郡有司与乡先生之过也。而执业不进，则又诸子弟之事也。

方今国家养士深厚，既隆学校以重其事，又乐夫郡与县之有书院以广其教，则凡士之被泽而成于学者，宜无不扶教翼良，迩义而远利，以兴起有志者于登善之路、研精之庐，俾讲求于圣贤

之方，以端风俗之本。而后书院之材乃学校之材，学校之材乃朝廷之材也。是则朝廷之所需者，学校储之，学校之所储者，书院成之也乎！

书院堂室若干楹，若干田亩，已列旧记。其修日嘉庆十四年（1809）四月朔日，廷公去郡之月也。其成则七月望日，余到郡之第四月也。是为记。

### 【附注】

清嘉庆十四年刻。录自《瓯乘补》卷16。杨傑撰。《记》中廷公指长白人廷曙墀，嘉庆十三年任温州知府。据杨遇春《新修中山书院记》：廷太守“手百金授余葺之”，“十四年秋，工毕，费白金八百两。”

杨傑，嘉庆十四年三月署温州知府。

## 一五三、重建双忠祠记

[清] 陈遇春

双忠祠之废兴，于今凡三矣。

双忠者：金事陈公丹赤、邑令马公琨也。康熙十有三年（1674），遭耿逆变，同日死义。事定，奉诏建祠，御书双忠祠额，赐陈公谥忠毅，马公格于例未之及。此祠之初建也。

后马公子名逸姿者，由庠生历任苏松督粮参议，陈情请谥，得赐忠勤，并赐“旌劳葵忱”四字。参议公复于其旁创一祠，敬奉宸翰。前后三楹，旁廊后阁，望九峰屏列，烟火万家，巍然大观。此祠之再建也。

祠踞华盖山顶，当风雨之冲，不久而歪者剥，坚者朽，故废坏尤易。嘉庆十年（1805），雨堂黄公令永嘉，有志兴修，屡与余言，拟先发祠内贮金三百葺之。时大厦未倾，图功犹简。旋以上游多公政声，调任钱塘，事遂寝。越九年，元和希斋黄公来权邑篆。政暇登山诣祠，大半倾圮，神主暴风日中，慨叹者久之。知忠毅公为其乡侯官人，因与闽人寓瓯者谋复其宇，咸欣然从之，属余襄事。余重黄公之举，不敢辞。不数月，工粗就，希斋公调任平邑，邑人士闻而乐输，无间乎闽人，祠藉以成。此三建之始末也。

初，参议公随任永嘉，年幼，耿难作。瓯人襁而出，渡江，自焦山而梅岙、而小京、而寒埠，入崑阳，匿之潘氏。崑阳地险山高，人迹罕到，乃得安然无事。宜其不忍忘先人之于瓯，并不能忘我瓯之人也。复置田百有十亩，供祠之二祭与葺祠及守祠者需，为久远计。迄今百余年矣，祠废而复兴，岂非二公之烈，而参



议公之孝思不匮，亦有以致之欤！至二公之伟节宠光，宋牧仲尚书暨黄希斋邑侯两记在，可无庸赘。抑闻忠勤公犹子名颖姿，同时赴难，未得上闻，人亦希有知者。余因双忠祠废兴之由，附记于此，以补志乘之缺云。

### 【附注】

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又见《瓯乘补》卷16。陈遇春撰。

陈遇春，字镜帆，永嘉人。嘉庆年间廩贡。热心地方文化事业，多次维修中山书院等文物古迹。著有《梧竹山房文稿》，辑有《东瓯文录》等书。

## 一五四、孟楼秦小岷像题记

[清] 端木国瑚 林从炯

### 小岷先生小像

先生名瀛，姓秦氏，江苏无锡人，为淮海二十八世孙。尝备兵瓠括，士林称小岷先生。

我公淮海，政始瓠括。不一考辛，而二年用毕。惟瓠诡赋，以富民为率。百贫之逋，一富是挞。月空其窘，无有用活。根而夷之，富以牢而贫以忽。心闭不谒，衢之屡交乎阨。于善以陞而不善乎概，是以奸抵不出。山与海枯，用平厥政。以大乐吾浙，迄惟瓠与括之歌。我公无有，昔与今，长兹勿歇！

国瑚赞

永嘉陈舜咨、陈遇春、周灏，乐清赵贻瑄，瑞安林从炯，泰顺潘鼎、董旂，青田端木国瑚，以郡士民追念公泽，敬摹像于石。置江心孟楼，用志不忘。

嘉庆二十一年(1816)丙子秋八月 从炯敬识 陈良彦镌

### 【附注】

清嘉庆二十一年刻。现藏温州博物馆。端木国瑚、林从炯撰。

端木国瑚(1773—1837)，字子彝，号鹤田，晚号太鹤山人。青田人。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官内阁中书。著有《太鹤山人诗集》等。

林从炯，字石笏，瑞安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充国史馆誊录。著有《玉甌山房集》。

## 一五五、孟楼李石农像题记

[清] 朱上林 端木国瑚 林从炯

石农先生小像

先生名奎宣，姓李氏，山西静乐人。乾隆庚戌(1790)进士，嘉庆三年(1798)任温处兵备道，士民戴公如小岷先生，时有“前秦后李”之称。

石农方伯，根石友也。所止有惠声。瓯人刻公像立石于江心寺以志慕，余乐为书之。丙子(1816)之冬。 根石朱上林

嗟我括与瓯，惟浙之东。后我淮海，曰静乐李公。我括岁凶，蛟出于宫，拔民水中。筑之高墉，而无有凶。海多灾风，吹沙成虫。倭其狂喙，以莫余蜂。余是以家而庞，他人雍容。铃阁九重，跳市西东。耳大不聪，公洞墙壁，而令之通。他人儒书，非职之供。据案甘肉，说士谁浓。公宾其尤，未或不庸。后而来者，其择谁从。或不信乎，我公之为。曷不听之谷之，更而街之童！ 国瑚赞

嘉庆二十一年(1816)春，公自粤东廉访晋四川方伯，从炯从至吴阊，图公像而归。郡人士赵貽瑄、陈舜咨、端木国瑚、陈遇春、任一柱、潘鼎、董旂、周灏、吴桢同摹石孟楼，以慰民思。

秋八月 日 门人林从炯谨识 陈良彦镌

### 【附注】

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据温州博物馆原碑录出。

朱上林，生平不详。

端木国瑚、林从炯生平参见第 331 页。

## 一五六、温州府重修试院记

[清] 朱文翰

分巡温处兵备道朱文翰撰

温州府知府蒋廷瓚书

加知府衔温台玉环同知张德标篆额

提学使者行署，向称校士馆。《郡志》载：“国朝改建，在城西南隅。”第未详其经始及历来修葺岁月。皇朝久道化成，文治光昌，薄海教宁，士风彬蔚。应童试者一邑至千余人。学使署为多士程材角胜之区，允宜增其式廊以便永垂久远。于是，太守创议，谋之官僚金同，咨之邦人士咸悦，而愿各捐金以襄盛举。乃以嘉庆二十二年(1817)二月諏吉鸠工，群力奔趋，百堵兴作。明年秋七月蒞事，糜白金五千五百九十两有奇，轩豁坚緻。众士、太守以记载之文相属，余维金石文字本尚谨严，况乎官府工作，笔之于书，惟宜从质从实。庶后来有所循，无诡于古之法度，文则未敢居也。太守曰：善！爰复周阅其栋宇，简核其程式，计凡旧所有而新之者曰修，更之者曰建，旧所无而创造者曰增。悉条列于左方。而书其醮金襄事诸姓名于贞珉之阴。是为记。

重修：大堂五间，内堂七间，东西厢房各五间，甬道六条。

重建：头门五间，展宽一丈二尺，加高三尺，加重檐板棧；仪门五间，展宽六尺，加高二尺，加板棧；中暖阁展宽四尺，加高二尺，点名厂規制同暖阁；东西四大廊共计三十六间，各展宽□尺五寸，加高一尺五寸，加台檐；走廊、气雷、板棧东西围墙加高二

尺五寸；各廊地俱用□。

增置：东西两小廊共计十四间，各廊内石脚、试案、坐凳共计一百九十二副，堂号桌凳四十副，宅门内东西照房共四间，大门至大堂月台天井并各廊天井皆添筑灰埦，大门内□□。

圣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岁次戊寅秋七月。

乐清县知县刘荣玠      泰顺县知县林轩开

永嘉县知县黄靖      平阳县知县赵宣馨

瑞安县知县白萼联      温州府教授陆景华

率同董事立石

### 【附注】

清嘉庆二十三年刻，碑立于原温州中学厨房墙脚(现温八中外墙)。碑文末列陷入地下，其不能确知者照缺。朱文翰撰。

朱文翰，安徽歙县人，清嘉庆二十三年任分巡温处兵备道。

## 一五七、忠义节孝祠碑记

[清] 朱文翰

诚之者贵，可与天地参。庙焉而飨，期与神祇伍。皇朝雍正纪元，大圣人敦崇名教，匡植彝伦，极明暨幽，厘正禋祀。敕下直省州县，祀名宦、乡贤，别立忠义、节孝两祠，俾所在有司岁时致祭。良以圭为荐而动於人心，阴幽以思，通乎化理，典至鉅，意弥厚也！永嘉忠义、节孝祠，旧在县学东偏，倚夫子之宫墙，经宰官之缔构。嘉庆丙辰（1796），圯於颶，邑令仓猝辄奉忠义群栗主附於昭忠祠中，而就其傍一楹以祀节孝，因陋就简，不中程度。昭忠者，盖乾隆丁未（1787）平台湾之役，奉建专祠以祀殉绥诸将士者也。越岁丙子（1816），学官钱塘周君濬等白其事于巡抚部院金溪汤公，於是下台檄，始议兴复。迄今己卯（1819）之岁，知永嘉县宜兴黄君靖既莅官之四年，毅然出廉俸鼎建两祠，相度故基，复还旧观。列栋周垣，宏敞坚致。经始以仲冬二日，落成於明年孟陬十日。文翰备官斯土，遽观厥成。乃撰良辰，奉瓣香溪笔，偕郡守兴化余君暨诸僚友祭拜祠下，以告成事，以妥神明。同官徵予文以纪颠末。

予维忠义、节孝，正教也，诏令建祠，命祀也。正教昌，何忧乎左道；命祀崇，何虑乎淫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继自今窃愿贤令尹吉蠲俎豆，必躬必虔，既本是心，以事神治民，更善推所为於困穷无告！于是上格天和，自求多福。宜有不介而孚，不期而至者，神其许我哉！

邑人张君瑞溥官四川叙州郡守，方以读礼家居，实趋走左右

厥工，克忘其劳，以迄藏事，是亦邦之贤大夫也。是宜并书。系以四言韵语一章，俾岁时歌以侑神。其辞曰：

刚中而忠，方外而义。节则义尽，孝则仁至。其事庸庸，菽粟布帛。日月其光，金玉其质。墙宇曷摧，碑以永诸。碑不可磨，祠可废与？采采苹藻，愔愔磬笙。万春亿秋，来格瓯城！

### 【附注】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朱文翰撰。据《永嘉县志》载：“忠义节孝祠，在县学东，国朝雍正四年(1726)知县罗秉礼奉文建。嘉庆元年(1796)圯於飓风，知县黄靖重建。道光十八年(1838)毁于火，二十九年(1849)知县张铨兴复，邑人金之杰独建节孝祠。”

朱文翰生平参见第334页。

## 一五八、浙瓯会馆记

[清] 林培厚

瓯于京师无会馆，岁乙酉(1825)，余与同邑许乐山提军议捐创，属叙堂洪孝廉营度之。得都人张姓旧居于城南宾教胡同，葺以为浙瓯会馆。若门、若堂、若房、室、庖、漏、馆人之舍，一切几、榻、器用，皆粗备，费白金若干两。

馆既成，客有问于余曰：会馆之有无孰胜？曰：有胜。大与小孰宜？曰：宜大。然则曷为而小之？且不公之台、括而以一郡私者？余曰：私于瓯，势也。先所近也，小之乃所以为大也。

乡前辈诸公尝募捐瓯括会馆矣。疏引四出，仅醴金数百。旋散去。何者？愿奢则难偿，而任分则互诿，什伯其费，即什伯其力与心也。且夫九州之被，华矣，不若檐榆之易具也。五侯之饔美矣，不若脍臠之易充也。大鹏之图南与蜩鸴之决起，其为逍遥游一也。今兹之举，鉴穷大之失而不敢侈张其事，故力小而势不得不私，亦庶几苟合苟完，姑为是嚆矢焉，滥觞焉，使瓯之人有所憩息而联属焉，以仰酬乡先生未成之志，请自隗始云尔。因而拓之，由近及远，合括与台而大公之，是在同志！筑层台者和邪许，济巨川者齐戈楫，此余与提军所愿拜下风者，非即以是为观止也，又小乎哉！

客首肯而退，因略叙其创建缘起为之记，并列《条约》如左，以告来者。终始其事，则叙堂之力居多云。



【附注】

清道光五年(1825)刻。录自《宝香山馆文集》。林培厚撰。

林培厚(1763—1830),字辉山,一字敏斋,瑞安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嘉庆二十一年(1816)任四川重庆府知府,官至湖北督粮道。《清史稿》卷384有传。

温州市图书馆

## 一五九、重建永嘉县儒学记

[清] 朱士彦

国家右文兴治，自国都以达州邑，海隅障塞，四方万里之远，莫不建学立师，弦诵之声相闻。圣天子莅极，广励学官，嘉与宇内，臻于斯路，多士咸观感兴起。

丙戌(1826)岁，余奉命视学浙省，案试十一郡，所至祇谒圣庙，周殿廷，省礼器，有废缺不举者，令所司以时饬治，务俾如制。时则有温郡永嘉县绅曾佩云及其弟庠生喬云，以县学就圯，捐费修建，具牒上，余亟奖许之。乃遂度材鸠工，首大成殿、启圣宫，次两庑、次名宦、乡贤祠皆撤而新之。又崇大其列戟、棂星之门，葺完其会讲、肄业之堂。又自列圣赐额从祀粟主，下逮几筵之属。髹彤藻绘，皆复旧观。工竣日，郡县上其事于台使者，核实以闻，敕部议叙。曾佩云以布政司理问己请从五品封典加级。喬云给予布政司经历衔。因具其事而请记于予，将泐诸石。

余维佩云、喬云厕身士林，惧学校弗治，无以宏美富、肃教化，爰出私藏以新庙制，非敢有所冀也。乃得上邀甄叙，宠秩有加，于以见圣天子敦崇儒术、激励人材，虽在偏陋，无微不录。闻斯举者，有不互相告语，踊跃濯磨以副作人之大化哉！

是役经始于道光六年(1826)四月，落成于七年九月。佩云输银三千两有奇，喬云输银五千两，董之者郡守高际盛，县令张久照，教谕孙同元，训导何其照，例得备书，是为记。道光八年(1828)九月。

### 【附注】

清道光八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朱士彦撰。据《永嘉县志》载：“道光六年，绅曾佩云、裔云捐资重建。”

朱士彦，字休承，号咏斋，宝应人。嘉庆间进士。以翰林充国史馆纂修，成《河渠》一书。疏进《河防五策》，均如其言以行。官至吏部尚书。卒谥文定。

## 一六〇、飞霞观记

[清] 贾声槐

温州郡城积谷山有飞霞观，相传晋时邑人刘根隐此，乘赤霞至天台，观以得名。洞口有碑，勒至和二年(1055)郡守陈求古记，《永嘉县志》载焉。年久倾圮，邑职员曾君佩云于道光八年捐资重修，共费白金三千两，逾岁告竣。并龙母宫、卧树楼、观日台、驻鹤亭、升台，重建而新之。诸生邓承弼等谒余，请为记以彰名胜。

余告之曰：古称地灵人杰。温州居浙东南，瓯江直趋入海，波涛汹涌，其四面皆峻岭叠嶂，环绕郡城，山水之秀，其必有所钟与！清修隐逸之士，或深藏岩洞以自寄其超旷，而后人遂传其飞升登仙以为美谈。郡守陈公碑记固以志古迹，抑以此地民多信神，因其土俗而教之，使向善而不即于非，或寓化导之微意耶！

自唐宋以来，温郡人文日茂。如志乘所载九先生、六君子，提倡风气，名儒相继而起，研究理学，文章事业，卓然不磨，山川藉以生色，林麓因之改观，人杰则地益灵矣。余谓：人之趋向各殊，有志竟成。神仙之说容或有之，而不载于经传，其能炼气养身，即能延年益寿，亦自然之理。苟以此功修移而用之于儒，志以帅气，人皆可以为圣贤，复其见天地之心，即飞霞而可喻也。

吾又闻曾君佩云尝捐资修县学，有司上其事，蒙赐职四品；今又为此举，固行善之士。邑人效之，习儒者勤于业，务农商者各安其分，于风俗实有助焉！诸生果以余言为然，即勒诸石。

### 【附注】

清道光九年(1829)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36。贾声槐撰。据《永嘉县志》载:“飞霞观在积谷山南麓,国朝道光八年(1828),邑绅曾佩云捐建。道光八年邑绅曾佩云捐建老人殿、龙母宫、卧树楼。二十七年(1847)秋,坏于颶。咸丰七年(1857)绅丘璜集资建复并筑层楼于其上。”《记》所引《县志》为康熙《永嘉县志》。陈求古记即《飞霞洞题名碑》:“至和二年,岁次乙未夏六月下旬,休,新酿极熟,佳果探成,清泉可漱,芳树堪倚。郡守陈求古率通判王希颜,邑令孙奕、台幕陈确、从事赵颀、杜仁寿会于岩石之上,醉书以记。”

贾声槐,山东乐陵人,道光元年(1821)署分巡温处兵备道。

## 一六一、重修中山书院记

[清] 孙同元

温州郡城有两书院，据《府志》云：东山书院，宋王儒志先生讲学之所。雍正壬子（1732），巡道芮公复传移建积谷山之麓。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府李琬因东山书院地形卑隘，别择地创建于城东北隅鹿城书院傍中山之麓，名曰中山书院。而以东山书院为童子学。东山望课文即延本邑品学兼优之衿士主讲、评阅。中山主讲者向由中丞聘请在籍绅宦。温郡近海，路远不及到馆，望课文即延监院评阅。余以道光丙戌（1826）冬铨补永嘉教谕，丁亥（1827）春暮赴任，己丑（1829）秋，奉委兼理书院事。每逢课期，赴院监视。窃见东山书院，依山建屋，沾受岚湮，渐有倾圮之虞，因与掌教叶君应宿、司事邓君承弼公商，上其事于观察乐陵贾公、太守舒城高公、署太守阳湖吕公，俱允所请。捐廉为率，不足者衿士助之，约用白金千两有零。阅四月而工毕，观察为文立石记之。

次年庚寅（1830），余同年归安沈君惇成，铨补府学教授，亦因学宫岁久未修，与摄县事傅君延焘商请道府各捐廉创议重修。即以叶君应宿、邓君承弼董其事，设簿劝捐。余以中山书院亟宜修葺，亦当附学兼修，共估工料，约须白金一万一千余两。府学于道光十一年（1831）十月十三日开工，中山书院亦于十一月十七日开工；府学于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完工，书院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完工。自讲堂、大雅堂、修道堂并书舍四十余间，及头门、二门俱一律整治，顿复旧规，约用白金二千余两。是虽各宪

美意，振兴文教，不惜廉费。好义绅士踊跃输将，玉成其美。要皆由于叶、邓二君克任劳怨，始终勤慎，用节工坚，足垂永久，其功尤不可没也。余适忝膺监理书院之职，曾参末议，乐观厥成。爰志始末，俾镌诸石以为后之实心任事者劝。是为记。

### 【附注】

清道光十二年(1832)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孙同元撰。据《永嘉县志》载：“道光十一年，署巡道贾声槐、知府吕子班、署永嘉知县付延焘倡率绅董叶应宿、邓承弼等捐修。”

孙同元，字雨人，仁和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道光七年(1827)任温州府学教谕。居官廉惠，品学纯粹，好奖掖后进。著有《永嘉闻见录》二卷。

## 一六二、永嘉育婴堂碑记

[清] 刘 煜

天下府州县建立育婴堂，本帝王保赤之诚，体天地好生之德，仁政莫善乎是。

温郡育婴堂创建于乾隆十二年(1747)前守金公洪铨，乾隆二十二年(1757)前守李君琬莅任，彻底清厘，增拨涂田，遴委生员陈肯堂等，给以薪水，俾董其事。迄今多历年所，婴渐加增，费用浩大；而佃人更替滋弊，藉风潮荒歉隐亩欠租，以致人不敷出，亏及官库钱二千数百千，支绌殊甚。

余于癸巳(1833)春仲来守是邦。司事等进谒，即以经费匮乏请余筹划。余因属温州卫李君世昌、永嘉县丞戈君廷榭，率同永嘉县学廩生邓承弼等亲履其地，按籍丈量，细核田亩之数，追查侵蚀之由。诸君皆廉干勤谨，不辞劳瘁，行见公款充裕，不难恢复旧规。时有平阳贡生杨德音闻风向义，大具恻隐之心，遵其父国学生名植遗命，愿以亲置平邑腴田四百亩输堂充用。当缴札根钱四百八十千零二百文备案，发典生息。又定每年缴租谷钱四百八十千零二百文，并典息以助堂婴食用之需。复开送输田段落、亩分、岁租、粮额清册存府。精细详明，作事不苟。噫，是诚可谓敦善行不怠之君子欤！

余又闻杨生居乡，凡本邑公捐义举，有往告者无不竭力应之，乐善好施，固未易得之近世者。余嘉其义，因上其事于各宪，并上请督学使者给额以奖励之。余大书“继善保婴”四字以旌其门，并为文记其颠末，以为温郡之轻财好义者劝。温郡在浙东八



郡中,地称富饶,户多殷实。倘人尽慕杨生名,黜繁华,重赈恤,本帝王保赤之诚,体天地好生之德,不分畛域,共助成全,俾无父无母之孩提不至饥寒失所,胥匡以生,尤守斯土者之厚望也夫。

道光十三年(1833)立。

注:[公项额数]《府志》:士民捐置本邑各都编田一百八十亩零,永邑各都涂田九百三十七亩,乐邑各都涂田三十三亩,瑞邑鞭田一千二百八十亩,本城西南八总店基三间,西北六总店基一间,十都三里屋基三分,十都十里油车水碓一所,本堂置造堂前左侧小店四间,道光十三年平阳杨德音捐课田四百亩,道光二十九年本邑毛麟珍捐十二都四里田一十亩零。

以上见《婴堂档案》

《府志》:乾隆年间抚宪方公发盐义仓项下商捐银一千两,并建堂余剩银一千三百五十两,二款发典生息,按月一分五厘。

府档案:光绪年间统计,每年额租钱四千四百余千,租洋一百二十元,租谷三百余石,霞坊节妇叶鲁氏,故廩生叶芝玉妻捐房屋五间两进,透后楼屋并左右轩,统共二十余间,归婴堂管业,每年租息洋一百四十四元。

### 【附注】

清道光十三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15。刘煜撰。

刘煜,江西南丰人,道光十三年二月任温州知府。

## 一六三、重建护国寺碑记

[清] 陈遇春

天下事有兴必有废，兴固难，然当其废而思复兴之则更难，必待人与时之相值而后可，此莫能勉强者。

温郡之护国寺，居西山之麓。离城四五里，中隔一岭，与居民不相通，为西山净域，建自宋绍兴间（1131—1162），其后兴废不一，无碑碣可考。迨我朝顺治年间（1644—1661），居士周如照同僧全真募而新之。历百三十余年，至嘉庆初，遭飓倾圮，几成墟矣。寺僧秀川三次募建，仅得大殿、中殿、前殿大门，栋宇粗就。至钟楼东西两廊、左右客堂、僧寮灶房以及墙垣阶级，仍有志未逮。且佛像剥落殆甚，其兴之难也如此。

道光八年（1828），余修祖墓过寺。秀川屡谈及之，并以年衰难待，为之惟恐不及。诚诚恳恳，属余襄事。予悯其意，不敢辞。经营劝募，久而勿倦，遂焕然一新。且寺之兴若有数焉。秀川尝告余曰：去年山门外光焰烛天，越三日，近寺居民异而掘之，得方石一，石笏二，俱镌佛相。旁注“一万人同造，后五百年有福慧者重兴”十五字。余奇其事，拓其文，赋诗记之。同人咏者二十七家，已付剞劂氏，成一小册，寺之当兴，或在斯乎！由今观之，若钟楼、若两廊、若客堂、僧寮之类，皆次第告竣，佛相亦得庄严如旧观，共费金二千两有奇。自道光九年冬鸠工，至十八年春落成，皆秀川为之。惟冷翠阁、贝子王祠，阙而有待焉。

冷翠阁，系昔人游览之所。见于杨公济《后永嘉百咏》，时在绍圣二年（1095）。阁之建，先乎寺而兴也。若贝子王祠，康熙十

三年(1674)耿逆陷温,固山贝子平之。瓯人立祠焉。祠之建,后乎寺而兴也。阁与祠方议续建,而秀川委化。余思秀川一老头陀,年已七十有三,既新其寺,复常住田三十五亩,植松杉千有余株,蔚然成林,一生辛苦,足以征信于瓯之人。则五百年福慧重兴,其秀川之谓欤!今虽一阁、一祠未建,其徒云开克承师志,安见事之不可废而再举乎?余亦老矣,不能不伤秀川之逝,而望云开之成功有日也!爰记其重修岁月而泐诸石,使后之人知天下事兴废无常,凡事有志则可竟成,读吾文者有不蹶然兴欤!

【附注】

清道光十八年(1838)刻。录自《瓯乘补》卷16。陈遇春撰。  
陈遇春生平参见第330页。

## 一六四、重修永嘉县儒学记

[清] 朱美镛

圣庙大成殿大成门，道光丙戌(1826)，职员曾佩云、喬云重建，余皆仍其旧。阅十七年，而瓦漏墙倾，木料朽坏。丁祭行香，几无行礼、更衣之处。因商于明府高崐云、教谕孙同元，创捐廉俸，绅士助之，乃重为修葺。首大成殿大成门，次易棂星门旁之栅以墙、泮池桥阑以砖。官厅重建前楹，木石布置楚楚。余自崇圣祠两庑宫墙、名宦乡贤祠、旁及明伦堂博文、约礼两斋，青云馆、土地祠、头二门照壁等处，筑倾者、易朽者，丹雘朴斫，焕然一新。集捐银三百五十两，共用四百六十两有奇。人不敷出，美镛捐俸偿之。经始七月二十二日，工竣十二月十日，美镛董其役，因记颠末于石。

### 【附注】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朱美镛撰。据《永嘉县志》载：“道光二十二年知县高崐云、教谕孙同元、训导朱美镛各捐俸重修。”

朱美镛，字彦山，海盐人，廪贡生。后擢邵武知县，道光二十三年(1842)任永嘉县学训导。

## 一六五、重修汉东瓯王墓记

[清] 张 璪

诰授中宪大夫分巡温处兵备道加十级纪录二十次庆廉

诰授朝议大夫钦差户部监督刑部陕西司员外郎与广东司行走、特旨赏戴花翎现任温州府知府加十级纪录二十次张璪

诰授奉政大夫加同知衔永嘉县知县加六级纪录十二次赵汝和  
赐进士出身温州府教授,前任河南原武县、江西弋阳县知县唐建  
敕授修职郎永嘉县儒学<sub>训导</sub> 保荐候升加一级<sub>孙同元 朱美耀</sub> 同校字

温郡古称瓯国,郡山环绕,苍翠郁茂,而城东华盖山尤巍然甲于一郡。山之麓故有东瓯王庙,岁时伏腊,邦之士民莫不置礼列饌拜于庭下。遇瘟疫水灾,祷辄有应,人益敬之。

按王姓驹氏,讳摇,越王勾践七世孙。迨越为秦灭,王率其民抗秦,又助汉灭楚。惠帝三年,封东瓯王,歿葬瓯浦。自汉迄今千有余年而灵不泯,犹能福庇于民,永享血食,不亦宜乎!但人知华盖庙而不知瓯浦之墓,荒烟蔓草,物换星移,断碣残碑,几不可辨。

岁甲辰(1844),余奉命出守是邦,迨孝廉王玉、恩骑尉戴如湘、监提举曾坎等捐修王墓,请序于余,以寿诸石。余嘉诸君之善举,乃捐俸以助其成,并述其颠末如此。

道光二十有四年(1844)甲辰冬月谷旦。

### 【附注】

清道光二十四年刻。碑嵌于瓯浦一寺庙内墙。张璪撰。

张璪,道光二十五年(1845)任温州知府,创办“东瓯义塾”,  
专为孤贫儿童提供学习场所。

温州市图书馆

## 一六六、东瓯义塾碑记

[清] 张 璪

盖闻风俗之淳由于教化，性情之厚端在童蒙。古者国学而外有党庠术序，即今之郡县学是也。庠序外有家塾，说者谓二十五家为间，间有门，左右两塾谓之小学，所以启童蒙也。后人师其意而义塾立焉。京师为首善地，有勉善堂义塾，四方则而效之者所在皆是。东瓯旧设中、东两书院，原以培植人材。顾小学缺如，孩提之童，孤贫废学，仁人悯焉，非所以启童蒙而宏教化也。

予下车以来，于书院课士之暇，即与司事邓生承弼谋之。欲觅一静地，适处一城之中者，乃得于木杓巷。购屋九间，修栋宇，备器具，设立条规，延师教授，名之曰“东瓯义塾”。庶几蓬户荜门之子，咸知说礼乐而敦诗书焉。所以推广勉善堂义塾之意，而补两书院之所不及也。

虽然，涔蹄之水不足以成沧海之观，培塿之邱不足与语泰山之峻，所愿同志之士踵而行之。由城中而附郭而远郊，推而至于穷乡僻壤，靡不设塾而延师焉。将见后生小子得所裁成，其朴而愿者不失为自好之士，秀而文者尽成为有造之才。性情由此厚，风俗由此淳，古者家塾之设亦由此而复也！

《易》曰：“果行育德。”《书》曰：“树之风声。”吾知都人士必蹶然而兴，将与守土者乐观厥成焉！是为记。

### 【附注】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张

璚撰。据《永嘉县志》载：“东甌义塾，在木杓巷，道光二十五年知府张璚建，勒碑为记。”

张璚生平参见第 351 页。

温州市图书馆



## 一六七、重修先方伯公崇祀 永嘉名宦专祠碑记

[清] 庄葆诚

前明万历季年,先方伯公由进士宰永嘉,卓异天下第一清廉。内升礼部主事,官至湖广左布政。前后外历四省,咸有政绩,而在浙之永嘉及楚中为久,故两地并有生祠。今永嘉之崇祀名宦专祠,盖犹是昔日之生祠也。公任永嘉七载,兴利除弊,不可殫述。去官之日,士民赴省陈状,乞留不得,攀号若失慈父母。遂乃肖像立祠,并泐文于石以序其事。岁时祈祝,历久不衰,此可知公之感人深矣。

国朝雍正十三年(1735),高叔祖南村公以京县擢守温州,永嘉为附郭首邑,其时父老尚有能道公之事者。南村公守郡三载,一以公之政为政,而祠宇于修葺之外增二廊焉。后升本省海防兵备道,引疾去官。郡人追维公之遗爱,久在人心。而曾孙使君前守是邦,祖武是绳,惠周一郡,何莫非公之余荫也。于是合词吁请祀公名宦。时中丞常公、方伯潘公据情核题,礼部奏奉恩旨准行。因以向之生祠为公专祠,而旁祔南村公生位,事在乾隆十年(1745),去公之为令于邑已一百三十余年矣。

葆诚自幼侍宦先兵备公,每述公之品概宦绩,并示以《年谱》及王文靖公所为《传》,心窃志之。道光丁亥(1827),葆诚援例谒选,铨授杭州新城,私喜宦于浙中,冀可一日得至永嘉拜谒祠下也。既而丁内艰去任,服阙后复来省需次,始摄昌化,旋补常山。衢与温虽属联郡,而相去尚遥,官守有局,愿莫能酬,顾心向往

之,未尝间于一日也。戊戌(1838)之冬,奉大府奏调永嘉,受篆后诣祠展谒,仰瞻遗像,宛然如新,想见公之灵爽实式凭之。更摩挲当日《去思碑》文,反复洛诵,益信此邦人士爱戴之诚有如是真挚者。葆诚承先人之泽,荷朝廷之恩,奉职斯土,何幸如之!惟自念菲材承乏,陨越为虞,敢不早夜兢兢,与郡邑之士大夫讲求治理,勉期无负亲民之责于万一哉!

兹以祠屋岁久失修,爰亟命匠庀材重加整葺。工既竟,并为南村公易主,别作一龛,位于堂之东楹,遇祭则祀享焉。祠故在本邑城隍庙侧,颠末具详前碑。以祠内本与庙通,因更捐廉若干金于庙中,即令僧人兼司启闭及洒扫之事,以冀永久弗替云尔。

### 【附注】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庄葆诚撰。据《永嘉县志》载:“道光二十六年,墙圯(庄公祠与县城隍庙通),合前后为一,知县庄葆诚移三公(王世显、陈圣俞、郑廷俊)粟主于偏舍,以庄公祠额揭于门楣。光绪二年(1876),知县潘骏仍设东嘉义塾于前楹。”《记》中“先方伯公”指明万历年间永嘉知县庄廷臣,“南村公”指清雍正十三年温州知府庄柱。“前碑”指明张德明《庄公去思碑记》(1618年)。

庄葆诚,字实甫,江苏武进监生。道光二十年(1840)任永嘉知县。

## 一六八、重建关帝庙碑记

[清] 庆 廉

盖闻声灵赫濯，仰肃穆于神威；色相庄严，壮观瞻于庙貌。血食隆以千载，馨香荐俎豆之仪；灵爽镇于万方，感应召休和之福。夫以关圣帝君，允文允武，功盖古今；惟孝惟忠，气充天地。合累代而崇封叠晋，至我朝而显应丕彰。护国佑民，尊并至圣。凡在偏隅僻壤，咸识春祈秋报之文；而况通邑大都，敢忘崇德报功之典！

瓯郡仓桥关圣庙，有司春秋致祭，历久相沿。道光壬寅（1842）冬，祝融为灾，郁攸告警，六丁过猛，片瓦不留。殿宇廊楹，悉成灰烬。诸董事拟仍旧址，改向朝南。而议者以方位之未宜，逼临官廨；且湫隘之是褻，惧渎神明。度起宏规，请更爽垲。乃以创建匪易，虑经费之较繁；旋因旱涝不均，值岁收之告歉。迁延数载，迄未鸠工。

明年秋，余奉简命而来观察斯郡，下车谒庙，愀然伤之。古木苍凉，怅瞻拜之无地；颓垣错落，思兴复以何时？余惟举事愜于舆情，则乐输恐后；程工仍乎旧贯，则葺事不难。如位正南方，既合向明之义；譬力勤东作，又无改易之劳。一举斯成，众善胥备。爰集绅耆以度其规制，延术士以相其阴阳。然而独木难支，工非竣于一日；众擎易举，人有赖于同心。因出俸银二百两以为之倡，遂劝官商绅士，量力输将。振臂一呼，倾囊百应。水汇流而为海，米聚粒以成山。并请公正司士董理工程，专司出纳，功既归于实用，费不致于虚糜。始道光甲辰年（1844）冬兴工，迄己

西(1849)阅五寒暑,而庙宇落成。其时司事者呈有《圣迹图志》、《全集》,谱牒世系,视史册为尤详;缙绪贻谋,溯渊源之有自。谨于东西两楹建立启圣祠暨圣嗣后祀,悉如图志所载。

是举也,无迁地之烦,合正位之制;率循故址,增廓斯模。一乡既多善人,十室亦有忠信。其捐贖之最多者,则有若职员邓承弼等。胜果既成,崇规式焕。涂茨丹雘,协体制之尊严;轮奂崔巍,仰规模之宏敞。当工作告完之日,正仓箱报瑞之时。黍稷惟馨,禋祀始肃。从此条风膏雨,式听民乐于无疆;行看岁稔人和,永荷神灵之默佑云尔。是为记。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黄钟月长白庆廉撰。

#### 【附注】

清道光三十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庆廉撰。据《永嘉县志》载:“在平定仓后。明万历十一年(1583),通判马鲁卿建。国朝康熙二十年(1681)毁后重建,道光二十一年(1841)又毁,二十八年(1848)巡道庆廉、总兵叶绍春捐俸,倡率署知县张铤督、郡人邓承弼等重建。旧庙门、殿皆北向,今改南向,每岁春秋仲月及五月十三日致祭,祠以太牢。前殿设忠义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神位。雍正五年(1727),敕封三代公爵。后殿设光昭公、裕昌公、成忠公位。”

庆廉,镶蓝旗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任温处分巡兵备道。

## 一六九、重修忠义节孝祠宇碑

[清] 张 铤

忠义植纲常之本，节孝敦风化之原，所关岂浅鲜哉！我朝崇正教，正禋祀，雍正纪元，敕下直省各州县设立专祠，令所在有司官春秋致祭，典至钜也。

永嘉忠义、节孝两祠在县学东偏，嘉庆丙辰（1796）圯于颶。越己卯（1819），邑令黄公倡其谋，卿大夫张公赞其成，观察朱公记其事，祠宇得以重新。道光戊戌（1838）毁于火，俎豆馨香之地，忽摧为荒烟蔓草之场，伤已。阅十余年，太守平原问珊张公莅任于兹，始谋兴复；旋又奉讳归里，捐留俸钱二百千，命邑人士举其事。榱栋甫建，复遭颶坏，所捐贖已靡其半，役遂不克成。

予莅任之初，方谋修举，冗而未暇。越明年，绅士周时风、郑焯、朱城、陈继修等金请重建；时复有邑人金之杰请独建节孝祠，予嘉其义，遂允所请。惟忠义祠费尚不敷，乃于捐廉外复为劝募。经始于季秋之日，落成于季冬之日，视旧制而增广倍固焉。遂择吉奉粟主人祠，因为之记其颠末，并乐输姓氏勒诸石。

夫祀之有关于纲常风化者，其兴废皆有司责也。惟愿莅兹土者修葺以时，弗使废坠，荐享以礼，毋有简怠。用以答圣天子阐扬之意，妥诸忠节声灵之位，则善莫大焉。

道光三十年（1850）黄钟月

### 【附注】

清道光三十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张铤撰。

《碑》文中“观察朱公记其事”，指温处道朱文翰撰《忠义节孝祠碑记》，“太守平原问珊张公”指道光二十五年(1845)温州知府张璪。

张铤，字镜蓉，云南蒙化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署永嘉知县。兴废举坠，政平讼清。

温州市图书馆

## 一七〇、重建永嘉县儒学记

[清] 吴钟骏

永嘉素称小邹鲁，论其儒术，北宋王景山为濂洛先声。由是元丰九先生、淳熙六君子，俱以道德性命传程、朱遗绪。此王忠文所云：“谊理之学甲于东南，笔横渠、口伊洛者纷如也。”而登进士科者一榜无虑数十；登贤良方正、宏词孝廉诸科姓名可考者三百余人，以为人材科目卓绝他郡，何其盛哉！

虽然，予更有进：尝谓儒术无他，经术而已。舍经言儒，未有不流入二氏者。经术之坏，一坏于晋之清谈，再坏于宋之理学。元、明以来，此道浸晦。我朝昌明正学，尊崇汉学，不废古训。国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明经、戴太史继之于歙。至钱少詹、王光禄、江征君、段大令等益广厥传。千载沉霾，一朝复亘。盖两汉经学所当尊行者，以其去圣未远，而在二氏未起之前也。

永嘉自《儒志编》始创讲学，然其言主于修己治人，初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叶文定之述学也，谓周恭叔首阐微言，郑景望交修言行，薛士龙远稽王制，陈君举洞察利弊，是永嘉之学本未尝袭性理陈言，拾语录、语类之糟粕以附会程、朱。学者幸生其后，将精研小学，博综群经，守两汉之师承，知后世儒林、道学分传之非，实事求是，斯真六艺文章之府。其余学术奚啻迥出宋、元、明诸儒而上，而区区科目之盛衰，又曷足计数哉！

予两视浙学，以校士四至东瓯，爱其风土近古。庚戌（1850）冬案试时，适绅士以重建县学落成，属予记之如右。工经始道光二十七年（1847）九月，告成于咸丰元年（1851）八月。

### 【附注】

清咸丰元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吴仲骏撰。据《永嘉县志》载：“道光二十六年（1846）飓风毁坏，二十八年（1848）知县张铎倡率绅士董正谊重修大成殿，司事方正寅、陈承暄、陈果东、孙自励等劝捐助之。”《记》中“二氏”指佛、道，“三惠”指吴县人惠周惕、惠士奇和惠栋。江明经指江西婺源人江永（1681—1762）、戴太史指安徽休宁人戴震（1723—1777），钱少詹指江苏嘉定人钱大昕（1728—1804），王光禄指嘉定人王鸣盛（1722—1793），江征君指江都人江藩（1761—1831），段大令指金坛人段玉裁（1735—1815）。

吴钟骏，吴县人。道光末年任浙江学政。



# 一七一、仓圣祠碑记

[清] 金衍宗

粤稽古黄帝,命臣飞龙氏造六书、仓颉氏创古文,以利万世,其功与天地相终始。声教所讫,莫不崇祀,岂独一郡县哉!

道光庚戌(1850)秋,予秉铎来瓯,文教其责也。瓯濒海,而号小邹鲁,君子尚文,而俗好鬼神祠。询仓圣之祠,则附祀文昌后,地幽翳而隘褻也。前明府张君镜蓉以文教为己任,勤民爱士,淳淳然谕令郡之茂才孟君锦雯、叶君庆提、叶君树玉、任君超俊等,择地于东南隅开元寺之右,甫经始而以事中阻。越岁复商于予,予谓识字以通经学,必穷其所始。崇祀以立庙功,必竟其所终。时有沙生邦佑、周生培珍,惧其事之废也,乃请于予,相与出橐中金一千四百缗,庀材鸠工,计日葺事。中以奉仓圣,旁列古右史沮诵、周太史籀,尊所始也。并祀汉许、郑二儒,类而及尊经也。堂庑楹桷,几筵笾豆,焕然一新,历来未成之局至是观厥成焉。

时咸丰乙卯岁(1855)季春月也,仰惟圣朝养士数百年,声教洋溢,无远弗届,虽海澨山陬被服儒雅,而况吾瓯之号称小邹鲁哉!今而后庶知:文字者,经学之原本,笺注者,经学之津梁也。则二生之举,其有裨于文教也不少矣!故乐为之记。

## 【附注】

清咸丰五年(1855)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金衍宗撰。据《永嘉县志》载:“在县治东开元寺右,清咸丰五年创建,祀

黄帝史官仓颉氏、古右史沮诵、周太史籀、汉儒许叔重、郑康成，旁从祀颜芝等三十八人。”

金衍宗(1778—1859)，号岱峰，秀水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授临安教谕。道光三十年(1850)擢温州教授，崇尚汉学。咸丰三年(1853)温州发生水灾，饥荒严重，倡议设局施粥，同时劝谕绅富捐储仓谷，积谷至万余石。并建义仓。著有《苕隐乌言》、《瓯隐乌言》、《尊经阁礼典录》等文。

温州市图书馆

## 一七二、疏浚河道示禁勒石

[清] 陈宝善

兼署浙江温州海防总捕分府署永嘉县正堂加六级纪录十二次陈，为勒石示禁以清河道而垂久远事。

案据职员张振琳、军功五品附贡生潘镜墀、附贡生张黼、职员李全英、侯士钧、叶莪、贾肇元、胡嘉灏、蔡明伦、生员陈熙、全镐、张黻、余光烈、陈灿英、张黼、李荫衡、黄书诰、周宏镐、陈宏铨、乡饮宾潘大浩、监生陈汝镛、叶景铨、黄锦海、陆瑞霏、周寿臻、黄学渠、王应辛等呈请：水源贵流通，不宜淤塞。缘城南虞师里湖水上接三溪，下通会昌湖，自西至东，绵亘数十丈。桥题“玉带”，湖号“月池”，源远流长，生民利赖。前于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屡加疏浚，迭蒙各宪示禁在案。乃人居稠密，日久禁弛，不肖居民，或浸茅竹，或弃秽物，开沟倾注，秽水横流。甚至造坑厕于湖边，搭桥盖于湖上，致恶物停积，淤塞不堪。粘呈条规，乞请亲勘示禁等情。

据此，除批示并亲诣勘验外，合行出示，勒石永禁。为此，示仰该地居民暨商贩、地保人等知悉：尔等须知虞师里一带，人烟稠密，湖水为合地居民所利赖，若令秽物淤塞，非惟疏浚为难，亦恐汲饮受毒，是水利反成水害，养人适以殃人。自示之后，务各遵照后开条规，互为惩劝，切勿仍蹈前辙，致干提究，是本县所深望焉！其各恪遵毋违，特示。

一 巷底湖尾，系引三溪水源入脉，实为湖之咽喉，所有玉带桥西北一带邻湖居民，毋得私用砖石叠砌以阻来源。

一 近湖处所不准掘造坑厕并开沟倾注秽水。已成者,由该地绅士集资购买,以便另行改造。

一 各剃铺盥水、酒食铺泔水及一切瓦片、石块、污秽不洁之物,不得倾弃湖内。

一 各篾铺茅竹、篾片,不准私浸湖内。

一 蓄养毛猪、鸡、鸭等物不准沿途纵放,以致秽物入湖。来往要路亦不准摊晒糟糠、石莲以及堆积瓦石等物,致碍行人。

一 湖岸树桥,不准数间接连,上用板屋搭盖。桥上亦不得浣洗秽物,已成者即拆去,嗣后永不准再搭,如违提究。

一 该处行店,凡遇开张日期或除夕、元夜,门首不准焚烧柴木,致令损裂石板。如敢故违,公同鸣究。

一 异地客商寓歇各栈,栈主务须晓以示禁条款,违者惟栈主是问。

同治二年(1863)七月十六日。

#### 【附注】

清同治二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陈宝善撰。

陈宝善,字子余,清咸丰九年(1859)署永嘉知县。

## 一七三、惜字局碑记

[清] 吴存义

同治甲子(1864)岁,余奉命视学两浙。按试台州毕,太平教谕永嘉叶君庆提来谒曰:瓯郡向无仓史祠,自咸丰三年张大令铄率邑人士创建于开元寺右。工竣,金教授衍宗记其事,镌之石。乃敬仓史而未敬其字,非所以崇报本也。爰于九年间就祠中设惜字局。月之朔望,收购残编废纸及竹木瓦石之有字者,焚而送其灰于海。捐集之资,计钱一千五百缗,存典产息,专应其用。倡之者高大令梁材,踵而成之者陈大令宝善也。行之阅数年矣,犹恐公事急需,移拨而匱于后,请数言勒石以禁之。

余思事有似轻而实重,似缓而实急者。自书契既作,人不可一日无字,非特读书人赖之,其当敬惜之故,与夫徵验之不爽,不待赘言之也。则如瓯郡惜字之资,宜无移之他用,而豫为之虑矣。然往岁军兴之际,符檄旁午,度支不给,权宜挹注,不暇顾后此之利病者,往往而有。今幸烽燧销息,四民乐业,州郡之长,勤勤焉以修文教为先务,即谓惜字之举,更无重于此急于此者,吾知闻之者必不斥为警言也。然则叶君司其事而虑及于移拨也,其亦过虑乎哉!倘后之人,有夺此款以应杂用,而任字之狼藉污灭,不惟获罪于仓史,抑亦创此局者所痛恨也。余固知其必不然矣!

《礼》有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瓯之人士,其善体此意焉。凡局中司事及捐户姓名具列碑阴,用昭激劝,以垂示永久云尔。

### 【附注】

清同治三年(1864)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参光绪《永嘉县志》卷35。吴存义撰。

吴存义,字和甫,江苏泰兴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二年(1842)督云南学政。同治二年(1863)署工部侍郎,选署礼、户二部,出督浙江学政。三年调吏部,任左侍郎,学有经术,不迹权贵。《清史稿》有传。

温州市图书馆

## 一七四、重修华盖山资福寺大观亭示禁

[清] 戴 槃

浙江补用道署温州府正堂加十级纪录十二次戴为勒石永禁事：

照得瓯城之华盖山，为一郡元气所关。西晋间建有资福禅寺，故俗称其山曰资福。本府下车之始，巡阅四城，即登此山。查大观亭早经倾圮，资福寺房屋亦俱损坏，四围树木寥寥，坟茔叠叠。询悉情形，由于军民斫木掘土，马牛践踏，以致山容尽改，形胜全无。

本府首先倡捐，并谕通判衔李全英劝集众捐以成其事。重建大观亭，改造资福寺山门，并旁造山房八间以资登览，实所以保郡城之元气。寺院归僧住持，此山亦归僧看管，业经饬令栽补松木，照旧完粮。所有本山柴草生息，以作供奉香灯之费。诚恐军民人等仍蹈故习，任意糟蹋，不听僧人拦阻，合行出示严禁。

为此示仰阖郡军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华盖山为一郡风水所关，各宜保护。自示之后，尔等毋得私斫树木，盗葬棺骸，以及纵放马牛，挑掘泥土。倘敢故违，一经指禀，立即严拿重办，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同治六年(1867)十月 日立

### 【附注】

清同治六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戴槃撰。

戴槃，字润邻，号铭新，丹徒人。道光举人。同治六年署温州知府，著有《宦游纪略》等书。

## 一七五、杨府庙碑记

[清] 戴 槃

异哉，乐清县城之复也！咸丰甲寅（1854）十二月，土匪瞿逆倡乱，麇聚县城，势张甚。大兵未集，士民俯首帖耳，莫敢撻其锋。忽一日哄然而起，齐心杀贼，渠魁授首，群匪千七百人歼焉。城遂以复。僉曰：此杨府君之助也。呜呼！异矣。洵非神力不至。此时余以剿办事抵乐，闻人言历历如绘，为作《勘乱显灵记》，上其事于大府，请于朝，乞加封号，顺輿情，答灵贶也。既而部议飭查未覆，至同治六年（1867），复请马中丞题催，始得奏准。钦加“福佑”二字。封典甫下，余方摄郡篆，恭迎敕书，告于神，供奉讫。

考神之受封飭庙自宋始，盖其著灵海澨，历有年所。故郡邑皆有庙。国朝自嘉庆以来，海匪不靖，均赖神力转危为安，迭资保障，神之为灵昭昭也。而乐人平贼之事为尤奇。内无主谋，外无兵力，群贼坐堂皇谋袭郡城，而乃一呼四应，义声震天地，突起夺贼刀，直前刺之殪，贼惶遽不知所为，或跪授刃，束手就戮，无敢抗拒者。至妇人竖子，咸能刃贼。乱定后，相顾愕眙，率不解其何故。谓非天夺之魄，而神助吾民耶？先是郡中有通贼者，约同日起事，先一日，破获瑞安逆党某，其子忽作神语，白其父谋逆状，事遂泄。县之民亦皆以为杨府君所使，则神之御灾捍患有不可思议者。膺封号，崇祀典，宜哉！

夫不烦兵力群起而攻之，蠢兹丑类，一鼓荡平，使温、台两郡无攻剿馈饷之苦，非独神之大有造于乐，实大有造于浙东也。圣



天子以神道设教,其即此意也夫!

【附注】

清同治六年(1867)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戴槃撰。据《永嘉县志》载:“宋有敕北山杨府庙碑文,明有按察司副使袁公碑记文,俱无考。”“杨府庙,一在瞿屿山,一在海坦山(旧志:按神姓杨名精义,唐太宗时人。生十子,俱入山修道,一夕拔宅飞升,同登仙籍。由此著灵海槃,祷祈辄应)。咸丰四年冬,乐清瞿逆滋事,赖神力转危为安。浙江巡抚何桂清奏请,敕加封号。同治六年,巡抚马新貽复请奉旨加封‘福佑’二字,知府戴槃勒碑于海坦山之庙侧。”按:《记》中“土匪瞿逆”系官方对太平天国时期乐清虹桥红巾军起义领袖瞿振汉之蔑称。

戴槃生平参见第368页。

## 一七六、重修四贤祠记

[清] 戴 槃

温郡四贤祠旧在鹿城书院中，祀程明道、伊川、朱晦庵、张南轩四先生，以乡贤周行己、许景衡等三十三人配，皆从游四先生之门，亲见伊洛渊源者也。当是时，严党禁斥伪学者蜂起，而此邦先哲笃信好学，不远数千里，师事四先生，卒为名儒。俎豆千秋，可谓盛矣。

祠创于前明郡守邓君，重建者为郡守卫君，后经兵燹，仅存数椽。国朝乾隆二十年(1755)，督学雷公复建而加扩焉。未几，为营兵蒋姓所佔，冒蒋叔蒙后裔侵蚀祀田。今且祠圯祀废，木主朽蠹。郡人士至不能举其姓氏，何以使后学者闻风而兴起欤？

余于同治丁卯(1867)摄郡篆，深惧无以绍前人创建之意，乃筹款兴修，新栗主，定春秋致祭；押令蒋姓迁移祀田，已卖者捐廉赎之。祠内留存者，按亩而清理之。所收租息为修祠宇祭祀之用，并刊《附祀诸贤实行录》以备省览。易“鹿城书院”旧额为“四贤祠”，纪实也。夫诸君子宗仰四贤如泰山乔木，流风余韵六百余年矣。即斯祠之建旋废旋复，出之榛莽荒秽之中者亦屡矣。今又焕然一新，世道人心绝续之所系，岂偶然哉！

抑余之为是举也，将使郡之士瞻仰遗型，进求夫诸贤之讲学论道与夫事业文章，更世千百而不朽者，其故安在？度非胶庠其姓氏即可诩诩然曰：吾四贤之徒也。韩子曰：“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永嘉之学岂必遂无传人哉？此固守斯土者之所厚望也！是为记。

【附注】

清同治六年(1867)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戴槃撰。据《永嘉县志》载：“同治六年署知府戴槃兴复(四贤祠)易鹿城书院额曰：四贤祠。”

戴槃生平参见第368页。

## 一七七、重修中山书院并增广膏火记

[清] 戴 槃

东瓯之有书院，盖自宋儒王儒志先生于伊洛未作之先，讲道东山，倡明理学。后人因创为东山书院，由来旧矣。乾隆二十五年(1760)，郡守李君琬既兴复之，乃更辟地于中山之阳为中山书院。讲会有堂，肄业有舍，层楼杰阁，規制崇闳，与诸生藏修息游于其间，所以上溯宋儒而绍伊洛之渊源，将于是乎在。

虽然，东嘉之学至宋而极盛，游程朱二子之门者三十余人，登进士及贤良方正、宏词、孝廉诸科数百人。其时固未有书院也，而克自振拔如此。今既有其地矣，往往狃于记诵词章之学，经史典籍皮置高阁，以为无用。或空疏剽窃，苟焉博取浮名而已。所谓通经致用者安在？宗经立义者又安在？无怪自有明以后，继起者难其人也。

余下车之始，首以培养人材为急。今书院房屋岁久失修，考试桌凳及一切物用损坏过半。乃亟捐廉一百千，另筹款三百千，重完治之。置器具，洪纤毕备，使诸生住院肄业者有托焉。而增广其膏火，于捐局串余项下每年提钱五百千，酌定每月官课生童考列二十名者，加给钱一千。余钱百千，拨入肄经堂，按月加给膏火，以鼓舞而作兴。迄今一载有余，负笈来者日益众，课艺亦彬彬可观。盖坊间向有余书《经集句文赋稿》，余亦间有持赠。受而读之者，咸知本经籍为文章，断非虚语。而醇茂渊懿之作出矣，空疏剽窃之风亦少息矣。由是进而求之，储国家经济之用，绍先哲学之传，处为醇儒，出为名臣，安见元丰九先生、淳熙六

君子之学问勋名不接踵而起也。诸生其勉之哉！是为记。

【附注】

清同治七年(1868)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7。戴槃撰。据《永嘉县志》载：“同治七年署知府戴槃葺而新之，勒碑为记。”

戴槃生平参见第368页。

温州市图书馆

## 一七八、重修永嘉县学碑记

[清] 裕 彰

特授浙江温州府知府长白裕彰撰文

署永嘉县学教谕何澂篆额

邑增生徐清来书丹。

永嘉之建学也，自宋元祐始，历元、明以至国朝，修复者屡矣。康熙八年(1669)，飓风大作，堂庑为墟。前教谕樊君遇率诸生黄象□□□建。乾隆八年(1743)，岁久复圯，训导陈君锡圭躬历各乡劝谕，得三千余金，重建规模愈壮。道光二十六年(1846)，又坏于颶。正殿则董氏学山、学曾两茂才出贖所修，明伦堂则廩生孙自励等合众力而成者也。迄今不及三十年，殿之西北隅势已倾颓，岌岌不可终日矣！而戟门、名宦祠、乡贤祠及官厅，上雨旁风，覆压过半，非所以昭崇敬也。前此迭经请修，卒未果。

同治辛未(1871)四月，余奉简命，来守是邦。司谕许君文琳、司训金君墉以状闻。因檄钱令国珍诣学审视，谕张丞卓人敬谨勘估，以昭慎重。并择邑绅有时望者司其事，而督修之责则委两广文以董其成。然经费维艰，集贖不易，邑人叶茂繁等首先急公，力图报称。方定期议修，而明伦堂栋梁毁折，片瓦无存，仓猝无以应。广文白于余曰：事须急其大者，请先修大成殿。余俟捐有成数，次第缮修。余曰可。乃构良材，鸠群匠，取吉日，工作并兴焉。嗣而城乡择殷，由学亲往敦劝，都人士亦奋勉乐输。于是自殿庑及宫墙、祠宇，朴斫埏埴，涂墍丹雘，悉如旧制。前后殿诸

神牌,更其朽者,东西庑神座,尤多蠹损,砌而新之。两祠各主,重加藻饰。据《县志》增入四十余位以补其阙,而明伦堂暨门斋、廊舍一律修整。遂以余资完造祭器,修土谷神祠,并殿庭内外堦,迄堂涂,筑而坚之,平如砥,与甃石无异。此皆前议所未及,今聿观厥成。不愆于素,共实需钱三千二百缗。经始于同治十年(1871)九月,至十一年(1872)七月告成。

工既竣,永嘉陈令益暨校官诸绅行释菜礼以落之。阖庠咸额手相庆以为美观,余曰:此独美观也与哉!夫黝垩丹漆,致饰于外者也。材美工良,坚持于内者也。诸生等幸生明备之时,将饰于外,以庠序为荣身之所已乎?抑将持于内,以乡前辈为准则的,必期至于圣贤之域而后已乎?尝考永嘉之学,有宋王儒志先生,开伊洛之先。厥后名贤辈出,或以节义显,或以文学传,或以经济著,如所称元丰九先生、淳熙六君子,卓卓树立,于今数百年,皆崇祀乡贤,为后世矜式。昔何以盛?今何以衰?振而兴之,一转瞬间耳。昔文翁、常袞以儒者出为郡守,咸能兴学校,变士风。余不敏,无以追踪曩哲。然既庙貌重新,观瞻为之一肃,愿与诸生争自濯磨,无沉溺于颓靡之习,并身心学问而俱新之,以为我国家栋干之储。有志者事竟成,安见古今人不相及哉?师资不远,跂予望之!

是役也,两广文同寅协恭,共襄善举,绅士严思聪、潘镜墀、黄书诰、陈承锵等,皆与有劳。诸捐户乐善好义,其名亦未可没也。宜寿诸石。广文请余为记,爰序其崖略如右。

监修前永嘉县钱国珍、永嘉县知县陈益,估工县丞张卓人,督修教谕许文琳、教谕何澂、训导金墉

同治十一年岁次元默(壬)涓滩(申)阳月上澣□□

### 【附注】

清同治十一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参光绪《永嘉

县志》卷7。裕彰撰。据《永嘉县志》载：“同治十一年，署教谕许文琳助捐重修，邑人叶茂薰等合力成之。”

裕彰，全名费裕彰，字昭甫。清同治十年（1871）任温州知府。

温州市图书馆藏



## 一七九、奉宪示严禁偷割柴草

[清] 顾德恒

钦加同知衔署理温州府永嘉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二次顾为出示谕禁事：

据廿六都峰头地方乡宾程朝升等呈称：伊等地有栋上官即太阴宫山场一片，粮入本官户完纳。该山所馀，原本官荒，听民樵采。嘉庆二十四年(1819)，被山底章文宾藉毗越占官荒，租于平阳棚民温宗山等，恃强滋端。耆民梅文达等控，奉黄前宪出示谕禁，订列四至：双峰路下，东北角温宗山止，西北杨锡光厂止，正西林介卿厂止，正东空庙止，南至大溪止。断归章文宾管业。馀山即附升栋上官管业，俱任伊等各村居民樵采。

无如平民居久丁繁，视禁废远，屡次恃蛮过峰偷砍。本夏复又涉讼，经中保调处，照旧定界址，具结呈销，沐批：各管各业等因在案。伊等查宗山等之子孙温如卓等，俱住山后西南横路上，是以中保照依原议：双峰之横路下归为章业，横路上之山峰及过峰之东北面之山场归为官业。惟横路上之山峰，虽系官业，尚在西南，与平民居近，听其樵砍，每年交官租三百文。至于过峰东北一带，实为伊等各村柴火攸关，业已凭中立据，平民不得过峰偷砍。今叩出示谕禁等情。

据此，除批示外，查前据程朝升等呈控宾子章大英、英子金照等越界砍斫一案，已据程德耀等以调处允协，抄据取结。呈经前县批准，息销在案。兹据前情，核与程德耀等所呈抄据相符，合行出示谕禁。为此，仰山底章大英及山后寄居平民、地保人等

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务照议据各业，毋许再过山峰东北面偷砍柴草！如敢故违滋事，许峰头地方居民投保，据实禀县，定即严提究惩，决不姑宽。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 发峰头村实贴。

【附注】

同治十三年(1874)刻。据程海勇所录碑文。

顾德恒，字紫珍，江苏上元人，监生，署永嘉知县。

温州市图书馆

## 一八〇、温州米业副义仓碑记略

[清] 张卓人

温州义仓，肇自前郡博金君衍宗，建廩明伦堂右，捐储谷一千余石。迄咸丰十一年(1861)粤逆围城，概给勇粮。同治四年(1865)，绅士陈承镛等暨城厢米业，仍循捐办，分上、中、下三等米铺，上则日捐钱十文，中则六文至九文，下则五文，每年自正月十六日捐起至十二月十五日止。又有乐、瑞、平三县运米来郡，每筲抽钱十文，每箩六文，集数买谷。计自四年秋至十二年冬季止，共买储仓谷七千三百五十石。稟请前府宪裕，勒石垂久。

议捐至市斛一万二千四百石，又捐钱一千串，彼时即请停止。至于每年出陈，以三千石为率。今将出入条议、董首姓名并勒于石。

光绪元年(1875)正月立。

### 【附注】

清光绪元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5。张卓人撰。据《永嘉县志》载：“米业副义仓，在施水寮预备仓余基内，建大廩十六间、砻房六间、披舍二间、仓神楼屋一所、管仓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光绪元年县丞张卓人创建，有碑。”《记》中“前府宪裕”指知府裕彰。

张卓人，字霞峰。江西南丰监生，永嘉县丞，经理府学义仓，并建米业义仓。

## 一八一、忠烈庙记

[清] 戴咸弼

郡城东南隅简讼坊有忠烈庙焉，祀宋宣和间教授刘公士英及州学生石公砺、学掾卢公璿。盖以三公守城御寇之功载在祀典，大有造于瓯民者也。庙初建于宋，赐额“忠烈”，在府学东。重建于元大德间，林景熙为之记。明成化间县令文公林迁新河里，弘治间庙圯。令汪君循转迁今址，自为之记。庙左旧有华光庙，国朝嘉庆初毁于飓风，里人奉神像居此，而以他神附祀，易庙额焉。今人知为华光庙，不复知有忠烈庙，七百余年之伟烈几于湮矣。

咸弼承乏瓯类，于公为乡后进。见夫贞珉具在，庙貌犹存，瞻仰徘徊，而叹公之功为不可泯也。夫公之事迹，《永嘉守御录》记载綦详，则其庙食瓯邦，魂魄犹乐居此，宜矣。惜乎易“忠烈”为“华光”，吾知华光有灵，必不愿掩忠烈而有之，亦明矣！爰与同人叶君庆提等金议筹捐修复，劝谕里人迁华光神像于故址，为作新记，众咸乐从。遂諏吉于光绪初元，规复旧制，新三公像，设从祀诸义士丁仲修等栗主于左右室。庙外缭周垣，严启闭，题旧额于门之楣。阅三月工竣，计费缗钱五百九十有四，皆官绅倾助之力，悉载《征信录》中。考府邑志：向例三月十五日以一羊一豕致祭，届期由府委佐贰行礼。嗣经绅董叶君稟请郡尊专委儒学主祭，飭县立案。并将捐修文庙羨余若干，置业生息，拨助祭品之不足及散福诸需，用昭诚敬，庶有以仰体朝廷表忠之意。而公以儒官保障一方，其功乃历久不磨也，不亦伟哉！爰勒诸石，俾

后之君子有所考云。

光绪三年(1877)冬十月。

【附注】

清光绪三年刻。录自光绪《永嘉县志》卷4。戴咸弼撰。据《永嘉县志》载：“国朝嘉庆初元(1796)，里人奉华光大帝像于此，改为华光庙。光绪元年教授戴咸弼倡议修复，邑绅叶庆祺等佐之，立石纪事。”

戴咸弼，字鳌峰，嘉善人。道光举人，温州府学教授。著有《东甌金石志》。

## 一八二、重修卓忠贞公祠堂碑记

[清] 孙鏊鸣

考之《明史》，万历初，用御史屠叔方言，为吾乡忠贞卓公立祠表墓。盖距公授命之岁已百七十一年矣。而吾邑先于嘉靖间，私祀公于西岷山麓，厥后屡毁屡迁。其在今县治前新街者，即奉诏改建址也。

而郡城亦同时建祠于江心孤屿，与文信国公祠东西并峙。懿惟二公精忠大节，与日月争光。信国公当宋祚已坠之日，力图兴复，间关一旅，跳身至此，赋诗见志。而忠贞公，温产也，异代而同规，异地而同祀，岂非江山之光邪？岁久失修，倾颓殆尽，郡官吏既葺信国公祠而新之矣，而公之祠未遑暇也。

江心寺僧雪嵒跃然起，走谋于乡士大夫，醮钱从事。不足，则又拾寺之所入成之。经始于同治辛未（1871）十月，次年九月工竣。栋宇壮丽，视旧有加。以余乃公邑人，乞文纪事，其敢辞！鏊鸣往读焦修撰所为公祠碑铭，词义美矣！蔑以加矣！而蒙窃以为公之忠，公之学也。昔刘忠愍之传公也，谓公邃于性理，有遗书十卷，发明周子《通书》、邵子经世之学，然则公固渊源濂洛，得与于圣道见知、闻知之统者也。其与信国公成仁取义之旨，恪守孔孟家法，将毋同！而惜乎遗书之佚而不复得见也。今幸新公之祠而特揭公之学以告我乡人，庶几慕公之忠，相率而求学公之学，乃无愧于生公之乡者哉！

雪嵒能诗，以方外而慨然有感于先哲忠义之风，善哉！未易得也！缀之以诗，使歌以祀公。诗曰：

江流万折志必东，一屿屹立洪涛中。上有两忠巍新宫，坐令江山增清雄。信国赋诗血洒空，百年继起有我公。徙薪说议听不聪，乃以三族殉遗弓。忠孝大原根圣功，穷理尽性气斯充。遗书莫覩恫予衷，长留劲节扶苍穹。公之学成公之忠，特揭斯义昭无穷。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侍读学士前广西全省学政、邑后学孙锵鸣谨撰

敕授修职郎咸丰己未岁进士前龙泉县学训导、郡后学梅汝元谨书

本山住持释心谿雪帽氏勒石

大清光绪四年(1878)岁次戊寅仲秋月上澣谷旦

#### 【附注】

清光绪四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参《海日楼文集》卷9。孙锵鸣撰。《记》中“焦修撰”指焦竑，“刘忠愍”指刘球，《明史》卷162有传。

孙锵鸣(1817—1900)，字韶甫，号菜田，自号止庵，瑞安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翰林院编修，李鸿章、沈葆楨均出其门下。官侍读学士。晚年曾在宁沪各地书院任教。著有《海日楼诗文集》。

## 一八三、生育祠记

[清] 悟了

悟了诵《法华经》至二十七品，憬然悟，慨然叹曰：夫妙庄严王与王夫人净德，夫非犹是人之父母也哉！净藏、净服二菩萨，夫非犹是人子也哉！而彼二菩萨者，顾能具大神力，卒使父母信解，一为华德菩萨、一为光照庄严相菩萨，其亦可谓善化其亲者矣！夫此必欲化亲之心，固即儒者所谓爱亲而不忍忘亲之道也。乃自儒者加吾道以“无父”之名，而吾道中愤愤者流，亦遂自安隔膜而不知怪。噫！此岂佛之心耶？惜未有以二菩萨之事告之也。

悟了俗姓蒋，郡新河街人。七岁丧父，年十三，母又逝，不获已，与兄纪英、天寿奉柩合厝于雪山之原。既卒役，乃祝发于资福寺觉禅师为佛弟子。惜悟了钝根人，略无神力，求如二菩萨之化亲，俾得生而成佛，盖抱憾多矣！虽然，力不可强，心独不可自尽乎？爰本二菩萨爱亲之心，就其可自尽者，而为之建生育祠三楹于寺侧，奉父母神主，并置祀田五亩以供祀事之费，亦曰：不敢忘亲已耳。二菩萨有知，或者其许我乎！是为记。

光绪七年岁次辛巳(1881)重阳节

僧悟了合十敬撰 颐伯陈寿宽敬书

### 【附注】

清光绪七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悟了撰。碑在华盖山11号内。

悟了，生平不详。



## 一八四、忠靖王出巡安方路径

[清] 佚名

驾出行宫，向东进太平桥。上定院，至梯华桥。过三官殿前，至石柱头。由手肘头巷往七案前，仍过双井头，出仓桥行宫。向南大街，转过墨池坊，由帅府出东辕门，向招贤巷，转往高盈里，至洞桥底。由大沙巷仍转高盈，往县前，进华盖桥，至城守署前，进府署。至东公廨，转西公廨，出宣化坊，直往道署前。至康宁巷，转东瓯名镇，入馒头巷，过洗马桥，至韩唐巷。过矮儿桥，到四顾桥。

向东往内翰坊，进小新街，大洲桥出。由元丰桥，向北大街，入康乐坊。过乌衣巷，向东（往）河泄桥，由横井巷出东门，过长桥。由土地殿巷至风神殿前。出化鱼巷，过先锋殿前，往陡门，至钞关。由堰头上，仍转高殿前，从城下进镇海关。由金钗桥诣国师第，出康乐坊口，进百里坊。过茶场殿前，至石板巷，转往马槽头。过石柱头，往手肘头巷，至七案前。过双井头，出仓桥行宫，向北大街，进兵营巷，诣新殿前，往云抬月陈宅屋前。出大涧巷，向北大街，进兵营巷，过海神庙前，往白鹿庵，转过石佛亭前，至七枫巷、土地殿巷。由当店巷，至项师桥，往观桥头，转永宁巷口，即往万岁埭头。转至巷口，出双门外，至东城下，至奉恩水门头上，转往太师坊，往江边至杨府庙前。仍转盐仓前，进望江门，到横街。

向西，由屯前过柳垟巷，到李家村，由恩永堂过，往锡祥巷出。过太平桥，由上定院前，至卖糖巷，诣三官殿巷、卷索巷，过

斗城书院边,往虹桥,往墨斗巷,出世美巷,过石埠庙前。向西直至八仙楼,进陈天雷巷,过广惠庙前,出行宫,往新街,出麻行门外,向东城下,转由西城下,至岭脚止。仍转进永清门,向西往象门,过土地行宫,往徐衙巷,至郭公山下。出西门外,过大桥。

向南至粗糠桥,转由沐河头,诣寮前,往岩头巷,过太使殿前。转由梅埠里,至打索巷,到祈衙巷,往浦桥,至陆堂殿前止。转由莲花埭,往盈儿,到大教场。过七圣殿前,往龙船夹,过塔儿头,由大街,往寮巷口,过陡门码道。由城下,进迎恩门,向泰山宫前汇头,向东直往油车巷,进马家桥。由天窗巷,至瑞颖殿前,往土地殿巷,由石门槛、皮坊,出水渡桥。

向东往八字桥,入珠冠巷,由天后宫前,出行宫,进三官殿巷。过卫前,由安平坊巷,入白塔巷,转进应道观巷,过蓝桥、庆年坊,进倪衙巷。往抬轿巷、祠堂前,到上佳桥,由卖醋桥,出仓河巷,进丁字桥巷,往大中丞,出巷口,进黄府巷,至城西。由金凿石巷,进吉士坊巷,往嘉会里,至苏公井边。出巷口,入蛟翔巷,过状元桥,由放生池,出里瑞巷,进书堂巷,入英烈坊,往清凉桥,过育婴堂前,到新桥头,往至城西。由飞鹏巷,出入木杓巷、甜井巷,转出古炉巷。往妆楼下,过杨大王庙前,到花衙巷,转过窠妇桥,至普觉巷。由大士门前,出三牌坊,进岑山寺巷,出周宅巷,进大赉桥。往蝉街,过丰裕仓,由七圣殿巷出,即往三角门外。过妙寺前,转由水心止。

仍进来福门,往龙角翅,至斜桥头。往西湖头,从南首城下转,由九圣殿边,往西城下,转过大高桥,进由小高桥,往任子巷,进侯衙,转泉坊巷,出乘凉桥,过贡院前,往三凤鸣阳,至施水寮。由仓后,过王木亭,由四顾桥,入登选坊,至高公桥。转过寨桥头,仍出巷口,往东城下蔡宅坛内浣沙巷,至铺儿前。过县水仓,由大雄寺巷出,往小南门外,到山川坛。转过双莲桥,到埕头,仍转英宅祠堂边,入荷花,出南禅桥,往洞桥底。转过汇昌桥、瓦窑

底,仍出巽山第一,到金丝桥止。

转由山前、腰带水,往仓坛,至甘露亭。仍转浦桥,出锦春坊,进张家巷,仍转入土地堂巷出,进千秋坊,往蟾湖。出虞师巷,进花柳塘。至兴隆桥,仍转出行宫,进瑞安门。往东城下,转西城下仍出,由大九曲,往踏碓巷。过寮基桥,出小九曲,进府学巷。过青云桥,由岩庵前,向北大街,进兴文坊。由铁井栏、文湍桥往芙蓉亭,转由县学前,即至开元寺巷。由小教场出习礼坊,入祭酒坊。往小新街,过小洲桥,出通道桥行宫,向北大街。统巡一周,仍转安平坊,进八仙楼行宫至本庙缴。

光绪十一年(1885)岁次己酉杏月吉立。

#### 【附注】

清光绪十一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作者不详。忠靖王全称是“东岳统兵翊灵昭武侯温王君忠靖圣王”。

## 一八五、回鹞山重建揖峰亭记

[清] 孙衣言

资议大夫赐进士出身太仆寺卿前翰林院侍讲上书房行走、瑞安孙衣言撰并书

回鹞山在郡西关，濒江，山高不十仞，以当江之津要，舟楫所辘，四时游者不绝；而里之人每以九日于此登高，故虽近市喧隘，士大夫往往至焉。山旧有亭，《永嘉志》以谓明时太守龚秉德建，然予观文定叶公有《登北务后江亭诗》，所述景物有“小市鱼虾、大江风浪”之语，疑即此地所谓务者。宋时榷酒，郡有务场四，此其一也。然则有亭久矣。太守盖时其圯而复葺之耳。

亭据山之巔，登其上，正与江心孤屿相直。而江北罗浮、挂彩诸山，层峰叠嶂，如相拱揖，亭所以名也。亭旁旧有屋三间，为游人憩息之所。咸丰十年（1860），皆毁于兵火，里之人欲修复之，顾力未克为。光绪十二年（1886），武陵余刺史绍侨来治榷务，其廨适在山下，以谓此山之胜，非亭不显，而游者亦不可无以休，又皆前人之遗迹也。乃出己贖为倡，釀而就之。复于山之上建楼三间，以极登眺之致。山之下旧有木杓以通江，其长二十余丈，而宽不能一弓，行者尤以为病。复以余贖改筑石堤三十余丈，宽皆一丈六尺，以易木杓之陋。以某月日始作，以某月日毕工，凡费钱八百余缗而已。刺史为其成之难，恐久而又废也，属予为记其事。

盖自东南偃兵，垂三十年，朝廷仁爱惻怛，常欲解去烦苛，与民休息，以固人心、培国本。而意外之备，殊未能已。养兵制器，

其事日新,其费亦旷然不领于大农,往往徒恃榷算。其为法日密,而耗之亦滋多,民盖不胜困矣!自公卿大臣,以至疆域群吏、郡邑守长,大抵急于理财。至于有司之所有事,虽或著为令典,关系民生,未暇以辄为也。若夫因山水之美,为登览之具,则尤以为游观不急,未敢以辄言,亦其势使然也。

夫山水登览,自其粗言之,诚不过游观之事耳。自君子知道者言之,则所谓登高明而远眺望,先王之政,顾亦未敢忽焉。岂政固有体欤?抑诚乎为民,固无往不为民利欤!刺史方以省檄,来治商榷,固所谓理财者也。乃能抗志于埃壙之表,计虑于跋涉之危,不烦民力,以复千百年之遗迹,又增其所未有。使此方之民得以导堙出滞,去险即夷。斯役也,固非徒为游观举也,刺史其殆知道者欤!若夫兹亭之胜,虽无崇高伟丽之观,而大江之汇,风帆雨楫,超忽容与,天光云影,旦暮百变,草树之蔽映,鱼鸟之泳游,皆有以遂其生而适其性。引目极望,则层山无际,括溪朝宗,斯固人情之所乐,骚人胜士之所以寄其情也。异时国家闲暇,必将省罢征榷,藏富于民。复得仁心为质之良有司为之,诘豪暴以安善良,通有无以阜财货,使民之困不至如今日之甚。斯亭也,刺史之遗爱也,民亦安忍听其终废也!

光绪十三年(1887)岁次丁亥九月之望(东瓯郭焕春镌)

### 【附注】

清光绪十三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参《逊学斋文续抄》卷3。孙衣言撰。

孙衣言(1814—1894),字绍闻,号琴西,晚号遁叟,瑞安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居翰林八载,历官江宁布政使、太仆寺卿。光绪十四年(1888),创建玉海楼,藏书达八、九万卷。承永嘉经制之学,致力史籍校笺,重视乡邦文献。著有《逊学斋诗文钞》,辑有《瓯海轶闻》等。

## 一八六、文昌帝君遏欲文

[清] 陈庆洲等

孽海茫茫，百恶无如色欲；尘寰扰扰，易犯惟有邪淫。拔山盖世之雄，坐此亡身丧国；绣口锦心之士，因兹败节隳名。始为一念之差，遂致毕生莫赎。何乃淫风日炽，天理沦亡？以当悲当憾之行，反为得计；而众怒众贱之事，恬不知羞。刊淫词，谈丽色，目注道左娇姿，肠断帘中窈窕。或贞节，或淑德，可敬可嘉，遂计诱而使无完行；若婢女，若仆妾，宜怜宜悯，竟势逼而致玷终身。既令亲族含羞，犹使子孙蒙垢。终由心昏气浊，贤远佞亲；岂知天地难容，神人震怒。或妻女酬赏，或子孙受报。绝嗣之坟墓，无非好色狂徒；妓女之祖宗，尽是贪花浪子。当富则玉楼削籍，因贵则金榜除名。笞杖、徒流、大辟，生遭五等之刑；地狱、饿鬼、畜生，没受三途之苦。从前恩爱，至此成空；昔日风流，而今安在？与其后悔以无从，胡不早思而勿犯。谨劝青年佳士、黄卷名流，发觉悟之心，破色魔之障。芙蓉白面，不过带肉骷髅；美艳红妆，乃是杀人利刃。纵对如玉如花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未行者宜防失足，已行者各早回头。更望辗转流通，迭相化导，必使在在齐归正路，人人共出迷津，则首恶既除，万邪自消，灵台无滞，世荣垂远矣！

章安邑庠生陈龙光竹铭敬篆，永嘉邑庠生陈钧福沐手敬书。

圣清光绪十有八年(1892)岁次壬辰律中南吕谷旦。黄洪源镌助，陈庆洲、方福光、杨荫照、金时沛全敬立。

**【附注】**

清光绪十八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陈庆洲等撰。

陈庄洲，生平不详。

## 一八七、重建圣殿记

[清] 苏慧廉

主降世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吾英国教士李华庆航海来中国，寓温州嘉会里，传耶稣圣教，仅阅四年，即归道山。至八十二年，仆来继李任。其时居住于此，信徒甚寡。至八十四年，忽丁魔劫，突遭恶党劫掠财物，焚毁教堂，荡我书院，火我居房。次年，英会捐资建造圣殿，主日聚集者尚寥寥无几，并未分设友会。多历年所，福音莫得广宣，叹习俗愚迷，共崇偶像，实非人力所能挽回。诂意主旨难测，近十年来，恩光渐照渐明，圣道愈推愈广，地则有四五邑，会则有七十奇，人则有三千余。即本堂每逢主日，男女扶老携幼而来，门内几无隙地。数年之内，藉众会友随时劝化，始获有此兴盛也。仆之始愿不及此，今及此，岂非天乎！去年春，议重建圣殿，继长增高，俾得礼拜观瞻。幸托主恩，中外集资成数，庀材鸠工，昕夕董治，月圆十度，方克告竣。仆望自是福音处处风行，圣道蒸蒸日上！爰叙其缘由，勒石以垂不朽云。愿救主恩，天父怜爱，圣灵感化，长临本堂，世世无穷，亚们！

主降世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英国传教士苏慧廉识。

### 【附注】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分四面阴刻在城西基督教堂前堂二中柱柱础上，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记》中“焚毁教堂”，指中法战争时期的甲申教案。

苏慧廉(W·E·Soothill, 1861—1935)，英国人。1882—1907年



间任温州循道公会传教士，在城西基督教堂传教25年。先后与友人创办艺文中学教会学校、定理医院和白累德医院。暮年回国后，任牛津大学中国语文教授。著有《儒、释、道三教研究》、《一个传教团在中国》等书。

温州市图书馆

## 一八八、温郡双门厘捐总局示谕

[清] 徐 某

钦加五品衔赏戴花翎办理温郡双门厘捐总局补县左堂加三级记大功十二次徐 为出示晓谕以安商业而裕厘课事

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奉督办温处厘捐总局宪戴札开:本年十二月初十日,奉厘捐省局宪批:本局稟,该卡为药业认捐,叩请立案由。奉批:据稟,双门卡通年认定药材捐钱五百六十千文,填给行商四联票,并入厘捐,按月报解等情,办理尚属核实。仰候列入该卡额册可也,并即转飭遵照!此缴,等因,奉此,合行飭知:札到,该卡即便遵照。本年十月二十三日,奉督办温处厘捐总局宪戴批示:据稟:该卡药材一项,由前委员石,察度情形,令公所认定:通年捐钱五百六十千文,按月填给行商护票,在报解数内列收,历办无误。兹因药业屡次求减,稟请立案,以杜希冀等情,实为整顿捐务起见,自应据情转稟省局宪,仰候批示遵缴,各等因在案。查此案,前据该公所司事陈联参一再稟称:以药业近年艰苦情形,历恳减折,以示体恤,各等情。经本局批示:以新章比较严切,若再请减,殊于厘课大有妨碍。况此五百六十千之数,已认定多年,从无异议。但未经通稟立案,不足以垂永久而免纷更。现既奉省局宪批准立案,除将全案照会该业司绅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药业行号、店铺、各人等知悉:自此次立案之后,每年认定捐数,无论多寡,不减不增,以垂永久。至每包斤两,务须遵照定章,连皮不得过五百斤。倘敢任意放大,定即照章三倍示罚。庶公所不致因此赔累,而于厘课等情,实两有裨

益。该商等不得视为具文,致干究罚。其各凛遵毋违! 特示。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 日 给

**【附注】**

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

温州市图书馆

## 一八九、重修卓忠毅公祠碑记

[清] 朱寿保

日月有时而薄蚀，陵谷有时而迁墮。惟此忠忱浩气，足以扶三纲而张四维者，历千古而长存，与万灵而并耀；昭著乎当时，褒崇于后世，允以立臣极、植人纪也。

江心孤屿卓公祠者，前明中叶敕赐创建，为奉户部侍郎安固卓忠贞公殮祀之所。公之精忠大节载在史乘，彪炳汗青。考祠建于万历初纪，与宋文信国公祠东西并峙相辉映，迄今已三百余年矣。都人士至其地者，辄瞻拜遗像，肃然仰止，固赫赫若前日事。国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谥忠毅，表忠之典异代同符，于以见潜德幽光之阅世愈显，而粉榆桑梓之社，公之灵不尤眷眷于兹也哉！

光绪纪元，寺僧雪嵎曾醮资修葺，恢厥栋宇。乃历年未久，郁攸为虐，半成焦土。寿保承乏，司铎是邦。甲辰（1904）秋，偕西郭莞榘嘉定陈令尹祗谒公，顾瞻庙貌，愀然弗安，思一新之未果。适豫章杨太守来总榘政，乙巳（1905）春，慨焉创议曰：“及今不葺，久将废坠，非所以昭胖蚺、妥神灵也。”因谋于郡士大夫，白诸观察楚南童公，太守长白锡公、永嘉令尹陈公沈温，捐廉倡率。杨太守复为之区画，遂与陈令尹躬经营之。经始于立夏，落成于仲秋。堂庑作新者十之口，□甃补葺者十之三。既茨丹雘，楹桷焕然，五周月而工葺。祠旧额曰忠贞，易以今谥，遵时制也。爰諏士□荐苹蘩，展祀事焉。礼成，将寿石以纪其事。

尝读焦修撰、孙学士所为公祠碑铭、诗歌，备哉灿烂，茂矣至

矣！蒙窃以为：公当建文初载，首上《徙燕密疏》，老谋深识，弭患履霜；使王听克聪，虽逊国之祸不作可也。卒乃攀□莫及，湛族甘心，岂不磊磊轩天地也哉！洎乎观除之际，殉国之烈，于我浙得二人焉。一为方公正学，一为公。正学邃于经，公则兼长于史，其学浩博无涯涘，究其心孔子之心，学濂洛之学，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岂非山川间气之钟，不负高皇养士之报；此微特邦家之光，抑亦闾里之荣也！嗟乎！生而忠孝，没为明神，固宜俎豆长馨。而幸得大府之提倡，与郡士大夫之同心协谋，以成斯举；俾百世之后闻风兴起者，振颓而式靡，立懦而廉顽。以上副一代表忠之意，庶几维持风教之一助也夫！

同进士出身同知衔即用知县温州府教授朱寿保谨撰  
五品衔佺先选用训导永嘉张凤诰书丹并篆额  
光绪三十一年(1905)岁次旃蒙(乙)大芒落(巳)壮月

#### 【附注】

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据温州市博物馆藏拓本录出。朱寿保撰。

朱寿保，字眉山，浙江富阳人，清光绪间进士，即用知县、温州府学教授。

## 一九〇、伞业各司铺重整条规示谕

[清] 陈常铎

钦加同知衔赏戴花翎正任严州府分水县调署温州府永嘉县正堂加三级记录四次陈为出示晓谕事。

案准商会公所移开：“据伞业董事潘文杰、店东潘春来等稟称：伞业一项，店家共有一百余户，三档帮工约有四五百人，向章用钱申洋价目参差，以致店伙时相龃龉。现经会董集议，断令一切工钱统改作英洋洋码核算，永以为例。议定三档正放大伞，每工旧价二百文，折洋一角六分二厘，现增加三分八厘，合计洋二角。副放大伞，每工旧价一百九十文，折洋一角五分三厘，现增加三分七厘，合洋一角九分。次放大伞，旧价一百八十五文，折洋一角四分九厘，现增加三分六厘，合洋一角八分五厘。余以类推。每日每人贴还店家伙食洋四分五厘，现在注册之潘春来等，均已听理；惟工头陈元海等，蛮抗不依，移请示禁押作等由过县，准此，正在示禁押作，间据陈元海等以各工司类多贫苦，伙食一项叩求减贴五厘，余遵商会议章等情具呈，又经照会劝谕酌减在案。兹准王总理移覆潘春来等各店，现经再三劝导，谕令减贴五厘伙食，均已遵行。请即立案出示”等由前来，合行出示晓谕。

为此示仰伞业店东、工头及帮工人等知悉：尔等须知此次商会公所所议章程，甚属平允。自示之后，各宜遵照定章办理。毋得再有争执，致干未便。切切特示。

一议，无论大小店，定于首尾三年用一徒弟，俟前徒将近出师，后徒才可进店。

一议,徒弟情愿学习,进店之始约一月内,设酒二席以作敬司之意(司少者备酒一席,暂存本店以充公用)。

一议,徒弟设酒后,倘半途而废,限一年内顶转,过限不许。

一议,店家私添徒弟,在店之司必须先行通知。若一体相瞒,查出,店家罚酒二席,老司罚酒一席,以申规章。

一议,徒弟出师,订出英洋二元,亦先暂存本店,不许头家等前借后支,倘被私下携去,一文不听,候祖师庙寿期,一齐付出公用。

一议,外地各司进店,亦要在店老司即速通知,每人出英洋十元,着某店搭应去,方准做工。限一月内将洋付出。倘东司隐瞒不报者,照前处罚。今言出规随,断不徇情! 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吉日 同业公立

启者,从前伞业行规败坏,缘光绪廿五年各店东同各工头整顿行规,因前徒弟余多,于司实属有碍。出师折席钱文,除祖师庙开销外,余被前工头朋噬靡遗,以致各地客司抱恙或病故,无处调停,致酿与店东事端。此后公议各徒弟三年期满,许带一名。出司折席钱,除众用外余皆存储,并工头俭积,合置公所,应酬客司卧病或病故经理。此实美举,本年因洋价虚抬,各店东捏情诬禀,商会公所移县出示谕禁,致滋涉讼。今已理明,均愿歇息。二月十九日奉县宪陈批准:查商会局所议章程极为平允,今于伙食一项犹以减贴为请,未免得步进步,迹近要求,本难准理。既称各工司类多平(贫)苦,且为无多,姑□□□为重。酌量减让以示体恤,条规附□□在案。

伞业工头 陈元海 陈竹□ 朱焕珍 张炳有 滕时国  
郑庆丰 高嘉时 蔡式聚 许齐发 夏月桃全启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十日给

【附注】

清光绪三十二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谕》中“永嘉县正堂”为陈常铎，字次耕。

温州市图书馆藏



# 一九一、温州四明公所附入上海 分设宁波四明公所停柩之碑

[清] 郑一夔等

温州四明公所同仁集厝柩，向章以三年为限。限满后，有亲属在宁，而无力运回安葬者，为之送柩回宁，助以葬费。今因送柩回宁，亲属接应，往往误期，诸多不便。商之上海四明公所总理沈君洪来、同董应君其北，承二君眷念桑梓，一视同仁，允许附入上海分设宁波之四明公所，当助英洋五百元，作为永远经费。将温州限满之柩送回宁波，一切办法与上海四明公所原定章程一律办理。业已彼此议定，决无异言。爰泐此碑，以垂久远。

凡进甬厂之柩，以一年为限，如无亲属来领，送义山安葬。倘有欲领，乏力动用者，无论城乡店号作保，可向甬分所账房领愿洋二元，以作川费之用。惟信客不准包揽代领。倘有已葬之柩，亲属愿将起掘领回，每具计告土洋四角，上山担力掘工洋壹元，往来船川至甬所河口计洋壹元五角。若仍要暂寄甬厂，加担力洋二角。如领未葬之柩，每具计担夫六名，发江下河担力每名钱六十文，中河每名钱五十文，后江每名钱二十文，开门费钱二百八十文。凡领愿洋之柩，免去开门舍材，担夫只用四名。

光绪丙午(1906)冬温州四明公所董事：郑一夔、施文虎、王裕新、陈联参、徐通铭、史久稻、陈英元、邵坤、任庆邦、史久钺敬立。慈溪夏萼仙书。

【附注】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郑一夔等撰。原碑嵌温州市区虞师里154号,四明公所同仁集墙壁,2000年7月25日移至温州博物馆。据原碑录出。

郑一夔,生平不详。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

----- 民国 ▶▶

温州市图书馆

## 一九二、叶氏同仁堂纪功碑

[民国] 王和之

东瓯西关外有叶同仁药肆也，相衍几二百年矣。肆主人叶君孟贤详具事实，遗书于余。余受而读之，乃知其蟠根错节，巍然留贻于今日者，自创始以来，几经周折，几费经营，名人辈出，勉力扶持，而有此光大事业也。

孟贤君之言曰：予高祖心培公富有货殖才，秉济世之心，惨淡经营，垂二十年。渡瓯而创兹药肆。曾祖锡凤公，力绍箕裘，鸿规大启。旋因经理王某，瓯产也，肆厥鲸吞，侵蚀巨万，店势危如累卵；行一、有孚两公控官追捕，艰苦备尝，竭虑殚精，赖以不坠。迨长发军来扰瓯城，西关外蹂躏首及，店付劫灰。从父青玉公叹曰：是岂不足中兴耶？力图恢复。军退，就原址重张旗鼓。我胞兄蕃渠公效一臂之助，扩充营业，且设支栈于大新街，以应同业之拆兑。无何，军复扰店栈，悉付一炬。尔时青玉公已老，重兴之举，蕃渠公独任甚艰。惟两遭兵燹，资斧大伤，阡阡萧条，营运减色。又百废待举，竭蹶相将，其难有倍于青玉公者。蕃渠公亦惟矢慎矢公，数十年如一日，先业因而大振。除遵例分彩外，公积充牣，前此未之有也。房内子姓得以安居乐业者，饮水思源，盖自心培公辈启鸿图，继长增高者锡凤公，若行一、有孚两公，劳神讼牍，转危为安；青玉公创议中兴，光复旧物，后先媲美，洵垂不朽之功。而绳武贻谋，蕃渠公尤足为一堂矜式。孟贤忝为本支长，毫期倦勤，无裨前徽。恐先人缔造继述、维持恢复之艰辛，随时代以俱湮，上无以迪前哲之光，下无以发后来之绪，欲

序其颠末，勒石以昭示来兹。爰于崇敬堂中，暨东瓯本棧，各建一碑，俾后之居者、行者得并观览而诫勉焉！

余绎其言，有以知君之用意，不仅为旌劳已也。欢喜赞叹，泚笔而为之记。

中华民国五年(1916)夏正丙辰九月，勾章王和之谨撰。

【附注】

民国五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王和之撰。

王和之，生平不详。

## 一九三、重修永嘉江心寺碑记

[民国] 冒广生

如皋冒广生撰文

杭县吴本钺篆额

宝山袁希濂书丹

冒广生曰：兴废之故，其系乎天者十之一，系乎人者盖十之九也。江心寺在永嘉孤屿中，谢康乐诗所谓“孤屿媚中川”者，即其地也。寺创建于南宋时，相传其下旧有龙潭，王忠文公尝读书寺中，寺僧青了知其为龙种也，乘公醉，进曰：公能舍山门一抔土乎？公必状元无疑矣！公书券与之，龙遂不复为患。此其事若甚诞，然他书所记神僧之事类多奇异，固亦未可以常理推也。

岁乙未(1895)，余就婚瑞安，尝过兹寺，慨然有兴复之想。癸丑(1913)再过之，则殿宇颓废，仰见星日，榑枿瓦桷，散不可拾。一寺僧蜷伏厨下，面有菜色。盖自乾隆己酉(1789)总督伍拉纳重修之后，百二十五年无过问者。繾繾故迹，低徊于山川斜日间，但闻塔铃助人叹息。乃归谋诸吾母及吾女弟，各出百金；复谋诸同官，间及士绅，得千六百元；吕君渭英始终佐余董其事。陶土刻木，负绳运榘，朱丹而髹垩之，凡两年而工竣。会华山上人归自海上，吕君使主之。上人复于寺西拓地，恢宇缭垣，结阁为堂、为房、为厨、为坎，趺莲承藻，建幢设鼓，一一具足。僧徒至百数十人，梵呗之声昼夜不绝，蔚然复称东瓯之丛林焉。盛矣！

古之能文章者，非得山川之助则不传；而山川之胜有时而闷，自非挽捧日月，开揭天地，具龙象之力，而扩劫摩之会者，亦



岂能发其光华哉！故曰待其人而后行。然则山川之系乎人者，其相须固如是之亟也！岂惟山川，而国家之兴废则亦有然矣。开创之初，艰难缔造，以有此家居也。一纤人坏之，今日丧五城，明日丧十城，不驯至倾覆而不已焉。此何异乎僧徒之不肖者，坐视其祖庭而不能兴，而又从而私鬻之以供其日用之无艺也。夫寺固宋高宗驻蹕之地也，吾尝抚“清辉”之石，而歔歔流涕于南渡以后之无人！又尝拜文丞相祠，而愧其得受命之正。盖兴废之感，有旷百世而犹不能已于怀者，而悠悠者乃以天命委之，无乃人事犹有所未尽也！然则如上人者可谓能尽人事者矣。因为文诒上人，且刻于石，旧所为《和康乐登江中孤屿》诗亦并附焉。诗曰：

窳皆滞江表，山水耽回旋。登临有代谢，寿命无俄延。晴光眷孤屿，众流悲逝川。物理悟兴废，客怀供澄鲜。宗风寂不振，典志缺孰传。挥手千黄金，聊结灵山缘。愿言谢车马，栖上终吾年。

丙辰(1916)三月。

### 【附注】

民国五年(1916)刻。据温州市博物馆藏拓本录出。冒广生撰。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疾斋，江苏如皋人。光绪举人。清末任农工商部郎中，民国改制，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旋来温州任瓯海关监督。寓温五年，在墨池坊筑“瓯隐园”，编刻《永嘉高僧传》，刻印《永嘉诗人祠堂丛刻》，著《戏言》，对温州文化影响颇大。

## 一九四、华山老和尚重修江心寺记

[民国] 胡调元

华山老和尚，为吾瑞陶山人。年甫长，即弃家为僧，后复遍游吴越间名山大刹，而于沪之龙华寺及水晶宫驻锡最久。

民国五年(1916)，吾友吕君文起以江心寺年久失修，谋为重建。维时如皋冒君鹤亭方以税务监督吾瓯，亦愿解囊为助。观其自制碑文，虽云劝令家属捐二百金为倡，此外益以文起以募各款，为数祇一千六百元，然尚筹未及半耳。会老和尚自沪旋瓯，为文起素识，乃为谋充修费，兼任住持，皆承慨允。遂于是年兴工庀材，先将大殿落成，殿后置方丈一座，宽广与前殿同。仰视複阁重楼，势如走马。由堂阶而下，翼以东西两廊，复为朱丹而髹堊之。山门以外，长江大浪，气象万千，与画栋飞甍相辉映，洵洋洋乎巨观也。其迤西筑室三楹，为老和尚静修之所。阶前杂植花木，墙下装一小山，俯临池水，如半湾月形，而墙外有海榕甚大，历今殆数千载。

余于今夏六月，偕二三同志往游，承老和尚款留午馔，即在此室中坐谈半日。但觉树色山光，花香鸟语之为心旷神怡，直不知人间烦恼事。顾老和尚既修是寺，躬任万金赔累，而未尝自以为功。其尤难者，则寺中聚僧徒六七十人，朝饔夕飧，岁糜以数千缗计。寺既赤贫，老和尚绝不向人募化，皆以其半生积苦余费，为日膳一途所自出。余闻而瞿然矣！

天下事不难于创始，而难于持久。今创始者寺也，而此什伯徒众，终岁仰给于一人，决非久计。然则将如何为善后？余闻江

心寺旧有赋田五百亩，咸同间犹以饶富称，后为住持某所败。是田以贱价出售，悉为他族所有。今若贤有司维持于上，诸善士协助其间，得能设法赎回，固为尽善。否则江滨一带，天涨浮涂之广，以其多数拨充寺产，则不数年后，法门不二，布地成金，其亦可以少酬老和尚之愿也夫！

【附注】

民国五年刻，录自《补学斋文续抄》。胡调元撰。《记》中“海榕”“历久殆数千载”，“千”疑为“百”之误。

胡调元（1862—？），字榕村，瑞安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历官金坛、宝山知县。著有《补学斋文集》等书。

## 一九五、永嘉诗人祠堂碑记

[民国] 冒广生

瓯海关署东偏有废圃，广十余亩。余既稍稍葺之为瓯隐园，复于园中建永嘉诗人祠堂，以祀唐、宋以来诸郡人之能诗者，五阅月而工竣。凡为楹五，费白金七百有奇。客有睨而笑者曰：“子之心可谓劳，而其计则已拙矣。夫官犹客也。官之有舍，犹逆旅也。有一宿者焉，有再宿、三宿者焉，要其终同为过客而已矣。今吾子之来瓯，才一年耳，既新飞霞洞，又修江心寺，又于园中建诗人祠堂，刻《诗人祠堂丛书》十三种，庀板祠中；辑《永嘉诗传》凡百卷，以传永嘉之人之诗；所以为永嘉人计者，则至善矣。所以自计者，譬犹秦人筑室于越，室成而秦人固不得而主之也。是故吾子之官于瓯，吾不知其能几时也？继吾子之官于瓯者，吾又不知其犹吾子之志焉否也，而吾子乃汲汲焉为百年之计也！”冒子曰：“嘻！客可谓斤斤于主客之间矣！客知官犹客焉，而不知吾之身亦犹客也。客知官之有舍犹逆旅焉，而不知吾身之外，凡妻子、田庐乃至车马、衣服、金石、书画，何其非犹逆旅也？吾先征君当明季时家有水绘园，华木泉石，宾客声伎，极东南之盛会。遭鼎革，易园为庵，使僧主之，曰：我来是客，僧为主也。今官舍之有园，吾诚不得而主之。吾为此祠，则仍以主人归之唐宋以后诸郡人之能诗者，而吾退而为客焉。而吾园不既已得主乎？”客既退，乃詮次其语，为文记之，以刻于石，且为迎神送神之诗，使继吾者歌以祀诗人。其辞曰：

永嘉山水，耀晋宋兮！灵运诗篇，世所传诵兮！仙岩福地，

华盖洞天兮！雁荡晚出，南戒山川兮！夫维地灵，生人杰兮！和璧隋珠，世不绝兮！天水学者，兼人才兮！前有浪语，后止斋兮！水心同时，四灵显兮！曰薛曰卢，皆极选兮！霁山忠义，无抗行兮！我读其诗，涕浪浪兮！后来五峰，扬风雅兮！则诚乐府，世寡和兮！裕卿无咎，布衣之雄兮！三孙（琴西、蕖田、仲容）二黄（鲜庵、纒庵），近代宗兮！其他作者，不胜指兮！我为歌诗，当些只兮！高官硕人，下逮寒介兮！无贵无贱，无小大兮！空山老纳，螾首蛾眉兮！新鬼故鬼，无嫌无疑兮！何以迎之？春菘秋韭兮！柑则有双，酒则斗兮！何以送之？工用讴兮！歌哭聚族，百岁千秋兮！

### 【附注】

民国五年(1916)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参《瓯风杂志》第21、22期。冒广生撰，袁希濂书丹，吴本钺篆额。歌辞提及“天水”，指赵宋，提及浪语（薛季宣）、止斋（陈傅良）、水心（叶适）、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卢（卢祖皋）、霁山（林景熙）、五峰（李孝光）、则诚（高明）、裕卿（康从理）、无咎（何白）、琴西（孙衣言）、蕖田（孙鏞鸣）、仲容（孙诒让）、鲜庵（黄绍箕）、纒庵（黄绍第）等，均为永嘉诗人祠堂所祀诗人。

冒广生生平参见第410页。

## 一九六、瓯隐园碑记

[民国] 冒广生

如皋冒广生撰文

杭县吴本钺篆额

宝山袁希濂书丹

瓯隐园在瓯海关署东偏，明永嘉王暘谷参议玉介园故址也。园后人官，为温州镇总兵署。读焦弱侯记所称玉华、凝翠诸胜，无一存者。陵谷变迁，山邱华屋，盖兹园之荒废，迩来三百余年矣。光、宣间裁各镇总兵官，陆军驻焉。陆军行，而向之荒废仅在园者，今并堂奥无可居矣。

余来永嘉，移书省吏，以为瓯海关治官文书之所，既稍稍葺其堂奥，乃营是园，吾将隐焉。

入园门凡百步，夹植海棠、芙蓉，为王谢祠五楹，以祀前郡守王右军、谢康乐之地。由祠东行，循廊折而北，为疾斋；斋上有阁，曰诗传阁；东南诸山若接几席，余葺《永嘉诗传》处也。出疾斋门东行，怪石错落，高梧蔽日，广可盈亩，与天一碧。又东为秋爽台，台面华盖山，下临洗钵池，周以回栏，几三十余丈，游鱼筛筛，若不知人世有桑田之感者。由台而东，为藏春洞。出洞则径路蜿蜒，若修蛇之赴壑；杂蒔松柏，间以寒梅，经冬不凋，曰苍雪径。循径稍东，为流花桥；桥左为水香榭，榭前亦有池宿，而时与洗钵通。池西南为钓台，与榭隔水相望，榭南为第二桥。过桥循径南行，经紫藤架，入清话轩；四面环以竹墙，外有土山，高约一丈。登山西望，有亭翼然峙水中，曰西亭。亭外为沼，种芙蕖盈

亩。亭东有桥，桥外皆径，在竹林中；人人竹林者，几迷不得出。榭北径尽，为锦秋墩。再折而西，则为永嘉诗人祠。祠亦五楹，高墙厚墉，颇壮丽，祀唐、宋以后诸郡人之能诗者。冒子曰：“吾以主人归郡之诗人，而吾退而为客焉。而吾园不既已得主乎！”墩之左曰观稼轩，轩前后有麦田可五六亩也。综计吾园之中，有山有池，有台有阁，有亭有榭，而水为尤胜。树则有桃、梅、枫、柳、松、杉、桂、柏、桔、李、杨梅、芙蓉、梧桐、芭蕉、石榴、冬青、佛桑、紫藤、厅竹、方竹之属。凡用白金三千有奇，而吾之力则已竭矣。

天下之事，由成住而坏空易，由坏空而成住难。当吾之世而园获成，园之幸，亦吾之幸也。继而今，坏耶？空耶？成耶？住耶？茫茫代谢，古人来者，是所望于后之君子矣！

丁巳(1917)二月四日

#### 【附注】

民国六年(1917)刻。据温州市博物馆藏拓本录出。冒广生撰。

冒广生生平参见第410页。

## 一九七、温属图书馆碑记

[民国] 王毓英

吾瓯中学、师范之兴，为六邑诸学之关键。十余年来，两校之规模宏敞，经费充裕，而学风丕振者，繄维瑞安孙籀庠先生之力。先生以名孝廉隐于乡，湛新经术，又复阐明《周礼》政要以旁通西学源流，海内学界奉为泰斗，非唯吾瓯人士深为景仰已也！

夫吾瓯，在赵宋时称小邹鲁，人文蔚起，度越前代。然非九先生提倡于元丰间，何以得有乾淳之盛？昔之谈理学者，必归功于周、许诸儒，犹今之谈新学者，必原始于孙先生也。昔吾乡尝创有永嘉图书新社，先生同吕公文起各捐巨册助之；一时东山之壁，恍闻丝竹之声。今虽鄞架尘封，而东洛之钟有响必应，安知他日不顿复旧观乎！此吾温属图书馆之设，中必附以籀园者，岂无意哉！

民国三年(1914)秋，郭君凤浩集六邑士绅，择地于曾氏依绿园旧址，其地袤长二十九丈，东西横阔前六丈，后八丈，辟为藏书室。拨中、师两校旧款一千八百圆以资建筑。又拨旧府学涂租一项，除岁供圣庙修理八十圆外，约余一百余圆，作为藏书室常费。前知事刘强夫为呈省立案，省令藏书室改名温属图书馆。明年工竣，费银二千一百五十圆，不敷三百五十圆，由郭君募建籀祠外以足之，而其中厅室、书籍、器具尚阙如也。吕君文起复与温属诸绅稟省请费，仍饬由中、师旧款岁拨戏捐一项千圆，充斯馆常经费，至戊午(1918)秋而馆事落成矣。

是馆也，南面落霞潭，西枕曾祠，东北接放生池。四面波光，



溟涸环绕,加以松台岚影,普觉钟声,耳目之间,会心不远,则为之欣赏无已者有矣。然旧时游宴之场,作今日弦歌之地。俯仰上下,时局变迁,生其后者,得毋有触目惊心,而维持恐后者乎!当日经理其事者郭君往矣,以外六人如叶寿桐、张侯佐、洪炳锵、王宗尧、林宗强、陈保厘诸君,皆能相与有成。统计先后建筑、书籍、器具,共费银三千一百五十圆有奇外,余一千一百余圆,储为后起接办之资。叶君深恐年湮书佚,殷殷以勒石久远为囑。余思斯馆之成,都系中、师两校之款,而两校之款,皆由孙先生筹画而来。余昔与郭君襄办温处学务,亲随先生左右,颇得其详。揆诸饮水思源之义,则斯馆之建所以志吾乡人文之盛,并以永先生俎豆之馨。事当记,记图书馆即以记籀祠也,而籀祠亦得斯馆以不朽已!

永嘉后学王毓英谨记。

邑后学杜师预敬书。

### 【附注】

民国八年(1919)刻。据原碑录出,参《继述堂文抄》。王毓英撰。碑立于温州中学东侧九山河边。据孙廷钊《孙征君籀庠公年谱》所录刘绍宽《籀园笔记》,参以郭凤诰《孙籀公纪念祠启》和此碑内容相出入者达五处之多。引用时务请全面对照。《记》中“中师两校”指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和第十师范学校。

王毓英(1852—1924),字学训,号俊卿,永嘉天河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项承椿、承权兄弟筹款在曾氏怡园创办公益学校,后又襄助孙诒让办理温处学务,并筹建第十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两广方言学堂督学。宣统三年(1911)为永嘉教育会长。1919年5月首任温属公立图书馆馆长,卒于任。著有《继述堂诗文钞》等。

# 一九八、永嘉南北货业公会成立纪念

[民国] 林醒民

自互市兴而商战烈，讲求实业莫不以联络商情、集合团体为要点。吾业巨本经营，负担繁重。胜清之时，各自为政，虽有南郊甲午(1894)、东郊乙巳(1905)之举，皆属一部分之组织，全体团结未之前闻。当兹时局艰危，懋迁不易，不得不未雨绸缪，相期振作。同人乃于民国建立之初年，合全城同业设立公会，谋及时补救之方，冀达众志成城之旨。阅时八稔，粗具规模。惟会址亟待扩充，会务亦须整理。爰于本年六月八日，公同议决，将民国元年起收入件费数目，已于民国三年发给名誉储蓄券者，截至本年六月末日止，一律收回。汇集镌石，以备考核，并以志同业组织之丰功。因叙其缘起，永留纪念。

罗浮林醒民撰句，东嘉曾咏清书丹。

发起人：陈遐龄、王国霖、杨振圻、陈鸣皋、潘宗尧、李廷芳、王文辉、潘席珍、薛永澄、林鸣皋、蔡良桢、王思高、林训申、叶祥庭、阮钟瑛、陈维仁、周发楷、胡瑞康、李集鸿、翁诚泰、倪荣西、杨庚身、陈振博、胡惟珍、徐德元、黄蔚、叶芝翰、叶盛宗、陈志澄、程锵麟、黄鼎、张楷庭、杨兰芳、方师涛、叶蒸、张鸿元、王文彬、丁文钦、黄定山、戴九畴、叶振权、朱启达、倪士彬、王成昌、冯正焯、陈瀛波、胡席儒、叶子芬、公泰新、老春阳、稻香村、新春阳、杨公记、王丰和、新德记、滕永顺、公利、泰记、袁昌阳、朱东源、源新、

合成、公记 全立石  
中华民国八年(1919)夏正十一月 谷旦

【附注】

民国八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林醒民撰。碑背面刻有：“今将收回各号名誉储蓄券数目胪列于后，以供公鉴：杨正记，大洋二百零九元。裕仁祥，大洋一百四十六元。（下略）”

林醒民(1898—1982)，名铎，字新民，玉环人。1920年考入杭州一师，与朱自清等关系笃深。后曾在旧温属六县联中、永嘉县立中学等校任教。

# 一九九、三元宫旁禁止租堆什物示奉宪勒石

[民国] 汪莹

永嘉县知事汪为 出示谕禁事

案据县民魏宗连、危峰祥、陈聪明、醉卿楼、郑卿利、吴裕丰、烜升庄、新源顺稟称：府前施水寮三元宫，自前清重建以来，屡承杨植卿、金学武等迭次修葺，免致剥落。惟宫内各处，有人堆积什物，且于宫旁租税作店，以致宫宇不时损坏。今因周嘉言等复助资重修，宫旁之店业已迁移，并已筑墙围入。诚恐不肖之徒仍沿出租旧习，爰即集众公议，金请示禁等情到署。据经令委城自治员蔡盛治查明：魏宗连等稟请示禁租堆什物之三元宫旁余地，确属公有。且其请禁宗旨，在于防止火患，并无别项私见等情，呈后前来。据此，除指令外，合亟出示谕禁。为此示仰该处居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不得再将该宫内围进公地，租堆什物，以弭火患而免损坏，毋违！切切特示。

中华民国九年(1920)四月。

## 【附注】

民国九年刻。据原碑录出。石碑于1986年11月木杓巷、施水寮口木家重建新房时发现。

汪莹，生平不详。

## 二〇〇、瓯海医院碑记

[民国] 黄庆澜

粵自神农使歧伯尝草木，典医疗病，而本草、方书出焉。黄帝臣巫彭，始制药丸，伊尹创行煎剂，至元公制礼，医设专官，分而治之，稽事制食，繇是民乃得尽天年。厥后扁鹊、卢医、仓公、抱朴之辈，骈肩接踵而兴，医学昌明，繇来旧矣。

清室中叶，五洲交通，咸、同之间，欧风东渐，申江一埠，沾化最先。时西人方设仁济医院，先君子慨然曰：“凡事当以实验为可据。今中国医家专务理想，道则高矣，无乃失之疏乎！”于是发愤精究西医，主持院务者数十年，名盛歇浦。澜生也晚，性复愚蒙，自恨误于儒冠，弗克继承堂构。青囊散失，良用疚心。

丁巳(1917)冬，奉命观风瓯海，越二年己未(1919)，士绅杨君玉生、吴君璧华、潘君鉴宗、黄君溯初等筹议组织医院。澜闻之，深为瓯民幸喜，亟盼事之速成。因即呈准省署，酌拨漏海米充公款银千元，以助经始之费，并于永嘉县公益费内按月拨助银百五十元以图维持永久。其创议诸君，亦各捐输以为倡。计杨君玉生捐一千元，潘君鉴宗、吴君璧华、黄君溯初各捐五百元，瓯海关监督周君竺君复许月助俸银三十元，实力既充，乃商进行之法，即由潘君等推举杨君玉生为院长。

杨君名畴，平阳人，毕业于浙江广济医科大学，曾任浙省一师师部军医正者也。定义先赁古炉巷陈姓屋为院址，是秋七月开院。澜于公退之暇，屡往参观，颇觉规模完备。兼之杨君热心公益，任事勤能，以故成效卓著。所惜院宇湫隘，就诊者每苦于

实不能容,且是处空气污浊,于病体亦甚非宜,计非迁地建屋不足以尽善尽美。因就管见,贡之黄、杨诸君,博采众论,金无异议。预计经费须一万九千余元。旋由黄君溯初尊翁冠圭先生捐洋四千八百元,并邑绅次第捐集,得银三千六百余元。又拨院内经常余款一千九百余元,澜亦捐洋二百元,复呈省准拨漏米充公款银千元,永嘉县税公益费银二千六百元,约与预计相去无多。遂相地于东山下九柏园头,计地十三亩,议建诊疗病室等数十间。未及兴作,澜奉调会稽,不复亲睹落成之盛,深自憾焉。越一载,院成。院长杨君贻书请记其事。

窃维天地之大德曰生,《洪范》之“五福”首寿,医虽小道,而可以明养生之理,得延寿之方,功施于人,是乃仁术也。《大禹之谟》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医者之疗病也,无非本三事以为体,藉六府以为用,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夫亦养民之德政也。是以陆忠宣晚岁家居,尤留心于医术。闻有秘方,必手自钞录。曰:此亦活人之一术也。范文正少时尝曰:吾不为良相,必为良医,诚以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医固通乎相道者也。澜才疏学浅,幸际清时。南郭吹竽,滥叨厚禄。惭无惠政,难追召、杜之风,虚受高官,未著龚、黄之绩。上无以培养国家之元气,下无以宣畅小民之生机。清夜扪心,惴惴焉惟恐如庸医之杀人是惧,以视活人济世之良医,愧负多多矣!中国古时,名医辈出,大都精研脉理,深识病源,是以着手成春,回生而起死也。夫病之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近世医者往往不能别脉,罔识二竖之所居,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冀有一人获之,术亦疏矣。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行,疾之难瘳,职是之故。华陀精于方药,而处剂不过数种,由博反约,盖得其道矣!以治天下之理言之,官多则政烦,赋重而民乃益

病，医之用药亦犹此也。西医治病每经实验，用药各有专品，颇合中国古医之法，《传》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者，其信然乎！潘、黄诸君卓然皆医国之才，出其余力以施医人之术，组织医院，普行实惠，其造福于瓯海人民岂浅鲜哉！至于助款诸君子之仁心，要亦未可湮没。爰将姓氏另刊《征信录》，以志兹院落成之由，盖皆出诸君子之赐也！是为记。

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岁次壬戌仲春月

### 【附注】

民国十一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黄庆澜撰，马公愚书。《记》中《洪范》为《尚书》篇名，“五福”指：“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大禹谟》也为《尚书》篇名。

黄庆澜，字涵之，上海人，南洋公学出身。历任上海地审厅厅长、市公益局长、第三战区难民赈济委员会主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副主委等职。所著《瓯海观政录》，汇集瓯海道尹任内(1918—1919)公牘及文件。

## 二〇一、创立瓯海医院缘起

[民国] 吴钟镛

我瓯旧无医院，自外人设立白累德医院于简巷，于是瓯人始识医院之足以拯世康民。顾外人来居中土，言语不通，习尚互异，术虽精而病者终嫌扞格，非万不得已，率不敢轻赴求诊。因循延误，驯至剥啄元气，一瞑不视者，盖已指不胜屈。

夫瓯亦通商口岸，风气颇不闭塞，独于保障民命之医院，甘让美于侨居我地之外人，不其恧欤！己未(1919)春，同人有鉴于此，醖资创立一院，赁古炉巷民房为院舍，定名瓯海医院，经营擘画，垂五阅月而始开幕。

先是钟镛挈眷居武林，同邑潘君鉴宗、平阳杨君玉生亦供职省垣，每于晤谈，杨君必以创立我瓯海医院为言。杨君精于医，其于建设医院，研究有素，果能效力桑梓，于院事必有所济。会上海黄涵之道尹庆澜观察瓯括，图整医政。杨君假归，与议设院事，备承赞许，且允从道署行政罚款项下拨金补助筹办。杨君因电约舍侄一林自杭来温，共同组织，诸未就绪，杨君以奉檄赴公，事未果行。翌年，杨君返里，重提旧议，电辞第一师军医正职，与家兄益生筹画进行。适黄君溯初归自都，闻之忻然，遂由杨君玉生捐洋一千元，黄君溯初、潘君鉴宗暨余各捐洋五百元以为倡，同时复承黄君敏之捐洋四百元，徐君寄庐捐洋一百元，瓯海道署拨漏米充公款一千元，合计达四千元，作为开办费。并承瓯海关周竺君监督月捐三十金补助，于是局面乃大定。

爰设董事会经纪其事，谬推钟镛为董事长，公举杨君玉生为



院长，觅聘名医，谏吉诊视。时适虎疫流行，群情惶恐，诸凡就医者靡不霍然以去，院誉大振，踵门求诊者络绎不绝。徒以费绌，地方贫病，无力施济，因由董事会呈准省吏，从县署公益费内，月拨一百五十元，为施诊给药并贫病住院津贴之费。行之一年，诊数倍增，而院舍狭隘，治疗部分难以分配。当蒙黄君溯初尊甫冠圭先生慨输四千八百元，提倡建筑。旋承潘君鉴宗、杨君雨农、吕君文起、张君玉书、张君云雷、杨君玉生、陈君鲁珍、徐君寄庐、周君孟由、汪君晨笙、蒋君季哲、王君鸣卿以及黄涵之道尹、周竺君监督、张谨庵知事，并诸善士，互相慨捐，共得三千六百余元。复蒙道署拨漏海米充公款一仟元，永嘉县税公益项拨洋二千六百元，院内收入盈余款拨一仟九百余元，集成巨数。乃度地于东山之麓，计地十三亩，公推杨君玉生主持建筑。鸠工庀材，经营年余，始告落成，所费建筑，计达一万九千余元。迁院之日，官绅咸集，争以规模宏敞，最宜疗生，交口称绝，固钟镛等始愿所不及料也。

院既成，冠圭先生复将寿仪收入之二千七百余金捐购器械。是役也，非杨君玉生不辞劳瘁，黄君溯初乔梓接济，曷能收此成效哉！抑钟镛等尤不能已于言者，凡事不难图始，而难令终。斯院规模虽粗具，而房舍尚待扩充，基金犹无著落，苟不亟筹善后，持久恐乏良术。邦人君子进而教之，则馨香祝之矣！

瓯海医院董事长吴钟镛谨识，马公愚书。

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岁次壬戌七月。

### 【附注】

民国十一年刻。据温州市博物馆藏拓本录出。

吴钟镛(1877—1926)，字璧华，永嘉城区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大学、振武学堂就读，归国任四川成都督练公所武备处总办。民国七年(1918)，被选为国会参

议员。晚年笃信佛教，关心家乡教育和慈善事业。民国十三年（1924），任杭州佛学联合会副会长、会长。民国十五年（1926）任“中华佛化教育社”副社长，弘一大师对其一生评价很高。

温州市图书馆

## 二〇二、协济善堂碑记

[民国] 吕渭英

任恤之典，载之于《周官·大司徒》，以六行教万民而又参之以保息，曰慈幼、曰养老、曰振穷、曰恤贫，皆善举也。后世政教失修，《周官》之典废，盖有官司之责，吾民乃群起而为之，此吾邑协济善堂之所由设也。

堂之建，始于民国元年（1912）秋。其时飓风肆虐，洪水告灾，瓯、括两属，遍成泽国，青田被灾更重，人畜庐舍，漂没于惊涛骇浪之中，日无虑以千百计。我邑诸大义士，群倡议出资以救之：生者给以衣食，死者为之棺殓，盖所以补官司之所未备也。初名愿善福，后改今名。然犹虑其未也，于是集同志捐巨资，为之制衣服以恤婴孩，为之设粥厂以救穷饿，又为之设因利局以畅遂贫民之生计。盖即《大司徒》慈幼、养老、振穷、恤贫之大典，变通而扩充之，协济之名于是乎庶几大备。

古者《周礼》设官任恤一事，不独见之于大司徒之职。周公虑民之有饥饿也，而又为之设廩人；虑民之有艰厄也，而又为之设遗人；虑民之有死于道路也，而又为之设蜡氏；故其时人皆饱暖，国无弃骸，虽天有风寒、水火燥湿之不时，无虑也。斯堂之设，本《周官》之遗意，成地方之善举。其事皆官司之事，其人皆慈善之人。同人又虑其无以垂久远也，因购地建堂，勒石铭功，藉官为之保护，雇人以专责成。道尹黄庆澜于是拨助以重金，民妇林陆氏于是特捐以巨款。宏模宏备，措置裕如。

董其事者，以其文属予，予方在籍办赈，对于斯举，耳熟能

详,故乐为之记。堂中凡若干人,曰张君苾平、子乐、惠卿,汪君晨笙、仲笙,戴君介眉、钦先,谢君烈珊,陶君履臣,赵君公铭,周君雪樵,林君桂生,朱君松生,赵君华亭,皆当时所谓发起募捐之仁人义士也,例当备书。

永嘉吕渭英撰文,瑞安杨绍廉书丹,永嘉谢光篆额,永嘉黄鹤年镌。

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岁在壬戌夏历九月 谷旦

### 【附注】

民国十一年刻。据原碑录出,石碑暂放沧河巷文物商店门外,抄后两天被盗。《周礼·大司徒》原文是:“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吕渭英(1855—1927),字永年,号文溪,永嘉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曾在广东办银行企业,后参与创办瓯海医院等。著有《于国诗集》。

## 二〇三、重修华盖山诸工程记

[民国] 符 璋

华盖山，号太玉洞天，据永嘉一城之胜。有寺曰资福，又据一山之胜。容成遗迹归于梵王，邑乘所侈陈，游履所麇集，有不待覩缕者。寺山门内正殿外两翼，各辟一轩，为觞咏地，曰左宜，曰右有，建自前郡守戴公。万井人烟，浮动几席，地为之缩，怀为之开。岁久就倾，过者熟视无睹。

壬戌(1922)之岁，监督瓯关吴兴胡巫庵樵使，毅然以兴复为己任，捐俸倡导。余与诸同志和之。首葺两轩，继葺大观一亭。亭据峰巅，登降崿施，虑行人沿崖之危也，屈曲护以石阑。功乍竣，而风灾作，石阑幸无恙，亭与右轩则毁于颶。金疑未能再举，而公绸缪拮据，不阅月已还旧观。计公之来，甫数月耳，而所造已如此。上年七月十九日之灾，百岁翁所未见。时至今日，天变不测，安保风灾之不重至？所恃者风雨虽暴，广厦自开，人定胜天，天亦其奈人何！吾甚痛乎有国有家者，无以御乎在天之风雨，而又起人为之风雨以助之，然则如公此举，岂不多事乎哉！

此一举也，役动三四，款几二千，由后视前，不徒辉映，方欲庄严此土，岂有传舍其官？知公抱负之宏，志不仅此。然即此已足解嘲俗吏，润色名山，留歌颂于此邦而有余矣。余与公志同，而力稍异，愧不如公之踊跃！盛衰兴废，不止一事。宴赏所及，不禁泚笔记之。出资同人附列如左。

癸亥(1923)夏五，邑人吕渭英立石，西江符璋撰，永嘉叶鸿

翰书。

民国十一年(1922)五月,修理资福寺大殿大门左宜右有山房及大观亭,计洋六百元。

民国十一年十月,因风灾重建右有山房及大观亭,计洋三百五十元。以上胡巫庵监督捐助。

大观亭山下建筑石阑及修路,共洋三百十元。

华盖山东山脚建筑石阑及修路,共洋二百四十一元。

胡巫庵监督又捐洋一百二十元,林铁尊道尹捐洋三十元,王栋材司令捐洋三十元,张谨庵知事捐洋二十元,吕文起捐洋二十元,杜志远师长捐洋二十元,周星若局长捐洋二十元,吕玉麟局长捐洋二十元。

朱赞廷先生捐洋一百元,王永山先生捐洋二十元,杨雨农先生捐洋二十元,居静安行长捐洋十五元,林浮沚先生捐洋十五元,厉瀛程局长捐洋十元,徐致江行长捐洋十元,徐云卿先生捐洋十元。

杨博甫局长捐洋十元,林竺僧先生捐洋十元,吴璧华先生捐洋十元,张益平先生捐洋十元,赵聘儒先生捐洋十元,吕清白先生捐洋十元,金克臣先生捐洋十元,马耀夫先生捐洋五元。

### 【附注】

民国十二年(1923)刻。据温州博物馆藏原碑录出。符璋撰。《记》中胡巫庵榷使指胡庸,字仲巽,原名惟志,浙江吴兴人,为胡惟德弟。晚清寓居上海,和宋恕邻居,为维新派著名人士。民初曾任宁海关监督、甌海关监督。

符璋(1853—1929),字聘之,号蛻庵,晚号江东生,原籍江西宜黄。宣统元年充温处道署文牍,后署瑞安县令。光复初,仍任瑞安民事长。民国四年(1915),冒广生聘为甌海关监督幕僚,道

尹林翔等相继礼聘为咨议。善诗文，辑有《范子》，著有《蛻庵剩稿》、《续稿》。

温州市图书馆

## 二〇四、永嘉东山词人祠堂记

[民国] 符 璋

事无大小，必有废兴。废兴以时，久则百数年，或十数年，暂者数年，甚或一二年间一变革焉。天欤？人欤？耳目其闻，有不胜其感慨，不胜其记述者。如吾瓯之东山书院亦其一也。

院据永城东南角积谷山麓，本北宋王儒志先生东山讲舍之旧址。创于清雍正间，巡道芮公复传拨给沙涂以资经费。自是迭加葺治，沿革具于志乘。阅时既久，靡宇就荒。光绪□年，邑令宁公本渝举而新之，由嵯商沈□□岁捐四百元充膏火，延学官郑□□为掌教，以款绌，掌教并不支修。自是又经三次葺缮，皆鄙人一手任之。规画甫完，未几，变法事起，科举废而学校兴矣。改办学校以来，名存实亡，旋并学校亦废，其所兼办之通俗图书馆，亦如虚设。时艰孔亟，官绅士庶，计不及此。此吾瓯之不幸也。

瓯为浙东大都会，商埠辟，市廛旺，气象迥非昔比，独文事无以逾前。学校既兴，师生聿集，方谓人文蔚起，从此抗东西洋，追南北宋，复永嘉学派不难也。乃尔杰出者罕，新学未盛，旧学已衰，且不但衰而几至于亡，岂非吾瓯之大不幸，有心世道者所彷徨愤慨者哉！前道尹吴兴林铁尊观察忧之，慨然引为己任，综考该院事实，厘剔款项，助以官俸绅捐，储洋□□，改弦更张，而瓯社出焉，而永嘉词人祠堂出焉。

词人祠堂者，盖祀宋卢祖皋以来填词家若干人于一龛，香火之，俎豆之，而欲嗣其衣钵焉。先是如皋鹤亭冒公，于癸丑



(1913)、甲寅(1914)间,榷关瓯东,曾建永嘉诗人祠堂于署内,裒遗诗若干卷,人为一传,自唐以来,凡能诗者悉具,固诗家一大公案也。林公则因此而及于词,并集英隽之可言词者,亲指授之,购置书籍,谓之瓯社。社与祠二而一,一而二,各自澳其心香焉。

夫求诗于瓯,如四灵辈,师法固在,益以冒刻林霁山、李五峰之专集,宜乎后起诗人之辈出。非比续断绝之词种于久亡,故求词于瓯,无师无书,难且十倍。林公知其然也,谓不及今讲此,则亘千百载,更不知天壤间有此一物。语及引商刻羽,减字偷声,红声铁板之风流,不几如俗谚所云对牛弹琴也乎?林公,学人也,词其余技。顾生长葵洲,夙谙笛谱,又师疆村,而友夔笙,其所作已兼南北宋之长。资其所长,勉其所短,实诸英隽之幸。自经指授,各有所成,花间、草堂,渐窥门径,深造、深入,孰可限量?诸英隽亦何幸而遇林公哉!不遇林公,不但花间、草堂,门庭无分;即求其能举卢祖皋之名字,亦难乎其人矣。

冒公诱以诗而诗学昌;林公诱以词而词学辟,岂非一时盛事乎?或谓词人佻达,贤者不为。如其说,是词家皆周美成、秦少游、柳耆卿之流,则尔何以有欧、范、司马、坡公、信国哉?昔人品词,谓北宋有匪风、下泉之思,南宋有麦秀、黍离之感,是词之关系家国甚大,无异于诗,岂易言哉!自张皋文《词选》一编出,而周保绪《词辨》踵之,体大思精,俨然制作;而后纤儿猥子,不敢以词为戏。惜林公在此不久,弗克终底于成也!且冒公、林公何尝不知永嘉学派之当复?叶水心、陈止斋文章之当嗣?而徒汲汲于诗词软!盖亦因时、因人而有志未逮,且有所谓慎社者在,固欲望其名实相符也。即鄙人前此文献保存会之谋,亦具此心,无如愿弗克偿。然则永嘉学派之复于吾瓯,未知何日?兴难废易,能保兹祠与社不至书院之变革纷纭,斯亦吾瓯之大幸也!

林公名鹏翔,民国十一年(1922)□月抵任,十二年(1923)□月去职。在官政绩,父老歌咏无日忘,今不备举,特举其辟草昧

而躋文明，能為人所不為，以為留意人文者告。若謂林公之後，必無為林公之繼，是薄視來者，非吾之所敢云。

共和十三年(1924)甲子九月，里人呂渭英記。

【附注】

民國十三年刻。錄自《蛻庵剩稿》，參《溫州歷代文選》。符璋代呂渭英撰。《記》中疆村為朱祖謀，夔笙為況周頤。“歐、范、司馬、坡公、信國”則為歐陽修、范仲淹、司馬光、蘇軾、文天祥。

符璋生平參見第431頁。

溫州市圖書館

## 二〇五、木排、木球经过永嘉 西门遵照议定放运价目 给付各班谕奉县宪勒碑

[民国] 吴 涛

奉县宪勒碑

闽赣联军第□师司令部执法官永嘉县知事吴为 重申示谕事：

案据长梢班头陈□□、□□□稟称：据查各县木球暨木排，凡经过永邑西门者，均由民班雇人转放，相沿已数百年。惟上年时因运□□用发□□□，自非亟行整顿，不足以招来许。当由民等邀集全体班夫，详细酌议，旋经参酌从前情形及当时生活状况，议定各班放运价目，以昭划一，并备具说帖，呈由永嘉商会核准，颁发通告，俾利推行各在案。通告抄电。自通告迄今，民班均能恪遵敬守，即远迩木商亦称便利。惟近日少数班夫以生活困难，拟抬高价目，冀图救济。此种消息，虽未见诸事实，当此战谣甫靖，商况维艰，倘听其主张，不为制止，万一群相效尤，转于民班之成规有碍。总之，民等对于班夫之困难虽应设法调剂，而于商业之萧条亦应尽力顾全。非请依照商会《通告》，重申禁令，殊不足以杜流弊而示谕将来。为此，联名稟乞示谕等情，计附县商会《通告》一纸到署。

据此，除批示外，合亟重申示谕，为此示仰阖邑各木商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之后，各商木排、木球经过西门，务须遵照后开议定价目给付，不得稍有争执。至各班夫应遵议定价目为之运送，亦不得有额外需索及滋扰各情事。其各凛遵毋违！切切！此示。

计开各班议定放运价目开列于后：

一、内河放排地点并力资价目表

大港长梢<sup>原头</sup>每条计过河放力大洋四元八角。小溪长梢<sup>草排小梢</sup>每节过河放力大洋五角<sup>品品大品木品</sup>，每节送工大洋一角。原头每条加送工大洋八角。□□□埠□□转送各司等大洋一元。背力大洋一角。过<sup>塘河</sup>每节大洋<sup>三</sup>角五分。

二、外江放排地点并力资价目表

放东门<sup>本坦原头青田落夹子</sup>每条计放工大洋<sup>三元六角二元五角</sup>，大港长梢放双门<sup>本坦原头青田落夹子</sup>每条计放力大洋<sup>三元八角二元一角</sup>，小溪长梢放朔门<sup>本坦草排青田落小梢</sup>每节计放力大洋<sup>四角三角五分</sup>又<sup>本坦原头青田落夹子</sup>每节计放工<sup>四角五分四角</sup>，青田落长梢□小船<sup>内河外江</sup>每支计大洋<sup>六角三角</sup>□□□<sup>品品</sup>。

三、各家造屋肩力价目表

屋料每间大洋二元四角。

青田到上坦停止转运麻行每条大洋一元。大港小溪长梢每价目大洋一元，计肩力大洋一角。<sup>上塘□□起下塘北乐停止</sup>各户造屋，青田放下长梢<sup>原头小梢</sup>每节计大洋<sup>二元另五分三角五分</sup>，外港<sup>小大竹鱼昌竹小大竹</sup>大洋每支<sup>六分三分六分</sup>，过大河阶段<sup>小大竹鱼昌竹小大竹</sup>大洋每支<sup>七厘三厘三厘七毫</sup>。

四、每船水客排出坦价目表

大港、小溪长梢每节计出坦落河大洋一角五分。

五、长梢切堆坦落河长梢堆坦肩力资价目表

长梢堆坦折水每价大洋一元，长梢切丈四、二丈，段□每价大洋□元，计落河力大洋三分四厘。长梢另木<sup>内河外江</sup>每价大洋一元，计落河力大洋<sup>七</sup>分。

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十一月六日

【附注】

民国十三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

吴涛，生平不详。

## 二〇六、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

[民国] 叶木青

王君希天，吉林人也。年十八，东渡扶桑留学，热心劳工事业，历经十载。民国十二年九月一日，东京横滨附近大地震，继有大火。君以日人残杀华工，毅然赴大岛调查救护。越十日，竟遭宪兵囚戮。自是温、处劳工暨留学回家者，莫不壮其人而惜其死，议勒石于我瓯之永嘉公园。乐清王君亦文属余为文记其事。余曰：希天君为劳工运动而死，即为全国同胞压迫于帝国主义而死，而其不死之精神，尤足使我温、处工人不能一日忘也。夫我国人经商日本，自民国九年冬至十一年春为最盛，温、处两属携雨伞、石货往者，数达三千五百余人。货物售罄之余，操作为工商者实繁有徒。顾三年之间受日政府之干涉，为头上之虐待，风声远播，闻者惨鼻。君身处其境，蒿目艰危，遂于民国十一年九月间，组织华工共济会，被举为会中委员长。凡所奔走呼号，无非欲结强有力之团体，改善劳工生活，以抵抗外界之日害。其有功于温、处劳工，洵非浅鲜！岂知经年以还，豺狼出爪，封豕造悖。君虽幸而不死于五四排日之运动，而卒死于华工遭劫之调查。然犹不死热石竞飞之日，直死于秩序既定之时。履霜坚冰至，其所由来者渐。呜呼！死者已矣，求仁得仁，固足千秋！独恨君之骨肉未寒，日政府取缔华工之条例益苛，毒杀之案虚悬，而五卅惨祸愈极。帝国主义之刀俎，到处鱼肉我同胞，长此以往，宁有谿类耶？虽然，鬼蜮横生，正义不死。我同胞苟能忧心如焚，步武劳踪，登高一呼，应者四起，则希天君牺牲之精神，仍

充塞于天地之间，不独我温、处劳工暨诸同志之幸，亦四万万同胞之幸也！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元月廿五日

瑞安叶木青撰文 永嘉陈伯权书丹 工学界同人募建

**【附注】**

民国十五年刻。碑文录自1926年《浙江十中周刊》。叶木青撰。《记》中王亦文，乐清人，早岁留学日本，研究教育，著述宏富。

叶木青，早年留学日本政治大学，回国后曾任编辑和女师、温中教师，并任过龙泉、常山、文成等县县长。

## 二〇七、永善福购墓建筑碑记

[民国] 方冠英

戊辰(1928)之岁六月上浣,本福建造普安局局址业告落成矣。回溯同人等于民国十二年癸亥岁集同志募捐,创办普安专施医药局一所,专以救济贫病。筹备半载,于甲子(1924)年四月八日开诊,迄今六载。而求诊者逆踵相接,屋由赁用,几不能容。因于去冬另组永善福,集股筹金以为购基建筑之费。先后集福共计二百八十六股,合收大洋一万四千三百元。首由林隐名氏发愿,倡认二十四股,助购基地。并承各大善士及诸同志踊跃输金而告成立。鸠工庀材,八阅月而毕工。集私人团体之力量,谋利便贫病之需求,名称永善,以寓永为慈善之意,非赖各大善士及诸同志热心毅力,曷克臻此!惟每年由普安局提支大洋一百二十元作为福期之用,共相系维以策久远。谨将集福姓氏及摘要条章开列于左,以供公鉴而昭信守。尚望始终勉力,使普安局垂诸百世,岂仅嘉惠于贫病,抑且种个人之善根也。

一 本福系私人团体,集资购基建造。其基地及建筑物之所有权归本福同人等公有,永远存在,不许他人侵占。

一 本福此项产业,专襄慈善事业起见,同人等有轮流管理权,但不得变卖及收回股金,或移转他人等情事,俾传子孙作为永久纪念。

一 本福基地粮号:西南拾图扬名庄<sup>二百廿五号</sup>;基承<sup>六分五厘</sup><sub>二百廿九号</sub>西南四图孝睦庄<sup>二百廿五号</sup>基承<sup>一分五厘</sup><sub>二百廿九号</sub>一百廿八号;基承<sup>二分三厘七毛</sup><sub>一百二十九号</sub>基承<sup>九厘正</sup><sub>一百三十号</sub>西南四图孝睦庄<sup>二百廿五号</sup>基承<sup>一分五厘</sup><sub>二百廿九号</sub>一百廿八号;基承<sup>二分三厘七毛</sup><sub>一百二十九号</sub>基承<sup>九厘正</sup><sub>一百三十号</sub>

计开集福姓氏列左

林隐名氏乐助二十四股,陶吉星堂乐助五股,汪仲笙、廖仲芝,以上各乐助四股,蔡主善堂、利记公司,以上各乐助三股。

葛明斋、戴绶先、春元庄、永安庄、杨雨农、吴实大、陈寿芝、洪桂记、王文卿、葛锦夫、吕维周、林希骝(同弟)、陈种德堂、善记、胜源庄、闰馀庄、陈恒懋、乾和坤号、金仲宜、王羽侠、裕祥记、元生祥、赵中孚、冯锦澄、汪晨笙、戴介眉、汇奉庄、永丰庄、林桂生、戴寿田、李鸿元、翁善兴、陈伯川、陈福隆、张合丰、吴鸿卿、张惠卿、协生号、润孚庄、允生庄、史久牲、陈玉甫、周溢顺、吴顺生、叶聘臣、陈鹤卿、林晋卿、顾伯松、张子乐、张岳晨、厚裕庄、生生庄、林友兰、王申初、林日初、刘玉如、应运兴、吴壶九、秦三泰、同生极乐、古德臣、张玉生、汇胜庄、诚乐庄、陈泰丰、永源号、余纪方、张志恬、孙万懋、杨永丰、夏文勇、吴禹廷、魏仕钦、润源庄、恒敷行、泮云卿、陈云坡、大兴恒、白文俊、高振丰(寿记)、吴叙和、胡德记、李聚发、林稚玉、厚康庄、陈烈臣、金干夫、朔丰号、黄席如、郑博荪、叶授中堂、吴聚顺、林成杰,以上各乐助一股。

徐玉如、林和卿、泰源庄、顺昌行、包长丰、协泰亨、张葆铭堂、余志侠、林碧如、李伯西、樊宽记、黄耀记、徐象淦、林志迪、恒丰庄、沈伯涛、郑作鹏、源成行、朱寿卿、金甘棠、吴明生、公和园、新聚和、黄琼记、顺协利、陈笃生、源孚庄、郑裕盛、裕记新号、董杏亭、赵八铭、沈翔庭、余广茂、何正大、王致三、吴长源、陈智初、泰昌庄、泉成行、张裕昌、黄禄卿、金克臣、赵森林、泮礼记、朱子衡、萧瑞成、泮仲陶、陈桂生、宏生庄、金华卿、徐记行、陈启梅、徐乾芳、徐云兴、黄云顺、新顺昌、安振声,以上各乐助二股。

黄启文、林协兴、温康庄、陈复记、陈源大、黄丰记、王三槐堂、郑剑初、惠隆行、朱鹤汀、徐万顺、叶留耕堂、椿泰号、汇源庄、叶德昌、任绍发、沈积庆堂、杜菊生、陈宗周、吴同盛、徐韶光、叶化弟、叶乐馀堂、成大号、盛子庄、叶万茂、林蔚秀堂、朱佐廷、广



润泰、梁干夫、方尊本堂、蒋廉夫、陈辉庭、陈顺生、夏玉衡、锦泰庄、沈寿焕、李崇德堂、益泰源、应润富、陈锦涛、叶进丰、五洲药房、吴源新、吴源隆、程巨成、濂昌庄、翁柴庭、谦记行、王卓五、仇珊瑚、丁元美、陈金昌、祥森盛、德盛（合）、吴鹤卿、顺康庄、黄禹卿、金燕峰、吴义记、陈屏周、王玉壶、黄聚发、朱哲卿、德盛（合）、范仕泉、源庄、金长顺、许德顺、朱定福、童晓如、王仰山、汪永顺、卢绍元、德盛（合），以上各乐助二股。

以上统计共计二百八十六股，每股计大洋五十元正。统共计收入大洋一万四千三百元正。增集周仰青、王合记各乐助一股，计大洋一百元正。再增王忠德助二股，李志成、许鸣锵各一股。

计开购基建造费用列后

- 一 购基地，计大洋二千七百七十一元零七分五厘。
  - 一 石匠工料，计大洋一千零一十六元六角。
  - 一 大木工料，计大洋二千九百四十八元正。
  - 一 泥水工料，计大洋二千九百九十八元四角二分八厘。
  - 一 砖瓦蚶灰，计大洋六百零六元五角八分四厘。
  - 一 漆髹，计大洋四百一十八元六角一分一厘。
  - 一 五金玻璃，计大洋五百三十四元六角九分一厘。
  - 一 扬名坊后做路，计大洋四百二十五元正。
  - 一 石木代工金，计大洋四十三元五角正。
  - 一 成立会 口德照相  
证书石印，计大洋三百五十六元九角二分五厘。
  - 一 各匠点心、黄泥、竹皮等，计大洋四十三元九角九分八厘。
- 一 建筑杂项零星等，计大洋一百十三元八角零八厘。

统共计支用大洋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七元二角二分正，以上各项收支已经大令审查完结，净馀存大洋二千零二十二元七角八分正。

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岁次庚午孟夏月吉立,永嘉方书。

**【附注】**

民国十九年刻。原碑藏普安医药局旧址。方冠英撰。  
方冠英,名朝雄,以字行,永嘉人。邑庠生,善制笔。

## 二〇八、浙江第四监狱历年 建设纪实碑

[民国] 屠 濂

浙江第四监狱，经始于民国十一年(1922)间，中更事故，作辍相循。至十七年(1928)九月，始告成立，计建筑费二万元强，多为地方人士捐助。惟以之建筑新监，犹苦不足，因之所完成者，除事务室、宿舍等外，仅监房三十余间，其他必需之建筑物尚付缺如。

成立之始，濂来此承乏，深感艰困。逐渐规划。十八年(1929)度，先建内围墙两道，而办公处与监房始能隔离；次建工场两座，而人犯始得作业；又建保管室一间，慎独室一间，暗室二间，而囚人物件始有储藏之处，囚人犯规始有惩戒之所。共用银一千三百九十元有奇。

十九年(1930)下半年度，又以囚额逾倍，添筑杂居房五大间，分房八间，隔墙两道，并将原有之较大监房改作工场，而人犯始得分别收容，扩充作业，共用银二千二百五十七元有奇。

二十年(1931)上半年度，又建宿舍二间，晒棚一座，医务所一间，殡室一间，而人员寢息始勉敷用，作业卫生始得兼顾，共用银四百十一元有奇。

上列各项，建筑费共计四千元强。既未呈请拨款，亦未募捐分文，皆在历年经常费内竭力撙节，次第建设。当兹国库支绌，欲期本监渐进完成，端在经费力谋节用。爰谨志之。倘监狱学家匡其不逮，尤幸甚焉。

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日  
浙江第四监狱典狱长屠濂记  
浙江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推事武钟临书  
东瓯五马街吴雄钦刻字

【附注】

民国二十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屠濂撰。据《永嘉县志》载：“监狱，监狱在仪门西，监门三间，南北各五间，女监三间，提牢禁卒房各三间，围墙凡长七十三丈八尺，高一丈三尺，厚五尺。道光二十九年署知县张铎添建后监三间，火房二间。翼房在仪门东，道光二十九年署知县张铎建。（时因洋匪人数逾百，及各县发审人犯监不能容，建此以禁未定之犯。）”

屠濂，浙江第四监狱即温州专区监狱首任典狱长。

## 二〇九、重修文信国公祠堂记

[民国] 刘绍宽

自来山川胜地，为人所俯仰低徊不能去者，必有名贤遗迹，足以动人怀思；而尤以忠臣义士颠沛流连之地，激发于人最深。善于国者，知两间浩然之气，发为忠义，不可一日绝于天下。故于山川胜迹之有系于纲常名教者，必极意表章之，使民履其地而思其人，睹其物而生其感，忠义奋发之气遂勃然而不可遏，此其关于世道人心者岂鲜也者！

吾温之江心孤屿，自谢康乐、孟浩然见咏于诗，其地始著。至宋文文山浮海以至温，求益、卫二王不得，会哭龙翔寺而名益著。至今谈江心故事者，不侈言高宗之驻蹕，而惟夸文山之尝至其地焉，岂无故哉？

屿旧有文信国祠，建于明成化间，代有修葺。清季圯毁特甚，民国七年（1918），黄道尹庆澜倡议修之，十一年（1922），林道尹鹄翔重加葺治。逾十稔年，祠又倾堕矣。盖其时，程工庀材，悉由匠人承办，功沽质窳，隳坏自易。今岁行政督察专员许公蟠云，瞻祠宇，见之惻然，以为非所以妥忠魂而厉民俗也。乃与杨君振圻议，即属兴修，出泉为倡。祠厕丛庙间，初无大门，游人来谒者每不得门而入。旧时碑碣置诸墙壁者，屡经圯毁，埋没地中，无人顾问。杨君既葺堂宇，饰塑神像，复为增建大门，新旧碑碣悉取嵌诸壁中，俾后之游者登堂瞻拜，慨然思国家颠危倾覆之时，犹有人焉，挥坠日之戈，扶倾天之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取义成仁，一瞑不视。若此，岂尚有一毫系恋之私，便身图而负国

家也哉！此诚可以风矣。

祠左祀崑山瑞屏顾公，旁又有卓忠毅祠，明万历间由城南移建者。杨君以余力并新之，材斲坚良，悉逾其旧。

顾余又有言者，吾瓯孤屿之著，始于康乐，康乐在刘宋时虽有“韩亡子房奋，秦帝仲连耻”之语，然既仕于宋而终背之，臣节不可无议。惟明季瑞屏顾公，锐欲恢复明室，驰驱闽越，息驾江心，而卒为盗所戕，其忠烈直与文山比，并与忠毅之赤族殉难，皆孤忠奇节，照耀千古。清初陈观察圣治，尝为立祠屿中，岁久湮没，不知其处。道尹林公始为附祀文公祠左。窃谓如顾公者，正宜规复旧制，俾立专祠，与文、卓二公鼎立而三。然后江心一孤屿，为千古忠义宅灵之地。而人之俯仰凭吊，低徊不能自己者，岂惟骚人墨客之赏奇揽胜而已耶！即许公与杨君皆有心世道者，其表微阐幽，将有取于余言，故书以为券焉。是为记。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四月

平阳刘绍宽撰

永嘉刘景晨书

吴雄钦刻

#### 【附注】

民国二十三年刻。据温州市博物馆藏原碑(断裂)录出，参《厚庄诗文续集》卷6《记》文。刘绍宽撰。

刘绍宽(1867—1942)，字次饶，号厚庄，平阳(今属苍南)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举拔贡，曾两度任浙江省立温州中学校长，编纂《平阳县志》。著有《东瀛观学记》、《厚庄文钞》、《厚庄续集》等。

## 二一〇 温州循道公会六十 周年纪念碑

[民国] 佚名

溯自主后一七九八年，英母会遣李牧华庆莅温播道。阅四载，信者廖若星辰。迨苏牧慧廉继任，教会稍具雏形。至一八八四年突遭匪患，教堂悉付一炬。幸苏牧惨淡经营，且得海牧之助，辄遣派夏公殿士、戚公品三、盛公岩如、吴公保年、戚公臣倡，分赴各区工作，教会日形发展。

詎拳匪之役，复受空前打击，赖主恩佑，乃有城西圣殿于一八九八年之重建。而艺文学校、白累德医院亦相继告成。历二十五年回国，迄今瞻仰壮观，尤令人赞赏不已。

嗣谢牧道培、山牧迺缦相率来温，热心主工，教会蒸蒸日上，遂有联区九，分堂二百七十有奇，教友万余。郭牧多玛驻温六载，成绩可嘉。厥后非教运动盛炽，内讧外患，纷至沓来，教会复受挫折。一九二五年，孙牧光德来温视事，兼之汤主席复三、卢会长源生之辅，中外合作，教会革新，根基巩固。兹值六十周年，正孙牧回国之期，谨勒石以为纪念，是为序。

中华民国念七年(1938)一月改立

### 【附注】

民国二十七年刻。据温州博物馆藏拓本录出。碑立城西基督教堂南墙。

**图书在版编(CIP)数据**

温州历代碑刻集/金柏东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温州文献丛书)

ISBN 7 - 80681 - 091 - 9

I .温... II .金... III .碑刻—汇编—温州市  
IV .K87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356 号

**温州历代碑刻集**

主 编: 金柏东

责任编辑: 方小芬

封面设计: 姜 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www.sassp.com E-mail: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4.75

插 页: 18

字 数: 354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 1 - 1500

---

ISBN 7 - 80681 - 091 - 9/K·014

定价: 4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温州文献丛书 第一批书目

周行己集 [宋]周行己撰  
薛季宣集 [宋]薛季宣撰  
张璪集 [明]张璪撰  
岐海琐谈 [明]姜准撰  
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编  
孙锵鸣集 [清]孙锵鸣撰  
温州经籍志 [清]孙诒让撰  
温州历代碑刻集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张櫛日记

周梦江笺校  
张良权点校  
张宪文校注  
蔡克骄点校  
马允伦编  
胡珠生编注  
潘猛补校补  
金柏东主编  
孙延钊撰 徐和雍 周立人整理  
张櫛撰 俞雄选编

ISBN 7-80681-091-9



9 787806 810910 >

ISBN7-80681-091-9/K·014 定价: 40.00 元